

# 卡奔德世界遊記

澳洲新西蘭南洋諸島遊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卡奔德世界遊記

澳洲新西蘭南洋諸島遊記

卡奔德著  
黃卓譯

商務印書館



卡奔德  
世界遊記  
澳洲新西蘭南洋諸島遊記

目次

第一章	出發以前	一
第二章	南海中的巨人	四
第三章	苦因士蘭	一二
第四章	黃金與仙人掌	二三
第五章	澳洲的商業中心	三〇
第六章	悉德尼	三八
第七章	羊毛產區	四五
第八章	羊毛市場	五一

第九章	牧羊場中的生活	五七
第十章	兔與犬	六八
第十一章	土地的灌溉	七六
第十二章	墨爾本	八九
第十三章	墨爾本的市場	一〇一
第十四章	國有鐵道	一〇八
第十五章	小河與沙漠中的黃金	一二一
第十六章	白種勞工的大陸	一三二
第十七章	澳洲的三「R」	一四三
第十八章	澳洲的土人	一五三
第十九章	康格盧與跳舞島	一六五
第二十章	澳洲與美國的國際貿易	一七七



第二十一章	塔斯馬尼亞	一八五
第二十二章	木曜島中的採珠業	一九五
第二十三章	澳洲的鄰島	二〇四
第二十四章	渡達斯曼海到威靈敦	二一三
第二十五章	新西蘭	二一八
第二十六章	社會病	二二七
第二十七章	新西蘭的婦女	二三七
第二十八章	一個沒有貧民院的國家	二四八
第二十九章	新西蘭的勞工階級	二五八
第三十章	國有鐵道	二七二
第三十一章	新西蘭的黃石公園	二八〇
第三十二章	毛利人	二九一

第三十三章	新西蘭輸與英國的羊肉與牛油	三〇二
第三十四章	自然界的特徵	三一四
第三十五章	新西蘭輸入的美國貨物	三二八
第三十六章	非支羣島與東加羣島	三三九
第三十七章	薩摩亞羣島	三五二

卡奔德  
世界遊記  
澳洲新西蘭南洋諸島遊記

第一章 出發以前

我羨慕宇宙之精華，

遊歷這廣大的世界！

牠從未難爲過我，

我決不拋棄這逍遙而暢快的工作！

我們動身到澳洲去遊歷的時候，立刻就發生吉卜寧（Kepling）詩中所表現的這種感想。這  
個『決沒有的大陸』（Never-never Land）——有人這樣稱呼——離我們很遠，航海的時間又  
長，想到這種將要發現的大陸的時候，我們思想中便充滿了恐怖的原素。我們讀一般關於澳洲的

書籍，知道那裏只是無邊的沙漠，廣大的森林，樹皮的脫落，那種靜的空氣中只有笨驢與怪鳥的叫聲，並且空氣十分乾燥，氣候十分炎熱——遊歷者知道這些事實，他腦中決不會有快樂的印象。

從舊金山，或西雅圖 (Seattle) 或凡庫菲 (Vancouver) 動身，海船本只要走三星期，就可以平安的到澳洲，並且沿途的生活還很愉快；不過我這次的遊歷卻廢時很久，在菲利濱羣島就擱很久，然後纔慢慢的到了婆羅洲 (Borneo)，再由安南沿海到新嘉坡與爪哇島。我在巴塔維亞乘了一隻到東方去的無定期海船，動身到荷屬東印度羣島，再經過托列斯海峽 (Torres Strait) 木曜島 (Thursday Island) 與新基尼 (New Guinea)，再從新基尼南行至大巴利暗礁 (Great Barrier Reef)，最後纔到苦因士蘭的比里斯本 (Brisbane)。

我在甲板上徘徊的時候，覺得這種旅行很有趣味，海上航行也是富有冒險精神的工作。但是走了有一天光景，天就下了雨。我們吃的肉十分惡劣，麵包已經潮溼了，腥臭的奶油也在溶化，飲水不獨不熱而且還帶苦味。就大體而言，我的同行者與我的食物也是相差不多。因為他們大都是腐敗而且污穢的印度人與馬來人，身邊帶着在海島上搜得的黑棕、白三色的破舊貨物。不獨有這些

第一圖  
澳洲的鳳尾草



在澳洲的森林中，有時可以看見高大的鳳尾草。在世界其他各部，這種植物在石炭時代以前就絕跡了，現在縱然還有，也只是一種化石體。

污穢的食物與同船者，並且我們船上還有兩個回教徒得了熱症，因此船到各處口岸的時候，我們

還要時受拘留。我們在赤道區域以內走了二十五天，生活十分痛苦，後來到了巴利暗礁，冷風吹來新鮮的養氣，我們的身體纔比較愉快一些。

但是自從我由比利斯本動身到澳洲內部去遊歷的那天起，直到我回家的那天止，我在這個時期中對於這次的旅行從未有抱怨過。我認為澳洲是個充滿了奇蹟與趣味的地方；到了新西蘭以後，牠美麗的風景與山中的空氣立刻就把我靈魂中的惡魔驅逐出去，使我獲得一箇新的生命。我決定我此次是為羨慕與遊歷而旅行，這種旅行在澳洲已經獲得牠的報酬。同時我也相信讀者對於這種旅行很表同情，對於我在下面所要述說的見聞故事是很歡迎的。

## 第二章 南海中的巨人

澳洲人說：澳洲是赤道以南最大的地方，我在這裏的觀察使我相信他們的話是不錯的。澳洲的面積與阿拉斯加除外的美國相等；牠比不列顛與愛爾蘭大二十五倍，比法蘭西大十五倍，等於歐洲全部四分之三的面積。

牠的面積縱橫都是很長，從東到西，比紐約到鹽湖還遠，從南到北，比紐約到芝加哥還要寬些。乘最快的火車，從比利斯本到錫德尼 (Sydney) 要走二十六小時，從錫德尼到墨爾本 (Melbourne) 要走十八小時。乘火車從東南海岸的墨爾本到西南海岸的伯斯 (Perth)，沿途要走三日又十八小時。

同時澳洲也是一個物產很豐富的地方。自從西歷一八五一年澳洲的金礦發現以來，牠已經出產了價值五兆兆元的貴重金屬。澳洲大陸滿地都產黃金，山中也，田中也有，沙漠裏的沙粒中也有。並且一大部分的地方還沒勘察，很多區域都沒有開闢，此後無論何時都可以發現新的金礦。我們知道：澳洲的鐵礦是十分豐富，並且牠的錫礦已經大規模的開採了。各省都有煤礦，現時已經測量過的還只有新南威爾斯一部分的礦區，只說這個礦區，牠的產額已有一兆噸。據說苦因斯蘭 (Queensland) 的煤礦真是無盡寶藏。澳洲各省的銀礦也很是豐富，新南威爾斯的布魯墾山 (Broken Hill) 是世界最豐富的煤礦之一。

澳洲除了豐富的礦產以外，還有一種更重要的出產，即是牧畜與農業兩方面的出產。牠有千

萬畝的優美牧場，每年牧畜的羊羣不知有多少。所出產的羊毛是世界上最上等的羊毛，每年輸出達二萬五千萬之多。所出產的小麥，除供給牠五百五十萬人民的食糧以外，每年還要輸出一萬萬籮。有人曾經計算過：如果人口很密，那麼，牠可以出產一兆兆籮小麥，換言之，牠出產的小麥可以供給一萬五千萬人的糧食。現在牠的牛奶也成了最大的工業之一，每年輸出的牛油價值已達六千萬元。

澳洲有廣大而肥沃的土地，但是也有很多的沙漠。東部的山地因有河流爲之灌溉，所以是澳洲最肥沃的地方；這個區域離海岸有一百五十英里。在此以西是個很大的平原，牠的第一部分是一個三百英里寬的平地，形式與皮帶相同，其中有很好的牛羊牧場及水菓與小麥的農地。澳洲唯一真正的河流也在這裏，這條河名麥萊達令河（Murray-Darling）。平原西境附近就是挨爾鹹湖（Lake Eyre），湖面比海面還低。挨爾鹹湖以西是一個廣大的沙漠，差不多跨過澳洲大陸，此處離西海岸只有三百英里，離南北的海岸也差不多，即所謂大沙漠（Great Desert）是。這個沙漠的面積計有八十萬方英里，差不多等於澳洲全部四分之一的面積。除西南角那個開採金礦的



區域以外，這個乾燥區域以內還沒有一千個白種人。因為那裏的氣候十分乾燥，手指甲脆得與玻璃一般，箱上的螺釘時常脫落，鉛筆中的鉛桿也容易掉出來。

澳洲不獨出產奇怪的東西，同時也出產巨大的東西——奇怪的植物，奇怪的動物，與人類中最野蠻的原始民族。百合花有三層樓房那樣高，有些樹上長着草，有些樹的軀幹膨脹得像玻璃瓶一樣。深密的草叢中有二百英尺高的郁加利 (eucalyptus) 樹。她們只脫樹皮，不脫樹葉，枝上的樹葉是斜長着，不是橫長着的。裏面還有很高的鳳尾草，這種植物在世界其他各處在石炭時代以前就已經絕跡，現在縱然還有，也只是有史以前的化石體了。

澳洲的動物，三分之二都是與著名的袋鼠一樣，是有袋子的；那就是說：雌獸身上有一個袋子，盛載牠們的女子。除了巴塔哥尼亞 (Patagonia) 的阿帕生 (opossum) 這種袋鼠以外，世界其他各處決沒有這種有袋類動物。還有一種動物比袋鼠還要奇怪，甚至比澳洲著名的無翼鳥還要奇怪，那就是鴨嘴獸，這種東西只有澳洲纔有。牠的嘴與鴨嘴一樣，皮與海狗皮一樣，袋與袋鼠的袋一樣。牠是一種兩棲動物，在水裏住得慣，陸地也住得慣。牠能生卵，然而牠又是哺乳動物；牠是哺乳動

物，但是沒有乳頭；牠哺乳的方法就是把乳汁由毛孔輸入袋中，然後由袋中的小獸自己吸食。

至於澳洲的土人，但披爾 (William Dampier) 已經描寫過，但披爾於西歷一六九九年到過澳洲，但是第一個到澳洲的英國人，他說：「澳洲土人是世界上最苦的民族，在世界所有的民族中，我從未看見過這種最討厭，最難看的人。除了他們的人類形體以外，他們簡直與野獸差不多。」他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到澳洲已經好久，沒有人知道。不過一般人都承認這種黑人是人類中的最下等民族。他們在世上不知生存了多少年，可是一點進步都沒有。他們既沒有歷史，又沒有傳說。他們與文明人發生關係，自己就漸漸的消滅了。所以現時澳洲土人已經成了一種將死的民族，總計只有五萬人了。

世界其他人種已經有了很久的歷史了，這個南方大陸 (South Land) ——即澳洲別名——還是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但是這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因為牠的位置是孤立的，與各洲都是脫離的。因為牠與地球上其他陸地都相距很遠，所以我們可以稱牠為『孤僻的大陸』 (Lonely Continent)。牠離亞洲有一千八百英里，離非洲有四千五百英里，離北美洲的西海岸有六千多英

里。我們看地圖，覺得新西蘭離牠很近，可是在實際上離牠也有一千二百英里。最快的太平洋輪船從悉尼到舊金山要走十九天，從任何澳洲口岸到利物浦 (Liverpool) 最快的郵船也要走五星期。

澳洲的歷史發端的時候，美國還是世界各獨立國中一個嬰兒。那時這個孤僻大陸的歷史就開始與我們的歷史發生關係。美國革命戰爭發生以後，美國的殖民地中還有一部分人始終忠心於英國國王。等美國脫離英政府宣告獨立以後，這般人覺得他們不能在美國安居。因此英國政府打算把澳洲造成這些忠臣們的新家庭。這種計畫失敗了，牠又設立一個新計畫。美國在殖民地時代中本是英國安置亂民的地方，平均每年有一千亂民由英國運到美國來，其中以政治犯居多。英國獨立後，英國再不能將牠的囚犯移殖美國，於是決定把犯人遣送到澳洲去。西歷一七八八年英國有一千囚犯到了悉尼小灣 (Sydney Cove)，上了澳洲大陸，這就是不列顛人佔領南方大陸的發端。

第一次殖民後一百三十三年，澳洲民主國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就成立了。西歷

一九〇一年，澳洲六個不同的殖民地聯合攏來成爲一個聯邦國，這六邦就是苦因士蘭，維多利亞，新南威爾斯，南澳大利亞，西澳大利亞，與塔斯馬尼亞（Tasmania），其中有幾邦是分裂得與美國一樣。在牠們沒有聯合以前，牠們時常因商業問題與內部的發展問題發生過爭執，牠們做事的時候，只管自己的利益，不管別邦的利害的。聯邦國成立後，關稅的疆界立刻廢除，共同設立各種新的政策，大家努力合作，決心在不列顛帝國裏面創立一個白種人的新國家。

在這六邦以外，澳洲還有所謂北方領土（Northern Territory），聯邦領土（Federal Territory），巴布亞（Papua）與新基尼（New Guinea）之分。北方領土在熱帶區域以內，面積有五十萬方里，這塊領土是南澳大利亞讓與中央政府的。聯邦領土與美國的哥倫比亞區域（District of Columbia）差不多相同，因爲是一個面積有九百四十方英里的特別區，爲聯邦國的新國都卡伯拉（Canberra）劃分出來的。在新國都的一切需用房屋沒有修成以前，國都仍然是在墨爾本。巴布亞領土，又名英屬新基尼，在新基尼島的東南部，由澳洲總督派遣的官吏治理。新基尼領土即以前德屬新基尼的舊地，牠在國際聯盟的訓令勢力以下，委任澳洲政府治理。

澳洲民主國的憲法有許多地方與美國的憲法相同。各邦有各邦的政府，牠們對於本邦的事有很大的自由取決權。不列顛國王任命一個總督治理全國，不過他的政權是一種虛名，實際上的政權還是在澳洲的國務總理及手下的九個國務員手中。國務總理是聯邦國議會中多數黨的黨魁，國務總理與國務員必須是國會中的議員。

澳洲民主國的國會有參眾二院，組織與美國國會相同。參議員的議員任期是六年，眾議院的議員任期只三年，但是在某種條件之下，在眾議員三年任期末滿以前，總督可以解散眾議院。眾議員的數目是以人口為比例，全體有七十六個議員，參議員只有三十六人，每邦六人。參眾議員的薪資相等，每年每人五千元。國會中的議員如果破產或不能償付債款或是利用破產法，那麼，他立刻就被停職取消議員資格。他在任何與政府來往的公司中決不能有利害關係，他為政府辦理他種職務，決不能領收報酬。各邦政府的組織與聯邦政府相同，各邦有各邦的總理，為邦議會中多數黨的黨魁。

歐戰以後，許多國家都發生政治上的改變，與急進的政治改革。但是多年以前，澳洲民主國的

工黨就已經獲得政權了。我們將這個聯邦中各邦一一討論的時候，可以發現許多證據，表明工會在政治上的權力是很大的。工黨常常是各邦議會中的多數黨，他們尤其是想做聯邦國會中的多數黨，使他們在全國實現他們的理想。婦女參政在澳洲早已通行，國內也沒有人反對這種政策，她們對於工黨也有很大的援助，因為差不多每個工人的妻子都參預選舉，而一般資產階級的婦女有許多都沒有參加這種運動。

### 第三章 苦因士蘭

西半球多數的遊歷家，第一次到澳洲大陸去，都是在悉德尼上岸，悉德尼是澳洲最大的海口，也是不列顛帝國的第七個大城。我第一次到澳洲，却先到比利斯本，比利斯本是苦因士蘭的都會，位置在悉德尼以北，離悉德尼有五百英里。

我從木曜島沿海到托列斯海峽，這一帶的旅行，真是奇蹟的遊歷，因為我的船要從大巴利暗礁中間經過。

我沿途經過一長串的珊瑚島，這串珊瑚島有新奧爾良 (New Orleans) 到芝加哥的距離那樣長，你們想想看，這種風景是何等的美麗啊。這一長串的珊瑚島如高牆一般的圍着島中的礁湖，牠們又是很長的珊瑚堤，又是一種充滿了紅、白、與淡紅色的花園，你們想想看，這種海中蟲類所造成的景緻是多麼美麗！這就是大巴利暗礁，牠與澳洲東海岸平行，直抵北方的托列斯海峽。有一個地方，牠離大陸有一百英里，不過大部分離大陸只有五英里到十五英里遠近。有時我的船離海岸很近，有時牠又走到很大的珊瑚圈附近，這些珊瑚圈好像是浮在大海上面似的。有些珊瑚島上長着草木，島底四周都有樹木圍着，水淺時可以看見其他的珊瑚島，牠們上面卻是寸草不生，與崖石一樣。

清朗的空氣，映着蔚藍的天空。淡薄的浮雲在澳洲死灰色的高山上形成深藍色的絨絲。海水平靜得與池水一般。我們覺得海船好像是在一個很寬的運河中行走似的，一面是澳洲的石岸，一面是這些千萬的珊瑚蟲所形成的石堤。我們的海船在海中行走，必須特別小心，因為海面雖然平靜，然而下面卻有惡作劇的珊瑚，牠們隨時可以攻破我們的船底。我們的船主無時不在防備之中，

因爲褐色的海水下面必有沙灘，綠色的海水裏面就有珊瑚島，我們的船只能在深藍色的水面行駛，因爲這是唯一的安全之路，一般航海家最怕在約克角（Cape York）與新基尼之間行船，因爲這條水路有世界最壞的水路的名聲。有幾個船主還自誇他們能够在黑暗中聞嗅珊瑚的氣味，如同美國的大西洋航海家說他們用嗅覺能够探得從北方流下的冰塊一樣。

船主這樣戰戰兢兢，使一般乘客們都發生很大的恐怖，我們到比利斯本的外港摩勒敦灣（Moreton Bay）的時候，我相信全船的人都是很歡喜的。不久我們走到離海岸很近的地方，看見這個海岸很低，牠是一個漸次增高的沙邱，頂高的地方形成一種小山的形式，山上滿佈森林。隨後我們的船慢慢的駛進比利斯本河的很寬的河口，在河中走了許多小時。船在黑暗的水面行走的時候，我們在兩傍可以看見許多海蜇與美麗的紫羅蘭花，隨着水浪飄流。兩邊的河岸都很低，面上遮着一層的草地。沿岸有食品製造機，四圍着工人們的房屋，這些房屋很小，屋頂是亞鉛鐵板製造的。

我們的船繼續前進，河的兩岸漸漸升高，小山也漸漸增多，我到比利斯本的時候，發現城內的



水溝數目與堪薩斯城 (Kansas) 的水溝數目相等。城市的大部分都在比利斯本河的右岸。裏面有許多美麗的別墅，苦因士蘭的邦議院是全城中最高的建築物。

經海關官吏隨便的檢查一過以後，我就乘車到旅館去，城中的街道與美國的城市相同。街道是用木塊鋪成，既不用磚塊，也不用地瀝青。街市中的商店使我回想到美國的商店，房屋的高大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苦因士蘭是澳洲聯邦中第二個大邦，牠的都會比利斯本有二十多萬人口，以面積論，牠是澳洲第四個大城。在過去的五十年中，牠的發達真是驚人。從前牠本是新南威爾斯的屬地，距今七十五年以前，被劃分出來，成爲苦因士蘭的都會。最初發達本是很慢，因爲前此牠是摩勒敦海灣殖民地 (Moreton Bay Settlement) 的舊址，這個殖民地是英國政府安置最壞的囚犯的地方。牠剛剛開始發展的時候，忽然發生最大的洪水把牠低處的房屋衝走許多，當時一般人都認爲這個城市永遠不能恢復舊觀。但是牠終於獲得了新生命，現時我們很難相信五十年前牠是一個居民不到一千的鄉村。

他們修造公共建築物的時候，曾經想到未來的需要。邦政府金庫的建築可以與美國華盛頓京城的房屋抗衡。高等審判廳修成花二十萬元，邦議會的房屋價值有五十萬元。佐治街中的美麗的宮室是土地局的辦公處，邦立圖書館是一個最美麗的意大利式建築物。海關後面石崖上立着聖約翰大禮拜堂，這是澳大拉西亞 (Australasia) 全部最美麗的幾特式 (Gothic) 建築物。

我同苦因士蘭人譚話，他們言譚中含着一種意見，覺得苦因士蘭將來必定會擴充成爲澳大利亞。他們說：維多利亞的肥沃土地早就完全開闢了，新南威爾斯已經發展到一種相當的程度，並且南澳大利亞與西澳大利亞的區域雖然很大，但是都是無用的沙漠，所以牠們決不能維持很多的人口。苦因士蘭有兩句俗語：一種是：『苦因士蘭是一般自願作工的人的樂園。』第二種是：『苦因士蘭是世界人口最少物產最豐的國家。』牠有廣大的乾地，政府希望在那裏開墾自流井。牠已經在沙漠中開闢一個區域，面積兩倍於紐約省，因爲牠發現海岸以內的沙地，牠們大部分底下都有地下湖與地下河，可以灌溉地面。耕地每年都在增加。現時的牧羊場已能養羊一千七百萬頭；所牧的羊，差不多兩倍於澳洲其他任何區部所牧的數目。

苦因士蘭可以稱爲不列顛南方屬地中的『最新的英格蘭』(The Newest England)。牠自身就是一個自主的領土。牠的疆域包括了澳洲大陸的東北部，自南到北有美國華盛頓到俄瑪哈(Omaha)那樣遠；從東到西有華盛頓到芝加哥那樣寬。面積三倍於法蘭西十二倍於英格蘭與威爾斯。

苦因士蘭的上半部與赤道相距不遠，出產棉花，糖，煙草，以及一切其他熱帶產物。所產香蕉特別著名，因此有『香蕉國』的別名。地面有叢林的土地，已經雇用每畝十元的人工開闢爲淨土，現在不必鋤墾就可以種植水菓，一年成熟一次。每畝地出產十五噸波羅，是一種很平常的收穫，每個波羅有時重至十四磅或十六磅。製造水菓罐頭的工廠，開始曾經受過政府的資助，將來也許可以與檀香山製造波羅罐頭公司競爭。

澳洲人種植水菓——與南美洲相同——有一種很大的便利，因爲南北兩半球的季候是不同的。澳洲的位置在赤道以南，牠的水菓成熟的時候正是北美洲與歐洲的商人願出高價購買水菓的時候，所以澳洲水菓一經成熟，歐美商人就用冰箱與快船將苦因士蘭的水菓立刻運到歐美

去，因此歐美人在冬季可以享受新鮮水菓。

澳洲出產的糖，很足以供給他們自己的需用，其中百分之九十是苦因士蘭的出產，因為牠的位置有一部分是在熱帶。他們第一次栽種甘蔗是在西歷一八五八年前後，那時做這種工作的人是由南海諸羣島中運來的有色人種。後來白種人爲維持澳洲白種人的利源起見，將這些黑人遣送回去。對於那般種植甘蔗的人，這是一種很大的犧牲，因此澳洲聯邦國的政府現在已經用各種可能的方法來提倡這種事業。對於栽種甘蔗的白種人，會給與一次獎金，不過這種方法現在已經取消了。政府現在每年將全國出產的甘蔗一齊收買，直接管理牠們的製煉與銷售。甘蔗的搗碎工作是在苦因士蘭做的，搗碎以後就運到墨爾本與悉德尼的煉糖公司去製煉成糖。在政府專賣之下，澳洲的糖，每磅售銀一角二分。私人 and 私人組織的公司決不許將糖輸入國內，如果苦因士蘭出產的糖不到三十萬噸，政府就到國外去買糖，俾能供給國內的需要。

苦因士蘭的南部就是那些所謂達令當斯 (Darling Downs)，牠們是澳洲大陸上最肥沃的土地，面積有四百萬英畝。這裏的雨水每年平均有三十多英寸，無論什麼地方，離地面幾英尺以

第 二 圖  
澳洲的壘狀樹

下都有自流水。自從西歷一八四〇年第一次殖民以來，當斯就成了財富的發源地。現在已經變成



苦因士蘭內部有許多離海面很高的沙石平原，平原中有一種奇怪的壘狀樹。無論什麼人對於澳洲森林最普通的印象就是：牠們與任何地方的任何物件都是完全不同的。

許多菓園草場，其中有牧場，也有農地。有人對我說：其中有一部分土地過於肥沃，暫時不能栽種小麥，要種幾年，纔能成功。有些地方每英畝地可以出產十籮穀，有些農田每年可以栽種兩次。種植香草，也是一種贏利很大的農業，因為澳洲的香草是十分肥美的。苦因士蘭的農業是一種普通事業，一般人對於農事是很隨便，並且用的肥料也是很少。把種子一播，將來就可以收穫。

當斯區域內的大城，名托王伯 (Toowoomba)，牠在比利斯本的西方，離比利斯本有二百英里，地勢很高，距海面有二千英尺。比利斯本的居民以及熱帶那些低地的居民都把托王伯當作他們的遊戲場與養病的地方。那裏的氣候終年都很溫和，每年最冷的時季是六七兩月，在這兩個月內，每天早晨都有霜，晚間可以用火爐。

托王伯也是當斯這個富饒農業區域中非正式的都會。城中平時總是有許多從鄉間來的人，他們有的是來討論羊，羊毛，葡萄，小麥，或木材等問題，有的是因為在鄉村作過苦工進城來遊玩的。房屋的四周有英國的花園，枳樹籬與垂柳。我在澳洲各處溪邊，看見過許多垂柳，那裏的人說：這些垂柳都是從聖赫勒拿島 (St. Helena Island) 移來的。枝條發生的。從前由歐洲開往澳洲的海

船，因為取水的原故，常常停在拿破崙的流徙地，一般由歐洲移居澳洲的人，就在這裏砍些柳枝帶到他們的新家庭去。

苦因士蘭最大的需要就是人民。這個廣大的區域本可以養活好幾百萬人口，可是在實際上，現在的人口只有八十萬，平均每方英里只有一個人。我面前有苦因士蘭的代理註冊總長的一個廣告，這個廣告宣言：苦因士蘭現時有兩種需要，即「人口的增加與生產的增加」，政府要將土地賤價出售，藉以鼓勵各方面的生產。

澳洲全國的土地買賣，都是依着一定制度來執行的，這種制度的名稱是叨楞斯題號（Torus Title），並且加拿大，英格蘭與歐洲各國以及美屬菲律賓與檀香山都採用了這種制度。美國的俄亥俄省也採用這種制度，其他各省也變形的採用了牠。在這種制度之下，地主有產業，要在土地局去註冊，註冊後，土地局給他一張證書，同時土地局自己也留下一張存根。如果他後來要將土地出售，那麼，他只把這張證書交給買主，然後買主去到土地局去註冊，土地局就將這次交易的情形記錄在原有的存根上。如果地主將他的產業作抵押，他也要把抵押條件通知註冊長。所以這種

證書上總有所有者的名字，土地的狀況，以及一切合法要求與責任的說明。我們不必追求土地的名字，只須到註冊處去繳納一種小小的手續費，一切關於這塊土地的事項都可以打聽清楚。我們很感激澳洲的兄弟們，因為我們現時所用的叻楞斯制度與匿名投票制度都是從澳洲學來的。

從前許多年間，苦因士蘭的小農民與工人方面有一種很不平的事，在這種特殊法律之下，農民所納的地租是不平等的，同時都是耕種政府的土地，但是耕種大塊土地的人，每畝納租很少，而一般耕種小塊土地的人每畝的納租還要多。西歷一九一五年，苦因士蘭的下議院草成一種土地條例（Land Act Bill）來補救這種弊病，並且已經在下議院通過了，但是上議院——即立法會——把牠否決。當時立法會共有三十七個議員，他們在名義上是由國王任命，在實際上是苦因士蘭的總理及其閣員任命的。牠的人數沒有限制，並且終身都是議員。自從西歷一九一五年成立以來，裏面祇有兩個工界的代表，其餘都是保守黨的人，內中許多人還用金錢買動外面的人來為他們保護他們的利益。在他方面，下議院的七十二個議員都是由人民選舉，並且任期也只有三年。其後，下議員又第二次的通過那個土地條例，同時上議院又第二次的將牠否決。當時，政府知道這種舉動



不對，於是幫助下議院來執行民衆的意志。牠任命許多贊助這個條例的人到上議院去當議員，使他們的人數超過保守黨的人數。結果，土地條例隨即成了法律。自從上議院擴充以後，裏面多數的議員都是與下議院一致行動，從此牠就成了一種傀儡，通過了這個自殺的土地條例。

一般人時常批評苦因士蘭的政府，說牠是一種溺愛國民的尊長制度。城鄉各地的人民，都向牠提出各種要求，增進他們自身的利益。有一次，農民的代表向政府提出一種要求其中的條件太厲害，於是那個當事的官吏對他憤怒的說道：

「你要求政府替你們做一切的事。我很覺得奇怪，你爲什麼不要求政府供給你們嬰兒的牛乳。」

## 第四章 黃金與仙人掌

苦因士蘭是澳洲產金區域之一。牠因摩爾根山而著名，摩爾根山也許是世界上最富饒的產金區域。牠的位置在比利斯本的北方海岸上，離羅克威浦敦城（Rockhampton）有二十四英里。

所產金礦，價值已達一二五〇〇〇〇〇元，分出的股利已達五〇〇〇〇〇〇。牠原有的十四個主人，投資不過幾百鎊而已。

這個礦山是屬於離海岸不遠的一個小山脈。原來是一個農場的一部分，這個農場的所有者名哥頓（Gordon），他在礦山四周築成一個籬圍，當作牧場用。有一晚，他家裏來了兩個客人，名摩爾根，他們是兄弟兩人，目的是來探尋金礦的。當晚摩爾根兄弟就在哥頓家裏住宿，後者於是對他們說：他相信他農場裏有銅礦，因為他在崖石上發現過青色與藍色的斑點。第二天，摩爾根兄弟又到山上去遊歷，回去的時候，帶回幾種標本。幾天以後，他們又回來找哥頓，說他們願意出每英畝五元的代價，購這所產業。哥頓很願意出售他的山地，因此摩爾根用五元每英畝的賤價買得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富饒礦山。為籌劃開採費起見，他們就將自己的產業一半賣給羅克成浦敦城三個人，得了一萬元的開辦費。他們有了這項資本，於是開始他們的實驗工作。最後他們發現：這個礦山可用綠化法（Cheorination）來開採。結果，他們與他們的同事人不久都成了百萬家財的大富翁。

他們的礦務一天一天的發達，後來這個礦山脚下居然成了一個鎮市。鎮市中有許多工廠，其

中雇用的工人有二千多。公司中的股東每年都獲得很高的贏利，不過後來的贏利是來自銅礦而非金礦。因為金礦來源減少以後，下層當然要發現採用不盡的銅礦的來源。

有人相信摩爾根山的附近區域也許還有同等豐富的金礦。不管他們的意見怎樣，無論如何，現時已有一種真確的實事：離城二十英里的地方，有一個兒童曾經發現一個價值一萬元金塊。

羅克咸浦敦的位置在金礦與銅礦的上面，是一個有二千人口的城市。附近各鄉村的牛奶業與各種農業發達很快，牠現時是這個區域中的商業中心。附近有一個鎮市離菲子洛河 (Fitzroy River) 有三十英里，鎮中有一條街是冬至線 (Tropic of Capricorn) 經過的地方。牠與海岸中間有一個小山脈的阻隔，所以海風吹不到這裏來。甚至在最冷的六月，溫度也還有法氏八十多度，二月間的熱度有時升至一百十六度。最初那般到這裏來發財的不列顛人，因為受過這種炎熱的痛苦，為牠起了一個別名，叫作『三S城』 (The City of Three S's) 所謂三S者，就是罪 (sin) 汗 (sweat)，愁 (sorrow) 的意思。無論如何，牠到現在已經成了一個商業很發達的鎮市了。

羅克咸浦敦西北，有一個鎮市名察忒斯陶厄斯 (Charters Towers)，離前者有三百英里，牠

是另外一個大金礦區域的中心，這個礦區離唐斯味爾 (Townsville) 海口只有幾英里的路程。察忒斯陶厄斯的金礦是西歷一八七二年三個探金人發現的，他們發現以後，不久就獲得了幾百萬元的金礦。這裏主要的礦產只是水晶一種，有幾個礦洞開得很深，牠與摩爾根山一樣，除了金礦以外還有很豐富的銅礦，後者的贏利也是很多。還有一個礦區是吉姆派 (Gympie)，有人說：那裏的兒童們，天雨後時常在街市中拾得金粒，有時一天可以得半英兩。在吉姆派的鎮市中，有一個人發現一個金塊，價值一千一百元。

直到現在，苦因士蘭出產的金礦差不多已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雖然其中最豐富的區域已經開採一過，然而現時仍有很多礦區正在開採中。

苦因士蘭除了金銅兩種礦以外，同時還有鉛礦，鐵礦，鋇礦與銀礦。鐵礦各處都有，有一個區域內還有幾個小小的鐵礦山。雷未亞散山 (Mt. Leviathan) 是個兩百英尺高的小山，一般人說：牠的成分完全是磁鐵。約克半島 (York Peninsula) 這塊長舌形地，是苦因士蘭伸出來的一塊陸地，牠的方向是對着托列斯海峽；半島上面有一個很大的錫礦區。同時苦因士蘭的南部也發現過

錫礦。

澳洲最上等的瑪瑙，有一部分是苦因士蘭西部的出產。苦因士蘭的西部有一長條出產瑪瑙的區域，這個區域從喀盆塔利海灣（Gulf of Carpentaria）附近起，經過苦因士蘭南部的邦界，直伸入新南威爾斯。從這個出產地運到比利斯本的瑪瑙，每次不過掬之多，出售的價格也很低廉。開採瑪瑙的人，許多是收割羊毛的人，他們不收割羊毛的時候，就去尋覓瑪瑙。這些寶山有些是在水晶裏面，有些是在沙石裏面，牠們離地面的深淺也不一定，深的有三十英尺，淺的只有六英寸。苦因士蘭出產的黑色瑪瑙，在巴黎、倫敦與紐約可以獲得很高的代價。其實牠們並不是黑色，只是各種深顏色的雜合體，發出一種三色玻璃般的綠色和紫色。瑪瑙的中心，包着一個光亮的火星體，因此牠還有一個名稱叫作「火瑪瑙」。

羅克咸浦敦以西約有二百英里的地方就是安那開寶石產地，那裏的碧玉出產十分豐富。每年出產的寶石差不多要值十萬元。其中最好的是檸檬色與橘黃的寶石，牠們在巴黎的珠寶商人方面最受歡迎。

我們對於苦因士蘭的貴重出產——金礦與寶石——已經說够了，現在要轉而討論另外一件事。事情。苦因士蘭的災禍，就是一種綠灰色的仙人掌。這種植物曾經毀壞廣大而且肥沃的農地。關於多刺梨樹的輸入澳洲，我聽說過許多不同的故事。有人說牠們是馬克特 (John-Macarthur) 輸入澳洲的，馬克特是澳洲的恩人，因為他把西班牙的美利諾 (Merino) 羊種帶到澳洲來了。或者馬克特看見地中海人口稠密的區域中，一般人都用這種東西修築籬圍來分隔他們的小小的產業，因此覺得澳洲的殖民也可以用牠們來保護他們的菜園與牧場，於是把牠們的種子帶到澳洲來了。甚至還有人說：多刺梨樹第一次輸入的那一棵是送到當斯區域中去的，由歐洲運來的時候，牠是用棉花包着，放在一個密封的箱子裏面運來的。可是現在的遊歷家在澳洲各處都可以看見這種灰綠色的多刺植物，從野外起，一直長到一般殖民的房屋前門。牠們現時在苦因士蘭所佔的面積已達一千五百萬餘英畝，比較美國的羅德哀蘭省的面積要大兩倍。

苦因士蘭的邦政府曾經組織一個刺梨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費了十八個月的光陰，將世界環行一周，目的就是尋求一種寄生蟲或毒物來剷除澳洲的多刺梨。政府同時還懸着重賞，鼓勵一切

### 第三圖 悉德尼的當鎮



如果一個美國人乘飛機到悉德尼的馬丁地(Martin Place)，他下飛機以後，必定覺得這個地方是一個很熟識的地方，決沒有人地生疏的感想。那裏有許多美國式的最高房屋，街市中擺着無數美國製造的汽車。

化學家發明剷除這種植物的藥品，每年都試驗過各種方法。直到現時，還是沒有人發現一種價廉

而且萬無一失的方法。把牠們的樹根一齊挖出，或是砍伐樹身，都沒有用處，除非將牠們每個樹葉都拿來燒掉，那就差不多。用一種射梨鎗，將砒石與蘇打混合水射到每個樹葉裏面去，這種方法雖然可以剷除一小部分的刺梨樹，但是還是不便多用，如果用這種方法來剷除一千五百萬畝的刺梨樹，不獨太不經濟，而且也是很慢的。增加人口，各人都來剷除門前的刺梨樹，這也許是一種補救的方法。

## 第五章 澳洲的商業中心

我到了悉德尼；悉德尼是澳洲發達得最快的城市，也是世界的一部分的商業中心。一般人把澳洲當作一個廣大的沙漠，四圍只是很窄狹的牧場，我希望他們能夠到這個城市中來看看。他們到悉德尼以後，纔會發現澳洲這個城市也可以值得他們一瞧。悉德尼現時的人口，差不多與美國的聖路易(St. Louis)和波士頓(Boston)相等，但是牠的商業的繁盛，似乎要二倍於同樣大的任何美國城市。牠的位置在赤道以南，與赤道的距離，是和美國的路易斯安那(Louisiana)一樣，牠



正在澳洲人煙稠密的區域的中心，位置恰恰適中，各處的貨物都是很容易運到這裏來。悉德尼是新南威爾斯的都會與商業中心，新南威爾斯有二百萬人口，面積有美國的得克薩斯省（Texas）與印第安納省（Indiana）兩省大。這二百萬人是澳洲最富裕的人，以人口計算，平均每每人有一千六百二十四元的財產，如果以每家五口計算，平均每家有八千一百二十元財產。

我知道這裏有一個人，他有一百萬英畝地，如果我拿一個石塊隨手亂拋，要想打着悉德尼商業區域中一個沒有五千英畝地的人，這真是很難的事。這裏許多人有一百萬頭羊，至於有一萬多頭牛羊的人，那簡直不知道有多少。澳洲並沒有汽車大王與煤油大王這類的人。有五百萬財產以上的人都很不多見。然而在他方面說來，澳洲的財富分配，較之美國是要平均得多，同時這裏的工人生活比較歐洲的工人也是愉快得多。我在悉德尼的街市中，各處都看見快樂的表徵。一般人所穿的衣服，沒有一件是補過的，在實際上，這裏並沒有我們所謂「貧乏」這種東西。

在赤道以南的一切大城中，我最愛的就是悉德尼。我尤其是愛牠的人民。倍諾斯愛勒（Buenos Aires）的人口雖然有二百五十萬，但是其中的居民只是意大利人，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的

雜合體以及印第安人、英格蘭人、德意志人與法蘭西人的雜合體。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 有一百二十五萬人口，但是他們中間雜着非洲種，他們有多少白種人的成分，多少黑種人的成分，誰都不能辨別。並且這個城市與其他南美洲的城市一樣，人民大都是很窮苦的。

悉德尼的居民都是英格蘭人、愛爾蘭人，與蘇格蘭人，此外還有一個更好的人種，即純粹澳洲人種。澳洲人的面目比較他們的英國兄弟們，還要美麗一些。他們比英國人高些，直些，身體也比較強壯些。無論男女，六尺高的身軀，是很普通的。這裏的婦女們都是些悍婦。她們中間也有許多細長身體的，不過我與她們比較一下，她們好像是巨人一樣。一般人有時稱她們爲『玉蜀黍』，因爲她們長得很快，身體又有這樣高。

因爲有一個良港，並且人民對於工商業都很努力，所以悉德尼成了澳洲的紐約。牠與全世界都有商業關係。歐洲、亞洲、非洲，與南北美洲，到澳洲來的海船，其中有十二條航線都以悉德尼爲終點。現時牠的海港中有從好望角城 (Cape Town) 來的無定期海船，中國與日本來的海船，法蘭西來的快船，與從英格蘭開來的大船。有一條美國的客船航線由舊金山開到悉德尼，此外還有三

條貨船的航線由美國的大西洋海岸與太平洋海岸直抵悉尼。同時澳洲政府也有一條所謂澳洲航線，政府自身有許多鋼船與木船，定期由悉尼經過蘇彝士運河開往倫敦。悉尼不獨與世界各大口岸有直接航線的聯絡，並且也是澳洲沿海的商業中心，與南海中無數的島嶼都有商業關係。

悉尼的商業真是發達。只就羊毛的輸出一端而說，每年已達六千萬元，同時牠的穀米，煤炭，與肉類，每年也有很大的輸出。就牠的人口數目而言，我們可以說牠每年的輸入也是很大的。新南威爾斯的人口雖然沒有美國芝加哥那樣多，可是牠每年從外國輸入的貨物，價值卻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大部分都是從悉尼入口的。

在風景的美麗與商業上的利益方面，悉尼海港可以趕上那不勒斯海灣 (Bay of Naples) 與里約熱內盧的海港，就和君士坦丁的博斯破魯斯海峽 (Bosporus) 比較，也是不相上下。這個海港的入口只有一英里寬，兩面的崖石比華盛頓碑 (Washington Monument) 的一半還要高些，這簡直是一座天然的門戶。不管港外的海浪是如何汹涌，海船只要進了這個港口，水面立刻

就平靜了。一進港口，船就到了一個曲折的河流裏面，其中有幾百個小灣，小口，以及小島與小溪，兩面都是滿佈着樹林的小山。這個海港面積有二十二方英里，水底全是崖石。這條水路中間有一個暗礁，但是因爲牠的方向是與海船的航路平行的，所以牠不獨不是障礙，而且是一個有益的東西，因爲牠把海港分爲兩條很深的水溝。這裏又沒有大河帶着沙泥到港中來，所以沒有浚泥的必要。海港的入口處，水深八十英尺，但是碼頭面前的水就只有三十到五十英尺深了。各處開來的海船可以直到城外，旅客們上岸只須走三分鐘，就可以到悉德尼城的熱鬧區域。

我在悉德尼的時候，曾經到公共事業廳去過一次，在牠的樓頂上我將全城鳥瞰一過。公共事業廳在悉德尼海港上面，位置差不多是在全城的中心點。站在樓頂上，我們可以望見碼頭邊正在下貨的海船，港口出入的船隻，以及水中的小船。

我向全城探望的時候，看見那些高大的房屋在天空形成一種破鋸般的齒形物，許多層數的高樓都似乎升入雲中去了。悉德尼城實際上可以分爲三部，一部分是從前的退職官吏住址，他們住的是些三角牆的茅屋與磚屋；一部分是比較後進的一般人的住址，他們的房屋是維多利亞時

代 (Victorian Age) 那種很醜的建築物；最後一部分就是現代最時髦的那個區域，牠那種高大的現代建築物使我回想到美國的城市。這個區域以內，都是些高入雲霄的房屋，不過沒有美國的那樣高罷了。有許多是用本地石坑出產的黃色沙石造成的。

悉德尼城面積很寬。街市的曲折大約與波士頓的街市相同；現在有一種滑稽的論調，說這個地方原來是一個驅馭小牛的人用澳洲的飛去來器 (Boomerang) 開闢出來的。悉德尼最著名的特點，就是所有用木塊鋪成的街道，據這裏的美國領事說，這種街道可以保持十年，不必修補。前此不久，人們把佐治街的街面挖出來看過，佐治街上有幾個重要的商店。街面的木塊還是與十一年前的狀況一樣，不過牠們已經磨去四分之一英寸就是了。街面的木塊是郁加利木塊，砌成後，塗上煤膠，鋪在水泥上面。木塊嵌得像戲院中的地面一樣緊密，街面十分光滑，三噸重的貨物只要一匹馬就可以拉走。現時歐洲有幾處城市的街道，也是用澳洲這種郁加利木塊鋪成的。

我在澳洲作過許多有趣味的旅行，有一次是從比利斯本到悉德尼。這次所經過的地方，是苦因士蘭與新南威爾斯的比較很好的區域。沿途的道路很平坦，火車也與美國的相同，不過要到新

南威爾斯的邊界，纔掛臥車。澳洲的火車上並沒有美國那種行李票制度，不過我們把行李交給牠以後，牠還是給我們一個收條。我坐的是頭等車，車廂內分爲許多小廂，坐位上鋪着汽褥，上面有幾個玻璃窗。

沿途的風景很可以值得注意。我有時經過高山與斜立的牧地。有時我們又經過郁加利樹的森林，郁加利樹的種類很多，澳洲人都稱牠們爲膠樹。樹上的葉子都像服喪一般的垂着，其中有許多樹的樹皮都已經脫了一半。樹皮老者，顏色是黑的，長條長條的掛在樹身上，好像散披着的頭髮一樣，新者作白色或銀灰色，新舊兩種比較，新的真是美麗得多。

幾處還有死樹的森林。牠的周身的樹皮都割完了，葉子也落完了，因爲人們要清掃那些地方。在日光中，牠們好像是無皮而且光華的枯骨一樣。一個澳洲的死樹森林是一種真正的骷髏森林，這種景况是宇宙中最難看的東西。樹木砍伐過的地方，那些剩下的殘幹是一種純粹的白色，地面的木頭也是白色，看見這種東西，我們自然會想起一個枯骨場。

我們到了達令當斯以後，經過一個很大的草地，四圍都是網籬，地面平坦得如地板一般，籬中

有許多的肥羊與肥牛。一般耕植過的土地，顏色黑得與尼羅河區域的土地一般，在輝煌的日光中，這種黑暗的土地似乎是柔軟得與絲絨一樣。我們又經過許多肥美的香草地，每塊地面積有一百多英畝。不久我們又看見廣大的田地，田中小麥的綠葉剛剛要從黑土中發生出來。每當溪水經過的地方，地面上的肥土有許多英尺深。

沿途農民的房屋很少，既沒有很大的倉廩，也沒有很大的田舍。農民居住的房屋都是無樓的小屋，建築料只有木材一種，全體都漆成黃色，屋頂卻是用亞鉛鐵皮修造的。澳洲的森林雖然很多，可是木料還是很貴，因此亞鉛鐵皮成了一種通用的材料。這些房屋中，有許多房屋的門牆間都安置了很大的鐵筒，使屋頂的雨水可以由裏面流下地來。有些屋也有亞鉛鐵皮的煙囪，同時還有幾間房屋完全是用亞鉛鐵皮修成，但是這種房屋並不多見，因為亞鉛鐵皮是從英國買來的。

我還看見幾間房屋是修在鐵臺上面的，鐵臺上面有幾個鐵托子，托邊向下轉着；這種方法是與美國的農倉預防老鼠的方法一樣。這種鐵托子的用處就是預防白蟻，白蟻是一種害蟲，牠們得着什麼，就吃什麼。在苦因士蘭的熱帶區域，屋基下的鐵臺還有一種用處，因為有了這種臺子，屋底

下的空氣可以流通，減低地板的熱度。

## 第六章 悉德尼

讀者來和我遊一遊悉德尼城。日光晒着是很熱的，但是馬路兩旁的鐵和玻璃造成的走廊已經把日光遮住，牠還是晒不着我們。我們走過許多大規模的商店，玻璃窗裏擺着各種美麗的物品，我們在紐約買得着的東西，這裏都有得賣。貨品的價格也標明得清楚，分爲金鎊，先令，與辨士三種。有幾個百貨公司，每年賣出貨物總值已達數百萬元之多，雇用的店夥，少則五百，多則一千。這些百貨公司每年還由郵局寄與牧羊區域與「黑林」一帶的農民大宗貨物。

悉德尼城有許多特點，其中之一種就是：城中有很多的拱路，由這條街穿過那條街，兩面都是各種商店。拱路的頂板是玻璃，地面鋪以磚塊，上面點綴着熱帶的各種花草。在暴烈的日光下面，牠們是行人最好的休憩地。

貿易區域的主要流通路，就是色刻拉碼頭（Circular Quay），這裏有許多渡船來來往往，過



渡的人每日有幾千，他們有的是由附近鄉村來作工的，有的是工畢回家去的。城外幾條主要的街道都是直接通行這裏。邦政府的機關是設在馬加利街 (Macquarie Street)，新南威爾斯的官吏都住這條街上。這條街道的名稱，目的在紀念從前殖民時代中一個年老剛強的行政官，因為他時常利用囚犯的勞力，修造議會的房屋及其他各處建築物，這些房屋現在還有許多仍然適用的。

庇得街 (Pitt Street) 與國王街 (King Street) 上有許多美麗的商店與辦公處的建築物。色剎拉碼頭有幾個高大的小麥昇降機，用三和土修成，總共有六百萬籮的容量，他們落成還沒有好久，都是由美國人督造的。

悉尼城中有大規模的保險公司，銀行，優美俱樂部與許多大旅館。城中最大的兩個旅館，名澳洲大旅館，與溫特渥斯旅館，其中有幾種特點與歐美的建築物相等。旅館的價格與美國的旅館一樣，不過一乍住的時候，我們覺得牠們似乎是比較美國要便宜些。把小費一齊算在裏面，結果還是與美國一樣。每條街上都有些小旅館，但是其中多半只是酒店，牠們根據法律，只留出一兩間房子出租，因為法律規定只有一般供給膳宿與飲料的地方纔能賣酒。

有些公共建築物是很美麗的。市政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牠是一個宏大的建築物，全體都用大石修造，位置在悉德尼城的中心，廳內有一個赤道以南最大的有管風琴，還有一個可容五千人的集會廳。幾年前，墨爾本城買了一個最大的風琴，牠當時是澳洲所有的風琴中之最大者。但悉德尼城無論如何不甘拜下風，於是買了一個更大的風琴。這個風琴價值八萬五千元，裏面有幾個風管。

其他的美麗的建築物就是公共事業廳以及邦政府的各種機關。佐治街上有一個維多利亞市場，供給全城的需用品，修造費也是很多。但是牠的商業始終沒有成功，現時已經改為辦公處了。悉德尼城鄉各處，還有許多組織很完善的市立商場。

悉德尼城外有一個悉德尼報館，這種報紙是澳洲全國銷路最廣的報紙。這種紅色的週報，被一般人稱為『倫敦朋切報 (London Punch)』與『紐約民報 (New York Nation)』的交叉物，』因為牠的內容有樂觀與悲觀兩種論調。但是牠自己也有自己的特性。牠裏面的俗語非常之多，外人差不多要用一本俗語字典纔能了解某幾段的意義。在牠裏面，『香蕉地』可以代替『苦因士』

蘭』、『蘋菓島』可以代替『塔斯馬尼亞』、『瑪國』(Ma State)可以代替『新南威爾斯』、『霧地』(Fog Land)可以代替『大不列顛』、『濃煙』(Big Smoke)代替『倫敦』。如果有幾段的題目標爲土著(Aboriginalities)那麼這裏面就是國內各處的通訊員寄來的稿件，內容都是關於澳洲的地名，自然歷史，以及奇異的風俗等等問題。因爲牠口若懸河，所以國內一般守舊的人都說牠的口脛過於輕慢，對於國家有點不忠實的言論。

無論如何，悉德尼週報已經在創立一種澳洲文學，因爲牠的褒貶曾經引起了一般奮鬪青年與新聞學家的努力。牠是澳洲全國研究文學與戲劇的主要出版物，裏面的所謂『紅頁』那一版上，時常有很好的讀書錄與書報批評。在政治方面，牠是獨立性質，不偏不黨，不過在自由黨與工黨兩方面，牠有點袒護後者。雖然如此，牠有時對於工黨領袖有不滿意的地方，還是立刻批評，決不遲疑。悉德尼週報是澳洲人中的澳洲報，無論城鄉各處，酷熱的北方礦區，西方最遠的沙漠平原以及『草叢』中的偏僻牧羊區域，一切人都歡喜讀牠。

悉德尼城內的空氣之新鮮，與任何歐洲城市都不相上下。摩爾公園(Moore Park)的面積

有三百五十英畝，孫迪尼爾公園 (Centennial Park) 的面積有五百五十英畝，以外還有許多棒球場，跑馬場與清潔的草場。因此悉德尼人的肺部都很健康。世界上最好的動物園之一，就在悉德尼海港以北塔郎加公園 (Taronga Park) 裏面。這種動物園中的獸欄，大半已經廢除，在可能範圍中爲動物恢復原有狀況與原有環境。城中同時還有許多植物園，牠們的地址是在最初一般囚犯們種植菜蔬的地方。

悉德尼以南十六英里的地方就是國家公園的所在地，牠的面積有三萬三千英畝，大部分都是清潔的森林。城外附近的地方還有許多臨海的沙灘，這是一塊人海浴、游泳、與捕魚的地方。漫勒海岸 (Manly) 與第海岸 (Bondi) 邊的海水浴尤受一般人士的歡迎。有些游泳專家時常另作一動遊戲，他們坐臥在海中的木板上，讓風浪把他們打回海邊來。這種遊戲是從南海各島的居民方面學來的，悉德尼沿海一帶的風浪很大，所以適合這種遊戲。

澳洲全國最有趣味的公園是多美恩公園 (Domain)。牠的地址在悉德尼城的中心，裏面有高大的樹木，絲絨般的草地以及各種散步與乘車的地方。無論什麼人都可以進去；草場上可以自

由行走，許多兒童與成人都是在草地上遊戲。

每到星期日下午，多美恩公園就成了一般人的會合地。凡是願意講道，祈禱或談論政治的人都可以把他們的講臺安置在草場上面來召聚聽衆們。他說話的時候，決沒有人批駁他的學說，他要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每個星期日，草地上至少有二十個這種講演者，有時還不只二十，每個講演臺下面都圍着一羣聽衆。這裏面有計算電力的人，鼓吹勞動運動的人，社會主義者，宣傳各種福音與教義的人，骨相學家，乞丐，勸善的人，以及其他九流三教的人。

這個羣衆裏面是一些天性很好的人，其中雖有各種階級，然而勞動階級還是佔多數。我上星期日到多美恩公園去的時候，園內至少有二萬五千人。每個人羣，我都觀察一過。第一個聽講的羣衆是圍着一個計算電力的人，他的講題是藍色紋條，一面說話，一面用他的手在一塊黑板上指畫，除了他下臺來賣書的時候以外，手的活動決不停止，他發賣的是一本數學書，內容只有三章，都是學習高級數學的捷徑方法的討論。第二個講演者是一個勸人戒酒的人。那時他正在批評悉德尼城中的富人與官吏，盡力排斥酒店。第三個講演者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的意見是要求增高富人

的賦稅，主張平分財產；還有一個尼格羅人用一種美國色彩最重的音調講演世界的末日。在別一個地方，我又遇見一隊救世軍的軍樂隊，爲首的是一個婦人，她的歌聲十分清秀，顏色嬌嫩得像嬰兒一般。

我離他們又去了五十英尺，看見一個遊行醫院，首領也是一個婦人，名「良好的撒馬利亞人」(Good Samaritan)。這個老年婦人帶着十三個病人，每人都在重病之中。他們的年齡不同，有嬰兒，也有七十歲的老人，有的是跛足的人，有的是瞎眼的人。他們坐在草地的椅上，這個良好的撒馬利亞人站在中間，當衆現露他們的痛苦與殘疾，要求羣衆捐款救濟他們。她把一個氈子鋪在草地上，一般慈善家都把錢拋在那裏。

他們旁邊有一個瞎眼人，手裏拉着胡琴，口裏唱着一種破嗓歌向羣衆要求施捨；同時還有一個講演家，大聲的講述美國的大實業家。他說：這般資本家正在掠奪美國的工人，或者將來他們還要到澳洲來掠奪澳洲的工人們。

公園中這些討論後來還在繼續的進行，既沒有發生激動，也沒有發生紊亂；每個人都盡力說

他想說的話，誰也不管別人所發的論調。

我離開多美恩公園，走到我的旅館，在沿途看見許多標記。其中有一個是『羅尼斯出售。』這個標記是貼在一個糖果店的門上，店內陳列着各種樣式的糖果。所謂羅尼斯，就是糖果的通稱；澳洲戲院中每次閉幕的休息時間，總有許多的兒童在觀衆中叫着：『羅尼斯，太太們買麼，羅尼斯，先生們要麼？有人要一盒新鮮糖果麼？』因此我揣想美國的沙糖果都是從澳洲販去的。

## 第七章 羊毛產區

在從前的家長時代，亞伯拉罕 (Abraham) 與羅得 (Lot) 分途去探尋牧地的時候，世界上有很多的羊羣。考諸歷史，所羅門王 (King Solomon) 在耶路撒冷 (Jerusalem) 的聖殿中祀神的時候，他還犧牲了十二萬隻羊；並且我們也知道：摩押 (Moab) 的國王米沙 (Meshah) 曾經送給以色列 (Israel) 國王澤和蘭 (Jehoram) 十萬隻羊，當作一種貢品。我們在書中，也讀過：佐布 (Job) 的羊羣散佈在一千個小山上的故事。這個時代中，一般有羊的國王必定有寬大的牧場，但

是他們的農場如果與澳洲的這些農場比較一下，那麼，那些農場簡直是算不了什麼。澳洲的維多利亞一邦，有六個大規模的牧場，每個牧場有十萬多英畝；新南威爾斯有兩百個這樣大的牧場；苦因士蘭的牧場更是寬大，每個牧場都可以收容十四萬隻羊。總計澳洲全國，可以收容十萬隻羊的牧場共有十八區之多。

澳洲的牧場雖有如是之多，然而現在還有一般年老的人認為牠們還是很小。從前土地的價格很賤的時候，一般人買地都是大塊大塊的買，那時的實價比虛價比較低些，有些人買的土地，而積有美國的羅德哀蘭省那樣大。迪孫 (James Tyson) 是有名土地大王，他所有的土地總計三百萬英畝，他死的時候，他的土地總共賣得二千萬元，那時的人從未有聽說這樣多的財產。馬加考赫 (Samuel McCaughey) 於西歷一八五六年到澳洲來的時候，身上差不多半個錢都沒有，那時因為一般人都在探探金礦，牧羊的事業正在衰微，他到澳洲以後，立刻就買了很多土地與羊羣，最後居然有了一百萬隻羊，買了一百萬英畝地，同時還租了一百萬英畝地。有一次，他收割羊毛，居然獲利一百二十五萬鎊之多。



現時的趨勢就是減少一人的獨占事業，從事於多數人的小規模經營。政府爲增加土地所有者的人數起見，已經由各邦政府實行設法減少大地主的產業。並且人口加密，土地的出產有時可以隨之而增加，因人們所有的土地既然很少，他們決不會僅僅把牠當作收場，除了牧羊以外，他們同時還要種植小麥，生產牛奶，從事其他農業上的工作。有些地方，從前一家人必須有二十萬英畝地，他們纔覺得他們的產業太多，每年全家用不完這些收入；到了現在，他們只要有五千英畝地，他們已經就認爲這是一個很大的牧場了。有時如果好好的耕種，將農業方法稍爲改良一點，這五千英畝地每年的收入比較從前的二十萬英畝地的收入還要多些，出產還要好些。

從前的牧羊場大都是些荒地，只需用幾個人把牠們趕到山上或山谷中去飼草就完了。可是現時的牧場卻不是那樣，牠們很像農場。每個牧場有八百英畝草地，或有不只八百英畝者，四周都築着籬圍。有些牧場有幾千英畝的面積，每個牧場也許能容二千隻到二萬隻羊。悉德尼的美國領事說：他們會經過一個很大的牧場，牠的網籬展開，有紐約到舊金山的距離那樣長，裏面的道路如果搬到美國去，原料足夠從紐約修一條大道到巴爾的摩爾（Baltimore）去，同時這個牧場裏面

雇用的工人的數目，足與一個相當的鎮市的人口相等。我自己也到過幾個這樣大的牧場，籬圍中的地面的寬廣真令人咋舌。

我現在要說到新南威爾斯邦，牠的三千四百萬隻羊，差不多都是在有籬圍的草場裏面牧育的。牧場的四周，圍着幾千英里長的網籬，使裏面的羊羣不致受野狗與野兔的侵害。牧場中的房屋可值幾百萬元，一個大規模牧場每年所分發的薪資真是不少，牠雇用的人員有時與一個百貨公司的店員的人數相等。牧羊這種事業需用的資本很多，牧羊的人必須謹慎的經營，纔不至於賠本。支持一個相當的牧場，每年的費用必需一萬五千元到二萬元，澳洲有些牧場每年的費用已達幾十萬元之多。近年以來，工資增加得很快，場內雇用的工人除了伙食與房租以外，每週現時已增至五元到九元。雇主每週要分給每個工人十二磅肉食，十磅麵粉，四分之一磅的茶葉，以及其他食品，所以一個大規模的牧場自己必須有一個貨店，一個貨棧。甚至一個小牧場，牠平時至少也要雇用十二個工人，或者還不只此，一到割收羊毛的時候，雇工增至幾十人。除了雇工以外，土地本身也得花錢，如果一萬英畝，一萬英畝的租，租費每年也是不少，如果土地是買的，那麼，費用就更多了。

澳洲各邦的土地，各處的租金的數目是不同的，但是每邦都有不少的農民每年納繳幾千元地租。澳洲的牧人普通都是稱爲「僑居者」(Squatter) 這種名稱在美國已經在無形消滅之中，但是牠在澳洲并不如此。最初，所謂僑居者，本是指着一般住在無人領佔的土地上面的人而言，後來僑居者的意義就改變了，凡是由政府租得大塊土地每年納繳一種名義上的地租的人都是僑居者。因爲這種人時常變成富人，所以僑居者這個名稱後來又有了一種稱贊的意義，普通一般人都把牠用在大地主和牛羊商人方面去了。

現在的僑居者是哲孫氏(Jasons) 幾個人，他們獲得了一種美麗的金羊毛(Golden Fleece)。全世界總共有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隻羊，澳洲佔有其中的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隻上下，換言之，澳洲的羊比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多些。澳洲第一，俄羅斯第二，阿根廷第三，南非洲第四。澳洲每年出產的羊毛總計在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與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之間。每年輸出的羊毛，總值已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多。澳洲唯一最大的財源就是羊毛一種。牠的羊不獨產生這樣多的羊毛，並且還使澳洲每年輸出大宗冰凍羊肉，增加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收入。羊的出產

還不只此，牠每年輸出的羊皮有時達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總值；最後，羊的大腸還可以製成香腸，每年的輸出也有五〇〇·〇〇〇元之譜。

我在澳洲的時候曾經參觀過悉德尼的絨羊展覽會，這種展覽會每年開一次。會場中陳列着從各處來的幾百隻美麗的羊。其中有大半是專供給羊毛的，其餘的都是供給羊肉的。會中的羊，每隻都能值幾百元，有些還能值幾千元。在這些價值幾千元的羊羣中，有一隻公羊獲得了會中的頭獎。這隻公羊是一個桶形的羊毛包，包之一端有一雙大角。身上的羊毛有的疊着，有的捲着，身上的皮膚顯然滿有紋摺，使牠自己能多負擔些羊毛。牠的兩耳全被羊毛遮住，兩眼上也有三英寸長的毛，僅僅留下一個小洞，使牠能看見身外的東西。我用手指穿進牠身上的羊毛，指尖剛剛觸着皮膚。羊肚上也有很長的毛，腿上的毛一直長到足蹄邊。羊毛的外部作一種污穢的白色，我把身上的羊毛分開，看見內層全是牛乳般的潔白色。牠身上的毛紋十分美麗，形式與螺旋和發條一般。

澳洲的農人對於純種羊所花費的錢比任何其他國家的農人所花費的都要多些。澳洲一隻公羊賣五千元，是很普通的事，有一次還有一隻公羊賣得三萬元。

展覽會中那幾百個牧羊人，好像一羣美國商人一樣。他們都是有土地的人，其中有些人的土地如果在美國，簡直可以成一個省區，但是其中還有些產業在澳洲還似乎是很小的。關於這一點，我有一個很好的例證：那天晚間閉會的時候，我在席中間會中的副會長有沒有一個大牧場。他說他沒有，因為他的土地只有六萬五千英畝的面積。席中還有領有二十萬英畝的人，同時還有一個領有五十萬英畝的人，並且他的土地四周都是用網籬圍着的。

## 第八章 羊毛市場

悉德尼是澳洲的羊毛主要市場。每年由此地輸入歐洲、日本、與美國的羊毛有幾萬萬磅，世界上最大的羊毛貨棧，也有幾個是在悉德尼城。我們現在可以參觀一個最大的貨棧。牠有一個最大的屋間，面積很有幾英畝地。房頂全是玻璃造成，地板上堆着幾千包羊毛，每包有我們的肩部那樣高，包上標着牠的出產地的地名。包皮全體都是黃色，但是包口全是張開，裏面雪白的羊毛似乎都要爆發出來一樣。

貨棧中有些地方堆着高山也似的羊毛堆，牠們是從布袋中空出來的，還有些地方，人們正在爲羊毛打包，預備運到國外去。你們把手插到羊毛堆裏去，然後再伸出來看看！手面光華得如同塗用過凡士林一般，你們的袖口也染着許多脂肪質，因爲這些羊毛是沒有揩拭乾淨的東西，好像剛從羊身上剪下來的一樣。

澳洲所有的新鮮羊毛都是在拍賣場中發售，到拍賣場中來買羊毛的商人，有些是從英格蘭來的，有些是從歐洲大陸各國來的，有從美國來的，有從日本來的。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在悉德尼的貨棧中穿着套袴與麻布上衣，使羊毛上的脂肪不致染污他們的衣服。他們到貨棧中來，將每包羊毛都探看一過，一面探看，一面記錄，等後來牠們在悉德尼羊毛交易所發售的時候纔有把握去定價。

悉德尼羊毛交易所是在城區中心的碼頭附近。這個交易所是一個進身很長而窄狹的房屋，形式很像一個禮拜堂，屋的一端，有一個拍賣人的桌子，與講臺的樣式差不多。在一定的日期中，各種的躉賣商人或他們的經理人可以到這裏來拍賣他們的貨物，一般要買貨物的商人，可以到這

裏來出價購買。這個交易所有時一天可以賣出一萬包羊毛，誠實的交易，每日可賣得二十五萬元。牠每天都用海底電報探聽世界各處的大規模的羊毛市場中價格，一般人的精神上的激刺的小都依貨價的高低而為轉移。

我與悉德尼一個最大的羊毛商人曾經談過一次。他說：幾年前澳洲所有的羊毛，差不多都是由商人自己直接運往倫敦，再從倫敦發售，或是運往別的地方去。現在的情形已經改變，大部分的羊毛都只運到澳洲各埠的羊毛經理機關，各國從事紡織業的商人，都派人到這些地方去買。

羊毛價格各有不同，牠們完全以品質為標準，同時品質的高下又以羊種的優劣以及羊身的各部分為標準。粗質的羊毛有時只能賣一角幾分一磅，但是在最近十年中，最上等的羊毛在澳洲每磅平均要值四角四分，運到倫敦以後，每磅就漲至一元。有些羊羣，因產上等羊毛，獲得了很大的名譽，牠們所產的羊毛的價格比較他種羊毛總是高些。我面前有一個某年度的羊毛交易表，我發現幾個羊毛商人所賣出的羊毛每磅要比市價高出五分。

羊毛品質的高下，由那幾種原素而決定，牠的價值的高下與用途的大小，到底是由那幾種條

件決定知道這種事情的人實在是很少。羊毛等級的區分，是一種科學，這種工作要專門家纔能勝任。澳洲的農業專門學校中都有這種科學，同時悉德尼還有幾個夜校，專門講授羊與羊毛方面的知識。牠們研究各種不同的羊種，並且羊毛商人還送給牠們成包的羊毛，使學生們能實際練習羊毛等級與種類的區分。他們穿着護胸與套袴，每人都將布袋查驗一過，把上等羊毛放在一邊，下等羊毛放在另一邊，根據品質的優劣去分種類。他們同時還研究割收羊毛，清理羊毛的方法，在實際上，凡是關於羊毛的生產與銷售的各種手續，他們都是要學習的。不獨澳洲本國的人如此，並且英格蘭的羊毛製造廠時常還派遣青年人到澳洲去根本上學習這種職業。幾年前，美國的波士頓城一個販買羊毛的瞎眼商人在商業上很有成效，因為他購買羊毛的時候，能夠用觸覺與嗅覺來辨別羊毛品質的優劣；他不獨能辨別品質的優劣，並且還能知道這種羊毛是從某國的某區域或世界的哪部分來的。

因為西班牙種的綿羊能適應乾燥的氣候，所以這種羊很受澳洲人的歡迎，不過因為適應不同的環境的關係，澳洲人已經用雜殖的方法把牠改變些了。在廣大的平原中，一般人都畜牧一種



身體肥大而且強健的羊，因為他們發現：這種羊在這種廣大區域中所產生的羊毛最多，牧羊的獲利最大。高原中的草料較少，氣候較冷，這裏牧畜的羊，只是一種很小的西班牙種綿羊，牠們產生的，是一種特別精細的羊毛。維多利亞西部，又有另外一種羊，牠的出產是世界最上等的綿羊毛。歐洲、美洲以及日本，有幾個製造廠專用這種羊毛來製造幾種貨物，牠們對於這種羊毛的需要，簡直是絕對而非相對的。

羊毛的區別，在牠的縐紋方面可以看出，此外還有其他不同地方，紡織的時候就能表現出來。前幾天，我用顯微鏡察看過綿羊的羊毛。我平常不用顯微鏡，只憑着自己的目力看的時候，從羊身上割下的羊毛似乎是一種很細的捲髮一樣。直到我們用顯微鏡觀察牠，我們纔發現羊毛與頭髮還是不同。把牠放成鉛筆那樣粗，每根羊毛上面似乎有許多薄削的鱗片，每片鱗蓋在別的一片鱗上面，如同魚鱗一樣。這些鱗，一片一片的擠得十分緊湊，一根一英寸長的羊毛上面，有幾千片鱗。每根羊毛體積極小，一磅羊毛可以紡成一根長一百英里的線。羊毛紡織以後，牠們身上的鱗於是互相鉤着，所以牠紡成的線或織成的布都是堅固耐用。

我與一個從前的僑居者曾經討論過澳洲羊毛工業發達的經過，這個僑居者作過多年的牧羊事業，現在他有兩個牧場，差不多有五萬隻羊。他對我說：

「十年前，澳洲的羊要比現在爲多。我們新南威爾斯一邦，差不多有四千萬隻羊，現在已經只有三千萬隻了。因爲旱災或牧畜過多的原故，我們的羊損失了很多，現在已經減少，數目不多，我們容易照顧。」

「你們第一次的羊種是從那里得來的呢？」我問他。

他說：「牠們是一般囚犯們從英國帶來的。西歷一七八八年，菲立 (Captain Phillip) 到澳洲來的時候，他帶來二十九隻羊，以外還有他種牲畜。這二十九隻羊的成績很好，幾年以後，馬卡忒 (Captain Macarthur) 提倡一種牧羊運動，使澳洲變成一個牧羊的國家。馬卡忒是一個軍人，但是他對於科學很有興趣。他有一個農場在悉德尼附近的地方，他作一種雜殖的試驗，把東印度郡島的公綿羊與愛爾蘭的牝綿羊配合，其結果，這種雜殖產生的羊種比牠們的父母要好得多。他於是又把西班牙的綿羊拿來試驗。你們都知道：直到那個時候，西班牙輸出的羊毛是世界上最精美

的羊毛，當時西班牙是一個著名的牧羊區域。西班牙因為要永遠獨佔這種最上等的羊毛貿易，所以牠的政府禁止西班牙綿羊的出口。但是馬卡忒從英國國王佐治三世 (King George III) 獲得了幾隻西班牙綿羊，因為佐治三世從前曾經從西班牙王要得幾隻，同時還從南非洲輸入很多同種的綿羊。」

『不列顛政府隨後又給與他一萬英畝土地，要他繼續他的試驗；馬卡忒不久就證明了澳洲與西班牙是一樣，可以出產很好的綿羊，並且澳洲出產的羊毛品質也可以趕上西班牙的出產。後來過了許多年，澳洲每年纔有大宗的羊毛輸出，但是牠的羊羣每年還是大大的增加，並且羊毛的品質也隨着改良，所以我們現在每年出產的羊毛不獨比世界任何其他各國為多，並且還要好些。』

## 第九章 牧羊場中的生活

澳洲的僑居者中，有幾個僑居者與他們的經理們的生活，是好像大地主一樣的關係。他們住的是一種鐵頂的無樓矮屋，裏面有二十或二十多間房子，前面有寬廣的遊廊。牧場中雇有許多僕

人，他們的牧場很像從前封建時代中的諸侯的采邑，不像一個普通農民的牧場。一般牧羊的人，多半受過很好的教育，許多還是大學的學生，我們看他們所住的房屋，就可以知道他們的程度和閱歷。僑居者中有一個人有一個美術陳列室，裏面的圖畫是花費了十二萬五千元的重價買來的，其他人還有音樂室，與美麗的圖書館。無論那個牧場中，都定有澳洲與倫敦主要的報紙。不管牠們是否還缺少其他的東西，但是無論如何每個牧場總有一份悉德尼週刊。

多數的牧場都有很大的馬房，裏面的馬匹，不獨是為一般雇用的工人預備的，並且牧場的主人們也時把乘馬當作一種遊戲。牧場中時常預備着獵鎗與捕魚器，有時還有網球場，棒球場，槌球場，與角爾夫球場。

牧場中不獨注重社會禮節，並且一般最上等牧場中的人比城市中的人還更為注意禮節方面的事情。晚間更換衣服，是一種很普通的事，雖然每晚並不定有從五十英里距離以內來的客人，但是男子每晚都要穿着晚餐衣服，婦女着漂白色的衣服。他們在鄉村中旅行的時候，上等人帶着禮服同行。如果他們離開火車，他們就把晚間禮服放在馬上的鞍囊裏面，或放在汽車後面。

他們無論住在離城市有多遠的地方，男子和婦女對於服裝都很注意；有些牧場，雖然一百英里以內都沒有煙，可是裏面的人對於最時髦的東西，其需要還是與澳洲的都城相等。苦因士蘭牧場中的青年女子，有許多時常到比利斯本去購買新式衣服，帶回牧場來使她們的競爭者羨慕。新南威爾斯鄉間的美麗女子的時裝，是從悉尼城中摹倣來的，維多利亞鄉間女子都在墨爾本城購置她們的時裝，有時每年去一次，有時兩次。她們時常由郵政局用通信的方法添辦衣服。我們在書報中時常看見一般人描寫澳洲的『草叢』、『城外』與『黑林』各處的荒涼景緻，所謂『草叢』、『城外』與『黑林』等名詞都是澳洲人對於鄉村區域的稱呼。但是據我自己的觀察，除了一般人口最稀少的區域以外，其餘的牧場中的居民還是有他們自己的社會生活。牧場中的居民已經習慣一種長途旅行生活，他們無論旅行多遠，決不覺得這種旅行的距離過長。一般青年的男女，騎馬或乘車到十五英里遠的地方去赴茶會，這是很普通的事。每次開跳舞會的時候，賓客們從四五十英里的地方跑來跳舞一通夜，第二天明他們纔動身回去。這些牧場中的人，在接待賓客方面，是很著名的。有人到家裏來，無論他是不是朋友，家裏的人都把他當作要在家中住夜的客人一

般。

澳洲鄉村中的汽車，在社會交際與商業生活兩方面，都有特別優美的成績。從前沒有汽車，旅行只能乘馬，所以長途旅行很不方便；現在鄉村中有了汽車，長途考察與城鄉間的交通都很方便了。他們的住址也許離最近的火車站只有一二百英里，但是他們決不想趕快到火車站去乘車到城市中去。自然，有時下雨，鄉村中的污泥很深，他們必須等候幾天，纔能開行汽車。但是，普通的說，澳洲鄉村中各種轉運工具車輛都已淘汰殆盡，現在只有汽車一種，並且一般人已經把牠認為是一種絕對的需要品了。一般領有幾處牧場的人，尤其感覺汽車的絕對的需要。我聽說：一個人有五處牧場，並且他這五處牧場是分開的，每兩個牧場之間，平均至少有七十五英里的距離。其中有兩處牧場，他每星期都要探查一次，其餘的牧場，他至少一月要探查兩次。他為每處牧場都預備了一個汽車，同時還買了一輛留在墨爾本城，因黑爾本城是羊毛與牲畜的交易市場。他每年常用的汽油，他種油類，以及修補汽車花費的錢有五千餘元之多，但是他仍然認為這項費用是絕對不可少的，因為他說：他如果沒有汽車，他決不能作這種事業。

雖然如此，有鞍具的馬匹，在大規模的農場中還是必需的東西；澳洲素以產良馬著名，據我的觀察，牠此後永久決不會停止這種良馬的蕃殖。並且澳洲牧場中的人，是很熱心賽馬的人，牧場中馬匹，有許多正在與其他牧場中的馬匹競爭。每個鎮市都有牠自己的跑馬場，每次賽馬的時候，牧場中的人都從一百英里遠近的地跑來參觀或比賽。

大規模牧場的所有者，有些是悉德尼城中，有些是其他城市中的大公司，或有資產的人；他們的牧場是由他們的經理人管理，這些經理人中有些原來是澳洲人所謂『捷克羅』（Joekaroo）。『捷克羅』是澳洲一種特別名稱，凡是到牧羊場中去學習這種職業的青年學徒，澳洲人就稱他爲捷克羅。從前的『捷克羅』並不完全是這種意義，因為他們原來是英國派到澳洲去學習牧羊的青年人，這些青年人在名義上是到澳洲去學習牧羊的職業，其實是因為他們的家長恐怕他們在英國爲非作歹，纔把他們遣到外面去避免這種墮落的趨勢。

這些『捷克羅』裏面還分幾等，每個等級都有一種別號。其中有一種捷克羅的別名稱爲『金尾』（Golden Tail），他們到牧場中來，要繳納一千五百元的學費，纔有牧羊與學習管理羊羣的特

權。這種捷克羅在牧場主人面前還能享受相當的待遇，在社會中似乎也有一種地位。還有一種捷克羅別名『銀尾』(Silver Tail)，他們並不繳納學費，所以照例沒有『學習』這種職業的權利，只能獲得一點牧羊的經驗；第三等捷克羅別名『銅尾』(Copper Tail)，他們在牧場中服務，每年還有少許的薪俸。『金尾』捷克羅的『經驗』，普通是射獵，在廣大的平原中盡力競走，賽馬，與他們遇見的美麗女子發生戀愛等事。有些人在牧場中學習一二年，就回英格蘭去。但是其中也有許多人在牧場中繼續學習，成了真正的牧羊人，平分『金色羊毛』的紅利。

現在的『捷克羅』都是一般頭腦很清醒，作事很認真的青年人，他們大都是牧場監察，經理與小牧場主人的子弟，他們一進牧場就有薪資。他們與牧場中的雇工在地位上的區別就是：他們的宿舍是分開的，並且在幾處的牧場中他們還和牧場主人或經理先生們同桌吃飯。

我已經說過：現在一個大規模的牧場簡直是與大規模的商業一樣，她必須有能幹的監察與經理人員纔能維持下去。一般比較更重要的牧場，裏面還有倉庫管理與司賬等人員。差不多每個牧場都有自己的鐵匠，木匠，園丁，照料馬房的人，看守汽車房的人，以及一切工人。牧場的經理是一



種很諳練的人，他們每月的薪資也很優厚，因為牧場的贏利的多少大都是以他們為轉移。他們都是畜羊的專家，隨時都在盡力的改良羊種。我知道某處有一個牧場經理，他手下管理着五萬隻羊，他說：他用一種方法發達一般多毛羊，其結果，他出產的羊毛，每年增加了七萬五千多磅。我們估定每磅三角，那麼，七萬五千磅就值得二萬二千五百元，換言之，每年增加的贏利，數目比一個身價最高的經理的薪資還要大幾倍。

如果我沒有從政府官吏方面獲得一種報告，知道澳洲全國的西班牙種綿羊的羊毛平均都增多三磅，那麼，我定要疑心這位經理先生的話不大確實。這種羊毛的增收，大部分是專家牧畜的結果。現時最好的羊，每隻有八九磅重的羊毛。

牧羊場中生活最寂寞的人就是那些巡查牧場疆界的人。他們每天都要在籬圍四週去巡視，看看有不有柵門沒有關閉，有沒有其他不大妥當的地方。他們每天在馬上過活，有時走四十英里，有時走五十英里，有時一天竟走一百英里。他們身邊帶着絨毯，睡在地上，把馬匹放在旁邊。

牧羊事業中真正的貴族，還是要推那般收割羊毛的人。羊毛的收割，在澳洲差不多成了一種

職業。澳洲國內有幾千個專門收割羊毛的人，他們除了這種工作以外，別的事情一點都不作，並且這種人在澳洲已經成了一個最重要的工人階級。從前這般收割羊毛的人完全要依賴一般培植羊毛的人，他們有什麼工作就作什麼工作，牧場主人要他們住在那裏，他們就住在那裏。但是這種情形現在已經改變了，他們不獨不依順牧羊人，並且還要命令後者，對於後者要求某種條件，同時每邦的政府還用各種特殊法律保護他們。雇主們必須爲他預備適當的需用品，最好還爲他們預備手套，否則羊毛收割者的工會必與他嚴重交涉，並且這個工會還是澳洲一個最有勢力的工會。到了收割羊毛的時候，牧場主人就與他們訂立一個合同，合同的形式是根據一定的程式；這個合同，在兩方面的關係人，都要嚴格的遵守。他們工會中有一條奉行得很嚴格的規則：牧場主人決不能強迫收割者收割一個溼羊的羊毛。並且如果收割者到牧場中來的時候，羊身上是溼的，那麼，他必須等候羊毛乾了以後纔能收割，在他等候的時間中，他也要領取工資。在雇主方面，這是一種很大的困難，因爲甚至在乾燥的季候中羊毛也要吸收些水氣。

每年收割羊毛的時期，總共有九個月。一般收割者從苦因士蘭——氣候最溫的地方——開

始，然後漸漸的往南去工作，割完一個牧場，再到下一個牧場，直到塔斯馬尼亞爲止。有些人從那裏還到新西蘭去工作，因爲那裏還有一次遲期的收割時期。

每個牧場都有收割羊毛的草棚，與收割者安歇的營房。收割者的伙食，由他們自己供給，他們的食物可以照躉賣的價格從牧場主人那裏購辦。每隊收割者都有他們自己的廚夫，他們的生活狀況，普通是很好的。

從前的收割者中，有許多是豪飲之人。他們每日在牧場裏作工，直等工作完畢以後纔離開牧場，於是拿着他們的工資到最近的酒店中去痛飲一頓。有時他們的錢交給酒店中的司賬，要他將錢數記在賬上免得每次拿錢，等錢吃完了，再把賬一筆勾消，酒店司賬得了這種命令，於是立刻奉行。現在的收割者中，有許多都很儉約，也不飲酒。他們繼續作幾年工作，每年可以賺得一千元或一千多元，然後自己從事牧羊事業。

現在的羊毛差不多完全是用機器收割的，這種剪毛的機器有些像理髮匠所用的髮剪，裏面用的是蒸汽，壓縮空氣，或電氣。人們把這種機器繫在一根可以曲折的小管上面，如同牙醫的錐子

連繫在發電機上一般。這種機器的構造，是些很小的刀片，彼此互相上下的磨擦着，磨擦的速度，是每分鐘二千次，牠們剪割羊毛好像熱刀砌牛油一樣，剪下來的羊毛比較人工剪的要光滑些，也要清潔些。我親眼看見他們用這種機器剪割羊毛，羊毛剪下以後，羊身上的皮膚光滑得與絨布面一般，牠們走開的時候，身上好像穿了一件柔滑的白色絨衣似的。牧場的經理對我說：用這種機器割剪羊毛比較用人工要經濟得多，每隻羊可以多出四分之一磅或半磅，並且用手剪很容易剪傷皮膚，用機器就比較安全些。一個機器每天平均可以剪割一百零幾隻羊。有些人用手剪，每天可以割一百多隻，還有一個人聽說用手剪一天剪過三百二十一隻羊的羊毛。

羊毛剪下來以後，隨着就分類，分類的標準是以羊身的各部分為根據。有些牧場中，每包羊毛重至三百九十磅。把羊毛由牧場運往市場，牧場主人要花費很大的運費，牧場如果離鐵道很遠，這種運費那就花得更多。雖然現在各處已經有了運貨汽車，然而還有大宗羊毛仍然是用牛車運輸的。有些牛車，每輛可載十噸，但是要用八隻牛或十隻牛纔能拉動。

我們在澳洲的牧羊區域中，各處都可以看見驅趕牛車的人，他們的別名是布拉克斯 (Bul-

lockies) 意義就是驅趕小牛 (Bullock) 的人。他們這些人，大都除了這種笨重的牛車以外，沒有第二家庭，並且這種東西有時也是他們家族的家庭。這樣牛車時常還帶着山羊，沿途供給人們的牛奶。

這些『布拉克斯』一生的光陰都是消磨在荒僻的道路上，隨着他們笨重的貨車慢慢行進。黑林中的『布拉克斯』還時常告訴我們許多故事，有些是關於重載的牛車，有些是關於旅行的速度。有一個牛車夫一次運了一大車羊毛，他預先就在火車站的鎮市旁邊雇定了一個軍樂隊等候他，他的貨車剛走到那裏，軍樂隊立刻奏樂歡迎，鎮市中的居民聽得軍樂的聲音於是跑出來歡迎他。還有一個新南威爾斯的牛車夫，督領四十二隻牛，載着一百四十二包羊毛，走了九十二英里的路程。他將這四十二隻牛，四個一排的排着，牠們不願意走的時候，他就用一根皮鞭的炸聲來驅駛牠們，這根皮鞭的製法是很特別，鞭裏面盛了十砲火藥。他在沿途或者還用過許多猥褻的言語，因為澳洲的牛車夫在這一點上是很著名的。

澳洲的牧場生活中，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澳洲人所謂『日入者』(Sun-downer)，所謂『日

入者』就是一種走江湖的人，但是我在世界其他各處從來沒有遇見與他相同的人。他並不工作，終年徘徊于牧場區域中，由這個牧場步行到那個牧場，身邊只帶一個燒茶的鐵罐，一個睡時用的藍色絨毯。因為他的絨毯是藍色，所以有時一般人又稱他爲『駝背藍色人』(Humming Bluey)。這種『日入者』到了牧場以後，他們隨即到經理那裏去要求飲物，這種要求沒有一次失敗的。因為他們這種人最多，所以牧場施布他們已經成了一種習慣，他們到了牧場，經理就照例給每人一磅麵粉，半磅糖，二英兩茶葉。有些牧場還修造了幾間茅屋，預備他們在那裏住夜。這般走江湖的人，有些是在澳洲失敗了而流爲漂泊者的，但是其中有許多都是在全世界漂流的人，由海船中逃走出來的人以及冒險家們。他們在一個地方住一兩季，隨着又到他處漂流去了。

## 第十章 兔與犬

羅得(Sir Henry Lauder)說過一個故事：一個蘇格蘭人有一次到澳洲遊歷一個農場。他對那個農夫說：

「據我看，你是一個蘇格蘭人。」

農夫回答說：「是的，我的妻子也是蘇格蘭人。」

於是這個客人說：「我敢說這些地方的蘇格蘭人必定不少。」

農夫回答說：「不錯，我們這裏誠然有許多蘇格蘭人，但是他們不是我們的真正障礙物——我們的真正障礙物，不是蘇格蘭人，而是一般兔子！」

澳洲的牧人，如果夜間有惡夢，他總是夢見一個兔子，兔子是澳洲全國的害物，牧場的恐怖。澳洲全國的兔子，總計有一千萬上下，如果一般人不時常設法剷除牠們，那麼，牠們必定會吃盡全國的草。牠們已經毀壞了幾百個牧場，一般較大的牧場還雇用許多人專力剷除這種害物。有些殺兔的人，每人每天可以平均殺四百個。然而現有的兔子，每年還要使澳洲人損失幾百萬元，並且這種害物目前還是不能完全殺盡。

澳洲的政府曾經懸重賞鼓勵人民，要他們想一種方法，永遠剷除這種害物。新南威爾斯的邦政府有一次允許人民，如果有人提議或發明一種方法將全邦的兔子除盡，政府決定賞給他十一

萬五千元之報酬。這種話傳出去以後，始終沒有人應賞，邦內的兔子仍是繼續蕃殖，沒有停止。一對兔子每年可以產生六窠小兔，每窠平均有五隻。小兔生後六月，自己又生小兔，平均一對兔子五年中可以增至一千對。如果我們還不了解牠們的厲害，我們可以用一個實際上的比喻來說明：每七個兔子每日的食量，與一隻羊的食量相等。

第一個把兔子輸入澳洲來的人，是墨爾本城附近的一個牧人，他之所以要把這種東西輸入澳洲，就是因為他想帶一點家鄉的東西在身邊，使他能時常回憶家鄉的風味。家鄉的回憶，並不是他輸入兔種的唯一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認為射獵華勒必袋鼠、康格鹿袋鼠與澳洲一種袋獸與英國人射獵野兔這種老遊戲比較起來，前者是乏趣得多。後來不久，他發現獵兔這種遊戲簡直是一種關係很大的事業。牠們蕃殖太快，他的牧場各處都有兔子。草場中的青草都被牠們吃完了，隨便他用什麼方法來剷除牠們總是幾千幾千的蕃殖。除了剷除牠們所花的費用以外，他的牲畜方面還損失了二十萬元。

預防這種害物的最好的方法很多，其中有幾種是放毒，築籬，與獎賞。放毒的方法，有時用糠殼



和着白磷散在地下的犁痕中，面下蓋上泥土，使牲畜不能覓得，只有兔子就能掘開。這種方法有一種最大的弊病，因為這種毒物時常傷害許多殺蟲鳥。

乾燥的時季，或是水少的地方，還有一種很好的方法。地面掘成幾個水溝，水孔，和水閘，四周圍上鐵網，外面再安置一些有毒的水槽。有時水槽外層也圍着網，只留下一個小孔，孔口的大小，剛剛可以使一個兔子進去。用這種方法，我們可以把毒死的兔屍拿來剝皮，燒化。使一般已死的兔子曝露日光中，是一種危險的事，因為缺乏草料的時候，場中的牲畜們必會吞噬死兔的屍身，因為屍身裏含有鹽質。同時這種方法也有弊病，牠也能殺害許多殺蟲鳥，所以雖然牠能殺死幾個兔子，牠的缺點也很多。我聽說從前有一年發生旱災的時候，兔子比現在要多得多，有一個水孔就曾經殺過三百萬個兔子。

但是築籬與獎賞兩種方法，比較放毒，已經證明要好得多。在被害的各區域中，地方政府為這種害物的剷除已經花費幾百萬元，同時各邦政府與私人方面為籬圍的修築也花費了幾百萬元。根據南澳大利亞邦的法律上的說明，『防兔的籬圍』必須是三英尺高的鐵網，網脚要入地四英

寸深，網頂蓋上一根倒鈎鐵絲。一個「害蟲的籬圍」是預防「兔、野狗、野狐」的籬圍，牠的構造大致與防兔的籬圍相同，不過牠身高四英尺半，頂上安着三根倒鈎鐵絲。這種籬圍在地上形成一種網物，把這種牧場與新英格蘭 (New-England) 石圍牧場比較一下，後者簡直只是一種畜鷄場。這種籬圍有些地方把大路都堵住了，所以從這些大路經過的人，沿途感覺十分的麻煩，因為他們穿過防兔的籬圍的時候必時開閉柵門。有些地方，每五英里有一個柵門，郵車上面的旅客們時常在各柵門旁雇用一種專司開閉柵門的人。如果出入的人不隨手關門，他必受一種很重的處罰。

籬圍規模之大，真是驚人。新南威爾斯政府在南澳大利亞疆界上修築的一條籬圍，計長三百五十英里。苦因士蘭南部有一個籬圍，長至六百十二英里。南澳大利亞的籬圍，連結起來，可以圍繞地球一周；新南威爾斯的防兔籬圍計長一千英里，牠為這種建築物花費三千餘萬元。

自從用了這些預防的方法以後，人口比較稠密的區域中，這種兔災已經不大流行了；但是在一般土地最壞的地方，這種害蟲還是十分猖獗，因為土地出產太少，如果修築籬圍，未免太不合算。

復次，近年以來，兔子對於人類也有點兒供獻。澳洲輸往歐洲市場的凍兔，每年已有二千萬隻，我們經過澳洲鄉間的大路的時候，可以看見牧場的籬圍上掛着幾千隻兔屍，等候車子將牠們運到冰廠中去製造去。每年輸出的兔皮，也有一千八百萬元上下，因為兔皮可以製造氈帽，衣裏，與婦女們的皮裘。

十九世紀末葉，德意志著名的細菌學家科和（Doctor Koch）的新發現傳聞於全世界的時候，澳洲的人很希望他能發現一種細菌剷除澳洲的兔子。當時有人說：法國著名的化學家巴士特（Pasteur）一個助手曾經發現一種細菌，可以在兔羣中散佈一種傳染的死症，同時，其他的牲畜不得傳染。澳洲的人於是請巴士特到澳洲去試驗這種方法，但是巴士特因為年老不能遠渡重洋，只好派了一個代表前去。他到澳洲以後，政府就給他一個小島，島上安置了澳洲大陸上各種牲畜，但是這個科學家還是不能滿足澳洲的要求，因為他的方法不能使其他的牲畜免避危險，所以那種奇異的細菌還是要等後來的人發現。

澳洲各邦後來沒有辦法，只好輸入他種動物來攫食這種害蟲，其結果還是沒有發生效力。幾

年前，西澳大利亞輸入二百隻貓，把牠們一齊放在一個產兔區域之內，以為這種動物必定能够剷除牠的害蟲。一年以後，政府就派遣幾個調查員到那個區域裏去考察這二百隻貓的成績，他們到了那裏，結果大大的失望，因為這些貓都是住在兔的窠穴裏面，與兔子已經成了莫逆之交。

人們同時又輸入許多狐狸，一方把牠們當作收捕害蟲的工具，一方面又把牠們射獵的對象。但是這些狐狸每年要喫十萬隻羊，因此一般人現反要設法殺害牠們，捕捉牠們，毒害牠們，用籬圍防阻牠們。有些地方的人，怕狐狸比怕野狗，與丁咯野狗還要厲害些。

英格蘭人在澳洲第一次看見澳洲土人的時候，澳洲土人身邊帶着許多訓練過的獵狗。有人說這種獵狗是澳洲的土產，有人說牠們是馬來人侵入澳洲的時候從北方帶來的，還有些人說，西歷一六二二年，有一隻荷蘭人的海船到過澳洲海岸邊，這些荷蘭人離開澳洲的時候，留下了幾隻病狗，這些獵狗就是那幾隻病狗的後裔。如果最後這種傳說是真實的，那麼，澳洲的氣候必定還適宜狗的蕃殖，因為牠們現在已經遍佈全國了。現在的苦因士蘭的西南角，與新南威爾斯的西北角已經被牠們騷擾得不堪了。近來有一年中，因為野狗與狐狸的侵害，新南威爾斯一邦就損失了十

四萬隻羊。最奇怪的事，就是野狗喫羊，普通只喫羊舌，不喫他部分的肉。

牧場經理雇用的那個剷除野狗的捕狗人，同時也是牧場中的捕兔人。他到各處散播捕兔的誘物——磷化穀粒——的時候，在車後掛着一塊羊肉或他種鮮肉。他每走一英里的距離，就留下少許肉，肉裏面和着毒性的基鹽。於是野狗必會跟着車輪的跡痕向着誘物走去，等牠吃了那塊留下的毒肉，抽搐一頓就隨着死去。

每個牧場都要派遣代表到離牧場最近的州郡部 (County Board) 裏去，代表牧場的人，大都是牧場的倉庫看守人。捕狗人把野狗的頭、皮、尾，用狗背上砌下來的一塊皮連好，於是把牠交給這個倉庫看守人，後者就報酬他捕狗的功績，賞給他一元八角七分錢，當時並不給他現款，只將這項賞賜記在賬上。倉庫看守人一年要報告三次，將憑單交與州郡部的祕書，後者就將各捕狗人應得的報酬分發出來。根據牧場所定的規則，捕狗人每殺一隻野狗，他應得報酬費五元，如果州郡部所發的錢不到五元，牧場主人還是要添補這項差數，所以無論捕狗人是一個定期的牧場雇工也好，是一個獨立的工人也好，他的生活總是很好的。

## 第十一章 土地的灌溉

世界上無論那一洲的乾燥土地都沒有澳洲的乾燥土地那樣多，無論那一洲的雨水都沒有澳洲的雨水那樣少。澳洲的中心有個很大的乾燥區域，這個區域的四周都是草場。全國的三分之二的區域——其實還不只此——每年的雨水還不到二十英寸，只有美國新奧爾良省（New Orleans）每年雨水的三分之一，還沒有波士頓城或華盛頓城的雨水二分之一多。你們也許知道郁馬（Yuma），亞利桑那省（Arizona）的一個城市，是美國的一個最炎熱，最乾燥的區域。一年十二個月中，牠的雨水共計還沒有十英寸。澳洲有五分之一的地方與郁馬相同。

在氣候上，澳洲是世界上最熱的國家。我在非洲的赤道區域中走過很遠的路，也遊歷過南美洲與亞洲的乾燥的曠野，但是我從來沒有找得澳洲的炎熱區域那樣熱的地方。乾燥的時候，在鄉村中行走簡直好像在錫製的房頂上行走一樣。鄉村中的人有一種滑稽的論調，他們說：他們必須拿碎冰塊給母雞吃，否則牠們就會生沸蛋。雖然天氣這樣燥熱，澳洲人中暑的還是很少。

大陸的東部，離太平洋海岸一百到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有一個第威叮山脈 (Dividing Range)。這個山脈是一個分界的山脈，東西是土地肥沃灌溉得宜的沿海區域，西面是一個乾燥區域，河流都是向西走的。從太平洋吹來的風，裏面的水氣都被這個山脈扣留。山的西面是一個最大的高原，這個高原有二千英里寬，上面有些不毛的小山和石峯。這個高原有一部分在熱帶以內，有一部分與熱帶相距很近，熱帶在晚間所射放的熱都被牠吸收了。在普通狀況之下，這種熱的吸收，本可以同時吸收海洋的水氣，但是澳洲內部的炎熱區域太寬，吸收的水氣決不足調和澳洲的氣候。

澳洲的河流很少，並且很短，大都不能行船。在實際上，澳洲只有一條大河，即墨累達令河 (Murray-Darling)。牠發源於澳洲的阿爾卑斯山 (Australian Alps)，流入新南威爾斯與維多利亞之間，最後跨過南澳大利亞的東南角。從牠的河口起，有一千二百英里可以通行小火輪。牠的支流中之最重要者，有達令河與墨倫畢幾河 (Murrumbidgee)，後者經過新南威爾斯，在該邦的西南部與墨累河合流。這條大河灌溉了澳洲東部一個很大的區域，澳洲最大的牧羊場，有幾個就

在這個區域以內。

如果你們看過地圖，你們必定知道：澳洲的河流雖然很少，但是牠有幾個大湖，尤其是南澳大利亞。不過這些湖水在事實上沒有好大的利益，因為牠們大都是鹹水湖，澳洲全部都沒有什麼淡水湖。所有的鹹水湖，四圍都是污泥淺灘，外面蓋着一層鹽質。在乾旱的時期，湖面就縮小；一到雨水時期，湖水就漲滿，四圍的草都發生出來。

澳洲不獨是一個雨水稀少，缺少河流，與氣候炎熱的地方。牠同時也是旱災很多的地方。一個區域如果一二年中繼續得了雨水，財產很豐，農產堆聚，那麼，牠的牲畜也會隨着遇見一年或一年多的旱災，使地面成爲一片焦土。我們如果要探聽旱災的困苦狀況，我們並不必深入澳洲內地。國內的牧場，離海岸很遠的地方，因爲雨水的缺乏，氣候的乾燥，所受的損失不知有多大，所以一般牧人有時簡直急瘋了。在這種旱災流行時期，一個人雖然有幾千畝牧地，幾萬隻羊，他也沒有辦法，只好守着他的羊，一隻一隻的死去。旱災使各處有草木的地方，都變爲焦土。草場變成大路一樣的東西，成了不毛之地，牧場中的羊，只好在各處聞嗅，想在灰土中尋食一些草木的種子。有一次旱災，澳



澳洲一個領有四千英畝地的牧人雇用了一百個工人，斫伐他的蘋果樹枝與其他樹枝，供給羊羣的食物，並且這一百個工人每日的工作還是很忙。天旱的時候，樹葉與細枝，都成了羊的食糧。這個牧人同時還雇用許多人來專剝羊皮，羊剛死，立刻就牠身上的皮剝下，同時還有一般雇工專作抬羊屍的勾當，等羊倒在地，他們隨即把羊屍抬走。羊一經死去，就必須把屍身抬走，因為空中有一般食屍的烏鴉專食羊的兩眼。在旱災的時期中，我們在澳洲的平原中，各處都可以看見袋鼠的死屍。同時也要乾死幾千隻兔，並且有人對我說每次發生旱災的時候，樹上有許多死鳥墜下地來，籬圍兩邊都躺着些死鳥的屍體。

隔不多久，澳洲大陸上就要發生旱災一次。除塔斯馬尼亞以外，各邦都有各邦的旱災歷史。新南威爾斯的里維尼那（Riverina）區域是一個最好的牧羊區域。牠出產最上等的羊毛，並且牠的草場是世界最著名的地方，但是在旱災最厲害的時候，牠的青草都完全死去，好像遭過火災一般。草場中大部分簡直像棒球場中的內場一樣。這裏面無論什麼地方都找不着一根綠色的樹芽或是任何植物的標記。有一次苦因士蘭各部遭了旱災，地面各處都躺着死羊，死牛，和死馬，有些區

域中牧場裏面的羊還不只死去二分之一。還有一次旱災，澳洲出產的羊毛差不多減少百分之十，二，同時羊的蕃殖也大大的減少了。

自從西歷一八八〇年以來，澳洲總共發生過十三次旱災，在這十三次旱災中，有十次發生在雨水稀少的內部區域，這個區域就沒有旱災，每年所得的雨水也不到二十五英寸；但是在西歷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三年的那次大旱災中，差不多澳洲全國都遭了損失。你們想一想，如果美國全部，從紐約到舊金山都沒有下雨，除了山中以及新英格蘭幾個地方以外，全國沒有青草，這種旱災又是多麼難受。你們得了這種假設的比喻以後，對於澳洲的旱災中的情形，纔有相當的了解。

澳洲的大旱災是五個乾燥季候的結果。一年中所死的羊有一千五百萬隻，死去的牛有一百五十萬隻，總計在這次大旱災中死去的羊共有六千萬隻，死去的牛共有四百萬隻，有些是乾死的，有些是餓死的。小麥的出產，較平常少了三分之二。因為水的缺乏，採礦的工作也停止了。許多人都離開澳洲遷居他處，生的人很少，死去的人很多。

西歷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澳洲全國又發生一次旱災，這次旱災雖然很厲害，但是結果

還是沒有一九〇二年的旱災那樣壞。並且那時人們在灌溉方面較前已漸進步，不等冬季來到，他們就預備了很多乾草。

在澳洲第一次從事灌溉的人是察非 (Chaffey) 兩弟兄，他們在加利福尼亞省的時候對於栽種乾田已經獲得一些經驗。維多利亞的邦政府給他們一大塊土地，他們就從墨果河取水將牠灌溉一過，當時一般人說：這塊土地是一個『有矮小叢林與狗狼咆哮聲音的野地』。當時牠本是一塊野地，但是現在那裏已經有了一萬二千英畝灌溉適宜的肥地，每年還供給六千人口的糧食。

維多利亞北部還有其他的區域，河流既然沒有，自流井對於家居與牧場需用的水又不是適當的水源，所以這些區域的灌溉完全是採用溫墨那馬利制度 (Wimmera-Mallee System)。邦政府在溫墨那河 (Wimmera River) 流域的山中修造了幾個儲水池，從池邊又在地面掘了一些小水溝，從山上直到山下，有時長至二百英里。政府修造這些儲水池，同時在天然水穴中修造水閘，現在已經有了三個儲水池，牠們總計可以容收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立方碼的水。水池中的水一年有時增添一次，有時二次。至於這種儲水池的用途，在土地的灌溉方面，政府有

時加以限制，不過在普通狀況之下，大部分的水都是用在牧畜與家用兩方面。維多利亞的儲水，租價普通是很低廉，平時的價格大都是每英畝尺 (Acre Foot) 一元二角或一元四角四分。

澳洲的灌溉地，有四分之三是在墨累河及其支流流域，關於灌溉事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籌劃一種方法來截留墨累河中的水。至於灌溉事業所需用的經費，除聯邦政府津貼一部分外，其餘大部分都是由新南威爾斯，維多利亞，與南澳大利亞的邦政府負擔。牠們現時正在新南威爾斯與維多利亞交界處的奧爾巴利 (Albury) 下面修造二個水閘，一個可以截留一百萬英畝尺水，一個可以截留五千萬英畝尺水。南澳大利亞還有一個水池，可以容水五十萬英畝尺。有人計算過：這些儲水池一齊完成以後，牠們所容納的水可以灌溉一千二百萬英畝土地，換言之，牠可以灌溉美國新澤稷省兩倍大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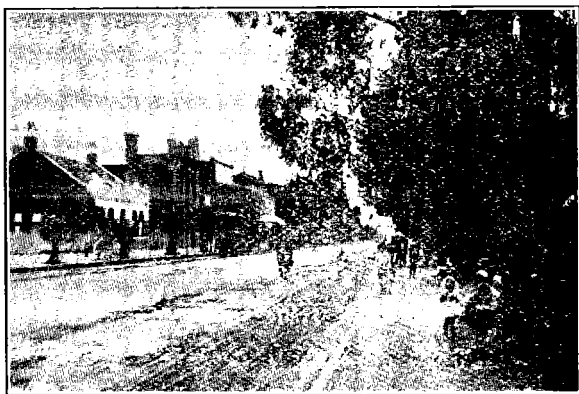
維多利亞自己也有二十個灌溉計畫，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在哥爾伯恩山谷 (Goulburn valley)，這裏需要灌溉的地方差不多有九十萬英畝，比美國羅德愛蘭省的面積還要大些。新南威爾斯主要的灌溉計畫就是墨倫畢幾河，如果這種計劃成功，牠可以供給二十萬英畝地的水源。

爲實行這種計畫，新南威爾斯政府第一步就買了一大塊地，面積大約有三十五萬英畝。於是

牠進而修造伯林約克水池 (Burri-  
juck Reservoir) 池長四十一英里，修  
造的方法，就是用水閘截留墨倫畢幾  
河中的水。政府隨又測量那塊土地，勘  
定大路與鐵道的路徑，建立一個植樹  
園，一個試驗農場，製造房屋需用的磚  
塊，把土地一塊一塊的農場，並且在美  
國聘來一個計畫專家，計畫幾個小規  
模鎮市的建築與未來兩個城市——  
雷敦 (Leeton) 與格利芬 (Griffin)  
——的修造方法。這種預備工作竟花

#### 第四圖

#### 新開闢區域的一個城市



密爾度那 (Mildura) 三十年前是一個兔居的野地，可是現在已經成了一個水菓產區的中心了。自從這裏的灌溉事業成功以後，澳洲政府就開始實行開闢乾燥區地的政策。

費了二千萬元，人們纔開始遷居到這裏來。

雷敦與格利芬現時已經成了二個模範的城市。每個城市都有一個政治機關，寬廣的商業街市，這些街市都成直線，人民居住的街市是曲折的；每一連房屋都有一個兒童的遊戲場。工廠的區域都是與這些地方分開的，牠們裏面有鐵道的岔路，所以貨物的轉運是很便宜。牠們還有製造牛油，乾酪燻肉的工廠，同時也有水菓罐頭製造廠，並且牠們的成績都很好。

地下水源的發現是澳洲農業史中最重要的一個實事。澳洲的大自流水池（Great Artesian Basin）是我們知道的最大的自流水池。牠的面積比美國的得克薩斯省（Texas）還大，牠包括了苦因士蘭一大部分，南澳大利亞九萬方英里，新南威爾斯九萬方英里，與北方區域二萬方英里。這一個廣大的區域，地面差不多一點水都沒有，但是地下又有湖，又有河，供給許多噴水井的水。苦因士蘭有兩個井，每天流出的水有二百萬伽倫，還有十六個井每天流出的水有一百五十多萬伽倫。有些井很深。文敦（Winton）那個井，水源在四千英尺以下，有些井的水源都在離地面半英里深的地方。新南威爾斯境內，現在有了許多水孔，同時南澳大利亞的自流井，數目也增加得很快。

深井中的水大都很熱，牠的熱度可以燙死一隻狗。井水同時有一點兒鹽味，水中含有少許蘇打，但是在普通狀況之下，羊還是靠牠生活。有些地方，井水中的礦質太多，對於牲畜不能適用，只能作爲灌溉土地之用。

井中的水，由鐵管與水溝中流入牧場。開掘水溝的器具是一種很大的木犁，形式與英文字母中的V字相同，犁底是鐵質的。人們先在適當的地方勘定水溝的路線，然後用八隻或十隻牛拉着這個木犁開闢水溝。這種辦法在地面掘成一道寬廣的水溝，形式與運河相同，掘成之後，牧場中的牲畜就可以在溝邊飲水。這種運河，有許多長至十五英里，甚或二十英里。自流井有一種最大的便宜，那就是：雖然有旱災發生，牠們也不會缺少水的供給。

澳洲有些乾燥區域，裏面既沒有灌溉地面的河流，又不能獲得自流水，縱使有自流水也不能用作牲畜的飲料，也不能用來灌溉田地。在這種情形之下，人們只好修造儲水池收留雨水。有時這種水池掘到地面以下，然後在池面修一個池頂，使池水不能蒸化。有些地方，人們還修造一種房屋的空架，上面蓋着很大的屋頂，專爲收容雨水之用。

復次，澳洲人現時正在學習栽種乾田的方法，知道平時預先預備各項需用品，恐怕未來要發生旱災。許多牧羊人，尤其是一般小牧場中的牧人，平時都在地下掘成許多地洞，收藏草料。為預防發酵起見，他們用鹽和在乾草裏面，使牠不能發生任何變化，並且在草上塗飾一些泥土，不致與空氣接觸。這種辦法，地中的草料可以保持幾年之久不變，縱使發生旱災，牲畜們也不至於餓死。雖然如此，澳洲的人民如果資本不足，還是不能從事牧羊事業，因為有時收入不豐，如果資本不足，他們決不能維持下去。

照例旱災發生的時候，並不是全國都有旱災，各處發生旱災並不在同一時候。所以甲區發生旱災，人們可以把他們的牲畜遷到別處有草料的地方或乙區去。因為旱災的流行與鐵道支路的需要，澳洲全國都有運輸牲畜的道路，因為牠們的數目很多，所以在大陸上形成了一種網形物。

澳洲的牧畜區域與世界其他各國的牧畜區域一樣，牠們的所在地都是寬廣，而且無人居住的區域。澳洲的牧場都在偏僻的地方，牧場的面積十分寬廣，在北方領土中牧場的面積平均有廿五千英畝。牧場中每年最大的要務就是牲畜的幾次聚合，每次聚合的時候，牧人要點察數目，



分別種類，烙印記號，擇選較好的牲畜，送到市場中去。他們從牧場到最近的口岸或最近的車站，有時要走五個月之久。澳洲的法律規定：牲畜所走的道路必須終年開放，路上不得有任何阻攔，並且牠們在沿途經過的時候，牧人可以在道路兩旁半英里寬的旁路上餵飼牲畜的糧草。法律同時又規定：牲畜每日至少要走六英里的路程。在乾旱時期中，水草都缺乏的時候，牲畜們在路上因飢渴而死去的，爲數很多。因此，政府爲牲畜修築道路的時候，牠必須設法把這些道路修在能够利用一切可能的水源的地方。道路附近的地方如果有河流，泉水，水孔，池塘，都必須標明出來，因爲在乾燥區域中牲畜們得着什麼水就飲什麼水。沿途不獨要掘井，並且還要修築水槽收容雨水。新南威爾斯有七百處這種水源，牠們都在政府監督之下。南澳大利亞的牲畜道路的出發地是在奧加斯大埠 (Port Augusta)，由奧加斯大埠經過苦因士蘭與西澳大利亞的邊界直入西北沙漠七百英里。西澳大利亞的牲畜道路，計長二千英里，從內地的牧場直修到西南海岸的各城市。

澳洲有許多最奇異的事，其中有一種就是：牠受旱災的蹂躪以後，立刻就可以恢復牠原來的狀況。旱災終止以後，只要下一次雨，一個個成焦土的平原，幾十里路都沒有一根草木的平原，一星

第五圖  
墨爾本城的叩林斯街



墨爾本與悉尼是兩個互相競爭的城市。但是墨爾本城有一個不同的地方：牠的發達是根據一定的計畫的。叩林斯街 (Collins Street) 是城中最繁華的街市，長一英里寬九十九英尺，同時其他主要街市也是一樣，因為城中的主要街市都是依着一個棋盤式的模型修築的。

期以內就可以恢復舊觀，遍地都是青草，牲畜們立刻就有豐富的草料。每次的旱災都不能滅盡地

下的草種。在西歷一九〇二年澳洲發生大旱災的時候，新南威爾斯本來損失了一千七百萬隻羊，可是只有三年的光景，牠的羊羣已從二千三百萬隻增至四千萬隻，同時牛馬的數目也增加了一倍。西歷一九〇五年的時候，澳洲的牛羊總數已經超過了一九〇〇年的總數。

澳洲人對於國家的熱忱十分堅固，無論國內發生什麼災禍，他們對於國家的熱忱決不會減少，有些人甚至說旱災是一種好事。他們說：土地有時必須休息，澳洲的乾旱時期與其他寒帶各國的冰雪一樣，是自然界強迫土壤休息的一種工具。

## 第十一章 墨爾本

許多美國人，以為地球上唯一的真正國家就是美國，如果他們到澳洲來看看，他們必定覺得驚異。我們可以拿墨爾本城作一個比喻。牠的資格沒有芝加哥城那樣老，美國的城市，面積與牠相同的，資格都要比牠老些。西曆一八三七年，芝加哥城正式成立的時候，墨爾本城還只有五個最小的木屋，八個草和泥修成的茅房。現時的墨爾本城已經是與底特律城（Detroit）面積一般大，規

模一般莊嚴了。歐洲各國的都城，美國各省省城，沒有一個有這樣壯麗的。

墨爾本城在澳洲東部的亞拉河 (River Yarra) 河岸，與亞拉河的出口腓力埠海灣 (Bay of Port Philip) 相距很近。因為城市在河的兩岸，所以我們在牠六英里長的碼頭上可以看見四十座橋，這些橋有的修在亞拉河上，有的修在城鄉一帶其他河流上面。身重八千噸，吃水二十三英尺的輪船可以直抵城邊，但是再大的船就只能停在墨爾本海口 (Port Melbourne) 離城有三英里。

在亞拉河一個轉折的地方，河岸上有一個市立商場，牠的地址離碼頭不遠，規模宏大，修造費達百萬元。商場總共有三層，全體都是磚塊修成，裏面有幾百個攤頭，墨爾本城中的主婦們都到這裏來購辦需用品。商場中有一部分是存放着牛油，兔，雞，以及他種預備輸往外洋的貨物。

墨爾本城的地基，是一塊寬大的平原。牠的面積很寬，全城是依着一個棋盤式的計畫修造的。城中主要的街道，都是九十九英尺寬。最好的商場和公共建築物都在城中最繁華的叩林斯街。聖啓爾達路位置在城市的中心，沿途經過墨爾本的植物園與澳洲總督的住宅，牠是世界上一個最

美麗的散步處。這條道路的修造，目的在紀念佐治第五世 (King George V)。西曆一九〇一年他到澳洲來的時候，還是約克公爵 (Duke of York)，澳洲人紀念他，因為他是澳洲聯邦議會的創辦人。

墨爾本城四圍都是美麗的附郭，其中最美麗的就是托羅克 (Toorak)，城中一般資產階級人們的住宅都在這裏。他們的住宅都是修在花園中間，四面圍着高牆，使過路的人看不見裏面的房屋。次等的附郭中，全是一律沒有樓的房屋。這種地方的房屋沒有高樓，這就是因為雇用僕役是很困難的事，並且因為同一原因，這些區域裏面的分間房屋 (apartment houses) 也大大的增加了。

澳洲的聯邦政府在本世紀初就打算另外修造一個新國都，但是這種計畫始終還沒有實現，因此墨爾本城做了二十多年的澳洲『臨時』國都。當澳洲聯邦成立的時候，悉尼與墨爾本間已經有競爭的事情。兩方面的人對於國都並都有成見，把牠設在悉尼也不行，設在墨爾本也不行，因此聯邦的憲法就有一個條文，決定另外修造一個新國都，這個新國都距離悉尼至少要有

一百英里，但是在一切需用的房屋沒有完成以前，聯邦政府應當暫時設在墨爾本。

新國都的地基是新南威爾斯贈給政府的。牠的所在地是坎伯那（Canberra），位置在悉尼的西南，離悉尼大約有二百英里。全世界的建築家都請來計畫這個城市的圖樣，最後的勝利還是歸了美國芝加哥的格利芬（Walter Burley Griffin）。

歐戰發生，使坎伯那城的修造發生障礙，並且同時國內的人也反對這項工程，因為費用太多。歐戰停止後二年，英國皇太子遊歷澳洲的時候，議會的房屋剛剛開始修造，因此他還當了奠基禮的主席。城中的橋梁與道路現時已經修竣，溝渠與水道都已安設，並且議會中已經預備了一個會場。但是還要幾年，這個國都纔能修竣。

因為墨爾本同時是維多利亞邦的都會，所以邦政府的機關也在城裏。此外，牠還有許多城市建築物，一個市政廳。這些房屋的建築費總計有幾百萬元。其中有一個美麗的公共圖書館，館內藏書有二十五萬冊；圖書館內還有幾個陳列所，有的是關於雕刻方面的，有關於工業方面的，有關於人種學方面的東西，此外還有一個美術陳列所。在這個美術陳列所中，國家有一種旅行津貼費，獎

勵一般研究美術的學生。

市政廳是輓砂石修造的一個很大的房屋，位置在叩林斯街與士溫斯敦街相交處，正在全城的中心點。牠裏面住的人是一般市長，城市中的官吏，與市政廳中的人員，並且裏面還有一個會廳，可以容三千人，每次開遊藝會的時候，城中居民可以買票進去。牠爲音樂會預備了一個最大的風琴，價值三萬五千元，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當時這個風琴是赤道以南最大的風琴，不過後來悉德尼城又買一個更大的了。爲招待人民起見，市政廳聘了一個琴師每週奏演二次，每逢星期四與星期六，無論什麼人都可以進去聽這種音樂，不取門票，不過每人只能聽一小時。墨爾本城不獨爲市民預備音樂會，並且同時又爲他們開放一部分跑馬場，無論什麼人進去，都不要門票。

澳洲人認定一個目標，認爲牠們的城市應當替人民謀利益，如果有爲人民謀利益的機會，牠們決不放棄這種機會的。只就墨爾本城而言，牠開辦了電車，設立了一切公共制度，例如博物院，美術陳列所與公共浴場等等。城中有許多夜校，一個勞工專門學校，裏面有幾千個學生。城中有一個水族館，一個很好的動物園。牠同時畫出了六千英畝地爲修造公園以及遊藝場之用，並且市民在

戶外遊戲方面組織了許多會社和俱樂部。墨爾本的棒球團差不多與墨爾本城是同時成立的，現在牠裏面有三千多個會員。這個棒球團雇用了二十個人專管牠的財產。所有球場的面積雖然只有九英畝大，可是已經花費了五十多萬元，一般人說牠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棒球場。

我希望把你們帶到澳洲去參觀墨爾本的跑馬場，佛來銘吞草場 (Flemington Lawn) 因為這裏的人都說牠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草場。牠的面積大約有三百英畝，大部分是蓋着一層厚絨般的青草。在實際上，這裏有兩個跑馬場，一個是為障礙競賽用的，一個是為普通賽馬和跳欄賽馬用的。場中的馬路，參觀臺，和馬欄都修得很好，一切的設備都是最新改良的。

跑馬場裏面是一般不納費的觀衆站立的地方，裏面的觀衆十分擁擠，他們大都是工人與他們的家屬。跑馬場之一面，有一個小山，山上的參觀臺是場內第一等座位，臺下一帶山坡雖然沒有安置座臺，但是也是很好的地方，票價比較第一等座位要低廉一些。參觀者在這些地方對於馬的行動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從頭到尾決沒十分之一秒鐘看不見馬的時候。

在賽馬期中，每星期六下午都有比賽，我曾經看過多次。每次參觀的人總有幾千。佛來銘吞草



馬場是參觀墨爾本住民最好的地方，因為他們到這裏來的時候，都是穿的他們最好的衣服。賽馬場中差不多各種各類的人都有，商人，官吏，甚至還有佈道的人，但是我始終不曾看見有傳教師買過很多的馬票的。參觀臺上的觀衆，有些是衣服很闊綽的，有些是美麗的男女，如同世界其他各處跑馬場中的觀衆一樣。

這裏的人有一種記憶過去的事實的方法，他們說：『呵，不錯，就是某人獲得銀杯的那年。』他們說這句話的時候，是想到往年的墨爾本銀杯賽馬的事實，這種賽馬的運動是太平洋南部主要的運動，也是全世界一個最偉大的運動。墨爾本銀杯日 (Malbourne Cup Day) —— 卽每年十二月第一個星期二——是一個普遍的例假，在這個星期中，全城的人差不多都不做什麼工作。在這個賽馬期中，佛來銘吞裏面全是一些華麗的觀衆。每次參觀的人，擁擠時多至十五萬，其中有些來自三千英里以外的地方的。差不多無論男女每人都要購買馬票。靴匠是一種很重要的人物，如果我們在賽馬場中，我們就可以聽得許多故事，有些是關於賽馬的騙術的，有些是關於破壞某匹馬的勝利的，至於這些故事的真假，我卻不敢斷定。商店中的男女店員幾星期都不吃午飯，省出錢

來購買馬票。辦公室中的西崽也乘機偷取郵票與零錢，同時銀行的雇員甚至冒險作些投機事業，將他們經理的款項拿去作些買賣，都希望賺幾個錢到跑馬場中購買馬票。

新南威爾斯的一個檢察長時常說到墨爾本銀杯賽馬與國內常常舉行的其他賽馬運動，有一次他說：『……澳洲法庭中的私用公款，每偽造簽押與破壞信用的案件中，十分之九是直接因賽馬以及與賽馬有關係的事情而產生的。』

雖然澳洲有報章的宣傳，傳教師的勸誡，婦女參政，以及各邦與聯邦立法等等方法，但是賽馬場中的賭博決沒有因此而稍減。賭博的精神已經散播到澳洲社會中的各種階級裏面去了，從一般依賴氣候而生活的農民直到一般為國家創立大法的立法者，沒有一個不想利用這種機會來賭博，以為機會是平均，或者也有勝利之一日。

據我的觀察，澳洲國民的惡習除了賭博以外，飲酒也是相等的厲害。我所知道的其他國家，沒有任何國家的人民有這樣酗酒。有許多家庭中，午茶時常常要飲威士忌酒和蘇打水。有些人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痛飲之中。蘇格蘭的威士忌酒是澳洲人最歡迎的東西，他們有一種習慣，常常把

牠和些水，慢慢的啜飲。美國人時常驕傲，說他們能夠一口吞進很多威士忌酒，但是澳洲人卻大不同，美國人一口酒，他們和滲些水，可以維持一小時。許多人吃飯的時候也要飲威士忌酒，以酒待客，是很普通的事。如果一個人獨自飲酒，人們就認爲他是一個下賤的人，旅館的吸煙室中時常有許多人，在一處飲酒，一面飲酒，一面談話，從晚飯起，一直要飲到就寢時纔止。

我們美國人所謂酒店，澳洲並沒有。例如：

有一次，我同一個墨爾本人在城中經過一個最美麗的房屋的時候，我問他：『那個大房子是一個旅館麼？』

他回答說：『不是，我不相信這是一個旅館。我相信這是一個咖啡店。不過前幾天我聽說這個咖啡店的主人已經買得了賣酒的權利，所以牠同時也可以說是一個旅館。』

『咖啡店是一個什麼東西呢？』我問他。

他說：『咖啡店與旅館差不多，除了不賣酒以外，一個正式旅館所有的設備，牠都有。所謂旅館，就是一個賣酒的地方；如果不賣酒，牠就不能稱爲旅館，但是咖啡店卻不能賣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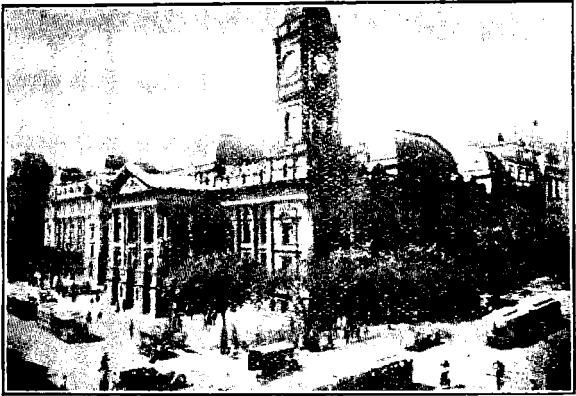
我又問他說：「你說這個咖啡店的主人已經買得了賣酒的權利，這是什麼意思呢？」

他說：「這是我們國家的「賣酒法律」的一部分。在一個區域以內，只有一定的幾個地方纔能領取賣酒的執照，賣酒處的數目是有限制的，如果有人要開辦一個新酒店，他必須購買一張舊執照，否則必須等一個原有的酒店歇業的時候，他的新酒店纔能開辦。只有酒店或旅館纔能賣酒，換言之，賣酒的地方，裏面必須有膳宿的供給。不過在事實上，許多的旅館大都只有一二間房間出租。牠們的贏利是從賣酒得來的。」

澳洲對於酒的售買雖然有這些限制，雖然牠沒有美國式的酒店，但是我發現這裏的酒店比較美國的酒店還要多些。如果一個人要飲酒，無論那條街上都可以遇見酒店，十個澳洲人中，有九個是要飲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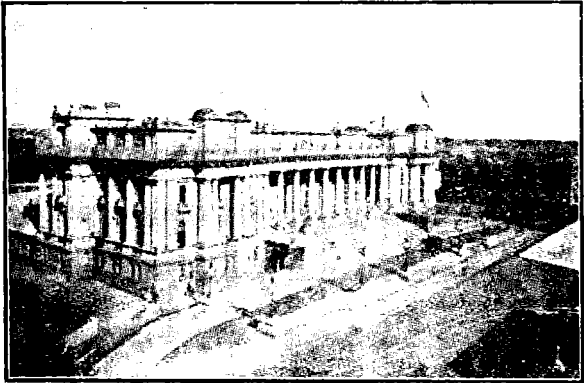
澳洲社會有一種奇怪的現象，一般人對於酗酒或飲酒都不大注意。一個飲酒成了習慣的人，決不以這種惡習爲恥，許多人甚至把醉酒這樣事當作吃飯一樣的平常，對於醉酒的人簡直漠不關心。

## 第六圖 墨爾本的市政廳



這個市政廳裏面有一個大廳，可容三千人。牠買了一個價值三萬五千元的風琴，聘請幾個音樂家，每週奏樂二次，不收門券。

## 第七圖 聯邦議會



在新國都坎伯利未修竣以前，澳洲聯邦政府仍然設在墨爾本城，參眾兩議院每年都在這裏開會。

有一次我在火車上遇見三個澳洲人，他們顯然是故友。其中有一個人說：『你們看我的身體比從前要肥胖多了，我的肥胖都是戒酒的結果。我自從停止飲酒以後，身體的肌肉就漸漸增加。我以前每星期都要飲五瓶杜松子酒，有時還不只此。六個月以前我纔將酒戒掉，我的體重立刻就隨着增加。自從戒酒以來，一月中，我的體重增加了二十八磅。』

他說完以後，那兩個人也說了

### 第八圖 亞歷山達拉花園



墨爾本城中心的亞歷山達拉花園 (Alexandra Garden) 是一個很美麗的花園，我們在裏面遊玩的時候，時常想到美國波士頓的民衆中央公園 (Boston Common and Central Park)。當芝加哥成立時，墨爾本還是一個只有幾間小屋的小村落，可是現在牠已經成了世界美麗的國都之一了。

一些相同的故事，有些是關於他們自己的，有些是關於他們的朋友的。他們這種談話，繼續的談了很久，直等我們的火車到了一個車站，他們三個人纔下去飲了一杯威士忌酒和蘇打水。

據我個人的意見，墨爾本與其他澳洲各城的酒店，有一種最壞的現象，那就是酒店中的招待人全是女子。墨爾本的女子尤其是美麗，牠有一種名譽，一般人說他是澳洲最美麗的酒家的產地。這些女招待中，有些很聰明，差不多都很妖媚，所以一般人都歡喜到酒店中來談談話，喝喝酒。

## 第十三章 墨爾本的市場

墨爾本是澳洲最好的商業城市之一，同時也是澳洲一個很大貨幣中心。城中有許多有錢的人，牠的市民都是金錢的浪費者，在大部分時間，金錢都是流通着。他們花費的錢，當然不是完全用在正當方面。城中也有許多保險公司，不動產莊號，與銀行機關。牠的幾個主要的銀行，在維多利亞各城與澳洲其他各部，都設立了分行。

城中有幾個商店，稱爲環球物品公司，性質與美國的百貨公司相同。牠們的玻璃窗裏面，都陳

列着美麗的貨品，牠們登載廣告，也是用美國的「張翼鷹鳥」式。有一個人還爲他自己鼓吹，說他店裏有一百萬冊書籍，在報章中登着詩句般的廣告。他的店名是拱廊書店，性質上也是一種百貨公司，裏面陳列着許多書籍。店中同時還發售文具，紙章，糖菓，畫片，並且你們在裏面等候的時候還可以乘機取牙，或照相。墨爾本城與悉尼城一樣，許多大商店都在一種拱路上，這種拱路位置在主要街道之間，在夏季天氣炎熱的時候，這些主要街中的房屋把日光遮住，使牠曬不着拱路上的商店。

一般最有趣味的商店之中，有一種就是珠寶店，因爲牠們可以大概的代表人民財產的多少與各種不同的嗜好。牠們的貨匣中，陳列着鑽石與珍珠，玻璃窗裏擺着許多戒指，胸針，以及各種寶石。珠寶中最普通的，就是澳洲出產的瑪瑙。我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看見這種東西。我深信自從到澳洲來以後，我親自經手過的瑪瑙已經有半籬之多。牠們有時是零賣，有時要一套一套的賣，雖然上等瑪瑙賣得很貴，但是比在美國還是要低賤些。一棵豌豆般大的瑪瑙，售價只有三元，你們用十五元可以買得一塊充滿了火光的瑪瑙，體積有你們的愛人的大姆指指甲那樣大。牠們與鑽



石一樣，價格也是依重量的大小而規定，比如說，每加拉 (Carat) 是賣多少錢。

我從繁華街市中走過的時候，看見許多奇異的標記。有一個是『約翰準茲，獸皮商店』(John Jones, Fellmonger)。這是一個皮貨店，因為我在牠的玻璃窗中看見許多袋鼠，鴨嘴獸，以及他種獸皮。牠旁邊是一個乾貨店，門上有一個標記：『布商』。這個乾貨店是一個布店，牠對門又有一個標記：『鐵器店』，表明那是賣鐵器的地方。澳洲的藥店主人是稱爲化學家，藥店是稱爲化學物品店。『木料商店』(Lumber dealers) 稱爲『樹木商店』(Timber merchants)，伐木人稱爲得木人 (Timber getter)。

美國人覺得澳洲人歡喜用些奇怪的英文字，但是他們不獨喜用怪字，並且用的土語也比美國人用的也要多些。牠們最普通的口語就是『我的話哪』(My word)。這種口語在各國都有，牠在法國是『我的上帝呀！』(Mon Dieu)，在德國是『我的上帝呀！』(Ach Gott)，在美國是『我的主呀！』(Oh Lord)。澳洲人用這個『話』字來發誓，顯然是因為他們認爲用他的『話』來發誓，比較用『上帝』這個名字來發誓要好些。其他的土語很多，例如用『螺釘』(Screw) 代替薪

資或收入；『納克得』(Marked)代替憤怒；『克西』(Cush)代替暢快；『放在旁邊』(Putting on side)代替放在空處。如果一個人在路上遇見強盜，遭了搶劫，一般人不說遭劫，卻說：『傲慢』(Stuck up) 如果他沒有錢，一般人就說：『他沒有一粒豆子』。如果人們對於一種荒謬故事懷疑，他們就用『好鐵』(Good Iron)來表示。他們要你把馬繫住的時候，他們不說把馬繫住，卻說：『把你的馬掛上』。『有』(To have)這意思就是欺騙一個人，或愚弄一個人。如果某人失敗了，人們就說：『他到桶口裏去了』；如果某人的狀況比從前好些，人們就說：『他的狀況進步些了』。美國人常常說某人『性急』(On the jump)；澳洲人說：『某人在袋鼠背上』(On the wallaby)。如果某人的行爲很愚蠢，美國人說：『他離開了他的基礎』(He is off his base)；但是澳洲卻說：『他離開了他的鍋』(He is off his Pannikin)。美國女子時常用『裝飾』(Primp)這個字，但是澳洲女子不用這個字，她們卻用『替替維特』(Titivate)。澳洲人稱翩翩公子爲『塗夫』(Joff)，漂泊者稱爲『司華格曼』(Swagman)或『藍色駝者』(Humping Bluey)或『日入者』。行李稱爲『司華格』(Swag)；食物的普通稱呼就是『塔克』(Tucker)。

澳洲商業中的工作時間，普通是每週工作四十四小時。一般大商店，大都要到八點半或九點鐘纔開門；除了水菓店與糖果店以外，一切的商店下午六點鐘就得關門，每星期六下午都要休息。理髮店與煙草製造店，星期三下午休息半日，星期六下午還要照常工作。甚至一般藥店每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也得停止貿易。

一般人稱墨爾本為澳洲的美國城市，牠的市民聽說別人說他們類似美國人，他們認為這是很榮耀的事。有人認為墨爾本人是赤道以南一切民族中最能幹的人。時常有人問我：墨爾本城能不能使我聯想到美國，美國有不有相同的東西比墨爾本的好些。

十九世紀中葉，澳洲的金礦大大的發現的時候，美國也有許多人到澳洲來，其中有些人始終沒有回去並且還在這裏買了產業。墨爾本城現時有許多最美麗的商店是美國人開辦的；例如其中有一個紐約公平人壽保險公司，就是這裏最上等的建築物之一。墨爾本的不動產業，曾經賺過很多的錢。這裏的土地投機事業與紐約和芝加哥的相同。美國人從印第安人購買滿哈坦島 (Island of manhattan) 的時候，他們給與印第安人的代價只是一帕克 (Peck) 細珠，衣扣，及首

飾，當時芝加哥這塊土地有一次只需一雙舊靴就可以買得。澳洲土人出賣墨爾本本城的地基及其周圍的六十萬畝地的時候，他們所得的代價只是四十套毯子，四十二把戰斧，幾個小刀，剪刀，面鏡，與幾件汗衫。現在這塊地基的價值已經增至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當初購置這塊地的人本是巴特門 (John Batman)，但是不能始終保留牠。他說這塊土地是他買的，但是其他的人都不服氣，過了幾個月，澳洲總督從悉尼到這裏來，修了城市，將這塊土地就拍賣了。

那些買得土地的人後來賺錢很多。拍賣時，買主大約有二百人，差不多每個人都買了幾塊，每塊有半英畝面積。第一塊土地買成一百五十元，還有一塊買成三百元。還有一塊十英畝的土地買成二千五百元，不扣不折。這塊土地現在的價值已經漲至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他各塊土地價值增加的比例也與這塊地差不多。那天政府賣出的土地，總值還不到二〇、〇〇〇元；但是這些土地現在至少也能賣得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實言之，牠的價值已增加二千倍，這當然是一種很好的贏利。當時那個拍賣人，名哈德爾 (Hoddlie)，他是一個靠佣金生活的人。他那天所得的佣金是二百八十五元，他當時並沒有拿現錢，卻將牠拆成一塊土地。他所得的，是依利薩伯街上兩

塊土地，他沒死以前，這兩塊土地已經能值一、二五〇、〇〇〇元。這種事實是一個很好的證據，表明從前的『話』是很值錢的；因為哈德爾那天只說得幾聲『賣了』，他所得的報酬現在已經增至一、二五〇、〇〇〇元之多，他每個『賣了』的呼聲大約要值千百塊錢。

那次的拍賣，是在西曆一八三七年。自從那年以來，墨爾本的城市就漸漸的發達了。在十二個月中，修造了一百棟房屋；五年之間，居民已增至六千人。牠的城市正式成立於西曆一八四二年。十年後，人們在巴拉刺脫 (Ballarat) 發現了拳頭般大的金塊，這個金礦區域離海岸有幾百英里，因此墨爾本就與舊金山一樣，大大的發展了，並且牠發展的時期與舊金山的發展時期差不多在同一時候。

當時來往金礦區域的幾十萬人都從墨爾本城經過，在十年中，由礦區運到墨爾本城的黃金總值在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因為牠們都要從這裏運到歐洲去。當時墨爾本城的面積比原來的面積已增至二倍，後來又增至四倍之大。牠不久就有了城市的資格，後來牠還是繼續發達，直到西曆一八九〇年，人口遂增至五十萬。

不幸澳洲隨即發生了一次經濟恐慌，當時澳洲似乎已經是永遠都不能恢復牠的元氣了，但是墨爾本不久就恢復了原來的狀況並且繼續的發達起來。現在這裏的人都認為澳洲聯邦繼續發達的時候墨爾本城必定還要擴充，我對於他們這種意見也表同情。

## 第十四章 國有鐵道

我坐火車從悉德尼到墨爾本，沿途所受的痛苦，使我相信澳洲大陸的鐵道是一種最壞的制度。火車到新南威爾斯與維多利亞交界處的奧爾巴立 (Albury) 的時候，車上的人就把我從座位中拉起來要我下車到另一個車上去。澳洲的電話與電報雖然是由中央政府經營，可是鐵道的所有權還是屬於各邦，因為各邦的鐵道的寬窄各有不同，所以旅客與貨物必須時常換車。

苦因士蘭，西澳大利亞，與塔斯馬尼亞，這三邦並不是毗連的，牠們的鐵道很窄狹。維多利亞的鐵道，寬五英尺三英寸，南澳大利亞的主要路線也有這樣寬。僅僅新南威爾斯的鐵道與聯邦政府修築的大陸鐵道，依了世界公共標準，寬四英尺八英寸半。我們如果從苦因士蘭的比利斯本到西

澳大利亞的伯斯 (Perth)，沿途必須換車五次，因為各處的鐵道的寬窄彼此不同，從比利斯本到伯斯的三千五百英里路要走六天，一部分的原因也就在此。在這種狀況之下，一般人所受的損失，並不只是時間上的損失。比喻：從新南威爾斯到維多利亞，貨物的運費每噸要三角或七角。你們想一想：如果我們在美國旅行，或是運貨，到一省要換一次車，這又是多麼不合算。

自從澳洲聯邦成立以來，國內曾經有多次的討論，要想統一這些寬窄不等的鐵道。這個問題當然是澳洲急待解決的問題之一，但是因為這種工程費用太多，所以始終還沒有改造。關於這個問題，現時已經組織了一個委員會，會中共有三個最好的工程師，一個英國人，一個美國人，還有一個是澳洲人，他們最近作了一個報告：如果要把全國的鐵道都改成世界的標準鐵道，那麼，所需的費用大約要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把澳洲全國的人拿來平分，無論男女老少，每人要負擔五十元。因為這種計畫的工程太大，一時不能實行，所以又有人提議另外一種計畫：把大陸上五邦中的主要路線——五個都會間的路線——改造一過，雖然這種工程共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經費，然而澳洲政府目前的能力還是做不到。可是這種鐵道方面的困難影響澳洲的貿易不小，將

來總有一天全國的鐵道會統一的。

澳洲全國的鐵道，現時總計有二萬六千英里，其中有二萬三千英里是屬於各邦，由各邦經營的，有二千八百英里是屬私人的，其餘就是聯邦政府所有。澳洲的鐵道只有美國鐵道的十分之一的里數，美國的面積差不多與澳洲的面積相等，但是人口有澳洲的人口二十倍之多。澳洲的人民大都集中在大陸的東部，澳洲的鐵道也是如此。熱帶中的北方領土面積很寬，只有一條二百英里長的鐵道。

每邦的鐵道都是由一個或幾個代辦經營，這種代辦由每邦的內閣任命。內閣中的鐵道總長在邦議會中的職務是管理鐵道方面的立法，答覆一切關於鐵道的問題，但是在其他方面，這般代辦還是有自由處置的權力。聯邦政府的鐵道是由聯邦政府的鐵道代辦管理。

我在悉德尼問過一個新南威爾斯的鐵道代辦，問他：政府管理鐵道，據他個人的意見，到底是好事他說：

「這是不成問題的，的確是一件好事。這種辦法的結果是十分完滿，我們深信政府經營鐵道，



目的在爲人民謀得最大的利益。政府經營，比較私人經營要好得多，不獨取費較廉，並且設備也要好些。」

我問：「但是這種政府經營制度在政治上的結果是如何呢？一般政客們會不會利用你們這般代辦，操縱你們的工人的選舉票呢？」

他說：「不會，不會。我們的法律規定我們是絕對自由的。政府決不能操縱鐵道總辦與他的三個幫辦。鐵道方面官員都是由我們自己派定，不得我們的允許，無論什麼人都不能陞級。我們新南威爾斯一邦就有四萬個鐵道工人，我們對於他們十分小心，決不會使他們中間有不公平的待遇。我們有一個法庭，兩星期開審一次，日期是星期三，凡是有枉屈的人都可以來起訴。關於工人方面的訴訟，我們審判過多次，其中有三分之一，勝利都是歸了工人。」

我問：「工人們的工資與工作時間是如何呢？」

他說：「我們的工作是八小時制度，工資比歐洲的鐵道工人的工資也要高些。據我所知道的一切鐵道，沒有那條鐵道的工人的待遇有我們的好。他們都是爲國家作事，無論那個工人都不能

無故開除。』

我問：『鐵道的贏利是如何呢？你們開辦鐵道，合算不合算呢？』

他說：『合算合算，每年除了資本方面的利息以外，時常還有一點剩餘。但是我們的收入，每年不同，收入的多少是依氣候的變遷而轉移，氣候好，農場與牧場收入很豐，鐵道的收入也很豐，否則就沒有多大的收入。如果氣候不好，草料與牲畜的運輸必須減價，那麼，鐵道的收入很少，但是鐵道本身的用費反而要增加。自從鐵道擴充到人口稀少的區域中去以後，鐵道的收入也因之而減少了，因為有幾條這種支路的收入比開支只多一點兒。雖然如此，我們現時還是繼續將鐵道擴充到良好的區域中去，我們知道：這些地方只要有鐵道交通，不久就會有人遷住到這些地方來的，我們的新鐵道終久還是會獲得很大的贏利。』

我後來又與一個重要的官吏討論過這個問題，他是苦因士蘭鐵道方面的人員，談話的時候他說：

『據我的眼光所及，鐵道由政府管理，這種制度對於國家是一種最好的事。政府已經為我們

修築一些有益的鐵道，這種鐵道決非私人團體的能力所能修築的。此如說我們的羅克咸浦敦鐵道吧。這條鐵道的出發點在海岸，牠往海岸向西走四百英里，牠經過的地方，是一個人口稀少的區域。當這條路線第一次修成的時候，牠所經過的區域，有些地方一百英里內部沒有一個市。但是自經鐵道修成以後，鐵道兩邊的曠地就成了能够牧羊的場所了。這些地方現在已經成了牧場，千百隻羊都恃這些草場而生活。沿途也有鎮市了，這條鐵道不久就會獲得相當的報酬。」

我問：「苦因士蘭的鐵道每年的贏利是如何呢？」

他說：「如果有贏利，那大都是很少的。你要知道：我們並不要很大的贏利，因為我們的原則就是要維持可能範圍內的最低運費和旅費。如果鐵道的收入增加，我們就減低車費，增高工人的工資。」

我問：「你對於這種窄狹的鐵道滿意不滿意呢？」

他說：「滿意，滿意。窄狹鐵道比較寬廣鐵道要合算些。我們這種鐵道每英里的修築費比新南威爾斯的鐵道每英里的修築費要少一半，不過他們的鐵道可以作一切必需的運輸工作。」

我問：「你們鐵道方面的材料是從那裏辦來的呢？」

他說：「我們從前的車輛大半是從英格蘭買來的，但是現時我們本邦及其他各邦的車輛與車輛都是在本省的鐵路工廠製造的。我們的鐵路工廠都在伊布斯威池（Ipswich），牠附近有幾個大規模的產煤區域。我們的鋼軌是從紐喀斯爾（New Castle）買來的，我們鐵道方面所用的船來品，大約只是一般專賣特許的用品。」

我在此處還得聲明一次：我交談過的一般人，不是全體都是這樣的贊成國有鐵道的。其中還有一個人對我說：這些所謂爲人民的利益而開辦的鐵道，牠們的運費與旅費與美國的私有鐵道的取費是同等昂貴。同時又有一個對我說：澳洲的鐵道有時開辦了四年以後不獨沒有贏利，反而還折了本錢；鐵道方面的資本照例有要求百分之四的利息的權利，可是澳洲的鐵道資本并不能每年獲得百分之四的利息。

澳洲的車頭與客貨車輛有一種特別的地方：牠們比較我們所常見的車頭和車輛要輕小些。貨車尤其是特別輕小。我在澳洲全國旅行的時候，沿途看見幾百輛窄狹的車廂，牠們都是裝運牲

畜的。運羊的車廂都是兩層板子。美國的小麥是用悶車裝運，澳洲的小麥到市場去却是用敞車裝運的。運的時候，農夫將牠裝在包裹，有一定的數目。澳洲每年輸出的小麥總計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籬，運到外洋去的小麥，大都是用袋子裝好。我在鐵道兩旁各口岸看見過無數堆的小麥包。小麥收割以後，這樣包着，堆着，決沒有發酵的危險。同時也沒有染溼氣的危險，因為牠們在車上或堆在岸上等候貨船運輸的時候，時常有油布蓋着。但是因為鼠和其他害蟲的侵擾，每年還是有很大的損失。自從悉德尼修了小麥昇降機以後，新南威爾斯就造了一些特別的穀車裝運小麥。

澳洲鐵道方面所用的枕木都是國內的郁加利樹林供給的，這些樹林中有許多美麗的木材。塔斯馬尼亞的藍膠樹，即郁加利樹之一種，是一種最能耐久的木料。這種藍膠樹的耐力比英格蘭的橡樹的耐力要大一倍，在塔斯馬尼亞的那種氣候中，如果用這種木材作鐵道枕木或鋪街面的木塊，那麼，牠們的壽命可以支持十五年到二十年之久。在維多利亞的乾燥氣候中，藍膠樹的枕木的壽命還可以增長一倍。西澳大利亞的郁加利樹之一種，名加拉，這種木料拒火的能力比較鐵桁樹的拒火力量還要大些。世界上的木料能夠抵抗白蟻的很少，加拉樹就是其中之一種，海中的蚌

樹蟲遇見加拉木料，那簡直就沒有辦法，絲毫本事也顯不出來。我聽說過：西歷一八六八年阿得雷德海口 (Port Adelaide) 有幾個加拉木樁在海中浸了四十二年，一點朽腐的象徵都沒有。西澳大利亞還有一種郁加利樹，名克利樹，也是枕木常用的木料，這種材料的壽命也是特別長久。航駛過三十年的船，船上的克利木板還可以鋸成小塊來鋪街面，同時政府中有一個專家報告說：一塊克利木頭在深水底下的污泥中放了四十六年，拿上來的時候還是完全適用。

現代的最大規模鐵道事業之一，就是澳洲大陸鐵道的修築，這條鐵道經過一千英里的沙漠。在這條路線未完全以前，西澳大利亞只能由海道和電報兩種工具與澳洲其他各邦交通，因為中間有一塊廣大沙漠的阻隔。從伯斯到悉尼，海道要走七天。當時西澳大利亞與牠的鄰邦南澳大利亞兩邦都不能夠修一條鐵道把牠們兩邦連絡攏來，因為財力既然不足，而且這種鐵道修成後也不能獲得贏利。所以這種工作還是要勞駕聯邦政府，後者於西歷一九一二年動工，五年後就把這條大規模的鐵道完成。

從南澳大利亞的阿得雷德到西澳大利亞海岸上的伯斯，由陸路有時要走兩個月。乘火車現

在只走兩天了。鐵道完成以後，不獨西澳大利亞與新西蘭或美洲間旅行時候減少，並且由倫敦到悉尼或墨爾本的旅行時期也差不多減少了一星期。

鐵道路基和鐵軌的安置——就是在這種沙漠中的平地——也是容易的事情。當時最困難的問題就是：那些修造鐵道的工人是分爲兩隊，當這兩隊工人彼此在那種炎熱的乾燥區域中對着工作的時候，他們的飲水與其他需用品是最難接濟，因爲那個區域中既沒有水源，又沒有人煙，只有無數的蒼蠅和蚊蟲。鐵道修至奧加斯大埠 (Port Augusta) 以西四百二十五英里的地方就進了奴那巴平原 (Nullarbor Plain)，這是一塊廣大的石灰石平原，上面沒有半個水孔。鐵道從這裏起，成一最長的直線，長三百四十英里，這條三百四十英里的鐵道是世界上最長的直線鐵道。從此往前，鐵道經過一些沙阜，這個沙阜區域中有些地方也有天然的石水池。雖然這個區域名爲沙漠，其實每年還是有二英寸到五英寸的雨水，因爲要供給工人的飲水，所以這裏修築了很大的屋頂水池容納雨水。

當時因爲奴那巴平原的水源問題不能解決，大陸鐵道的修築曾經有一次的停頓。後來人們

從卡爾哥來 (Kalgoorlie) 得了一種消息，說有人在奴那巴平原地下發現了水源。那個當值的工程師就用電報報告他在卡爾哥來以東三百英里的地方用水筒汲得了七萬伽倫水，水源是一個自流水孔。這個地方以東還有一個自流水孔，牠裏面的黑水也可以用在車頭汽鍋方面。這兩處的水源不獨能供給鐵道的用水，並且在一定的限度以內，還可以供給灌溉與牧場之用。現在人們在平原中已經修成了許多水槽，每五十英里有一個水槽，又卡爾哥來修了一個很長的水管把牠們連貫起來。

在水管和水槽沒有修成以前，那些修築大陸鐵道的人取水的方法十分費事，這個團體總共有二百匹馬，三百匹駱駝，與一千二百個工人，他們的用水，全賴車輛和駱駝裝運。有一個時期，他們用槽車運水要走三百英里的路程，然後再由駱駝運着走三十英里，最後纔到軌道的東盡頭，運水的用費：一千伽倫合三十九元。西方軌道方面用水的供給，要用水管把水轉到三百五十英里遠的一個大水池，然後再由那裏運到二百二十英里遠的築路工人的駐紮地去。

當時如果沒有駱駝的幫助，這條大陸鐵道也許不能修築。駱駝是沙漠中的船隻，牠們將工程



師載到沙漠中去作第一次路線的測量。牠們載着人們前去在路線兩邊探尋水井和水孔，後來牠們又在氣候最熱的幾個月中擔負用水與建築材料的運輸工作。

修築這條鐵道的時候，人們用了各種方法預備各種用品，使那些工作的人能够繼續進行他們的工作，使他們不感受環境的痛苦或用品的缺乏。其中的總工程師與他手下的人都住在一種棚車裏面，這種棚車是專在沙漠中乘用的。所謂棚車就是七八個轎式馬車造成的一種長車，頂上有兩層蓋板，使日光晒不到裏面的乘客。車上各處的空口，都用窗紗遮蓋，沙漠中的蒼蠅、蚊蟲與其他小蟲決不能飛進來。此外還有一個貨物車，一個設備完善的醫車，與幾個工程師的臥車。

工人住的地方是一種輕小的小屋，屋的材料只是帆布和木材，牠們可以隨時撤散、移動，因為工人們差不多每三天就要移到另一個地方去。那些當作臥室用的小屋，與工程師的棚車一樣，原有頂板之外，另外還有一層頂板。沙漠中的天氣是特別炎熱，有時日中簡直不能工作，因為鋼軌、枕木以及其他一切的東西都晒得很熱，不能動手。陰處的熱度有時也到一百三十度。

他們衣食的供給是從東西兩盡頭的貨棧中運來的，運輸這種貨物的車輛有一種特別名稱，

名「茶糖車」。他們的食物還算不差，每天除了麵包與肉食以外，還有新鮮水菓與新鮮蔬菜之類。這條大陸鐵道修成總計花去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但是這種費用並不算多，因為沿途的困難實在是不少。除了為水的供給所花費的錢以外，其他的用費並沒有多大。這條鐵道沿途既沒有經過一條河，也沒有跨過一個險阻的高坡。比較上，這種工程只需要少數的普通工人就可以完成。他們的工作只是為枕木開掘一條平地，再用安軌器安放軌道，釘着，錘着，將牠們放穩就得。這樣工作，每天可以修成一英里的鐵道。

歐戰發生以後，工作的進行就很慢，因為許多工人都當兵去了。可是五年中，大陸鐵道畢竟完成。我們現在可以坐火車從伯斯到比利斯本，因為大陸鐵道已經將大陸上五邦的都會都連結起來了。大陸鐵道的贏利，將來也許不能用磅，先令與辨士來計算的。牠不獨在時間的省節上是一種無價之寶，除此以外，牠還有一種更重要的供獻：牠已經使澳洲聯邦各部間發生了一種更密切的連絡。

## 第十五章 小河與沙漠中的黃金

我現時在巴拉喇脫，巴拉喇脫從前是這個「產金大陸」上的主要礦區中心。離我這裏只有幾十步路的地方，從前有人發現過一個西瓜般大的金塊，同時在我的旅館地下還發現過金礦。我目力所及的地方，每塊地都被人剷出來淘洗過，而雅洛維溪（Yarrowee Creek）方面的土地都掘成了蜂巢般的小洞。甚至有人說：幾個最深的礦洞中的水，裏面也含着沙金。這裏有一個故事說：從前有人曾經將這裏的水緊密的封了許多罐運到巴黎去了。這些罐水在巴黎放了多年，後來人們開罐的時候，發現裏面的水結晶成了許多金塊。我對於這個故事，有點懷疑！

西歷一八五一年以前，早就有人知道澳洲有金礦，當時有一個曾經在加利福尼亞探過金礦的澳洲人，名哈格里甫（Hargraves）者在澳洲發現了大宗金礦。哈格里甫於西歷一八四八年的覓金時期中到過加利福尼亞，可是終於失敗了，但是當時他忽然得了一種印象，覺得加利福尼亞的金礦區域很像新南威爾斯的小山中一個山谷。這個山谷就是巴拉喇脫的所在地。於是他決定

回澳洲去探查這個山谷。但在巴拉喇脫發現了金礦以後，澳洲全國便發生一種金礦熱。不久便有人證明：巴拉喇脫周圍七十英里的區域中的每個溪水中的泥沙都含有黃金，同時一般人在巴拉喇脫的沙金礦中又發現了大塊黃金。

第一次掘出的金塊，有一塊重一百〇一磅，其中有一塊取名爲『歡迎』的金塊，體積有一個身體魁梧的人一般重，秤時，重一百八十四磅〇九英兩。我在苦因士蘭，新南威爾斯與維多利亞的礦物陳列所以及各邦的礦務學校中看見過金塊的標本。那個『歡迎』金塊，體積有一個大嬰兒一般大，長二十英寸，寬十二英寸，七英寸厚。牠在墨爾本城賣得了五萬元的代價。西歷一八五八年有人在新南威爾斯發現了一個價值二萬元的金塊，十四年後又有人在新南威爾斯的喜爾斯恩得（Hillsend）發現一塊金與水晶的凝合體，重六百三十九磅。有人出了十六萬五千元的重價，他都不肯賣給他。

維多利亞有幾處最特別的金礦，其中有一處在本的哥（Bendigo），離墨爾本約有一百英里的距離，這個礦區出產最豐的時候，每年可出一百萬元的金礦。巴拉喇脫的金礦現在已經開採完

畢，不過本的哥聯合礦區 (Bendigo Amalgamated) 的水晶礦現時還在開採之中，所謂本的哥聯合礦區，即那個區域中一切礦區的總稱。這個礦區的產額每年平均有十六萬五千英兩水晶。自西歷一八五一年以後，維多利亞所產的金礦總值已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強。

現時的巴拉喇脫可不是金礦熱時代的巴拉喇脫了。那時的巴拉喇脫城只有一些帳幕，可是當時的人口也許要比現時的二萬住民多些。但是城池方面却大大的進步了，牠現在是一個修造得很好的鎮市，裏面有許多舒暢的住宅，街道的鋪面與寬窄和美國華盛頓的一樣。鎮市的主要街道中有許多大理石的石像，還有許多散佈在鎮外附郭裏面的。

巴拉喇脫有很好的商店與銀行，甚至還有證券物品交易所，但是我目力所及的地方，沒有礦穴房屋。鎮市中的住民最喜歡誇獎他們的一個能容三千觀衆的劇場，一個陳列着幾張漆畫的美術陳列所，與一個機械學院，後者的圖書館裏面藏有二萬二千卷書。牠還另外有四個不收門費的圖書館，良好的公立學校，以及基督教中各派的教堂。牠同時又有麵粉製造所，製棉工廠，與鐵廠。總之，巴拉喇脫已經成了一個豐富的畜牧與農業區域的商業中心。從這裏到墨爾本乘火車只有七

十五英里，牠的位置正在墨爾本與阿得雷德間的大道上。

巴拉喇脫的礦務學校，我敢說，在設備方面與美國的任何礦務學校都不相上下。墨爾本的造幣局長給我幾封信，將我介紹與那個礦務學校的監督，因此該校校長對於我招待十分殷勤，帶我將全校參觀一過。這個礦務專門學校的校址是在一個金礦上面，學生一面讀書，一面還實際練習礦地的開採。學生們時常到礦洞中去採礦，藉此練習開採金礦的方法。校外還設立了提鍊金礦的工廠，主持的人都是學生，其中有氯化鍊金法（Cyanide）的機器，綠化鍊金法（Chlorination）的機器，以及提鍊礦物的各種方法的設備。此外還有大規模的化學試驗室。總之，關於礦務學校的設備應有盡有。

現今的維多利亞與西澳大利亞是澳洲聯邦中的主要產金區域。我與西澳大利亞的礦工談話的時候，他們對我說：這個區域中還有很大的礦區沒有動手開採。同時有一個採礦專家對我說：『據我們所知道的，這裏的產金區域的面積有六十萬方英里。你在大路上一千英里以內，隨意從地上拿一塊泥土，把牠洗一洗就可以發現一種顏色。』

西歷一八八〇年與一八九〇年間發現黃金的地方，曼伯利 (Kimberley)，是第一次發現的西澳大利亞的產金區域，不過從來一般人對牠還是失望。一般尋金人在這裏無精打采的工作了很久，直到西歷一八九二年一個人纔跑到薩鄧克拉斯鎮市 (Southern Cross) 報告一種好消息。他帶了價值萬元的金塊與金沙，這些東西是他用兩日的工夫在一個沙漠區域中拾得的，這個沙漠區域，工人稱牠爲哥答達 (Goldarfa)。現在還有些老年人說到這種事情發生以後的故事。在一小時以內，一匹馬的價格從十元增至二百五十元。那個區域中又沒有駱駝。一時的狗，母牛，與山羊之類都高抬聲價。同時一切的車輛的雇價也大大增高，從四輪輕車至嬰兒乘用的小車都風靡一時。有些人還坐小車前去。只有一二天的光景，薩鄧克拉斯的人差不多完全走盡了，牠的居民都趕快跨過一百二十五英里的沙漠到這個新發現的產金區域庫爾嘉底 (Coolgardie) 去。他們沿途甚至不知道水孔在什麼地方。有些人在路上走了兩三個星期，因爲口渴的原故，舌也腫了，唇也枯了。

幾個星期以內，這個消息傳播了澳洲全國，各處都有人到庫爾嘉底來；只有幾個月的光景，世

界各部都有人到這裏來。一般資本家對於這種事業已發生興趣。不久有一個驅趕駱駝的印第安人在庫爾嘉底發現了國富礦 (Wealth of Nations Mine)，因此得了二元半的酬勞費；人們第一次在這個礦地裏獲得了三個很大的金塊，但是後來纔知道這只是一個下等的礦地。那匹駱駝的主人在這裏面獲得了價值十萬元的金礦，於是隨即將這個礦地賣出，得了七十萬元的代價。自從庫爾嘉底被發現以後，在十年中牠出產的金礦原價達二百五十萬元之多。

西歷一八九三年，庫爾嘉底的金礦差不多開完的時候，阿得雷德一個糖果商人組織了一個組合公司，股東十五人，資本還不到一千元。牠們派出的採金人，發現了最著名的礦區——卡爾哥來的黃金里 (Gold Mill of Kalgoorlie)，獲得大宗財富。五年後，這個組合公司解散的時候，股東們通過把牠原來的資本——不到千元——給與公司中的秘書作為酬勞費。股本根據黃金里的礦產所有的股分，價值有三千六百餘萬元。到那個時候止，組合公司開採的金礦已經有十七噸。阿得雷德的股東們分得的紅利，總計除了四百餘萬差不多五百萬元的現金以外，還有一千七百萬元股本。



卡爾哥來，庫爾嘉底與其他沙漠中的礦區的最大的困難就是水的缺乏，當時沙漠中水的價值差不多與現時的汽油價值相等。庫爾嘉底礦區中的水，每伽倫少則二角五分，多則五角，因此當時有一種正式的水的貿易，將湖與井中的鹽水蒸化一過，使牠變成淡水，供給一般人的日常飲料。這種礦區中的水，不敷淘金之用，所以開採的金礦必須乾淘。那就是說：人們將淺溝中的泥土剷除乾淨，然後把裏面的金塊放在風中去掃除上面的細沙。金塊放在風中以後，上面的細沙就慢慢的掃除乾淨了。他們在風中除沙的時候，金屑都落在一種鐵鍋裏面，所以不會浪費。後來人們又用一種手動或足動風箱，最後纔用除沙土的機器。有人對我說：十九世紀末葉，沙漠中的礦工們所住的帳幕上終日有一種紅色的雲或紅色的灰塵。這種『地獄雲』(Hell cloud)——有人這樣稱呼牠——把礦工們全體遮住，外面的人只聽見各種笑罵的聲音以及沙土撞打鐵鍋的聲音。

雖然當時西澳大利亞全體納稅的人只有得梅因 (Des Moines) 現時的納稅人那樣多，但是西澳大利亞政府對於礦工的水的供給還是給以很大的援助。牠在庫爾嘉底礦區中修造了許多水槽，自來水井，與鹽水的蒸化器。卡爾哥來現時有可容五百萬伽倫的儲水池。這個儲水池的水

源是一個小溪，儲水池與小溪之間安設了一條鋼管，管的大小與水桶一樣，計長三百五十英里。小溪的位置離伯斯很近，溪水被一串的抽水筒抽至一千三百英尺高。西澳大利亞政府出售這種水的價格，平均是每千咖倫七角五分；從前的水大都是比這種價格貴十六倍。如果沒有這個水管，澳洲最好的金礦決不能開採，同時庫爾嘉底，卡爾哥來與波爾得（Boulder）幾個城市也會變成無人居住的沙漠。可是現時的狀況是大不同了，正如一個年老的採金人所說：『水麼？他們只知浪費！卡爾哥來的人甚至還在水中洗澡，每人花二角五分哩！』

人們開闢西澳大利亞的礦產的時候，駱駝與水都是無價之寶。自從駱駝輸入澳洲以後，牠們的蕃殖比在牠們的故鄉阿刺伯的蕃殖還要快些。與牠們同來的，還有那些驅趕牠們的人，他們認為澳洲的工資比較滿意，所以就在澳洲繼續居住，不過在許多方面，他們的職業已經被白種人佔去了。有人計算過：澳洲的乾燥「黑林」中，有一萬二千個駱駝工作着。這種笨拙的畜生們終年都在東方的鐵道盡頭與西方的乾燥區域間來往的工作。牠們從新南威爾斯西部的布魯克因山（Broken Hill）動身，到該邦的北部，然後由那裏再到南澳大利亞，苦因士蘭與北方領土內部去。

布魯克因山是一個銀礦區域的中心。牠們從這個山上把需用品送到遠處的牧羊場去，然後帶羊毛回來。同時還有三百五十匹駱駝在西澳大利亞政府的水廠支部中工作。牠們是澳洲的採金人和殖民的旅行需用品，也是沙漠中的巡警與郵差。

人們在沙漠中開採金礦的時候，駱駝的飲料的供給是一宗很大的開支。在普通狀況之下，一個駱駝每次要飲七八伽倫水，口渴的時候，可以飲二十伽倫水，如果幾天沒飲水，那麼，牠一次飲四十伽倫都還不夠。在水源缺乏的時候，牠飲一次水，牠的主人也許要花費二三元之多；一個剛從長途旅行回來的駱駝一次簡直飲了十四元的水纔覺滿足。

但是在我還沒有停止述說澳洲的金礦問題以前，我要將我參觀墨爾本造幣局的見聞告訴你們，這個造幣局已經有多年的歷史，牠的職務便是將金沙與金塊改造為金鎊。牠從澳洲各處將黃金運來，鑄造以後，就運到倫敦去。大部分的黃金都是鑄為一個金鎊與半個金鎊的貨幣。

我在這個造幣局中，隨着牠的局長將全部參觀一過。我們開始便參觀剛剛運來的黃金。牠們有些是金沙，不過大部分都是金磚。牠們放在櫃台上以後，裏面的局員就用一種最精細的秤，秤牠

們的重量，這種秤是十分精細，小之可以秤小如針嘴的金沙，大之可以秤人頭般大的金塊。局員將金的輕重秤了以後，就給那個存金人一張收條，上面載明存金的多少，存金人拿着這個收條到會計那裏去取他應得的貨幣。

我們離了這個地方又到鎔金的地方去看鎔金的方法。鎔金的器皿是一種細泥與黑鉛造成的坩鍋。每個坩鍋大約可以容得半伽倫的液體金。坩鍋放在一種小火爐上面，這種小火爐很像鄉村鐵匠用的鎔鐵爐一樣，放在鎔鐵室一面的一個長而窄的地面。鎔鐵室中有二十個這種小爐，每個爐上都放着一個坩鍋。爐中用的火柴是焦煤，因為爐火十分激烈，所以鍋內鎔金發出一種沸水般的水泡。我對鍋中探看的時候，兩眼都看花了。鍋裏的液體物是翡翠而非黃金。這種液體物成了一些小堆，金水成了美麗的綠色，下面鋪着光耀的淡黃體。後來那些堆形物破開以後，綠色已經消滅，成了一種光耀的黃金。

其次我就看見那些金塊搓成了一些條形物，由這種條形物纔變成金錢。每個金條長二十五英寸，寬兩英寸，但是還不到半英寸厚。工人們將金條推到壓金室去的時候，我也隨着他們同去。到

了壓金室，他們就把金條放在壓金機中間，把牠們壓成更長更薄的金條。壓完之後，每條長十四英尺，厚薄恰恰與一個金鎊相等。並且牠們壓過以後，面上十分光滑，好像結婚時帶的戒指一般。一般工人們手上都帶着很厚的手套，因為金條壓過以後很熱，不能動手，所以不得不用手套。

其次的手續就是貨幣的造形。造形的器具是一種印模，印模將金條砌成平圓片，如同廚役造餅乾時砌麵團一般。我站在這種機器旁邊，見牠一個一個的砌下，牠每分鐘可以砌九十個金鎊，每小時可以砌二萬七千元。

每塊金片砌下以後都要秤一秤牠的重量，看牠有沒有一個金鎊應有的重量，秤後就放在一個印鑄機裏，印上一個國王的肖像，同時修磨牠的緣紋。這一切的工作，都是冷鋼壓冷金。自從牠從鎔爐中倒出以後，唯一的熱力就是由牠上面的壓機壓出來的熱力，除此以外，決沒有其他的熱力發生。

我相信：澳洲此後還是會繼續的鑄造金鎊，這種工作可以維持很多年代，不過牠的貴重金屬的出產已經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卡爾哥來的金礦現時出產還算很好，但是庫爾嘉底的金礦已經

開採完畢。現時澳洲全國每年的產額，只有維多利亞一邦從前產金最豐時代每年的產額之半，比較苦因士蘭與西澳大利亞兩邦產金最豐的那一年的產額還少得多。雖然如此，澳洲現時未經探過礦的地方還有很多，其中或者還有一些黃金里，也未可知。

## 第十六章 白種勞工的大陸

勞工們的大陸——僅僅白種人纔能立足。這些人對於澳洲的觀念就是如此。他們曾經努力把澳洲造成勞工們的樂園，並且決定排除一切的有色人種，黑種，棕種，與黃種，使他們不能與白種人在這個樂園中共同過活。他們設備了各種方法促進工資勞動者的幸福，其中大多數的方法都是幫助勞工們用最少的勞力獲得最大的工資。

澳洲是工會的所在地。世界上再沒有第二個國家的工會有這種普遍的發達，同時也沒有第二個國家的有組織的勞工在政治與職業兩方面有這樣偉大的勢力。澳洲有羊毛收割者的工會，與工廠勞動者的工會，有殺兔者的工會，與馬具工人的工會；還有一些我不知道的職業，牠們裏面

的工人也有工會。澳洲全國的工會會員總計有六十萬，若以全國的人口爲比例，那麼，平均每九個人中就有一個工會會員。

澳洲也是八小時工作制度的發源地。在其他各國的勞工沒有要求這種制度以前，澳洲與新西蘭早就實行了八小時制度。他們對於八小時工作制度的採用認爲是一種可以傲人的工具，因此他們立了一塊紀念碑，使後世的人知道八小時制度成立的經過。世界上偉大的紀念碑，多數我都見過；我在美國的華盛頓紀念碑邊住過多年，到過埃及的歧奧普斯金字塔（Pyramid of Cheops）的塔頂，也見過印度的塔日馬哈爾（Taj Mahal）。但是前此我從未見過墨爾本這個紀念碑同樣的東西——數百年勞資爭鬪結果的勞工勝利紀念碑。這塊紀念碑之所以使我注意，並不是因爲牠的體積很大，樣式很美麗，牠只是一塊簡單的石碑。牠的特徵是在牠頂上的三個巨大的『8』字。這一個『8』字是代表三十多年前澳洲勞働界的口號——『八小時工作，八小時娛樂，八小時休息。』這個『三八』紀念碑是了解現代澳洲勞働界的工作時間的歷史的關鍵，代表一般民衆的精神。

澳洲的減少工作時間的運動，發生於將近七十年前，即『黃金熱』第一次產生後不久的時期。當時有一般人因為尋金失敗了，不得不從事他種工作。其中多數的人都流落在墨爾本與悉德尼，因為他們在英格蘭的時候是有工會的，所以在墨爾本與悉德尼不久也組織同樣的工會。第一次獲得八小時制度的人，是新南威爾斯建築業中的工人。在比較很短的時期中，這種制度就推行到各邦去了，現時全國認定的最高限度的工作時間，每週是四十八小時，並且有幾種職業中的工作時間甚至還有四十四小時，四十二小時或三十八小時者。

聯邦議會中近來有一種立法運動，要把全國的工作時間一律定為每週四十四小時，但是工黨的勢力還小，目前人數不足還不能通過這個條例。現時的苦因士蘭已採用這種制度，因為該邦的工黨勢力很大，正在努力實現一切的社會主義計畫。民衆的口號只是：『賤價的麵包，賤價的牛肉，與高貴的工資。』政府為實現前兩種目的起見，已經開辦了二十二個牧牛場，五十個屠宰店。牠同時還捕魚，照批發的價格出售，開辦了一個製肉工廠，直接售與消費者大宗貨物，剷除中人的中飽。牠並且還設立了一個旅館。全邦的工資與工作時間都由政府管理，政府辦有鐵道，鋸木廠，與礦



山。苦因士蘭還有一個政府儲蓄銀行，其中有七千萬元的存款是來自牠的七十萬的民衆。政府所辦的保險公司，爲戰勝私人開辦的保險公司起見，保險費比後者要低百分之二十五。

當澳洲的工會開始進行工作時間減少運動的時候，金礦區中的工人獲得的報酬很好，普通工資都很高，工人對於他們的工資當時還是滿意。後來他們原有的口號又擴充成了澳洲勞働界的『四個神聖8字』即『八小時工作，八小時娛樂，八小時休息，八先令工資。』但是過了些時，他們認爲每日八先令或兩元的工資還不能算爲公平的『生活工資』，因此他們又作進一步的要求。我們如果要知道他們這種要求有多大的成功，我們只須看看新南威爾斯的工業裁判法庭爲生活工資所下的定義就得。這個定義說：

『生活工資是一種標準工資，這種工資現時還是只能使一個工資最低階級中的勞工維持他本身，妻子與兩個子女——是普通依賴的家庭——的生活，使他們有三間住室，一間廚房，與一種簡單而價廉的飲食，但是飲食雖然簡單而價廉，然而在量與質兩方面還是足以維持他們的健康與能力，此外還有剩餘，供給以下各種需用：燃料，衣服，靴鞋，家具，器皿，賦稅，人壽保險，儲蓄，緩急會

或互助會，失業，工會捐款，書籍與報紙，火車費與電車費，縫紉機，軋布機，學校用品，娛樂與假期費用，酒，煙，病，死，家庭援助，意外事故，宗教或慈善。」

這就是澳洲的工會決定爲工人維持的生活程度。現在他們不獨實現了他們多數的要求，並且還有許多要求已經成了法律。一切的工廠，商店，與小店都有各種限制，牠們一切設備似乎不獨在維持雇主的利益，並且也同等維持勞工們的利益。

每個工會都有嚴厲的規則，管理會員的職業，工業中發生爭執的時候，工人總受國家法庭的保護。從前有一個雇主缺少一個工人。同時有兩個人謀這個位置，其中有一個是工會會員。但是這個雇主還是選用那個非工會會員的工人，他相信後者比較稱職些。因爲這件事，工業裁判法庭罰了這個雇主十元罰金，但是他自己所花費的錢還不只此。法庭中的判審官對他說：雇主不能斷定工人的稱職與否，只有法庭享有這種權利。

還有一次，碼頭工人提出幾種要求，但是輪船公司不願意承認他們的要求。這些工人並沒有罷工，只在公司需要工作最緊急的時候到外面去野餐去。公司恐怕工作發生中止的事情，提議將

每日計付之工資改爲每週計付，每週給與工人一種相當滿意的工資。這種辦法受了工會會員的拒絕，公司只得雇用非工會會員的工人，於是工會會員就在工業裁判庭法中起訴。裁判的結果：公司還是將非工會會員的工人開除，招回原來的那般工會會員的工人。

悉德尼的碼頭工會勢力很大，輪船公司決不敢雇用一個非工會會員的工人。但是有一次那些碼頭工人的行動太不合理。爲減少工人的數目，藉以提高工資起見，他們停止新會員的招收。於是輪船公司的主人到工業裁判庭中去起訴，法庭的裁判就是：雖然碼頭工人在悉德尼的碼頭上可以排除非工會會員，但是他們還是必須使新會員有加入的機會。

還有一次訴訟：一個煤油公司雇用了六個二十一歲以下的童工，釘緊油桶上的桶箍。桶工會隨即到工業裁判庭中去起訴，於是法庭援助工會，聲明這種工作是桶工的工作。其結果，煤油公司不獨罰款，並且開除那六個童工，雇用每人每週工資十五元的桶工來代替童工的工作。

有人對我說：法庭這種判斷及其根據的法律已經在工資勞動者與他們的雇主間引起了一種仇視之心。一個有資產的人，決不能見信於勞動階級，後者並不是嫉妬前者的財產，且恨他是一

個雇主。資本階級對於勞工沒有好大的同情心，同時勞工對於雇主有一種很深的仇視，所以澳洲人是有階級的人。

但是澳洲民族全體有一種公認的目標：澳洲須是白種人的國家，其他有色人種都在排除之列。形成這種政策的人大部分是勞工與他們的工會，但是全國同時也沒反對這種白種澳洲政策的黨派。那些掌握政權的人都說：這種教訓是『時間』給與他們的，澳洲決不輸入中國、日本及附近諸島的賤價勞力，使工資與生活程度同時低降。澳洲的西方和北方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東方民族，他們只想離開他們這些人口稠密的國家移居到人口稀少土地豐富的澳洲去。還有一層：澳洲全體都很驕傲，說他們是不列顛血族。他們不願使他們的血統沾染一點顏色，縱使人口稀少，發展遲慢，也是甘願。

雖然如此，澳洲還是有一般人對於排亞政策懷疑。他們質問：澳洲這樣廣大的區域，我們只保留這五百五十萬的人口，慢慢繁殖，等後來澳洲充滿白種人，這是可能的事麼？據人口與土地的比例而論，澳洲每方里土地平均還不到二人，而美國每方里土地有三十五人，英吉利聯合王國每方

里有三百五十一人。澳洲的人口比較西伯利亞，南非洲，甚至比阿刺伯還要稀少些。復次，澳洲的人口，多半集中在東、南，與西南海岸，這三個區域的人口佔全數百分之八十，並且人口還有集中城市的強大趨勢。澳洲的白種人，差不多有五分之一集居悉尼城，百分之四十二集中在六個都會裏面。可是澳洲又是出產原料的地方。牠的田地，農場與礦區都待開墾，這種發達事業需要許多人工。苦因士蘭與北方領土的熱帶區域差不多沒有一個白種人。這種地方如果有人開墾，每年出產的棉、糖、煙草與水菜必定豐富。自幾個資本家說：因為氣候的關係，如果不用有色人種的勞力，這些區域絕對不能開墾。

但是大多數的澳洲人的見解卻是相反，他們認為：與其開放澳洲北部，放入許多的亞洲人，還不如無限制的延期開墾這個區域。他們又將美國南部的尼格羅人問題引為前車之鑒，認為如果把澳洲北部的熱帶區域開放了，將來的情形必趨險惡，連美國的任何惡劣情形都比不上。他們主張選擇一種白種人，讓他們移居澳洲，這種選擇的標準，還是以不列顛人為主要來源，除此以外，澳洲的順適的生殖率也是人口增加的一種工具。現時的生殖率是全國人口千分之二四·六，而死

之率只有千分之一〇·八，所以澳洲人口有千分之一三·二的自然增加。有些勞工團體的意見更加激烈，他們甚至反對白種移民，存着一種固執的觀念，以為澳洲境內的工作是有一定限制的，如果人口增加，工作就不够分配了。

澳洲禁止有色人種入境的方法很簡單，但是效力同時卻很大。移民局有一種權利，凡是有人要遷居澳洲，移民局的官吏就要他當面寫五十個字，文字的種類由這種官吏自由選擇。澳洲的移民律與美國限制中國人入境的移民律相同，目的在禁止勞工和匠人入境；至於入境的遊歷家，學生和商人並不在禁止之列。

澳洲人的領袖同時慎重的聲明：澳洲的移民律並不是以種族偏見為基礎。『這只是一種消極的方法，預防生活程度的低降。』

我與維多利亞議會中一個領袖討論過澳洲的生活程度與勞工狀況兩種問題。我們談話的時候，他說：

『我知道一般人都相信澳洲有一條八小時制度的勞工法。但是在事實上一種絕對八小時

勞工法還不大適合我們這種的情形，最適合實際情形的還是我們的「每週四十八小時」的定律。我們這裏有許多職業，牠們的狀況與他種職業不同，工作時間不能規定，有時一天不只工作八小時，有時工作又不到八小時。麵包工人就是一個例證。他們開始就要發麵，如果麵發得快，那麼他們的工作不要八小時便可完畢；如果麵發不起來，九小時或者還不敷用。我們的制度，因此是一種每週的工作時間的規定，如果工作時間超過這種規定的時候，勞工還是有另外的報酬。新南威爾斯有許多重要工業，都採用了每週四十四小時的工作制度。在幾種不衛生的職業中，例如砍石，掘溝，石工，與地下採礦等方面，工作時間還要少些。」

我問他：『政府是不是雇用了很多的工人呢？』

他說：『不錯，政府也雇用了很多的勞工。新南威爾斯的鐵道，電車，與碼頭，都是由政府管理的。政府在教育，巡警，衛生，司法，國有土地，公共事業與他種機關中還雇用了許多人。不獨如此，政府自身又開辦了木廠，船廠，磚塊與水管製造廠，石礦與發電廠。復次，政府在郵政，電政，電話，與其他國家機關還雇用了許多人。』

「新南威爾斯有多少本邦雇用的和聯邦政府雇用的人呢？」我問。

他的答覆使我驚異，他說：「九萬九千多人。」

我問：「你們有多少人口呢？」

他說：「二百萬多點。」

我說：「好吧，等我將牠計算一下。將二百萬用九萬九千除一下，你就可以知道：每二十個人中有一個人是爲政府工作。如果美國政府雇用的人數與人口的比例與你們的相等，那麼，我們的人口既然有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政府的官吏必有五、〇〇〇、〇〇〇之多，每人每年只照千元的薪資計算，政府每年至少開銷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薪資。我們的國會決不能通過這筆用費。」

據我的觀察所及，澳洲的勞工生活狀況是很好的。面部顴骨高聳，腹部起有皺紋的工人，很不多見。幾年前，一個統計學家曾經計算過各國的工人所消耗的食物價值，據他所統計的結果：澳洲工人的食物，不獨比美國普通工人的食物要多些，並且還要好些。澳洲是著名的肉食者。同時澳洲



的肉食也很不錯。我在別處往來沒有吃過這樣好的羊肉，並且這裏牛肉之肥美簡直與美國芝加哥的最上等牛肉相等。

澳洲人與不列顛人一樣，吃茶吃得特別多。無論男女，或兒童，每日下午總得喝一杯茶，有時晚間還得喝一杯。旅館中備茶，不另取資，火車站中出售皮酒和威士忌酒的地方同時賣茶。茶總是與奶糖同吃，每人得吃四杯。

## 第十七章 澳洲的三「R」

澳洲雖美國很遠，但是我在澳洲時常想到美國。我在新南威爾斯的公共教育總長的辦公室中，看見美國的兒童寫到澳洲來的幾封信。學校中有些教師，時常使兒童們與世界其他各處的兒童們通信，目的在使他們對於地理課程發生興趣。我面前有一封信是美國內布拉斯加省一個十三歲的兒童寫來的，這封信到了澳洲以後，悉德尼也有一個十三歲的兒童回了一封信到美國去。這兩封信同時在澳洲的教室中宣讀過，下面這封信就是美國的『穀米去殼』省的兒童寫來的：

『我住在內布尼斯加省的麥特蘭 (Martland)。這是一個美麗的地方，不過有時乾燥，有時刮風。』

其次我便要說到我們這裏的農產。我們用犁鋤開墾土地，將土地掘成一頃一頃的田。我們用一種機器栽種雀麥和穀稻，機器的名字是種穀機。我們用耕犁耕種穀稻，一連三次。我們用繩索收割雀麥，收割後一堆一堆的放着，曬乾了就堆在倉庫裏面。秋季穀稻成熟，把牠們拿來除殼，除殼以後，然後把牠們收藏起來，或是留着自己用，或是賣與別人，我們願怎樣辦就怎樣辦。

我們的學校，每日早晨九時開課，午後四時放學。回家後我們就作些散工，預備吃我們的晚飯。吃了晚飯我便幫助父親經理店務。

我們這裏女子，多半要幫助她們的母親做些家庭工作。長大以後，如果她們認為時期已至，只要找到了愛人，她們就和她們的愛人結婚。我寫得不少了，我大約不再往下寫了。

你的誠實的朋友阿士力 (Arthur Ashley) 』

澳洲有很好的公立學校。各邦的小學校都不收學費，並且小學教育是強迫執行。新南威爾斯

境內如果有七歲以上十四歲以下的兒童沒有入學校，他們的父母必受一定的處罰，第一次罰款一元二角五分，以後多次要罰五元，或監禁七日。學校中有一種職員，專司缺席學生的調查，逃學的學生每次都可以找着。悉德尼城有為一般逃學者開辦的特別學校，管理這個學校的人是一個訓練過的心理學家，他對於這些學生作一種心理的研究，考查他們逃學的原因及其補救的方法。

澳洲人努力使每個兒童都有求學的機會，但是在人口稀少的區域，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許多地方的兒童，要乘火車，纔能到最近的學校去，有些邦的鐵道局還給他們乘車免票，使他往返不必費錢。如果一個地方有十二個兒童，政府就為他們開辦一種臨時學校。只要學生的數目在一打以上，臨時學校就可以成為正式學校。如果人數不足，連臨時學校都不能開辦，那麼，政府就為他們組織一種所謂半期學校，間日有一個教師來授課。在人口更稀少的地方，教師們就挨戶授課。在一年中，苦因士蘭有十四個遊行教師總計走了六萬七千英里的路程，教授了一千八百個學生。苦因士蘭還有十個學校，每個學校的學生不多，並且都是從遠處來讀的，他們每週只上一天課——每星期六日有一個教師到學校中來授課。

新南威爾斯有三個旅行學校。每個學校只是一個馬車或汽車，帶着一個教師住的篷帳，與一個學生住的篷帳。教師把牠開到一個地方，撐開他的篷帳，拿出書來，上一次課，到了那個星期的末日又開到別的地方去。新南威爾斯還有函授科，使一般不能受他種教育的兒童有求學的機會。牠們用通信方法教授一般七歲到十四歲的兒童以小學課程。這些函授科始於西歷一九一六年，開辦的時候，本是一種試驗性質，不料發達很快，現在悉德尼的教育部已經有了七百個函授學生，有十五個教師擔任這種工作。

澳洲的人，無論男女，或兒童，差不多都能念書，寫字，如果美國人回想歐戰發生後美國招兵時所檢查的人有百分之二十五是不能認識字的，那麼，我們美國人的驕傲態度大約會減少一點。

澳洲的學校對於兒童們的身體是很注意的。城市中的學校，不獨要檢查學生的身體，並且時常還由醫生治療，同時各邦的教育部大都有旅行醫院，與普通醫學，牙科與眼科的臨診教導。

從前澳洲的公立中等學校很少，國家的教育只是小學教育，兒童到十二歲或十四歲以後就沒有公立學校可進了。但是現時的中等學校已經是很普通，不獨這種學校的數目增加了，並且裏

面的課程也添增了。

美術學校是澳洲教育的一種特色。苦因士蘭政府對於爲美術學校募捐的任何鎮市，總是盡力捐助。打一個比喻，如果有一個鄉村要募一千元經費開辦一個美術圖書館或美術學校，那麼，政府就另外捐助一千元，如果這個鄉村募了一千五百元，政府就另外給牠一千五百元。這些美術學校不獨教授圖畫，油漆畫，與音樂，同時還有打字，速寫等課程，牠們的名稱雖然是美術學校，其實美國青年會的課程，牠們都有。牠們裏面都有讀書室，牠們的圖書館的藏書也很豐富，書籍大都是一定的人隨時捐助的。悉德尼的美術學校圖書館藏書有六萬冊。

除了這些學校以外，每個城市，無論大小，都設有工業學校。悉德尼有一個工業出品陳列所，裏面的陳列品竟達八萬二千件之多，其中有一千件羊毛標本。只說這個陳列所的房屋建築費就是十萬元。墨爾本有一個勞工專門學校，牠的建築與設備兩項已值二十五萬餘元。這個學校男女兼收，現在的學生有二千多人。上課時間多半是在夜間，裏面有關於實用科學，工程學，礦學，商法，他種工業科學，以及幾種主要職業科學方面的講演。

維多利亞有二十五個工業學校，牠們都是由教育部管理。牠們教授的職業科目中，有攝影學，木工與金工，鉛工與瓦斯裝置，木作，馬車修造，羊毛揀選，房屋與標記的塗漆，並且還為女生設立了烹飪和縫紉二科。

各邦的都會中都設立了一個邦立大學。我參觀過悉尼大學，裏面的男女學生總數與美國加利福尼亞省的利蘭斯坦福大學 (Leland Stanford University) 的人數相等。牠授與文科，理科，法科，與醫科各科的學位，裏面的學科除了神學以外，無一不有。牠的畢業生可以進英國的牛津與劍橋二大學，與不列顛各大學的畢業生享受同等待遇。墨爾本大學的畢業生也是一樣。

與美國的同等學校比較，澳洲的中學校與大學校的學生並不算多。美國的華盛頓省，與澳洲維多利亞邦的人口差不多相等。但是華盛頓的中學校與省立大學的學生比較維多利亞的中學校與墨爾本大學的學生要多三倍。澳洲全國邦立大學的未畢業學生，總計還不到七千人。有時一般人批評澳洲人，說他們這個民族對於高等教育沒有什麼興趣。美國有幾千個青年男女甘願犧牲一切，努力各種工作，都要作一個大學畢業生；這本是一種事實，但是據澳洲的青年看來，這簡直

是一種小說般的無稽之談。

澳洲各邦都有邦立的農科專門學校，並且附設有試驗農場，目的在新方法的發明與新農產的收穫。同時政府還派遣農業專家到鄉村各處遊歷，對農民講授農業方法的知識，並且還組織了特別的學校來應適各種新的需要。

比如爲幫助從事牛乳業的農民擴充他們的商業起見，邦政府就設立了農業學校，教授牛油與乾酪的製造法。結果現在各邦都有許多大規模的牛油與乾酪工廠，牛乳產物的出口每年增加很快。

維多利亞與新南威爾斯現在每年出產的牛油有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多磅，乾酪大約有五、〇〇〇、〇〇〇磅。只就新南威爾斯一邦的專產牛乳的母牛而言，牠們每年生產的牛乳足夠分給美國全國每個男女與兒童一伽倫，同時如果澳洲每年輸出的牛油全完輸入美國，那麼，美國全國的人每人差不多可以分得一磅之多。在實際上，牠輸出的牛油大半輸入不列顛的市場中去了。

維多利亞牛乳業的創始是很有趣味的。我在墨爾本的時候，有一個製造牛油的人對我說過這個故事。他說：

『二十五年以前，我們製造的牛油真是少得很。我們每年輸出的牛油只有五萬磅。於是政府就開始幫助我們這般農民。牠實行一種津貼的計畫，鼓勵牛油的輸出，這種津貼可以維持到四年之久。第一年輸出的牛油，每磅津貼四分，第二年每磅三分，第三年每磅二分，第四年每磅一分。於是，一般人就開始研究，實驗牛油的製造方法。從前沒有乳牛的人那時買得了很好的母牛，我們現在出產的牛油在歐亞二洲的價格都很高。我們製造牛乳品，用的是美國機器。』

從澳洲的報紙銷路方面看來，澳洲人對於報紙的讀閱很有興趣。把雜誌與職業方面的出版物計算在內，澳洲的報紙與他種刊物差不多有一千種。在墨爾本城中，主要的日報有精警報 (Alertus)，時代報 (Age)，與先驅報 (Herald) 三種。悉德尼的先驅報在澳洲全國都很銷行，同時我們在各處都可以看見悉德尼的郵報 (Mail)。比利斯本，阿得雷德與伯斯有早晨出版的報紙，也有午後出版的報紙，在實事上，差不多沒有那個大鎮市沒有四種或四種以上的報紙的。最流行的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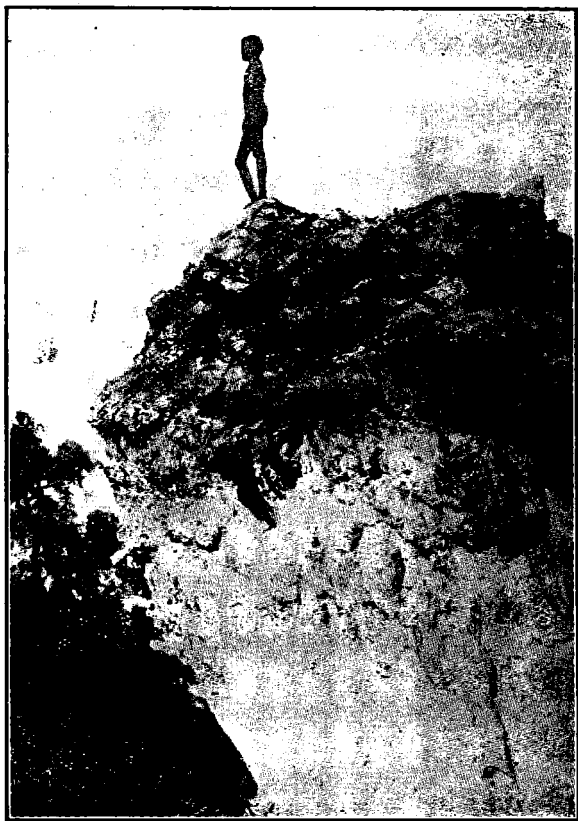


第九圖  
半開化土人



有些土人住在黑林中的教會區域，他們的子女就在這裏受一點小學教育。但是澳洲的土人多半是遊牧者，僅僅有時到各邦的土人部去請求供給衣食。

第十圖  
曠野的土人



澳洲新西蘭南洋諸島遊記

一百五十二

澳洲土人是從前的食人族，他們的文化現在仍是人類中最下等的文化。他們與文明人接洽以後還是不能進步，現時他們已經是一種將死的民族了。

刊，有悉德尼的週報，墨爾本的澳洲報，阿德雷德的觀察報，西澳大利亞報與星期日報。各城的大報每星期六都有增刊，每份四分，全國都很銷行。此外還有各種農業方面的出版物，牧羊業方面的出版物與財政方面的出版物。

澳洲的報紙不像美國的報紙那樣動人，但是比較英國的報紙又要活潑一些。從報紙上所登載的廣告數目看來，我敢說澳洲的流行的報紙的主辦人獲利很多。

## 第十八章 澳洲的土人

澳洲稱土人爲『老黑』(Blacks)或『黑人』(Blackfellows)，有時又用黑奴(Nigger)這個名字稱呼他們，但是我所看見過的幾個土人都是朱古律棕色，並非黑色。他們的頭髮是捲曲式非羊毛式，他們既沒有非洲人那種厚唇，也沒有那種扁平的鼻子。有幾個土人還很漂亮，他們的身體普通都是直立而且強壯，不過有時很消瘦罷了。我在苦因士蘭的坦式微爾(Townsville)看見一個『基因』(Gin)，基因就是土人中的婦女，這個婦女如果到美國南部各省有色人種的羣衆

中去，別人必定不知道她是一個澳洲土人。她大約是一個十八歲的女子，顏色與黑白雜種的顏色一樣，面部的顴骨很高，兩頤漸低，口很大。她的頭髮不獨美麗，而且光滑。

她身上穿着歐洲的衣服，不過澳洲北方內部的土人無論男女都是赤身，至多在鼻上或耳上掛點裝飾品，或在腰部繫着一二條繩子，掛套他們的粗笨武器。在苦因士蘭的西北部，土人預備一種人髮作成的帶子，舉行某種禮儀的時候就將牠繫上。他們頸上繫着草質頸圈，有時還在身上用漆塗些條紋。有時他們的肩部披着許多袋鼠皮。他們用膏油或黏土膠着頭髮，周圍繫以繩索，免頭髮遮着他們兩眼。各處的土人對於梳頭油都很浪費，只要能力做得到，他們總得把頭髮弄得光滑，有如加了一件魚油外衣似的。他們穿着這種衣服，身上就有一種腥氣，這種氣味是歐洲人最害怕的。他們理髮的方法有許多種；有時用布包着，布上繫的袋鼠的肘骨，一直懸到耳邊，或者在額髮上掛些袋鼠的牙齒，使牠們在眉毛間不停的搖擺着。

澳洲北部的達爾文海口 (Port Darwin) 附近的黑人帶着鼻針，有些鼻針長至十英寸。鼻子的中央穿一個洞，把鼻針套進去，使牠們超出鼻孔五英寸。鼻針是火鷄，袋鼠或駝鳥骨做成的。他們

有時用鸚鵡翎和燦爛的毛羽插在鼻的兩邊。有些土人還刺穿他們兩耳，將袋鼠骨當作塞子插在孔裏。

差不多所有的土人身上都有瘡疤，瘡疤越大，他們就越驕傲。他們爲裝飾的原故，用火石和貝殼把皮膚刺破，裏面敷以炭末，使傷口幾個月都不生肌，等傷口生肌以後，身上留着手指深的皺摺。他們的瘡疤有時在背部或胸部，有時在雙頭肌上，有時又在大腿或肚上。在某種部落裏面，土人們特意將身上的皮膚割破幾小塊，使身上產生瘡疤，割的時候，痛得非常，被割者總得喊叫。

婦女們身上的瘡疤並不完全是自動的東西，有時是受丈夫的殘忍虐待的結果。土人中的男子把他們的妻子當作奴隸看待，發怒的時候就用桿打她們，石斧砍割她們，或用堅木槍刺傷她們。如果婦女們因這種家庭事故被男子殺死，這簡直不算什麼重要的事情。土人中的婦女沒有任何權利是男子應當遵守的，如果她們逃走被人拿着了，那麼，無論什麼人都可以虐待她們。做女兒的時候，父兄們可以自由將她遣走或賣給別人，結婚以後，她是一個婢僕或奴隸。丈夫可以將妻子借與別人或遣送到別處去。她不能與第二個男子談話，有些部落中的婦女，要想和她的同胞兄弟們

說說話都是不可能的。土人中的女子有時十歲就做新娘，普通一般女子十六歲以前總得結婚。黑人中有許多未婚男子，但是沒有未婚的年長女子，因為就是醜陋的女子也能工作。

男子死後，他的妻子就成了長兄的財產，他留着也好，遣送出去也好，都隨他自己的意思。長兄對於姊妹們有自由售賣或遣送出去的權利，當父親的人時常用家中的女子爲子弟們交換妻子。澳洲土人中的婦女如果不能加入本族中任何職業，她都不能訴苦。她差不多要做各種工作，大則修造房屋，小則預備飲食，養育嬰兒。土人中的部落大都是以遊牧爲生活。他們無論停留在那裏，就用樹皮或獸皮修築小屋居住，他們每次在停留的地方都造成一個新的村落了。

旅行的時候，婦女們爲全家擔負行李與一切所有物。她荷着這些東西，狀況與載貨的馬匹一樣，駝着背慢慢的在丈夫後面跟着走，她的丈夫手裏除了他的手棒與軍器以外，也許沒有別樣東西。如果她走得很慢，其餘的人都上前去了，那麼，她就決不能免避她的主人的鞭笞。大隊到了一個新地方以後，她就得去砍剝樹皮爲全隊的人修造茅屋。茅屋修好，然後到外面去掘樹根，摘水菓，上樹去尋找小蟲爲他們預備早飯。她工作的時候常常帶着她的嬰兒同行，她掘樹根的時候，把嬰兒

放在地上。她受了這種待遇，結果是容易衰老，頭髮不久變成灰白，面部起了皺紋，大約三十歲就得死去。甚至土人中的男子們活到五十歲的都不多見。

土人的生命很短的原因不外：日曬夜露，食物惡劣，與文明人及其惡習接觸。一般人認為他們是世界上最沒有開化的民族。有人對我說：他們的生活多半是獸類生活，只有一小部分是人類生活。他們的食物大都是蔬菜，包括一切樹根。他們搜集野果，又將一種草的種子和些水放在石塊中間研成細末，然後把牠作成麵糊當作麵包的材料。麵糊成了麵團以後，他們把牠當作麵包吃，或是吃生的，或是吃熟的。他們有一種很喜歡吃的東西，就是野蜜，這種野蜜是他們跟隨蜜蜂到空樹的蜂洞中採取來的。

他們歡喜吃蟻蟲，與蛇。澳洲各處都有螞蟻，其中有幾種是土人喜食的。土人只須站在蟻塚上，把脚在土上踏幾下，螞蟻就跑到他腿上來。等他的足脛上站滿了螞蟻以後，他就一把一把的抓來吃。比較大些的螞蟻要烤熟或曬乾纔吃。

但還有一種美味就是硬殼蟲，成熟與未成熟的硬殼蟲都是他們的食物。未成熟的硬殼蟲是

一種幼蟲，他們從枯樹中把牠們拿來放在熱灰中燒着吃。外國人凡是吃過這種東西的都說：這樣燒來吃味道並不算壞，樣子與滋味都與炒蛋相同。

各種的蛇與蜥蜴拿來燒着吃。一種最大的蜥蜴尤其是他們歡迎的東西。這種爬行動物的滋味與小雞一樣腿子尤其爲澳洲土人所喜。南美洲全部的人也歡喜吃這種東西。

土人同時還喜食蚱蜢與蝗蟲，這種東西有時成羣結隊的來往。在這種時候，婦女們一籃一籃的捉拿牠們，土人就隨着開設大規模的宴席。她們捉得以後，開始把牠們用火燒掉牠們的翅和腿，然後一個一個的烘烤。吃的時候，肉味與炒栗子不相上下。

澳洲土人是一種食人族，這件事似乎不成什麼問題。現時有幾種記載，表明牠們從前本是食人族，據可信的故事，澳洲現在有幾個地方的土人仍然有食人的事情。

政府的報告，給與我們以食人惡俗的證據。幾年前，有一個人名愛德華咨 (Edwards) 他親眼見過土人在爐中燒烤一個嬰兒。他看見黑人把嬰兒的身體剖開剛剛要動手吃的時候就走開了，因爲那種景况過於淒慘，他決不能繼續觀察下去。拉謨和爾次 (Carl Lumholtz) 在他的食人族



中 (Among the Cannibals) 一書說道：澳洲土人認爲除了黑人的肉以外，再沒有他種甘美的食物，雖然任何種人肉都是美味，但是土人總覺得黑人肉比其他種人肉要好吃些。苦因士蘭幾個地方的土人，遇見偶然死去的兒童，立刻就把它們燒來吃，並且現時還有證據，證明有些兒童是別人殺死的，因爲他們想吃兒童的肉。苦因士蘭西部的土人最歡喜吃純粹黑種的人肉，但是他們對於雜種兒童還是拿來燒着吃。有人說：黑人最喜歡吃中國人或馬來人的肉，因爲他們是肉食者，比之肉食者的歐洲人的肉要嫩些，淡些。

我們平常總以爲黑人的智慧最低，但是許多澳洲人對我說：黑人的智慧並沒有我們所假定的那樣低。黑人有些行動很足以表示他們的究理的能力與追溯人類獸類蹤跡的能力。他們教訓他們的兒童，使他們能在崖石上覓得蛇與蜥蜴的蹤跡。縱使牠們只在最堅硬的土地上留下一個最小的足跡，黑人也能找着牠們。因爲他們有這種能力，所以澳洲政府正式把他們編入草叢中的巡警隊，像用聞血腥的獵犬一樣，使他們偵探在逃的罪犯或在沙漠中失蹤的人的下落。這種黑人偵探每次總能拿獲他所要拿獲的人，縱使在逃的罪犯騎着馬跑，他自己步行，也能拿獲他。

澳洲的內地居民有一種習慣語：『只要你們雇得一個黑人，你們就可以找着水。』凡是到西方無人知道的乾燥區中去的人，總是帶着一個黑人同行，因為如果沙地中沒有水，也沒有存着最後的雨水的花崗石深洞，那麼，黑人還能夠在沙漠中的樹底尋得一些可以止渴的樹根。他覓水的方法就是：把這些樹根砍成一些短節，使裏面的水，一滴一滴的滴下來，同時用一個木碗將牠盛着。黑人同時是很好的獵人，他們不用火器，可以獵得最多的野獸。他們善於捕捉駝鳥，捕捉時用一種野犬，使野犬把駝鳥驅逐到陷阱或羅網中去。他們在曠野打獵的時候，就在水孔附近的地方居住，等駝鳥來飲水時，捕捉牠們。駝鳥到了水孔邊，他們於是用網把去路圍着，等牠們被羅網纏住的時候，用槍棒把牠們打死。

黑人捕捉袋鼠，有時用羅網，有時使獵犬驅逐牠們，等牠們跑得精疲力竭以後，再槍殺牠們。牠們頭上頂着茅草到水裏去，偷偷的捉拿水鴨與鸞鷺。他們捕魚的時候，有時用幾種有毒的植物放在水中，魚中了毒，浮到水面來，他們就乘機捕捉牠們。土人捕捉鯰魚的方法是在溪水中慢慢用腳探尋牠們。他們殺鯰魚的方法，就是將魚頭後面的肉用牙齒深深的咬幾下。

我前幾天買得幾件土人用的武器，每件五角錢。這種武器只是一塊平面而彎曲的木板，寬約二英寸，長有二十英寸到三十六英寸。牠的形狀很奇巧，如果擲投合法，牠還可以回到身邊來。土人投擲的手段很高，我從前以爲他們把牠當做武器用，其實他們並不如此。他們有時拿牠射擊小鳥，不過普通總是把牠當作玩具。他們戰爭或作大規模射獵的時候，最喜使用槍矛，有些槍矛有四五磅重，九英尺長。槍矛頭有時用骨，火石，鐵，有時用堅木。

據我觀察所及，澳洲土人不像美國的印第安人一樣的崇拜上帝，不過他們信仰一種未來的國家和一個快樂的獵場。他們最怕鬼怪，相信有些地方——如洞，森林等處——是鬼怪常到的地方。他們認爲巫醫可以治病，他們十分相信疾病是由鬼怪產生的。他們的醫生假充知道鬼怪的地方，從人身體上的痛處可以呼吸一些木片出來。土人相信他們的災禍大都是妖術作祟，以爲有些人可以使別人生病或死之。他們認爲他們的術士能夠造雨，如果發生旱災或部落中發生他種災禍，他們總認爲這是術士應負的責任。土人因此就用各種符咒來驅逐邪神。他們有一種觀念，以爲白種人是死後再生的人，並且相信他們自己死後會變爲白種人。

第十圖  
飛機射擊火鷄

澳洲新西蘭南洋諸島遊記



澳洲人對於各種遊戲都有興趣，他們有時在飛機上射擊火鷄。牠們中間有一種雄火鷄，如果巢中有卵，牠總是在裏面日夜看護的。

一百六十二

## 第十二圖 袋鼠



一個發育完全的袋鼠，用後腳站着，或者比人還要高些，但是牠剛生下的嬰兒，有時只有一英寸長。牠的嬰兒差不多是一種透明體，生後必須在母親的袋中居住很久纔能出袋。

因爲土人相信：未來國家的禍福大都以死人的安葬爲轉移，所以他們安葬死人的時候對於葬禮總是十分小心的。男子死後，身體要捆好，纔拿去安葬。他們把死屍的膝蓋彎曲到頸邊，在頸邊將牠們捆着。兩膀捆在兩旁，腿肚與大腿一同捆着。然後用皮毡或零塊樹皮包着屍身，把他埋在沙地中三四英尺深的地方，上面堆一個沙堆，堆面蓋以木塊。至於婦女和兒童，他們認爲這是無關緊要，他們在生前死後都是不重要的份子，死後只將屍體包上樹皮埋在地下就算了事。

澳洲有些地方的土人有火葬的習慣，還有些地方的土人不用火葬，只將屍體用火烤乾，一直烤成乾屍纔放手。有幾個部落的土人，人死後放在樹林中的土台上，讓飛鳥吃盡他的屍骨，這種辦法與拜火教徒的葬禮相同，因爲後者的葬禮就是將屍體放在孟買 (Bombay) 的幽靜塔 (Towers of Silence) 上，讓狗頭鷹來吃牠。後來再把屍骨埋在土中或拋入空樹裏面。

澳洲的土人現在是一種將死的民族。沒有人知道二百年前澳洲有多少土人，但是據現時的計算，他們的人數只有六萬了。這六萬人中，有四分之一在苦因士蘭，二分之一在西澳大利亞，有一萬人在北方領土。維多利亞只有一百個土人，新南威爾斯只有一千五百。南澳大利亞有一萬六千。

塔斯馬尼亞的土人已經完全消滅，牠境內最後的一個土人死於西曆一八七六年。說是這樣說，可是這些數目並不完全可靠，因為人們對於土人的數目，從來沒有精確的統計。他人住在曠野以及澳洲的未經開闢的廣大區域中，所以現在的人沒有那個知道他們的確數。

## 第十九章 康格盧與跳舞鳥

澳洲是一個出產袋獸的地方，獸類中有一半用胸袋攜帶牠們的嬰兒。澳洲的袋獸總計有一百十種，換言之，有一百十種獸類用牠們腹部的肚袋攜帶牠們的子女。有些袋獸比人還高，有些袋獸與人的大拇指差不多是一般大。有些在樹上生活，有些在平地上生活，有些大部分時間都在水中生活。我在澳洲遊歷的時候，看見幾種自然環境不同的袋獸，同時在動物園中為牠們拍過照。每個城市都有牠的動物園，每個鎮市都有牠的陳列所，所以在澳洲要看野獸，無論死的活的，都是很容易的事。

在各種袋獸中，我最歡喜袋鼠。我未到澳洲以前，有一種觀念，以為所有的袋鼠都是相同。現在

我纔知道：袋鼠總計有四十九種，最大的是灰色康格盧，雄性的灰色康格盧從鼻到尾尖計長七英尺，最小的是康格盧兔與康格盧鼠。悉德尼與墨爾本的動物園中，差不多有各種康格盧的標本。牠們裏面的康格盧是關在有鐵網的圍場中，有些比我的身體還要高些。牠們的後腳很大，用後腿可以飛到空中去，好像生了鐵翅一般。牠們一次可以跳三十英尺遠，牠們用兩隻後腿跳着走，比用四隻腿的馬還要快些。但是因為牠們容易疲勞，所以馬終於可以追上牠們。

最大的袋鼠是灰色與紅色兩種，這兩種康格盧在澳洲全國各處都可以看見。澳洲人養馬養犬，專作獵取袋鼠之用。牠們用的獵犬是一種長瘦獵犬與獵鹿犬的雜種，這種獵犬不獨跑得很快，並且其勢很凶。康格盧與獵人對戰的時候，如果牠們是很大的康格盧，那就是一種危險的事，牠們不傷獵犬，就得傷獵人。牠們等候敵人的時候，總是將背部靠着樹身。如果獵狗走到牠的面前來，牠就用前臂抓着獵犬，用一隻腳爪剖開後者的胸部，把牠的五臟都剝出來。康格盧的後腳的腳爪有三四寸長，堅硬與象牙相等，鋒利如刀劍一般。他不獨跑得很快，並且還能泅水，如果追趕過急，牠也許會由水中逃走。如果獵犬到水中去追趕牠，牠就把獵犬抓到水面底下，盡力把牠淹死。



康格盧平常總一對一對的遊行。人們時常看見一個雄康格盧與一個雌康格盧走在一處，有時牠們的嬰兒小頭還從牠母親的肚袋中伸出來。小康格盧剛剛生出來的時候，不過只有一英寸來長。牠身上沒有長毛，光滑得與透明體一般，看時很像蚯蚓。牠產後便在母親的肚袋中藏着，飲食起居都在袋裏，長大以後纔由肚袋中出來尋覓草食。出袋以後，牠沒有與肚袋永遠脫離關係，此後如果身體困倦或發現一種最小的危險的象徵，牠還是要躲到肚袋中去，時常把頭伸出來探望，看看危險過去沒有。直到八九個月以後，牠纔永遠離開這個肚袋，因為那時牠已經有了八磅到十磅之重，母親再也擔負不起了。

澳洲的康格盧多半是住在平原，食物大都以草為主。不過還有一種康格盧是在樹中生活的，第一次發現這種康格盧的人是拉謨爾和次。他由苦因士蘭北部的黑人引導，纔有這種發現，並且黑人還幫助他獲得許多康格盧的標本。悉德尼的陳列所中有幾件這種標本，有人對我說：還有許多標本寄到歐洲各處的陳列所去了。

樹中的康格盧，不像很大的灰紅二色的康格盧，牠是一種很小的袋獸。牠的頭與松鼠的頭相

第十三圖  
澳洲的阿破孫



澳洲的袋獸中有一種阿破孫(Opossum)，僅僅這一種袋獸還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得着。這種袋獸皮每年有大宗的輸出，因為牠可以用作婦女們的衣服上的裝飾品。

第十四圖  
大熊與小熊

第十九章 康格盧與跳舞鳥



除了阿破孫與阿破孫鼠以外，——巴塔哥尼亞有這種東西——其他的袋獸都是澳洲的專產。美國每年從澳洲輸入大宗的阿破孫皮，把牠用作婦女衣服的材料。

同，身體上各部分的位置比較平原中的康格盧生得要相稱些。牠的四肢有八英寸到十英寸長，牠的尾更要長些。牠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樹上過活，日間在樹上睡覺，夜間要飲水纔下樹來。牠吃的是樹葉。這種康格盧，在土人眼光中，是一種最好的美味，他們訓練了一些獵犬，使牠們上樹去捕捉牠們。獵犬捕捉康格盧的時候，土人也上樹去援助獵犬，牠們不獨爬上有康格盧的樹木，同時也要爬到附近的樹上去，等康格盧逃到別的樹上的時候好捕捉牠們。

還有一種麝香康格盧 (Musk kangaroo)，牠的身體很小，我們可以把牠放在衣袋中。另外有一種康格盧，樣子與兔相類似，名兔形康格盧 (Hare kangaroo)，此外又有一種鼠性康格盧 (Rat kangaroo)。小康格盧中最普通的一種就是瓦勒比 (wallaby)，牠的皮與其他許多康格盧皮同是有用的東西，所以人類獵殺牠的原故，完全是想得牠的皮。現在的康格盧皮的需要很大，美國每年輸入很多，因為這種獸皮可以製造袋囊，靴鞋，與他種用品。

澳洲有一種奇怪的小獸，這種小獸是介於鳥類與哺乳類之中的動物。這就是鴨嘴獸，牠的嘴與鴨嘴一樣，兩足有蹼，可以游泳。說牠是鳥類，牠又哺乳牠的子女。牠在土中掘些隧道，與田鼠所掘

的隧道一般，人們常常在塔斯馬尼亞與維多利亞的淡水溪中發現這種怪獸。牠的食物就是水中小蟲，介蟲，硬壳蟲與草類。黑人常常用槍刺殺牠，白人也常常用一種器具捕捉牠。

鴨嘴獸的生活是很有趣味的。一對一對的鴨嘴獸都居住在隧道裏面，隧道有兩個出口，一個出口在水中，一個出口在水面的堤上。他們的巢穴修在隧道裏面，位置正在隧道中心，離隧道的水陸二門的距離是相等的。雌鴨嘴獸就在這裏孵卵，每次孵一兩個。牠與美國的臭獸一樣，臭味在周圍幾英里的地方都可以聞見。

鴨嘴獸皮是一種最美麗的東西，不過世界上的鴨嘴獸太少，不能成一種商品。我有一塊鴨嘴獸皮，寬十二英寸，長十八英寸。這種皮之軟滑，與田鼠皮式的絨布一樣，但是牠的嘴與兩足卻堅硬如牛角一般。有人時常用牠製造毛毯，一條很好的鴨嘴獸毯至少可以值一百二十五元。

澳洲的怪獸有些是生長在海岸邊。企鵝生長在澳洲以南很遠的海島上，澳洲附近的池鵝也很普通，尤以苦因士蘭海岸外的珊瑚礁上為最多。此外還有海豹，又有一種海牛，幾年前這種海牛還引起過一般人的很大的興趣，因為牠的形狀很像寓言中的人魚。在澳洲的初期時代中，一個捕

魚隊中有一個人在苦因士蘭海岸搜採海參，他以為他看見過這種怪物，牠們的身體，一半是婦女，一半是魚。他立刻跑到大隊裏去告訴他們說：他看見幾個人魚在藍色的海草上休息。他說：其中有一個人魚把她的頭與肩部伸出水面對他望着。他發生很大的恐怖，就忘命的跑到船上來。後來他的同伴纔發現他所謂人魚並不是人魚，只是澳洲的海牛。牠們的母親常常把牠們的孩子抱在懷中，所以有點像民間傳說的人魚。

這種海牛有些像海豚。有一個圓滑的身體，一個寬肥的尾，前部有兩個鰭，短而多肉。口是圓形，雄的口中還伸出幾個尖齒。發育完成後，身體有八英尺到十英尺長，但是有時可以長至十二英尺。牠們總是結隊在水中游泳，每隊少則半打，多則四十。牠們這種動物，雌多於雄，母親哺乳的時候的叫聲很像人類的聲音。

海牛的主要出產地就是澳洲北海岸熱帶的海水中。黑人捕捉牠們的時候，是由白人指導，他們乘着小船或樹皮船追趕牠們，用魚叉刺殺牠們。刺殺的時候，最好是刺殺牠們的尾部，因為牠們的尾部一離開水面，全身就沒有力量了。

澳洲土人很喜歡吃海牛肉。他們把海牛肉拿來煮食，把身上的脂肪煮成海牛油，海牛油在醫藥方面的價值與魚肝油相同。雄海牛皮與巨牙也是一種商品。

我希望我能夠給幾個澳洲的怪鳥與你們看看。澳洲有七百多種鳥類，其中有幾種是別處沒有的。我在比利斯本的博物院中看見二十種不同的鸚鵡，有些是雪一般的白色，有些是淡紅色，有些是血紅色。其中有一種最奇怪的鳥，名琴尾鳥，尾與七絃琴一樣。又有一種鳥名掠鳥，牠有一種奇特的習慣，總是在牠棲宿的樹旁建設一個遊戲場。這種遊戲場是一種柴枝織成的講台，直徑有時有三英尺。台上有一個樹枝築成的茆亭，房上有很美麗的裝潢品，這個茆亭是雄掠鳥修成的。牠們在樹枝上鋪着美麗的羽毛，同時還用些甲殼與骸骨來點綴牠。附近的茆亭，有些還蓋着碎碗磁器與玻璃的裝潢品。有一種掠鳥，每日換些鮮花來點綴牠們的茆亭。這些茆亭既不是牠們的巢穴，也不是牠們的家宅。牠們大約是一種會合地或求愛的場所，即雄性掠鳥在牠們的女友前跳舞求婚的地方。

掠鳥幼時是綠色，長大以後，雄性掠鳥成了光滑的黑色，與我們的青緞一般。牠們的嘴是藍色，

嘴尖卻是黃色，腿部與足部是淡黃的白色。雌性掠鳥有棕綠二色，嘴又是鹿角色。牠們的出沒地就在澳洲的東海岸與內部許多區域。

從前有一個小孩，他因爲不願意把他的零錢捐給主日學校——即聖經學校——於是作了一首小詩來發洩他心中的煩惱，讀者大約還記得這首小詩。詩中有一段就是：

我願變成一隻食火雞，

在廷巴克圖的曠野裏。

捉住主日學校的一個牧師，

啄食他的皮骨，與讚美詩！

澳洲是食火雞的出產地。大陸上一個區域中，有幾千隻這種巨鳥，牠的形狀與駝鳥及伊繆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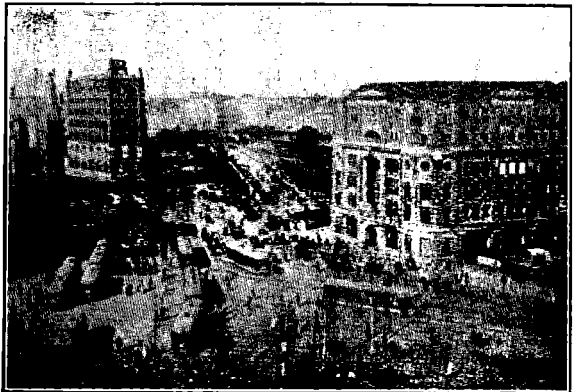
(Emu) 類似。澳洲的駝鳥與伊繆鳥住在空曠的平原中。食火雞卻住在森林與小樹林裏面。牠們是一種謹慎的飛鳥，不輕易到樹林外面來的。我在澳洲的時候，看見過這種怪鳥。牠的身體大約有四英尺半高，全身的毛羽都是黑色，只有下部的毛羽是棕色。牠的兩眼很像鷹眼，頸細而長，頭部無



毛，嘴寬平而有力。牠的兩脚最堅強，看時不像鳥脚，而像木棒。脚上有三個巨爪，與伊繆鳥相似。

伊繆鳥是澳洲的國鳥。牠的身體比食火雞要大些，有的有五六英尺高。牠的形狀很像駝鳥，不過腿比駝鳥為短，身體比駝鳥要短胖些，粗笨些。牠的毛羽是黑暗的棕色，上面夾以灰點，看時很像粗糙的頭髮而不像羽毛，人們有時用牠的皮製造地毯。食火雞的頭部無毛，但是伊繆鳥滿頭都是毛，我不如說，牠滿頭都是髮。牠的羽翼很短，不展開的時候簡直就看

### 第十五圖 悉德尼城的商業區域



悉德尼不獨是澳洲的發達最快的城市，而且也是南海的商業中心。牠的面積與美國的聖路易城 (St. Louis) 大約相等，是新南威爾斯的商業區域。

不見。這種鳥很危險，只要一蹴就可以結果人或狗的性命。

獵取伊繆鳥是澳洲人最嗜愛的一種遊戲，他們特別訓練許多獵犬與馬來獵取牠們。最適宜獵取伊繆鳥的時候就是清晨，清晨是牠們出來吃草的時候。人們訓練獵犬的時候，總是教授牠們捉拿伊繆鳥的頭頸，否則牠們必遭伊繆鳥的毒手，後者像母牛般的用腳向後或左右一蹴，獵犬的性命就沒有了。有些區域中的居民，盡力的殺除這種怪鳥，否則牠們就會吃盡牧場中的草料。他們派人出去尋找牠們的巢穴，擊破這種鳥卵。人們在黑林中一個牧場裏，一次擊碎過一千五百個這種鳥卵，同時新南威爾斯有一個區域中的人，在九個月中殺死過一萬隻伊繆鳥。澳洲人口稠密的地方，這種伊繆鳥差不多已經絕跡。土人們獵食牠們，連皮帶肉的吃進去。他們最喜歡吃牠們的腳部的肉，因為這種地方的肉有些像牛肉。澳洲人有時拿牠的蛋殼鑲上銀腳，把牠當作牛乳瓶，或盛糖碗使用。

澳洲的魚狗中有一種科科伯拉(Kookooburra)或笑驢。牠的破啞的叫聲與笑聲一樣，牠在樹林中叫，幾英里遠的地方都能聽見。這種鳥的頭部與身體一般大，但是牠的笑聲有牠的頭部與

身體一千倍大。牠叫的是『哈哈！哈哈！』；牠反復的這樣譏笑着，直等一般在樹林中旅行的人神經上滿受刺激纔行停止。牠的食物就是蛇與蜥蜴以及他種爬行動物，因此牠們已經獲得法律的保護。

## 第二十章 澳洲與美國的國際貿易

如果有人不相信澳洲的國外貿易是很重要，那麼，我很願意把他帶到悉德尼海港的碼頭上去見識見識。他在那裏就可以看見許多大船，其中有的是從倫敦開來的，有的是從馬舍爾開來的，有些是從歐洲其他口岸開來的，同時還有許多小船從印度、中國、日本與南海諸島開來的。他又可以看見從南非洲開來的商船，從紐約與舊金山開來的商船，船上還掛得有美國國旗。

這裏有一個美國商人，曾經給一張貨單與我看，這上面所載的貨物，是一次由美國舊金山運到悉德尼來的。這次運來的貨物是：四百噸縫紉機器，一千噸籬圍用的鐵網，與四百噸捲紙。此外還有鐵器、機械、修理機械器具、機械油、發光油、與煤油；化學用品與煙草。

澳洲全國的人，每人每年平均要買十六圓錢上下的美國貨，（男女，兒童都包括在內。）一切商店中都陳列着美國貨物，同時澳洲的農場大半都用美國的農器。澳洲人喜用美國的小斧，他們稱牠爲戰斧，這種稱呼顯然是表明：澳洲人以爲美國人製造小斧最初是因爲要用來抵抗印第安人的原故。美國木匠們用的斧頭，在澳洲的銷路也是很好，尤其是美國的鋸子，錘子，夾木，與細鑽。

美國的精巧器具在澳洲各處都很銷行。我在苦因士蘭的坦斯微爾看見過一種活動的摺椅，椅上有美國的商標；美國的袖扣與領扣在澳洲是很普通的用品，同時商店中有各種美國玩具發售。說一句老實話：狡滑的澳洲商人有時真是利用美國貨物，因爲牠們有很好的名譽。前幾天，我看見一個廣告：說是某商店出售美國糖果，於是我就到那個店裏看看，到了那裏的時候，我看見裏面有一個身體很高的青年女店員，我就問她店裏從美國買來的是那幾種糖果。她說她的「美國」糖果是在悉德尼製造的，因爲「美國」糖果可以號召一般顧客，所以她就將這種悉德尼糖果稱爲「美國」糖果。

澳洲人也吸美國煙草。他們用的是煙末與煙餅，把煙餅削下來的煙草用煙斗吸食。他們通用

的美國煙草雖然不是美國最流行的那幾種牌號，但是我敢說這只是名稱的不同，煙草還是美國人常吸的那幾種煙草。澳洲人吸食的雪茄煙大都是本國製造的，但是牠們的原料還是從美國買來的。在澳洲政府統治下的新基尼大島中，美國煙草可以當作錢用，比如說：幾塊煙餅換一頓午餐，幾塊煙餅可以換一件舊衣，甚至於可以換得一個妻子。

澳洲是一個豐富之區。統計全國的人民，每二十五個成人中就有七個有資產的人，甚至在大城中也看不見一個貧民窶。在全國的五百五十萬人口中，三百多萬人有儲蓄金，他們的儲蓄金總計在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我們還可以另外用一種方法來表明澳洲的購買力的大小：歐戰以前有一年中，美國的國外貿易特別發達，以中國人口之多，牠輸入的美國貨的總值只有一三八、〇〇〇、〇〇〇元，澳洲的人口只有中國人口的六分之一，牠輸入的美國貨的總值卻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澳洲的人是很會用錢的。各階級的人民穿的衣服很好，生活狀況也很好。墨爾本城的婦女的裝飾，很有一種風度，樣式與美國任何城市中的婦女的裝飾差不多。她們戴着價格很貴的帽子，冬

至的時候，差不多每個女子的皮衣都出現了。城市中的商人，照例要戴緞帽。他們穿的衣服大約沒有美國成衣匠裁的那樣合身，但是較之倫敦做的普通衣服還是高明得多。在墨爾本與悉尼做男人的衣服，價格與紐約大致相同，美國式衣服尤其是美國式的帽子，現在似乎是很流行。

美國製造的襪子在事實上統治了澳洲的市場，各城市與各大鎮市中的有錢的婦女們都是穿的美國製造的絲襪。婦女們着的胸衣也是美國貨。美國的皮鞋價值雖然比澳洲的高些，但是無論男女都很歡迎牠們，不獨澳洲人如此，世界其他各處的人也是一樣。男子大都喜着高統鞋，澳洲人稱牠們爲靴；不過現時牛津式的皮鞋在城市中的銷行漸漸推廣了。婦女反之喜着「低統鞋」，時常出十五元到十八元的高價買一雙很時髦的跳舞鞋，她們稱跳舞鞋爲「求愛鞋」或是買一雙皮質拖鞋，澳洲人稱拖鞋爲「酒店鞋」。

澳洲時常還由美國輸入大宗木料，其中不獨包括木板與木頭，並且木料造成的紙章也包括在內；澳洲有幾種報章所用的紙料是用美國木料製造出來的。自從紙章的關稅增至每噸十五元以後，美國紙章的輸入就減少了，因此加拿大紙章貿易乘機在澳洲擴充起來。我在澳洲遇見一個

經售製鉛字機的美國商人，他對我說：他所經售的美國製鉛字機已經推銷到澳洲各邦去了。

美國著名的打字機在澳洲也是很著名的。打字機在澳洲的銷行方法與美國一樣。經售這種機器的商人除了將機器出售或出租以外，還設立了商業專修學校來擴充打字機的銷路。我們在澳洲任何大城市中都可以買得美國的照像機，各處都可以看見美國的自行車。美國的電氣方面的材料與設備，在澳洲的銷路也很好。

雖然澳洲已經開始自行製造毛織物，但是每年牠還是從英格蘭與歐洲大陸輸入大部分的毛織物。無論如何，美國的工廠已經創立了一種大規模的棉織物的貿易，尤以汗衫布棉布與粗質棉布的銷路為最好。

信用制度是澳洲最近從美國輸入的貨物。在西曆一九二一年以前，澳洲的公債貿易完全被倫敦的銀行家獨佔了。西曆一九二一年中，苦因士蘭與不列顛政府因為一個立法政策的問題生了意見，於是開始到紐約來借款。其結果：紐約城華爾街（Wall Street）中的資本家借給苦因士蘭政府兩宗債款，總計有二千二百萬元，一宗債款是六分利，那一宗債款是七分利。這兩種債票的

價格不久都超過了額面價格，一般人都相信這種債款必定會促進苦因士蘭邦中美國貿易。

近年以來，澳洲成了美國汽車的最大商場，同時美國所有的主要汽車公司都在澳洲分設了支店。澳洲的面積與美國的面積相等，但是牠的鐵道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長，因此汽車在旅行上是一種很大的幫助，牠在澳洲如同在美國一樣，漸漸成了一种需要品了。現在澳洲的汽車還少，平均每七十三個人纔有一輛汽車，同時美國每十個人有一輛，加拿大每十六個人有一輛。澳洲最銷行的美國汽車，價格少則七百元，多則二千四百元。因為運費與他種費用的原因，美國汽車中無論那一種，在澳洲的價格都要比在美國貴一倍。此外如汽油，橡皮輪胎以及汽車中其他零件，價格也要比在美國貴一倍。因此澳洲人所歡迎的是一種用油很少，車身很輕的汽車，至於那種車身很重的汽車，在澳洲卻不大銷行。澳洲人現時已經在從事製造橡皮輪胎，全國的需要大約有一半是由本國工廠供給的。

澳洲從美國輸入的汽車，照例只輸入汽車中的機器。這就是因為澳洲的汽車入口稅訂得很高，政府努力的實行保護政策，藉以提倡本國的車身製造工業。一個完全汽車的入口稅是特別的



高，如果只輸入機器一部分，入口稅倒還適中。澳洲本國的工廠已經能夠製造美麗的車身。牠們製造的車身沒有一定的標準，樣式不能一律相同，因為牠們的製造者很想應適各人的嗜好。

說到澳洲本國製造的汽車時，我就想到近年來澳洲市場中產生的一種大變遷。歷年以來，澳洲每個鎮市中的鐵器店，都有美國製造的農具與農業機器。我已經說過：美國製造的犁鋤，刈穀機，鐵鋸，小斧，與鐵鎚在澳洲的銷行很廣，但是牠們現在的銷路在比例上已經不如從前了。因為澳洲已經開始利用牠豐富的煤礦與鐵礦，為自己製造鋼鐵。這種工業的規模很大，創始者就是布洛克因山採礦公司的紐克斯爾工廠。自從澳洲人在新南威爾斯的布洛克因山發現世界上幾個最豐富的銀礦以後，這個公司就成立了。原來的那個採礦公司的股本本來不多，每股只五百五十元。一年後，每股的價格竟漲至一五〇、〇〇〇元，六年後，公司中的股本紅利與股分總計已達七、五〇〇、〇〇〇元。現時布洛克因山的礦務是由十一個公司辦理，這十一個公司多少是一種組合公司的性質，開採的礦物有銀，鉛與白鉛三種。

這十一個公司之中，有一個的名稱是布洛克因山物主有限公司，自歐戰發生後，牠就在紐克

斯爾開辦了鋼鐵工廠。當時因為國外鋼鐵的來源已經斷絕，所以各邦的鐵道局都到這裏來採辦鋼鐵，自從那時以後，紐克斯爾與利士科（Tithgow）的工廠附近，產生了許多製造鋼鐵貨物的工業，這些工場都是這兩處的鋼鐵工廠的附屬品。其中有一個是製造亞鉛鐵的工場，牠的出品全國都很銷行，有人用來作屋頂，有人用來作水槽，甚至有人用來建築房屋。還有一個製造鐵釘與鐵網的工場。又有一個工場，專門製造車輪上的車胎與車軸。墨爾本有一個日光農器公司，裏面有四千工人，專造曳引器與他種農業方面的器具。總而言之，現時差不多有一百三十個五金與機器工場製造本國或舶來的鋼鐵。

澳洲的國內工業保護政策，雖然能使美國國外貿易受一種重大打擊，然而在另一方面說來，這種政策還是促進了美國的貿易。因為自從澳洲添設新工廠以後，牠們對於美國的機器，器具，以及他種用品產生了一種最大的需求。前此不久，維多利亞邦還從美國買了兩個最大的發電機與他種機器，在『棕色煤』礦區建立了一個發電廠供給九十英里外的墨爾本城的電力。

聯邦政府訂立了一種很高的入口稅保護國內各種製造品，同時還用各種方法提倡國內

工業。有幾個不列顛人的公司已經在澳洲境內分設了幾個工廠，免避關稅政策的限制。這種分設工廠有一種很大的利益：因為從此英國的出口貨就在澳洲國內製造，不必由幾千英里遠的地方運來，同時英國貨與遠東市場間的距離也減少了幾千英里。但是如果澳洲本國的工業要在出口貨方面與他國競爭，就不大方便，因為澳洲的工價比較他國的工價要高些。

不列顛政府與澳洲政府間有一種特別關稅條約，所以英國輸與澳洲的貨物中有幾種所納的入口稅比較美國與其他各國所納的要少。不過不列顛雖然有這種『帝國的優待權』，然而美國對澳洲的貿易現在還是健康而且發達。澳洲每年的入口貨中有五分之一強是美國貨，澳洲每年輸出的羊毛、皮革、與珠貝總值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種大宗的出口貨中，很有一部分歸了美國。

## 第二十一章 塔斯馬尼亞

這章書，我是在地球上『南方最遠』的一個鎮市中寫的。哈巴特的位置，在赤道以南二千五

百英里，與南冰洋中的冰地，以一大洋相間。現在本是四月下旬，在這個氣候顛倒的區域中，此時已是季秋，但是這裏的草木還是與愛爾蘭六月中中的草木一般，完全青色，不過鎮市後面的威靈敦山（Mount Wellington）已經披上一件雪衣，牧場中的羊羣還是在曠地中吃草，氣候與美國俄亥俄省（Ohio）五月間的氣候一般溫和。

當我向四周觀察的時候，我不能相信這就是塔斯馬尼亞，幾十年前我在書中讀過的『凡第門斯地』（Van Diemen's Land）。我在書中讀過：從前英格蘭政府虐待囚犯，把他們流徙到這個地方來。我知道：塔斯馬尼亞是南極與澳洲大陸間的一個島嶼。我當時有一種觀念，以為牠是一個荒蕪，貧苦，不毛之地，文明絕跡之區，如果到這裏來遊歷，在時間與金錢兩方面都不合算。

現在我的觀念已經改變了。塔斯馬尼亞是太平洋南部的瑞士國，地球上一個最衛生，最美麗的地方。牠的地形與人的心相似，北方盡頭離澳洲大陸有二百英里，南部對着南極。牠南方的盡頭就是太平洋與印度洋匯合的地方。塔斯馬尼亞島中大都是高山，深谷，與山岫；此外還有瀑布湖澤，鳳尾草林，鱒魚的溪流，與狩獵的公園。沿海一帶有很深的峽谷與海港，因為沿岸都有遊歷家的住

宅，所以成了一種修養的地方。全島的公寓與旅館很多，每年夏季，從十二月到五月，到島上來遊歷的人非常之多。我們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可以乘汽車，馬車，與火車，或是騎馬，旅行時總能遇着良好的伴侶。島中同時還有徒步遊歷家的蹤跡。

塔斯馬尼亞的面積雖然有比利時兩倍大，但是牠的人口只有二十萬，比利時的人口卻有七百萬。哈巴特是塔斯馬尼亞的都會，同時是島中最大的城市，牠的人口只有二萬二千人。哈巴特的位置在德文特河（The Derwent）岸一個美麗的海港中，四圍都是小山。德文特河後面有一個高山，山上的崖石看來很像風琴中的風管。城市的構造是一個棋盤式；有一部份是在小山上面，有一部分是在平原。

有一天，我乘坐電車由城市的這個盡頭到那個盡頭，遊過一次。城中自從有了電車以後，一般人都有表現一種驕傲的態度，因為城中的電車是那個緯度中第一次開辦的電車。牠們的電車與美國的任何種電車都不相同。牠們是英國製造的，看來簡直像是街上的鐵匠打成的一般。牠們是二層電車，體積很大，兩旁貼着許多的廣告。我坐在頂上那一層，車頂上有一個鋼質弓形物，壓在空

中的電線，這個鋼質弓形物就是美國電車上的觸輪。我在車中計算過時間，我發現：這種電車僅僅下山時走得很快。在其餘的時間，電車的行動只是一種旋作旋輟的衝撞，好像電力在生氣似的。

哈巴特附近就是亞塔爾埠 (Port Arthur)，即從前的凡第門斯地的主要囚犯殖民地故址。從哈巴特動身由德文特河坐船不久就可以到這塊地方。從前那些囚犯居住的房屋，現時還有幾間仍然存在，我們可以找一個引導人，要他告訴我們從前的故事：那般囚犯們所受的待遇是如何的殘忍，這種待遇如何的逼着許多人自殺。他們的管理者有時鞭撻他們，用水滴在他們身上，用重鏈鎖住他們。他們住在一種黑洞裏面，有時還要拖拽鐵道車，受盡各種非人道的刑罰。塔斯馬尼亞現時有許多上等家族是這些囚犯的後裔。他們中間有些人還承認他們的祖先是囚犯，但是如果有人問他們的祖先犯的是什麼罪，各人都是一致的說：他們是因爲偷吃麵包而被流徙的。這些初期的塔斯馬尼亞人所偷吃的麵包，大約要一個比較大一點的麵包店纔能供給。這種流徙的制度，直到西歷一八五三年纔告停止，從那年以後，凡是到這裏來的人，都是爲私事來的。現時塔斯馬尼亞的犯罪事項並不比不列顛帝國中其他區域多些。說一句老實話：現時的塔斯馬尼亞簡直成了

一個虔誠的地方。牠的人民大多數是從英格蘭，愛爾蘭，蘇格蘭或澳洲大陸遷來的移民，或移民的後裔。

哈巴特的博物院是一般研究人種學者的『聖地』，因為這裏面保存有島上最後一個土人的身體。常塔斯馬尼亞島還是英國囚犯殖民地的時候，島上還有幾個原種黑人，但是他們染了那般在逃囚犯的惡習，因此白種人畏之若蛇蝎。西歷一八三〇年，島上有三千的歐洲人團結起來，把所有的黑人一齊驅逐到巴斯海峽（Bass Strait）中一個黑暗而且多風的海島上去了。他們到了該島，身體就受了損失，因為在島上不能不穿衣服，而他們的衣服無論污穢到了什麼程度都是不脫下來的。不獨如此，這些可憐的黑人同時還要受一般捕海狗的人與在逃的囚犯的虐待，因為這種人時常光顧他們的流徙地；他們在島上只住得十五年之久就只剩下四十四人了。他們種族中最後一個女人——名特魯干利（Truganini）——死於西歷一八七六年，死時已經有七十歲。她的骸骨現時還在哈巴特的博物院中，許多科學家還到院中來研究過她的腦殼。塔斯馬尼亞的土人比澳洲大陸的土人更要退化些，文化的程度也更低些。

塔斯馬尼亞的別名是「蘋果島」，這是一個名實相符的名稱。從哈巴特航海到倫敦，要走一個多月，每年由此處運往倫敦的蘋果都是用有冰箱的汽船裝運的。島上每年收穫的蘋果統計有二百多萬籮，總值差不多有二百五十萬元。塔斯馬尼亞島中的蘋果樹種得很密，如果美國的園丁看見，他們必定覺得很稀奇。這裏的蘋果樹間彼此的距離只有十英尺，美國的有二十英尺或四十英尺。有人對我說：這裏的蘋果園每英畝地有時可以收穫六百籮蘋果。蘋果樹種後只要三四年就開始結果，牠們的結果時期有二十五年到三十年之久。

塔斯馬尼亞每年也輸與澳洲大陸大宗的綠色水菓。牠們種植很多的梨，梅，櫻桃與葡萄，近年來輸出的果子醬，價值已達幾十萬元之多，這種果子醬不獨輸至英吉利聯合王國，並且也輸到南非洲，法國，以及美國。聯邦政府的法律還有一種規定：凡是出口的果子醬，每罐上都要註名牠是澳洲的出產。素以製造果子醬著名的塔斯馬尼亞，對於這條法律很不滿意，因為這種辦法似乎一切的名譽都歸了澳洲大陸了。因此塔斯馬尼亞的果子醬製造公司想了一種很特別的方法來對付這種可惡的法律：牠們在罐頭的仿單上面將「塔斯馬尼亞」這幾個字用大號字寫，「澳洲」這



兩個字用小號字寫。

塔斯馬尼亞人是最好的農夫，他們的收穫常常是很好的。島中的麥田總計只有二萬二千英畝，但是每英畝的產額，平均有十八籬多，較之澳洲其他各邦的產額都要高些。除了小麥以外，他同時還出產大宗的大麥與雀麥。

在純良羊種的蕃殖方面，塔斯馬尼亞與美國的威爾滿省（Vermont）可以並駕齊驅。島上有許多羊，每隻價值在千元以上。澳洲大陸上各邦與南美洲各國都購買這種羊，傳種的公羊的價值，每隻有時高至五千元。塔斯馬尼亞的牧場比較澳洲大陸或新西蘭的牧場要小些，所以牧羊人對於他們的牲畜，照顧得好一點。牠是一個出產蘿蔔的區域，在地球這一部分，凡是出產蘿蔔的地方就是很好牧羊的地方。哈巴特的土地有些部分每英畝地可產蘿蔔十六噸之多，同時塔斯馬尼亞東北部的土地，每畝出產過二十五噸。

西歷一八七二年以前，塔斯馬尼亞的礦產差不多沒有人知道，直到這一年，人們纔在島上西北部的比壽夫山（Mount Bischoff）發現錫礦，開採後纔知道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錫礦。採礦公

司第一次的股利是西歷一八七八年分發的，現時這種錫礦每年產生的贏利還是很大。

還有一個大規模的礦產在來伊爾山 (Mount Lyell)，西歷一八八一年發現的。這個礦區中最初開採的是金礦，後來裏面又發現了銅礦與銀礦。人們把這些礦物鎔化以後，結果非常滿意，於是把原來那個探礦公司從新改組，資本擴充至四百五十萬元，並且在礦洞與鎔化廠間修築了一條鐵道，在一個很短的時期中，公司中已經有了五個鎔化廠，每月可鎔化礦砂一萬一千噸。這個探礦公司在西歷一八九七年分發牠第一次的股利，至次年夏季為止，公司發出的股利已達百餘萬元。現時每年靠這裏發給薪俸與工資爲主的總計有好幾千人，礦區的銅礦出產正在豐富的時候。

我對於塔斯馬尼亞的土地——農地與礦地兩種——曾經作過相當的考察，所得的結論就是島中所有最好的土地已經完全佔領了，農地與城市中的土地，價值差不多與美國的土地同樣高貴。從前的塔斯馬尼亞有一種障礙，全島的土地所有權都在富人手中，每人佔領的土地都很寬廣，無論如何，他們總不將土地出售。但是現時的情形已經改變了，國家有一種「人口稠密」的法律，土地總長可以強迫私人或與私人訂立條約，使他們將土地租與居民。政府得了土地以後，就將

牠劃分爲一塊一塊的農地，一塊農地的價值也許不得超過二萬元。這種土地的租期以九十九年爲限。目前的困難就是：政府的財力不足，還不能收買許多大塊土地。將私人土地收爲國有，其中困難很多，有一種就是：地面的樹木很多，牠們沒有剷除以前，不能從事種植。島上的氣候又很潮溼，草木比較美國大多數地方都要茂盛得多。這裏的樹木大都是郁加利樹，除了郁加利以外，還有山毛榉，山茶，橡樹，以及他種堅硬樹林。島中有幾百萬英畝未經砍伐過的森林，有些已經砍下來運往澳洲大陸與南非洲當作鐵道枕木去了。

塔斯馬尼亞的生活程度與澳洲其他各邦一樣高，不過工資要低一點。工資最高的就是鋼鐵工人與電氣工人，他們最高限度的工資是每週三十元。至於一般店員與會計員，他們的薪水都很低，並且店員的職位也很少。社會上對於家庭僕役已經有了一種需求，他們的工資還算不壞。

在澳洲大陸的人們眼光中看來，塔斯馬尼亞的人民進步最慢，他們看待塔斯馬尼亞人，與美國的紐約人看待菲律賓人一樣。澳洲人有一種俗語：「你不必派一個活人到塔斯馬尼亞去；只須送一些花去。」我時常聽說：塔斯馬尼亞島的居民，往來只是婦女，兒童，與老年人，因爲這裏

的兒童一到成年時代就渡過巴斯海峽到維多利亞與新南威爾斯去了。可是這種情形已經消滅了；塔斯馬尼亞已經夢醒了；牠的人民都認為他們國家的將來很有希望，可以成爲澳洲全國的工業中心。島中的河流湖澤很多，可以供給價廉的水力，並且牠的水電事業現時也發達很快。電氣用品，在澳洲大陸的大城中都視爲一種奢侈品，可是塔斯馬尼亞的許多小鎮市中的居民已經把牠們當做一種日用品了。

塔斯馬尼亞的邦政府已經在大湖邊建築一個水電廠，離哈巴特大約有六十英里的路程。這個發電機供給那裏的電化鋅

### 第十六圖 南海島上的紋身少女



島中最年輕的女子，要受幾個月的痛苦，纔能有一個完全的紋身。身上的花紋的圖樣，必須用樹刺刺到皮膚裏去纔能製成。

的兒童一到成年時代就渡過巴斯海峽到維多利亞與新南威爾斯去了。可是這種情形已經消滅

廠三萬匹馬力的電力，這個電化鋅廠是世界現時最大的電化鋅廠。牠同時還供給一個很大的炭化物製造廠，以及哈巴特的電車與電燈的電力。哈巴特的羊毛工廠與一個很大的朱古律糖工廠以及其他工業機關不久也要由牠供給。只要大湖與北部諸地間的電線修好了，蘭西斯敦（Lancasteron）的電力也會由牠供給。蘭西斯敦本有牠自己的發電機，但是牠的電力還是不足供給現時的需要。大湖電廠的電力將來必會增至七萬二千匹馬力。他種擴充計畫已經在籌畫中，因為有人計算過：塔斯馬尼亞的水電力總計有二十多萬匹馬力。現時甚至有人說要用海底電線將電力接到澳洲大陸去哩。

## 第二十二章 木曜島中的採珠業

太平洋中採珠工業的都會就是木曜島（Thursday Island）。木曜島在托列斯海峽裏面，離苦因士蘭的北海岸不遠，並且是苦因士蘭的一部分。我到爪哇島與東印度羣島去的時候，順便遊歷過木曜島一次，因為牠的歷史是澳洲史的一部分，所以我在本章中討論牠。

如果你們把地圖看一看，你們就可以知道：澳洲大陸與新基尼間的托列斯海峽中有許多島嶼。這種島嶼總計有幾百個，有些島上住着奇異的人種，有些島上寥寥的住着幾個澳洲人。我在船上有一個星期，每天都看見這些海島，我們到了木曜島的海港的時候，有人對我們說：我們的船必須開到金曜島 (Friday Island) 去受檢查。

木曜島在托列斯海峽中只是一個最小的斑點，但是因為牠有一個最好的海港，所以凡是由這個海峽中經過的船，總要到島邊停泊一下。從澳洲北部開往歐洲的船沒有一個不在這裏停泊的。牠的海港中也泊着開往日本，中國，斐律賓羣島與亞洲其他各部的汽船，也有開往新基尼與南海各島的大船。

木曜島同時有一種軍事上的重要，因為牠管理托列斯海峽的門戶，也是英國在澳洲方面的一個防地。海港中水面不獨很寬，而且很深，最大的兵艦都能停泊，上面造了很堅固的砲臺，同時還有一個煤站。

因為商業與採珠業的關係，木曜島上已經有了一個鎮市，面積也不算小。海港裏面還修了兩

個碼頭，專作小汽船的停泊地，碼頭後面是些堆棧貨倉。鎮市中有六個旅館，三四個禮拜堂，以及島官的住宅。這裏的島官是苦因士蘭的官吏，島官的住宅是一個很大的房屋，屋的一端是在一座小山上面，離兵房不遠，兵房都是有樓的房屋，四周有走廊圍着，這個島官的住宅樣式很像美國的二等避暑旅館。

澳洲區域內的人口最雜，木曜島就是一個人口最雜的地方。我剛剛走上碼頭，就被南太平洋的各種民族的代表包圍了。這裏有棕種人，黑種人與黃種人；斐律賓人，日本人，中國人，東印度羣島人，非支人（Fijians），巴布亞人（Papuans）與澳洲土人。這裏有採珠人，浪游者，採海參者，以及各種顏色，各種人種的冒險家。在新基尼與澳洲大陸間那個將近二萬方英里的滿佈島嶼的大洋中，木曜島簡直與蘇彝士一樣。牠的鎮市比較牠的一部分人口還要清潔得多，牠差不多沒有什麼時疫，因為苦因士蘭政府對於衛生規則的執行是很嚴厲的。島民選舉的評議員對於島務有很重的責任，他們要調查村中居民的生活狀況，看看他們衣食住三方面是否清潔，他們是不是依一定的時間到禮拜堂去，他們有沒有把子女們送到學校去。這些黑人官吏，時常穿着絨線緊身在衆人

面前大搖大擺，身上標出白人文字中的「評議員」這個字。

我們之所以注意木曜島，主要的原因就是牠是採珠業的中心。島人所討論的只是珍珠與貝殼問題，如果採得了一顆大珠，那麼，各處都得討論牠。牠們獲得的最好的珍珠是來自珊瑚島與珊瑚島中的淺湖。海中的蚌殼能够生長很大，牠們的殼有時有錫面盆那樣大。一副殼，平均有兩磅重。蚌殼或是躺在海底，或是爬在珊瑚石上。牠們不喜歡泥沙，凡是潮水將泥沙沖動的地方，決不到那裏居處。凡是有珊瑚島可以攀緣的地方，牠們就能充分的發育。海中的暗礁上有許多洞穴，蚌殼都成羣結隊的在洞頂居住，一個洞穴中大約有十二個，或者還不只此。牠們攀緣崖石的時候，專賴殼上的關節邊伸出來的一隻軟骨，這隻軟骨從殼中伸出以後，隨即分爲許多細絲，每個細絲都黏在崖石上面。

許多年以前，有人從木曜島的土中採得一顆完美的珍珠，重三十二克半，價值五千元。這是一種罕有的奇遇，因爲一般採珠者從珠蚌方面所得的錢，大都是來自貝殼，不是來自蚌殼中的珍珠，因爲蚌殼中不是都有珍珠的。有人計算過：一千個蚌殼中，只有一個蚌殼裏面含有珍珠，並且只有



一顆。近來有一年，澳洲輸出的貝殼總值差不多二百萬元，而同年輸出的珍珠總值只有貝殼總值的六分之一。

貝殼在木曜島中可以當作現錢使用，較好的貝殼在世界市場中每噸可值五百元或一千元。貝殼可以製造所謂『珠母』刀柄、鈕扣，與一切嵌鑲物品。托列斯海峽的各島間的商船常用煙草、棉布和他種貨物與土人交換貝殼。他們只用六十元或百元就可以買得一噸，把牠運到倫敦價值就增至十倍之多。

木曜島的採珠業差不多被日本人獨占了，因為他們沒水的能力比別人好些，冒險性也比別人大些。這裏的採珠人除了日本人，還有丹麥人、瑞典人與馬來人，此外還有許多南海島人。一般駕駛採珠船的人都說：日本人是最好的採珠人，其他的人都時常裝病。

採珠的工具是一隊一隊的採珠船，每隊有一個大船——約載重一百噸——和許多次等小船。採珠人在小船上工作，他們下水去的時候每人帶着一個吸筒，供給他們的空氣。因為這種小船的價值每隻往往都要幾千元，所以採珠業非有較大的資本不可。採珠人沒水的時候，裏面穿着一

一件法蘭絨的內衣，外面又套上一件潛水衣，衣上繫着些繩索與空氣管。他們頭上戴着一個金屬首鎧，首鎧裏面鑲上一些玻璃，使他能四面探望。他的靴底不是銅板便是鉛板，每隻靴重約二十幾磅，他全身的穿戴和設備也許有一百五十多磅重。

他下去的時候，身邊帶着一個網袋，他所採得的貝殼就放在這個網袋裏面。網袋盛滿以後，他把號繩一扯，上面的人就把網袋提上來。船上的人把袋裏的貝殼數過，秤過，然後依他採得的貝殼的價值給以代價。有一個採珠人一天採得了一千副貝殼，但是一日能得五百副，成績也就算很好了。就用現代最新式的設備，採珠人也只能在水底一百九十英尺深的地方工作，再往下去就很危險了，不過有些人曾經到過二百英尺或更深的地方。因為淺水處的貝殼已經採完，採珠人不能到更深的地方去，所以苦因士蘭政府就訂立了一條法律，凡是採珠的人都不得超過水底的安全線。但是苦因士蘭的法庭同時有一種規定：必須有人確實看採珠人超過了這個安全線——即一百九十英尺的地方——法庭纔認為他違背了這條法律，可是在事實上他們的採珠地——暗礁

——離海岸很遠，政府決不能監視採珠人的行動，因此一般冒險的採珠人還是時常到一百幾十

英尺以下的深水中去。離水面一百英尺深的地方，水的壓力是每方寸六十磅，採珠人愈往下去，水的壓力就愈大。他進至水底一定的地方，他的筋肉與骨節就得發痛，聽覺停止，全身發軟，一種所謂「潛水人的癱瘓」就發生了。如果出水過速，那麼，他就得發生一種最厲害的吐血症，有時性命都不能保全，因為壓力突然減少，身體自然要生病。托列斯海峽的採珠人每年有百分之十是因出水過速的直接影響而喪失生命的。

有人告訴我：這種職業還有許多很大的危險。托列斯海峽中有極多的凶猛鯊魚，每隻長二十英尺。牠們總是隨着採珠船走，因為船上時常有一塊一塊鹹牛肉拋下水來。除非在最飢餓的時候，牠們總不會攻擊那些穿了潛水衣的人，只光顧一般赤身的潛水者，因為凡是穿着潛水衣的人都可以用氣嘴造些水泡來驅逐牠們。當赤身潛水者遇見鯊魚的時候，他就把水攪動，使鯊魚昏迷，不得不隨即退去，鯊魚退去以後他就可以生回，不過有時這種人的手足都被那鯊魚咬斷，死在水中。一般採珠人照例是不怕鯊魚的，但是如果他們沒有調查清楚，不知道鯊魚的附近還有沒有其他的鯊魚，那麼，他們決不敢輕易在水底槍殺鯊魚的，因為如果他們殺死一個，其餘的鯊魚都要圍攔。

來替牠報仇。

托列斯海峽中還有一種可怕的東西，就是烏賊魚。這種海底怪物有很長的觸鬚，遇見什麼東西就抓住什麼東西。如果採珠人把牠驚動了，牠口中就吐出一種墨水使牠四圍的水變成黑色，採珠人在這種黑水中分不出東西南北，很容易撞着海中的崖石，撞着崖石就被牠抓住了。

土人中的採珠人多半是婦女，她們總是赤身下水去採珠。她們的腳上繫着石塊，使身體沉下水底，印度的採珠人下水時總得把耳鼻塞住，但是這裏的婦女並不如此。多數的婦女們在水裏只能維持一分零幾秒鐘之久，她們在這種深水中工作的能力遠不如一般穿着潛水衣的男子。

每顆價值百元的珍珠，普通得很，最近有人採得的一顆大珠賣了二千五百元。因為一個蚌殼裏面也許藏有價值千元的珍珠，同時珍珠又很小，很容易被人偷取，所以蚌殼的開剖必須有謹慎的監視。開剖蚌殼的刀與普通的餐桌上用的刀大致相同，刀片可以曲折，刀柄很堅固。一個很好的開剖人每天可剖一噸貝殼，一顆珍珠都不會遺漏。凡是含有珍珠的貝殼，牠們形式總比其他的貝殼不同一點，所以開剖專家沒有開剖以前就知道這裏有沒有珍珠。凡是含有珍珠的蚌殼都是另

外放在一邊，等採珠船的主人或管事人親自開剖。

第十七圖  
一個鄉村中的社交堂



南海諸島的鄉村，大都有一個土人的社交堂，位置在鄉村的中心。一切的討論，宴會，與會議都在這裏舉行，一般遊歷家可以自由借用牠，商販們把牠當作一個旅館與樣子間。

有時一個蚌殼含着十二顆小珠，甚或還不只此。這種蚌殼時常是染了病的，並且牠們的貝殼也很粗糙；在他方面，一個完成健康的蚌殼也許含着一顆美麗的大圓珠。許多人相信：每顆珍珠都是蚌殼中某種刺激物的結果。如果我們把一顆珍珠劈成兩半，然後用顯微鏡來觀察，我們就發見牠裏面有一層一層的東西，與蔥頭一樣，正中有一個小孔，孔內有時還有一粒小沙。因此人們以為這個沙粒就是一般人所謂刺激物，蚌殼受了牠的痛刺，吐出一種石灰質的碳酸鹽，一層一層的包着那粒小沙，最後就成爲一顆光滑的圓球，使那個小沙再也不能刺傷蚌殼。

## 第二十三章 澳洲的鄰島

許多人譚到木曜島的時候，同時就譚到牠的鄰島新基尼，新基尼本是地球上第二個大島。新基尼這個大島，我們也可以稱牠爲新基尼大陸；關於牠的一切情形，我已經在拙著爪哇與東印度羣島書中作過詳細的述說。你們大約還記得：牠是分爲荷屬新基尼，巴布亞，與從前的威廉愷撒地（Kaiser Wilhelm's Land）三部分。巴布亞與前德意志領土現時都在澳洲政府統治之下。除

了從前的威廉愷撒地以外，新基尼領土 (Territory of New Guinea) 還包括有俾斯麥羣島 (Bismark Archipelago) 與所羅門羣島 (Solomon Islands) 中幾個海島。馬沙爾羣島 (Marshall Island) 與喀羅林羣島 (Caroline Islands) ——都在赤道以北——從前也是德意志的領土，現在已經由日本統治，同時從前的德屬薩摩西 (German Samoa) 又歸了新西蘭。澳洲政府有一種責任：除了統治澳洲聯邦國本身以外，還得管理將近十萬方英里的國外領土；雖然政府決定將澳洲變成一個遠久的白種人國家，可是牠的統治下還是有幾千個原始有色的人民。

威廉愷撒地的土人比較巴布亞的土人更要野蠻些。他們中間有幾千人都是赤身露體不穿衣服，男子只在臀部遮着一塊樹皮，婦女只繫着一個草織圍裙。島之極北海岸還有幾個土人部落完全是一絲不掛，只在頸上掛一個頸珠，在羊毛式的頭髮上繫着一點兒風鳥毛。有些部落的土人在身上漆些紅黃，白色的長條，他種土人又用火石或火在身上燒刺一些傷疤。

我有幾張土人的房屋照片，這是我最近在新基尼照的。牠們有些是很大的房屋，許多家庭都

住在一個屋裏。他的房屋時常修在一種房基上面，換言之，造房的時候，先用支住修成一個台基，再在台基上面修造一個屋架，然後把草蓆或樹葉織成的蓋蓆繫在屋架上面。屋上的蓋蓆是一種活動的東西，可以收上可以放下，他們防備蒼蠅和蚊蟲的時候就把蓋放下來，不用時就收上去，他們那裏的蒼蠅與蚊蟲是特別的厲害。新基尼島中有幾個區域中的土人，把他們的房屋修在樹林裏面，在危險時期，他們就到這裏來躲避。

土人中的各部落間，常有戰爭發生，有幾個傳教師對我說：他們部落間的戰爭，與鄉村間的戰爭有時繼續幾十年之久。島中有幾個地方仍然有食人的惡習，不過這種事情不很多罷了。不列顛人在巴布亞海灣 (Gulf of Papua) 與新基尼北部的居民中都發現過這種事情。島中土人的普通食物大致與薩摩亞人 (Samoans) 差不多，他們的主要食物就是芋薯，芋頭，——即番薯之一種——與香蕉。

俾斯麥羣島的各島中有些土人部落比較新基尼的土人還要更奇怪些。有一個島上的女子，據可靠的記載，從六歲或八歲起就關在柳條編成的囚籠中，一直到結婚的時候纔放出來。這些籠



都放在一種很大的房屋裏面，這種房屋是特別爲這種目的而修築的。她們在囚籠中，每天還是放出來沐浴一次，但是除了沐浴以外，無論如何不能離開她們的囚籠。她們每天的飲食全是由柵欄中送進去，她們平時只在囚籠中來往散步，好像被囚的獅子一樣。管理囚籠的人是她們部落中的老年婦女，她每天要監視她們，不許她們與過路的人或偷看的人調笑。一般青年男子有探望囚籠的權利，只要他們送一些禮物給監視人，與她們的父母，他們或者可以在籠外向他們所愛的女子求婚。

有人告訴我：這些女子雖然終年在繯綫之中，身體上並不受任何損失，雖然她們終年與社會隔絕，她們嫁後仍然可以成很好的妻子，將來她們的女兒關入囚籠的時候，她們並不反對。在這種炎熱的氣候中，土人發育很快，女子十二歲就可以結婚。一個女子如果十五歲還沒有結婚，別人就把她當作一個老女。

俾斯麥羣島中最大的島是新不列顛島 (New Britain)，島長三百五十英里。第二個大島是新愛爾蘭島 (New Ireland)，長約二百英里，實僅二十英里。新不列顛島上有一個橫切的山脈，

山上最高的峰即父峰 (The Father)。牠是一個活火山，計高七千五百英尺。

新愛爾蘭島中每一鄉村的居民都是分爲兩個階級，牠們中間絕對不許通婚。如果一個女子與本階級外的男子結婚，人們就將她處以死刑，如果男子有同類的行爲，他只須罰款，沒有性命之憂。無論男女都不穿衣服，並且食人惡習也很普通。他們住在一種小茅屋裏面，茅屋的形式與蜂房相似，四周圍以竹籬。一般未婚男子都在一種公共的房屋中共同生活。

俾斯麥羣島中只有幾百個白人，他們多半是住在新不列顛島中的雷布爾 (Rabaul)。雷布爾是一個修造得很好的城市，從前是德屬新基尼的都會。太平洋的海島居民中一個最有趣味的人從前就住在這裏。這個人是一個最有膽量，而且有商業能力的婦人，她在血統上一半是薩摩亞人，西歷一八八年時她在德屬新基尼從事椰子貿易，使牠變成一個豐富之區。當時的人都稱她爲恩瑪女王 (Queen Emma)，她確是一個能幹的商人，當時的德屬新基尼發展公司 (German New Guinea Development Company) 的貿易權就是從她手裏買來的，有人說：德國的愷撒還是公司中一個很大的投資者。她所統治的那個廣大區域，最後成了一個禁地，不許德意志的官

吏入境，因為德意志的官吏最喜虐待土人，而恩瑪女王總是隨時保護他們。她所雇用的島民總計有幾千，一般島民差不多把她奉之若神聖。最後她與一個很美麗的德意志青年官吏結了婚，於是就到柏林去過她的高等社會生活去了。多年前，她已經死在蒙的加羅 (Monte Carlo)。

新愛爾蘭也有一段浪漫的故事，因為大約在四十年前有一位闊綽的法國人——雷斯侯爵 (Marquis de Rays)——想在這裏建立一個俄西尼亞自由殖民地 (Free Colony of Oceania)。他在發起書裏面，把新愛爾蘭當作一個地上的天堂，如果這種計劃實現了，每個人都有五十英畝地，一棟房屋，享盡人間一切幸福。當時法國、比利時與意大利的人口稠密區域都有人遷居到這裏來想做島中的未來殖民。雷斯侯爵為他的計劃花費了不少的錢，因為管理與組織兩項都不得法，損失了許多。他同時還在島之東南角選擇了一塊地方，比、意三國的移民剛到這裏，就把他們的貨物堆在這個露天的海岸上；汽力起重機，造糖機器，精美的馬車，農業器具，磚塊，糧食箱篋，以及大堆的衣服都亂七八糟的堆在熱帶的日光之下。鐵鋸與鐵斧的木柄一箱一箱的裝着，但是他們身邊並沒有攜帶鐵鋸，也沒有攜帶鐵斧。他們帶着許多的小車車身，但是沒有車輪。他們的衣服，大半

## 第十八圖

### 南海軍人



太平洋中有些島民認為：寬大的腰部是一種食量最大的記號，因此他們用紗帶把腰部緊緊的纏住。圖中這個人因為有頸珠，耳環，與特別的鼻塞，所以一村的人都嫉妒他。

太厚，在這種炎熱氣候中決不適用。最後還有一樣東西，天主教堂的建築材料，這是法國人民送與

這般殖民的一件禮物，可是天主堂始終沒有修築。

有許多特意到這裏來當殖民的人簡直就沒有下船；有的害瘧疾死了，因為金雞納霜已經用完了，其餘的却散在四方，有些到澳洲大陸去了。僅僅有一個小孩決志在那裏居住，後來居然成了新基尼一個最大的資本家。

俾斯麥羣島以東不遠，就是所羅門羣島。羣島中最大的島是玻根維爾（Bougainville），面積比拍托里科（Porto Rico）還大。島中的土地高低不平，有兩個時常爆發的活火山，一個離海面有二英里的高山。島上的土人與附近的島民屬於同一種族，野蠻的程度也是相等。他們大半是赤身行走，有幾個島上的婦女在結婚以前全不穿衣。無論男女都要穿耳，耳垂上所穿的孔一天一天的漲大，最後大得與手巾上的圓環一般大。有幾個部落中的土人還在鼻上穿透一個孔，插上一個鼻針，鼻針有時是枯骨做的，有的是貝殼做的。他們中間也有些紋身，瘡疤是他們的美麗裝飾品。

所羅門島上的土人脫離食人時代還不久，人頭射獵，是前此許多青年人的職業與遊戲。多妻主義是現時盛行的一種制度，他們的酋長有時有一百個妻子。他們也有點兒農業工作，時常種植

香蕉，芋薯與芋頭。他們最善捕魚，同時也售賣貝殼珍珠之類。

所羅門羣島的主要出產就是椰子，不過有人證明過：將來島上的橡皮，甘蔗，與棉花各種生產也會大大的發達。雖然如此，如果這裏沒有大宗的勞力供給，種植事業要想擴充也是不可能的。

澳洲政府現時統治的各海島的勞工狀況，原來比較澳洲大陸上的勞工狀況要差得多，但是澳洲政府自從接收牠們以後，這種狀況已經改良些了。牠與牠們訂立了各種特別章程，每日工作時間只有十小時，每週還要休息一天，公共例假期中也得停止工作。工人們的膳宿與醫藥費均由雇主負責，最高限度與最低限度的工資也規定了。各島中既沒有奴隸勞工，也沒有強迫勞工，政府對於土人勞工的訓練有一種嚴格的管理。

各島中都有傳教師的活動，尤以美以美會的傳教師為最多。他們的誠實的工作已經有多年的歷史，現在還有許多的土人傳教師。島中有一個傳教師對我說：這些島民的進步雖然很慢，但是在事實上他們已經在那裏進化，他們中間還有許多是基督徒。

## 第二十四章 渡達斯曼海到威靈敦

我從澳洲航海到新西蘭的都會威靈敦，坐的是一隻最好的海船，這隻海船在設備、經營、與管理三方面比較美國的大湖中的任何航船都不相上下。不過海上生活沒有湖上生活那樣舒服罷了。南太平洋很像北大西洋。有時海水很凶，風浪很高，與我從前到澳洲來所經過的熱帶中安全水面完全相反。赤道中的青天已經不見了，天上的黃金色的羣星也沒有了，頂上只是鉛色而沉重的天空，滿含大風的低雲。

海船搖動得多麼厲害！餐桌上有一條樓梯式的齒輪，每餐的菜盤都放在齒輪裏面，我們必須把湯盆拿到我們的下頰邊，使盆中的湯汁與船身的搖動平衡。一天晚上，我們晚餐的時候，我的對面坐着一位強健的青年女人，她穿了一身特別禮服，頸肩露出很多。不料船身忽然一動，她的湯盆中的湯汁都蕩出來了。同時另有一個女子的咖啡茶還流到我的膝上來。我掛在艙裏的睡衣不停的在衣鈎上左右的搖擺着，我對牠一望就要發昏。我在甲板上行走的時候，上身必須時前時後

的垂着使我的身體與船的動搖平衡，我在坐下的時候，船上的執事人就得把我的椅子繫在艙外的鐵條上使我的身體不至於溜到船邊去。海面的浪花打到船上各處來，當時有一個新西蘭的女子說道：「這真是污穢。」

南太平洋還是很大。你們站在我身邊，看看新西蘭海岸邊的大風雨。這個淺水洋中的綠水，形成一片廣大無邊的巨浪攻擊我們。牠簡直是一個沸騰的水面，我們的船身一上一下，有時在滿佈泡沫的綠水山頂上，有時在白色毛毯般的山谷裏。海中的巨浪如賽馬般的飛奔着。浪花呼嘯聲與霹靂一樣，一千個耐亞嘎拉瀑布 (Niagara) 的水聲也就不過如此。

現時，海中的兩條浪又相會了。牠們會合的時候，浪花在空中飛舞，隨即又向着日光中的虹霓飛去。這些虹霓與我們相距很近，我們差不多可以在牠們中間洗濯我們的手指。牠們時來時去，一百分鐘內有一百種不同的虹霓。牠們有時跳到船邊來，隨即又跳到別處去。牠們在浪頂上停留一剎時，隨即消滅，讓位與第二個虹霓。我們的海船是如何的與風浪奮鬥！海上時常生出一種濃霧，船中的警報就不停的吹着。走了幾點鐘纔走得幾里路，通夜都在暴風雨的打擊之中。



我覺得這種凶湧的達斯曼海大約始終不會改變牠的態度，但是有人提議更改牠的名稱。歐戰告終以後，一般人就提議把牠更名為恩贊克海 (Anzac)，目的在紀念世界這一部分援助協約國的軍隊。你們大約還記得：這一部分的軍隊的正式名稱是澳大利亞新西蘭陸軍 (Australia-New Zealand Army Corps)。第一次開往加利波利 (Gallipoli) 的軍隊身上有一種簡明的符號——A·N·Z·A·C——即澳大利亞新西蘭陸軍的簡稱，因此這一隊陸軍就獲得了恩贊克 (Anzacs) 之名。現在每年的四月二十五日，即恩贊克日 (Anzac Day) 是新西蘭的國家紀念日，到了這一天，全島各機關都得放假，紀念從前在加利波利，巴力斯坦 (Palestine)，埃及，與法蘭西陣亡的將士。恩贊克日在新西蘭不像一種普通假期，很像一個星期日，並且政府還有一條法律禁止商業機關襲用『恩贊克』這個名稱。甚至有人對我說：有些人還反對把牠當作一個地名。

一個天氣晴和的清晨，我們的船到威靈敦海港，隨即在威靈敦城下停船。我一到岸上，就發現牠不像不列顛的城市，反像一個美國城市。威靈敦的人口有十餘萬，並且發達得很快。牠的四圍都

是小山，街道是沿着海港修造的，有幾條街道的地基還是海中潮起來的。房屋多半用木修造，城市中有一個政府的建築物，有人說是世界上最大的木料建築物。碼頭也是木修的，但是牠們的範圍很大，最大的汽船都可以停泊，並且這裏的海水很深，船隻離岸很近，我們在郵政局面前拋一塊石頭就可以打着牠們。

威靈敦是新西蘭的都會，奧克蘭 (Auckland) 是新西蘭的重要城市，二者都是新西蘭的主要口岸，並且也有很好的海港，不過比較悉尼的海港還是遜一籌。新西蘭人說：他們到悉尼去的時候，身上得貼上一個字條寫着：「是的，我很喜歡你們的海港，」否則每小時內他們就得答覆這個問題二十次之多。威靈敦與芝加哥相同，時常刮風；澳洲人說：他們看見一個威靈敦人，不必問他，就可以知道他是威靈敦人，因為威靈敦人無論在什麼地方在街市中轉角的時候總是把手抓住他的帽子，恐怕被風刮去。

新西蘭的商店與美國的商店相同。牠們的窗戶收拾得很乾淨，裏面擺着美麗的貨物。商業區域中的房屋，屋頂是用亞鉛鐵修造的，並且這種屋頂伸出很寬將街市旁的走廊遮着，所以顧主們

在各店中往來的時候日光晒不着，雨水也沾不着。各商店中的貨物很多，牠們似乎是很興旺。城中有許多珠寶店，書店，與婦女們的服裝首飾店。屠宰店的地板與牆垣都用大方石塊修造，裏面牛羊肉的品質與芝加哥或倫敦的牛羊肉相等，價值還低賤些。糖果店不獨清潔，而且還有各種應時的貨物，同時水菓店內的陳列品還能使我垂涎。水果店內擺着本島出產的蘋果，葡萄，以及從東加羣島 (Tonga Islands) 與非支羣島 (Fijis) 販來的各種熱帶水果。

城中的燈全是電燈。牠有一個很好的水源與一個市有的電車制度，其中有一條電車路線由一個山洞直達一個著名的海水浴海岸。在市有制度方面，威靈敦的程度遠在美國的城市以上。不獨電車是市有，並且自來水，垃圾制度，墓地，澡堂，屠宰處都是市有機關。許多住戶的電燈都是由市立中央電燈公司供給，同時城中的牛乳業也是由市政廳專賣。市政廳將圍城二十五英里區域中的牛乳買來，然後把牠賣與城市中的居民。如果有剩餘的牛乳，就把牠製成牛油或乾酪以免浪費，市政廳從事這種牛乳業，同時還附設了一個造冰廠。

有人告訴我：威靈敦的房屋多半用木料的原因，就是因為幾年以前這裏曾經發生過一次最

厲害的地震，房屋方面的損失受得很大，因此一般居民都不敢用磚同鐵來修造高大的房屋了。但是現時的威靈敦人都不相信還有第二次的地震，高大的建築不久就可以散佈全城。政府已爲議會修造了一棟很大的房屋，大約不久即可告成，牠同時還有一種大規模的建築計畫：爲政府各機關修造新房屋。城中最美麗的建築物就是郵政局與電報局——用本地所產的岩石修成的一棟巨大房屋。

## 第二十五章 新西蘭

新西蘭在地圖上，好像是澳洲一個小小的繼女似的，看地圖的人大都以爲新西蘭與澳洲相距很近。我們一想到牠們，總以爲牠們是相連的國家，同時想像牠們中間的距離很近，一會兒工夫就可到。

這完全是一種錯誤的觀念。新西蘭距澳洲有一千二百英里。牠是不列顛的領土之一，與澳洲聯邦國是完全無關的。從悉尼航海到威靈敦要走四天，與最快的海船從紐約渡大西洋所需的

時間相等。在氣候方面，新西蘭與澳洲等於美國南卡羅來納省（South Carolina）與挪威一樣，完全不相同的。澳洲的北方盡頭距離赤道很近，比美國的佛羅里達省（Florida）距離赤道還要近些；可是新西蘭的極南盡頭與美國俄勒岡省（Oregon）波特蘭（Portland）的位置是相對的。

新西蘭有的是高山，間歇泉，火山，河流，峽江，與冰河等等。澳洲沒有間歇泉，沒有冰河，也沒有火山；有山，只是沒有高山，有河，但是很少，同時大陸的中心又是一塊廣大的沙漠。新西蘭有十七個海口與海港，每個海港的水都很深，最大的海船可以停泊；澳洲雖有七個最大的海口，然而牠們的海港中的水比較很淺，並且還作過很大的濬泥工作。澳洲有三百九十幾種蜥蜴，一百種蛇，其中大都是毒蛇。新西蘭一種蛇都沒有。澳洲的土人是世界上最不開化的民族之一，可是新西蘭的土人毛利人（Maoris）已經能在本國的政府中服務了。

新西蘭與澳洲雖然有這些不同的地方，同時也有許多相同之點，尤以政府方面為最多。牠們兩國都有一個不列顛帝國任命的總督，都有一個兩院的議會。兩國的行政權都在國務院的手中，

國務員都是國會中多數黨的首領。牠們對於不列顛帝國都有一個獨立的關稅制度，兩國的內政都不能受英國國王的任何干涉，僅僅在與不列顛有關係的事項上纔須與後者商議。復次，澳洲與新西蘭都是各種的『政府所有制度』與『政府管理制度』的試驗場，而且兩國都以維新的勞工法著名。新西蘭的鐵道，電報，與電話的所有權都在政府手中，政府辦有保險公司，與私人的保險公司競爭，同時還在公地上辦有礦產與一切的水力的發展事業。

我們中間多數人都以為新西蘭是最遠的地方的一片曠地。我到了這裏纔知道這裏的人民工作十分忙碌，文化的進步也是非常快速。牠也並不是一個最遠的地方。在現時這種交通制度中，從舊金山到新西蘭只要十八天，從倫敦到新西蘭也只要三十五天，地球各部都有良好的汽船與牠交通。新西蘭與倫敦間現時已經有了定期開行的輪船，有從好望角走的，有從蘇彝士運河走的，也有從巴拿馬運河走的。新西蘭到歐洲還有一條道路，即由奧克蘭渡太平洋到美國的凡庫非（Vancouver）——六千餘英里的海路；然後由凡庫非乘火車到蒙特利奧（Montreal），魁北克（Quebec）或紐約，再渡大西洋。新西蘭沿岸的各埠間，有幾十隻汽船來往，同時每星期都有海船

開往東加羣島，非支羣島，以及南海中其他各島。

新西蘭領土 (Dominion of New Zealand) 是由三個海島組織而成。牠們在地圖上形成一隻上下顛倒的大靴式。靴尖朝着澳洲大陸，膝部被庫克海峽 (Cook Strait) 砌斷。足部是北島 (North Island)，北島上有兩個大城，一名威靈敦，一名奧克蘭。腿部是南島，南島上有最高的山峯與幾個最好的農業區域，南島底下又有一個最小的海島名斯條亞島 (Steward Island)，形成靴帶上的扣結。

這隻大靴共長一千英里，比紐約與芝加哥間的距離還長些。牠最寬的部分有紐約到波士頓那樣寬。北島的面積差不多與美國的賓夕法尼亞省 (Pennsylvania) 相等，南島比美國的伊利諾斯省 (Illinois) 大些。斯條亞島的面積只有美國的羅德愛蘭省 (Rhode Island) 的一半。新西蘭山脈最多，雖然沒有多大的牧羊場，却是一個著名的避暑區域。牠與附近幾個小島集合的面積比美國科羅拉多省 (Colorado) 還大一點。西歷一九〇一年，牠吞併了庫克羣島，現在牠又從國際聯盟獲得一個訓令，治理從前的德屬薩摩亞。

我們所注意的新西蘭，只是牠的兩個大島。新西蘭一切城市都在這兩個島上，差不多所有的人民也都在這裏，總之現時新西蘭的一切重要原素都在南島與北島。

新西蘭的氣候比較新英格蘭 (New England) 要溫和些。牠的氣候潮溼而且多雨。正二月最熱，七八月最冷。在北島的區域中只有山上有雪，威靈敦與奧克蘭兩城的人差不多不知道雪是什麼東西。南島中的克賴斯拆赤 (Christchurch) 以南的地方，冬天的雪倒還不少。

北島大部分都是小山，島中的平原有幾處地面蓋着一層浮石沙，這種平原既不宜於種植，又不宜於牧畜。其中有一部分有些間歇泉與溫泉，與美國黃石公園 (Yellowstone Park) 中所有的相同。島中的火山也不少，但是現時大都成了死火山了。一個最年輕的火山名芳奴和火山 (Ngauruhoe)，現在時常噴出一朵小小的氣雲。魯帕胡火山 (Rua Pehu) 高九千英尺，牠的上層山坡上有幾條冰河，牠們的歸宿處是一個很熱的噴泉湖，湖面時常有一層熱氣蓋着。普蘭特灣 (Bay of Plenty) 中有一個白島 (White Island)，牠是一種沸騰的硫磺礦床。海面平靜的時候，我們可以到牠的石岸上去看看，但是如果要在島上游歷，那就不是很快樂的事情，因為乾燥的



土地容易破裂，地下的硫磺恐怕要吞食我們的鞋底，如果我們的衣服染上硫磺，也得同歸於盡。

北島的西南海岸附近有一個挨格蒙特山 (Mount Egmont)，我一見牠便想到日本的富士山 (Fujiyama)。牠是一個完全的圓錐體，計高八千三百英尺，比華盛頓山 (Mount Washington) 還高二千英尺。山底是一個圓形，直徑有三十英尺。山脚下有一個鎮市名新普里穆斯 (New Plymouth)，居民約有一萬一千人。挨格蒙特山這個地方是新西蘭的最富饒區域之一。這裏的土地十分肥沃，每畝地曾經賣過四百元。牠是一個牛乳出產地，每年出產的牛油都輸往不列顛與美國等處。

新西蘭的人民與塔斯馬尼亞人相同，他們也把自己的國家稱爲太平洋中的瑞士，同時又將南島各山命名爲南阿爾卑斯山 (Southern Alps)。其中的庫克山 (Mount Cook) 高至一萬二千餘英尺，島中的毛利人稱牠爲『阿俄蘭基』 (Aorangi) 或『入雲者』 (Cloud Piercer)。南阿爾卑斯山的雪線較瑞士的雪線低些，這裏的人說：牠的景緻較之歐洲的阿爾卑斯山有過無不及。新西蘭的山峯，許多是終年積雪不消的，山峯兩面都有很大的冰河，這些冰河有些流到離海面

只有幾英尺高的地方。有幾個山峯至今還沒有人到過，許多冰河至今還沒有名字。其中有幾條冰河，規模非常之大。達斯曼冰河 (Tasman Glacier) 長十八英里，厚二千英尺，有些地方河面寬三英里。牠的面積總計有三千畝。麥啓孫冰河 (Murchison Glacier) 與哥德雷冰河 (Godley Glacier) 都是十英里長，每條河的面積都有五千多英畝。

南島的西南海岸有十四個深灣，牠們是千百年前的冰河所造成的。其中最美麗的海灣便是彌爾福得灣 (Milford Sound)。海灣四圍都是懸崖高山，山頂浮着一圈一圈的雲霧，兩旁有許多流入海中的小瀑布。這裏有一條彌爾福得路 (Milford Track)，新西蘭人稱牠爲『世界最美麗的道路』。這條道路從彌爾福得灣起至忒安勞 (Te Anau) 止，計長二十六英里，沿途經過的地方有森林，有高山，也有山谷，牠的終點忒安勞係新西蘭全國第二大湖。

新西蘭最大的湖是滔波湖 (Taupo)，位於北島的中心。湖的四周都有高山環繞，山頂終年有雪，大水發生時，西面的峭立懸崖上有一個美麗的瀑布流入湖中。

一到夏季，新西蘭的山上就住滿了世界各處來的遊歷家與探險家。歐洲各國的人每年到南

海中的瑞士來遊歷，如同美國人每年到歐洲的瑞士去遊歷一樣。新西蘭政府——主要的旅行機關——設立了一個特別的遊歷部，專以促進新西蘭的風景為職事。牠發行各種遊歷指南，有時發售，有時白送。政府在國內風景最好的地方還修築了道路橋梁。牠同時又在彌爾福得路沿途修築了許多遊人休息室，把間歇泉區域造成一個游覽地。

新西蘭是一個長青區域，樹葉大都是終年不脫的。這裏的青色與英格蘭和愛爾蘭的青色一樣；因為新西蘭的雨水很多，與不列顛相同。這裏的房屋周圍的圍籬上時常有美麗的綠葉。新西蘭的長青樹種類很多，冬青樹是其中的一種。我們在新西蘭，各處都可以看見牠的棕形百合花。這種植物很高，身高二十尺，沒有一個樹枝，一經有了二十英尺高，頂上便生出許多的綠色纓縷，形式與棕樹一般。新西蘭人給他一種特別名稱，叫作菜樹。

其次便是牠的鳳尾草！新西蘭的鳳尾草簡直不知有多少。一畝一畝的鳳尾草，一英里一英里的鳳尾草。有幾個很深的山谷與山峽中，四面都是這種植物。鳳尾草的種類很多，有些像大樹一樣，有些美麗得與過壇龍一般。其中有一種，人們時常把牠用作臥具，這種東西，一半是鳳尾草，一半

是藤葛。牠的名稱是「柔杖草」，牠總是從地下爬至一般最高樹木上，然後繞着樹枝生長。牠的細枝十分堅固，可以當作繩索使用。把牠從樹上扯下來以後，牠仍然是盤繞着，人們說：有人曾經用牠製造彈簧墊子。你們想想：鳳尾草能够製造臥具，又可以製造有彈簧的家具，這豈不是新西蘭未來的一種大希望麼？

南島與北島都有很好的土地。我參觀過南島的坎特布里平原(Canterbury Plains) 中一個農場；一個可靠的人曾經告訴我：這個農場每英畝地出產過九十籬小麥，同時我游歷過許多區域，每英畝出產三十籬小麥，四十籬小麥或五十籬小麥的土地，實在是普通得很。有些地方，每英畝地出產一百籬雀麥，許多地方每英畝出產一噸蘿蔔。島中有幾百萬英畝地，都是種的英國草種。新西蘭北部有些卑溼區域，從前是不值一錢的，現時裏面的水已經放乾，有些成了新西蘭最肥沃的土地了。總而言之，新西蘭在風景與富源兩方面差不多趕上赤道以南的溫帶中的任何國家了。

新西蘭的人民對於他們的國家都是很熱心的。他們認定：新西蘭是新西蘭人的地方。牠現時的人口只有一百二十五萬，可是據一般人的計算，全國的土地可容現時人口四倍之多，不過我很

懷疑：新西蘭人是不是真正的歡迎他國的移民。牠的政府並沒有鼓勵他國移民的入境。甚至不列顛的人民要到新西蘭來，也須由新西蘭一個居民介紹入境，纔能在轉運方面獲得減價的權利，不過這種減價的事情不是時常有的。新西蘭政府對於中國人尤其限制得嚴厲，不獨有一定限制的人數，並且入境的時候每人還得繳納五百元的入境稅。其結果：國內現時的中國人只有二千多，日本人差不多一個都沒有。

新西蘭的一百多萬居民中，毛利人或土人只有四萬。其餘的都是不列顛的國民，其中有二分之一強是在新西蘭生長的。新西蘭在事實上真是一個小小的不列顛。房屋與英國的房屋一樣，商店與英國的商店一樣，貨幣也是金鎊，先令與辨士三種。言語是英國語言，我在這裏時常聽見倫敦人的土音。新西蘭的人民比較不列顛的人民要進步得多，並且地域主義也沒有不列顛人那樣厲害，據我看來，他們很像美國人而不像英國人。

## 第二十六章 社會病

世界其他各國正在討論土地改革，農民正在用革命手段佔領農地的時候，新西蘭已經走到他們前面設立了一種最新的土地所有制度與地租制度，據美國看來，牠們簡直就是社會主義制度。

新西蘭的一個國民領袖曾經對我解釋過他們的土地政策，如果美國的國會也通過幾條法律實行新西蘭的土地政策，那時美國的人民又不知要說些什麼。這個國民的領袖對我說：

『我們不把土地當作他種產業同樣的看待。土地的所有權應當歸與國家。上帝將土地交與國家，要國家為人民管理這件產業。一個人把土地改良，把改良的結果當作自己的所有物，將來把牠賣與別人或是給與子孫，這本是正當的行為；至於土地本身，我不相信上帝的本意要使私人大塊大塊的佔領，一代一代的傳與後人。』

『政府既然是代替人民管理土地的機關，牠不獨不能將大塊土地賣與別人，也不能白白的送與別人。處置土地的最完善的方法便是將一切土地歸為國有，然後由國家分別的租與人民，這種理想便是我們所努力完成的。至於說到目前，政府已經有了一部分的成功：將大塊的土地當

作私人的遺產，這種迷夢已經被政府打消了。」

據現時的局面看來，新西蘭的政府似乎始終都不會把所有的土地收爲國有，不過牠已經有了一大部分土地使牠能左右國內狀況，如有必要時。將來還得增加。現時人民所希望的便是把新西蘭變成小農場的國家，他們對於大規模的農地，無論是私人的或是團體的都要反對。他們稱大地主爲『社會害物』，他們對於這般『社會害物』的土地總是盡力的奪取，毫不猶豫。政府將大地主的土地取得以後，便將他劃分出來賣與居民，政府援助他們的精神與牠剝奪大地主的土地的精神一樣。

說句老實話：新西蘭的大地主的命運確是不大亨通。牠的土地的命運完全由政府決定，無論何時政府都可以強迫他將土地售出。他的土地愈多，應納的稅率便愈高。如果他本人不在新西蘭居住，他的土地稅便自然的增加百分之五十。

這種專一對付大地主的土地政策，發生並不很久，這種政策與最初在新西蘭殖民的人們的學說完全相反。我與新西蘭的最高級的官吏討論過這個問題，我纔知道：牠的土地制度的沿革是

一種最有趣味的事。土地制度的歷史與新西蘭的歷史發生於同一時代。

西歷一八四〇年以前，一般人用過相當的工夫引誘不列顛政府到新西蘭各島去從事殖民事業。當時不列顛政府並沒有接收這種引誘，因為國內的問題太多，終年的工作很忙，沒有工夫再作這件工作，同時牠又認為澳洲地大物博，不列顛是有發展的地方。政府既不答應，國內的殖民運動的領袖們又提出一種理由，說澳洲這個區域因為各種關係，與他們殖民的宗旨不合。他們的目的是在依照舊時英格蘭的理想與狀況建立一個不列顛農民的殖民地。他們說：澳洲的氣候對於這種計畫不大合宜，英國的農業方法在澳洲不能有大规模的施展，最後還有一種障礙：英國政府每年將許多囚犯遣在澳洲，這種囚犯殖民地對於他們的計畫不大適宜。

他們最後就組織了一個殖民機關，取名為新西蘭公司。公司中的計畫便是在新西蘭造成一些地主，招雇一般農民佃戶來耕種他們的土地。他們於是邀集了一些舊時不列顛各州有資產人以及他們的佃戶們一同到新西蘭去。不久他們便有了許多的牧場，每年的收入也很豐富，因為他們終年都可以在這種草場上牧畜牛羊，同時開支又很少。不列顛的人民隨即用低廉的代價在新



西蘭買了很多土地，可是這般買主從來沒有到新西蘭去過。當時有一個人只用每畝二元半的代價買了五萬畝的土地，現時每畝的價值已經漲至一百元。其他的人有買二萬畝的，有五萬畝的，甚至有買二十萬畝的。

這般遙領的土地，當時大都是荒着，因為牠們的遙領地主並不想耕種，只想等牠們的價值漲高以後將牠們售出。有時他們把一塊最大的土地當作牧場，場中也許只有十一二個牧人，同時如果把牠當作農地，牠可以維持幾千農民的生計。當時有一種大規模農場的狂熱，無論團體或私人只要有土地，總得把牠買來。那時新西蘭的各部還沒聯絡起來，牠們也沒有共同的政策，只要有人要，就將土地出售，因為牠們修築鐵道與他種費用在在需錢。

當時新西蘭的土地所有權，有些是在英國幾個組合公司手裏，公司的經理人爲增加紅利起見，想盡各種方法剝奪他們的佃戶。新西蘭的議會中有人說過：有一個遙領的土地公司中的經理在倫敦對他的各位理事演說過一次，他在理事面前說話的時候，聲明他對不住諸位理事，因為他那時只能爲公司獲得百分之十五的股利紅利，並且進一步的聲明：如果新西蘭的工資不減低，請

股東們不必希望再大的贏利。他們強迫佃戶們繳納最高的地租，以致佃戶沒有本錢從事耕種。同時一般小地主又將土地抵押出去，他們每年的利息與佃戶們繳納的地租一樣高，這種利息與地租一半都歸了英國。

新西蘭的政府曾經用重稅的方法來消滅這些大規模的農場，可是終於沒有成功。地主們雖然納稅很高，他們在廣大的牛羊牧場方面還是能獲得很大的贏利。他們仍然死死的守住他們的土地，不過一般決志來當殖民的人已經不滿意這個地方，甚至那些已經到了新西蘭的人也將土地出售，離開這個海島，遷居到新南威爾斯與維多利亞去了。

新西蘭最偉大的國務總理塞頓 (Richard Seddon) 或「狄克王」(King Dick) 就職的時候，新西蘭的情形便是如此。塞頓是民衆中的一個偉人。他生在英格蘭，他的父親是英國郎卡邑 (Lancashire) 的一個農民，他幼時在英國學過工程業，不久便到澳洲來，在鐵道店中工作。隨後他又跑到本的哥的金礦區域，在礦洞中工作過幾時。從此以後他的朋友便稱他爲「狄克掘礦者」(Digger Dick)。三年後他到了新西蘭，在新西蘭的西海岸的金礦區域中工作，想在這裏圖點兒

的發展。他第一次與政界發生關係，便是在這個礦區裏面。他隨後便當選爲本城的知事；西歷一八七九年又當選爲新西蘭議會中的議員，他在議會中當了二十七年的議員，直到死時爲止。在他二十七年的議員生活中，當過十三年的議會中的首領，即新西蘭的國務總理。

塞頓是一個偉大，度量很寬，與熱心的人，他的態度和藹，精神又很活潑，人們看過他一眼，便可以記憶他的容貌，並且他的政治手腕很好，最會應付人民，對於他本階級的人民尤其是善於應付。他的魄力也最大，在任期中曾經通過許多法律保護勞工的利益。

他就職後便遇着幾個大問題，其中之一便是當時的土地問題，他認爲：新西蘭年來所受的痛苦艱難，都是因土地問題而發生。他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便是通過一條新土地法，這條法律的內容大致是：政府應當有收買國內各處的土地的權利，收買以後將牠重行劃分，賣給一般居民。如果地主不願將土地買給政府，或故意抬高價格，那麼，政府可以將牠的土地充公，給地主一種公平的代價。這種法律至今仍然存在，在這種法律之下，土地部的部長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可以通知地主，說政府因爲維持一般居民的生活起見，現在要收買他的全部或一部分土地；地主在六個月內，必

須給政府一種答覆，說他願意與政府商議劃分與處置他的土地的辦法，訂立一種條約，或是他甘願由政府根據居民土地條例 (Land for Settlement Act) 將收買他的土地。

我與新西蘭的官吏討論這條土地法的運用方法的時候，我曾經要求他給我一個實際的例證。他便告訴我一個故事，說明這條法律的運用方法。有一次，政府收買了一個地主的全部土地，共計有八萬多畝。這個人的土地，有一大部份是五十多年以前購置的，當時的價格，大約是每畝一元。他的八萬多畝地，大半都是肥沃的農地，但是他大都是把牠當作牧羊場。因納稅的關係，政府曾經將牠的總值定為一百五十萬元，可是這個地主認為定價過高，多定了二十萬元。後來政府為增加居民起見，要收買這塊土地，但是牠的地主一畝都不肯出售，政府沒有辦法，只好強迫把牠取得了。這個產業的價值問題是由產業估價裁判所解決。其結果：這個地主仍然保留他的住宅與附近一塊相當大的地基，其餘的土地還是由政府根據產業估價裁判所規定的價格收買。於是土地部的官吏將這塊土地測量一過，把牠劃分為許多的小規模農場，每個農場的面積約計三百二十畝，有些還要小些。他們又在這裏劃出一個鎮市的地基，三個村市的地基，同時還在這裏修築了一

條鐵道。政府爲開闢這塊土地差不多用了三十萬元，纔將牠分售與農民。

自從政府根據已往的條件將這塊土地分別出售以後，買主非常踴躍，六年之間，這塊廣大的牧羊場已經變成許多小規模的農場了。從前當作牧場用的土地，那時每畝已經有四十五羅小麥的出產，其中有一萬一千畝是種的英國草。這七萬多畝土地並不完全是牧場，其中大半是農場，可是自從人們採用內強耕種 (Intensive cultivation) 方法以來，牠每年出產的羊毛與羊肉，較之從前反要多些。牠每年輸出的大小羊隻差不多有五萬左右。政府收買牠的時候，牠所雇用的工人只有二十。自從政府將牠改組以後，牠區域中的居民增至一千二百，同時各處都有美麗的農房與農村學校。

塞頓就職後二十年，新西蘭的農場較之從前已增加一倍，同時人口已從六十三萬四千增至一百萬有餘。塞頓說得好：『我已經將從前牧羊的土地變成牧人的土地了。』

雖然新西蘭政府有收買任何土地的權力，可是這種強行收買的事實並不很多。法典中有一條土地法，政府成了商業機關，其結果：每年都有大塊的土地出售。每年可以收買的土地很多，差不

多政府只能收買其中的二分之一，因此政府在土地的位置與本質兩方面有一種選擇的機會，凡是適於耕種或畜牧的就收買，其餘的還是不要。在他方面，有時人民要向政府租地的太多，政府收買的地反不夠分配，因此政府就認定一個宗旨，如果牠認為某某人在農業可以成功，那麼，牠便將土地租給這個人，其餘的人只好讓他們再等下次的機會。

在現行法律之下，凡是向政府租借土地的人，有買土地的權利，不過這種購買權只是活動的租借權。租借土地的人至少要有十七歲，將土地租得之後，他自己必須親自耕種或作其他用途。他所有的土地——向政府租借的也在內——在新西蘭境內不得超過五千畝。政府將土地分租與人民的時候，把土地分爲上中下三等，上等土地每畝作七畝半計算，中等土地每畝作二畝半計算，下等土地一畝作一畝計算。租地的多少以租地者的能力爲標準，如果當事人認爲某人只能耕種多少地，他們就得照這個數目租給他，不得多租，並且凡是要租土地的人都得經過一種考試，考試他們能力的大小。一般在歐戰中服務過的軍人，租借土地比較他人要容易些，當時有八千多從歐戰回來的新西蘭軍人，在五年中都租得了農地。

新西蘭政府現時還有四、五〇〇、〇〇〇畝土地，其中大約有四〇〇、〇〇〇畝土地是可以租給農民的。在其餘的土地中，大半是粗糙土地，不能耕種，政府每年租出的土地大約有一五〇、〇〇〇畝，據土地部的報告，每年的贏利有二五〇、〇〇〇元之多。年來政府以金錢援助的農民總計有五〇、〇〇〇人，貸給他們的款總計在一〇〇、〇〇〇元以上，可是現時已經收回了一半。同時，實際上已經耕種的土地較前已經大大的增多。在全國四八、〇〇〇、〇〇〇畝能夠耕種或從事牧畜的土地中，只有五、〇〇〇、〇〇〇畝沒有人佔領，還沒有耕種，其中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畝已經播種，有些是農地，有些是牧地。

## 第二十七章 新西蘭的婦女

新西蘭是婦女選舉權的發源地。最初牠的婦女並不能充當議會中的議員，後來這種限制也撤消了。第一個婦女知事，也是產生於新西蘭。這個婦女知事即耶次夫人 (Mrs. Yates)，她是奧克蘭附近的溫亨加城 (Onehunga) 的知事。這裏的知事本來是她的丈夫，自從她丈夫死後，她便當

選爲知事，據我所知道，她是一個很能幹的官吏。

西歷一八九三年時，新西蘭的婦女就獲得了選舉權，並且她們的成功並沒有費力。當婦女還沒有獲得這種權利以前，國內似乎只有少數幾個婦女注意這個問題，但是一經獲得以後，每屆的選舉中男女的人數差不多相等。這裏面有一個原因，即當時政府有一條法律，強迫人民參加選舉，否則他們必會喪失他們的權利。在每屆選舉以前，政府便將每個區域中的合法的選舉人名單開列清楚。如果選舉時某人不到，必須說明他缺席的理由，否則在下次選舉中他便喪失他的權利。

新西蘭並沒有婦女的政黨，所以除了在兒童利益，母親保護，與酒業的限制方面以外，婦女選舉人在政治中沒有顯明的勢力。我曾經問過一個新西蘭的婦女，請她答覆下面這個問題：

『婦女選舉在新西蘭有些什麼成績呢？』

她立刻答覆說：『我可以告訴你一種成績。我們已經永遠的封閉了新西蘭百分之二十五的酒店，其餘的酒店下午六時便得關門。因爲婦女選舉的關係，國內有幾個地方的酒店已經完全剷除了。新西蘭有一個鎮市素來是以酗酒，無秩序著名，這個地方我是特別注意。可是現在牠已經成



了一個最安靜，最可欽佩的區域。牠的巡警已經減少，同時因為牠的監獄沒有其他的用處，也改爲救世軍的總司令部了。』

禁酒問題是新西蘭一個重要問題，有些人還相信：如果不從速禁酒，全國的人都會被酒燒乾。在現行法律之下，如果有人要開設酒店，他必須證明他同時也供給人們的膳宿，所以這裏的酒店都附設一個旅館。賣酒的時間以上午七時至下午六時爲限，我們晚間絕對看不見街市中有酒醉回家的人。

從前新西蘭旅館中的酒保，百分之九十九是婦女。酒保愈美，酒店的生意便愈好，生意愈好，她們的工資便愈高。可是現時這種狀況已經改變了，因為現時的法律已經在禁止酒保照會的更換。我們縱然在酒店中發現一個女招待，她也決不是一個美麗動人的浪漫女子。她大半是一個旅館主人的老寡婦，因為沒有資本從事他種貿易，政府只得允諾她繼續充當酒店中的酒保。

直到現時，新西蘭的婦女爲生活而工作者還是沒有美國那樣多。歐戰以前，一般有錢的人決不大想到這種事情。但是歐戰發生以後，新西蘭的男子百分之四十四都到前綫去了，他們留下的

位職總有一部分要請婦女們充補。因此婦女職業便大大的擴充，甚至以守舊著名的銀行也招收了婦女行員。有一部分的婦女嘗了經濟獨立的滋味，對於工作發生一種興趣，因此社會中便產生了婦女勞動階級，與美國的婦女速記員，銀行行員，與新聞記者一樣。現時有許多青年婦女在醫院中學習看護業，這些醫院有些是政府自辦的，有些是由政府管理的。歐戰期中新西蘭派到歐洲去的看護婦，都是在醫院中至少學習過十年的婦女，她們在協約國方面的陸軍看護隊中獲得了一種最高的地位。

新西蘭的婦女勞工與男子一樣，她們在工資，工作時間，與工作狀況方面都受法律的保護。政府中的勞工部對她們的利益與幸福是非常關心，並且派遣了許多婦女監察員到工廠與其他商業中去作實際調查，看看一般雇主們有沒有遵守那些保護婦女勞工的法律。工廠在法律中的定義很廣：『無論那個房屋，辦公室，或地方，如果牠雇用了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工人，直接或間接從事一種手藝』這就是一個工廠，所以新西蘭的最小工作地都包括在這條法律之內，都得遵守牠，使婦女們不致受血汗工店的虐待。一切辦公室與商店中的婦女，每週的工作時間規定是四十八小

時，每年的額外工作時間不得超過一百二十小時，每日的額外工作時間不得超過三小時。許多製造業中的婦女，每週只工作四十四小時。在法律規定之下，如果她們多作一小時工作，雇主就得給他們一小時半的工資。凡是有婦女的職業中，政府都為牠們規定了最低限度的工資標準，商店也包括在內。這種工資的標準是以工作的性質與工人的手藝與經驗為轉移。

新西蘭的法律同時又規定：十五歲以上的幼女不得工作，十八歲以內的女子必須曾在公立小學四年級讀過書纔能為工資勞動。女子在職業中學習手藝的時候，雇主必須給與工資，否則不准雇用。從前有幾個工廠雇用了一些沒有經驗的女子，她們的工作並沒有任何報酬，因為這般雇主對她們說：她們初進職業的時候，不配得什麼工資，等她們有了經驗以後，工廠纔能給以工資。可是她們作了幾星期或幾個月的工以後，雇主們便把她們開除，說她們對於工廠沒有什麼好處，把她們開除以後，雇主又以同樣的條件招雇一般新女工。現時的雇主們不獨要給她們以工資，並且還得為她們預備清潔的工作室，室內的光線必須充足，空氣必須流通，同時還得預備太平門。

新西蘭的勞工法決不是一種官樣文章，雇主們如果有一點兒犯法的地方，政府便要處罰他。

我剛纔看見一張記錄表，表上載的全是這個問題。有一個人把他的女工的午飯時間減短了，結果罰了十塊錢，同時還花了些訟費，又有一個酒館主人強迫他的女招待每日工作十一小時半，結果也罰了三十六塊錢——其實店中有一個女招待在那個星期中已經有三個下午沒有工作。又有一個酒館主人也罰了七塊半錢，花了訟費，因為他的女招待的工作時間是每週五十二小時，還有一個酒館主人也罰了款，因為一個女工要求一小時的午飯時間，他不答應。納披爾城 (Napier) 有一個店主，有兩個星期中，每星期強迫他的女工工作四十八小時以上，其結果，他罰了四十塊錢。有一次，政府的監察員發現一個麵包店主人使他的兩個女兒通夜工作。於是他們把這個店主捉拿官去，罰他十塊錢，同時警告他：如果下次再犯，得罰他五十塊錢。商店主人必須為女店員預備坐位，許他們坐。我面前有幾個報告書，是說商人不預備這種坐位以致被罰的事。

政府不獨注意女工的工作時間的長短，對於工作時間的遲早也有一定限制，她們的散工時間不能太遲，致使她們要夜間纔能回家。有一個政府的監察員發現了一個違反這種規則的工廠，牠裏面有班女工每日早晨只有二小時的工作，從八時到十時。下午從一時工作到五時，晚間又要

工作二小時，從七時到九時，每日工作時間共計八小時。又有一班女工的工作時間是早晨十時到十二時，下午三時到七時，晚間九時到十一時。她們的工作時間並沒有超過八小時，但是監察員還是要廠主將時間更改一過，因為這種辦法，女工們要晚間纔能回去，並且休息的時間也不適宜。

旅館中的候餐人多半是婦女，他們的工作時間也受法律的限制，除了規定的時間以外，他們不能候餐。如果旅館中的晚飯時間是六時至八時，那麼，凡是八點一刻纔到旅館中來的旅客，縱然要餓死，也得等次日的早飯，本晚是絕對沒有飯吃的。甚至威靈敦的旅館裏一個世界著名的歌劇女領袖因為到遲了過了開飯時間也沒有飯吃。她平生吃飯總是在音樂會告終以後，所以她就要旅館主人每晚十一時為她開飯。可是旅館經理不答應這種要求。因為這樣一來，旅館得另外多雇幾個用人，給他們以額外工資，這種事未免太不合算。

工廠中的婦女的組織，沒有男子的組織那樣好，她們的工作縱使與男子的工作是一樣，然而她們所得的報酬總沒有男子的那樣多。婦女們所從事的工業大半是布業，帽業，縫業，印刷業與鞋業。

第十九圖  
毛利族中的美女



毛利人不能做良好的僕人，他們只要能隨隨便便的過活，便算完了。上圖那個美女的長衣的材料便是手織的新西蘭麻布。她身上還掛着一塊青石的護符，因為毛利人中的婦女如果沒有這件東西，她們的裝飾便不能算美滿。

歐洲的婦女一到美國總是形成一種僕役階級，可是新西蘭沒有一種真正的僕役階級。新西

蘭的唯一土人就是毛利人，他們決不是良好的僕役，同時境內的中國人多半自己從事商業，有些開洗衣店，有些開水果店，有些在市場中開設花房，只有少數幾個中國人充當廚役。最初到這裏來的不列顛羣島（British Isles）人，並不是下層階級的人。新西蘭從來沒有作過囚犯殖民地，凡到這裏來的人都是自動甘願來的，因為他們在故鄉找不着好工作，想在這裏來找些較好的機會。他們中間有些是來養病的，有些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來尋覓黃金的人——不列顛上等家庭中的份子。復次，到新西蘭來的人大都買了土地，這般地主的子女決不會出去充當家庭僕役。因上面這些關係，所以新西蘭的家庭工人很少，普通家庭中的份子全體都在為家庭工作。每個兒童各有自己的責任，並且我還得補說一句，兒童為家庭工作大都是有報酬的。全國十歲的兒童，差不多每人都有儲蓄，他們在家中所得的報酬加多，儲蓄金也便加多。

鄉村中的人要想雇用僕役，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鎮市中的青年婦女又要到工廠中去作工，把膳費算進去，雖然工廠工資不如家庭僕役的報酬那樣多，然而他們還是不願意充當僕役。如果家庭中雇得了一個女僕，那麼，她不獨要為自己規定工資與工作時間，並且一切的家事也是由她

管理。她時常還要求主人每星期給她半日的假期，即每星期日下午，同時隔一個星期，星期日還得放假一天。

新西蘭政府對於女僕們並不輕視。勞工的國務總理塞頓先生曾經發現國內的職業介紹所時常欺騙青年婦女，把她們介紹到一種不好的地方去。因此他便為家庭僕役設立了幾個公共職業介紹所，介紹職業不取介紹費，這種機關現時仍舊存在。

職業介紹所中有一個婦女監察員作過一個報告書，她在報告書中說到訓練僕役的方法，使她們成為能幹的僕役，她這種論調是很有趣味的。她勸告一般作母親的人增加家庭工作的趣味，使她們的女兒樂意從事這種工作，並且親身和後者一同工作，教導她們工作的方法。她對一般主母說：

『主母身邊如果只有一個女僕，那麼，她每晨就得與她一同工作。在這種狀況之下，她必會變成很能幹的女僕，一切的家庭工作都可以順利的進行。如果主母完全不幫助她的女僕，只知催她工作，那麼，她簡直就是摧殘女僕。使家庭工作獲得一種惡劣名聲的人就是這種主母，把女僕趕到



工廠裏去的人也就是這種主母。

『現時新西蘭的僕役已經是一年一年的減少。從前那些老年無用的婦女現在都有了工作，她們差不多全在鄉間。有些女子同某處已經商議妥協，可是又改變意志不到那裏去。她們或者又找得更好的位置，不到原來說定的那個地方去了。我認爲政府應當處罰這種毀約的女子，因爲她們的行爲使雇主們深感不便。現時，如果某個雇主雇定一個女僕隨即又不要她，這個雇主就得給女僕一星期的工資，所以我認爲如果女僕接受了某人的雇用而不隨時報告職業介紹所，她也得受相當的處罰，否則太不公平。』

說到此處，我要順便說一說新西蘭的美麗女子。新西蘭各島中各處都有美麗的女子。自然的氣候給與她們一副最美麗的玫瑰色的面頰，他們的樣子很像英格蘭，蘇格蘭與愛爾蘭的婦女。她們的態度與裝飾比較歐美的婦女們也不算壞。她們能讀報紙，能够與同伴們或男子討論時事。

美國的婦女最歡喜到俱樂部去消遣，新西蘭的婦女却没有這種無聊的生活。我想這有兩種原因：第一種原因就是新西蘭的人口多半分散鄉間，沒有集中在城市，這種聚會很難；第二個原因

就是新西蘭的人對於運動富有興趣，無論男女或兒童平時都歡喜打網球，打葛爾夫球，游泳，或作他種戶外運動。

## 第二十八章 一個沒有貧民院的國家

你們是不是很想美國政府給你們一種養老金呢？你們到了六十五歲以後，如果每年的收入不到三百九十元，政府至少可以給你們一種恤金使你們能够維持生活，如果你們得了這種真確的消息，你們是不是很歡迎牠呢？

新西蘭現時的狀況便是如此。每個市民都有把握；如果老年的收入不足維持他的生活，政府便給他一種恤金，這種恤金的最高限度是每年一百九十五元。有子女的寡婦們所得的恤金還不只此。

新西蘭的老年恤金法律已經有了二十五年的歷史，人們現時都似乎認爲這是一種良好的制度。國內當然沒有我們所謂貧民院，還有一種最使人注意的地方是：這裏看不見一個行乞的

老年婦人。

新西蘭政府雖有老年恤金法律，但是這種恤金並不要人民捐助，新西蘭的人民認為新西蘭是世界上第一個通過這種法律的國家。說句老實話，我發現新西蘭在社會立法方面作過十二次『第一個與家』。我自從聽見這裏的人民的譚話以後，我對於他們的國家便生了一種驚佩之心，我真不知道這種偏僻的國家對於世界居然有這樣偉大的供獻。根據我的記錄，新西蘭是下列各種制度的開山祖師：

- (一) 不募捐的老年恤金制度；
- (二) 勞資爭鬪的調和與裁判制度；
- (三) 普遍的辨士郵信制度；
- (四) 出口的牛油、乳酪與苧蔴由政府分定等級的制度；
- (五) 國立保險公司制度；
- (六) 國立產婦院；

第二十八章 一個沒有貧民院的國家

(七) 政府遊歷部；

(八) 婦女參與議會選舉制度；

(九) 國有煤礦的開採制度；

(十) 公共衛生部；

(十一) 女工童工的最低限度工資制度；

(十二) 國家建築房屋賞給工人的制度。

因為新西蘭有這些首創的事業，同時牠國內的死亡率是世界最低的死亡率，所以牠有這種根據稱牠自己為『最新的英格蘭』，與『更光明的不列顛』。

塞頓做國務總理的時候，曾經為人民的利益通過許多條例，現時的老年恤金法律便是其中的一種。他提議這條法律的時候，國會中有許多人反對，可是他終於成功。他認為這種國家恤金並不是一種恩惠或慈善的制度，國家援助一般老年不能工作的人，這本是老年人應得的援助。

這條法律措詞很好，使那些領受恤金的人決不把接受政府恤金當做一種恥辱。牠的導言說：

「一個人在過去時間曾經工作多年，促進國家的發展，同時又納過多年的賦稅，援助他的良好政府，老年貧苦的時候受政府的保護，這是公平的，應當的。」

這條法律有一種規定：凡是請求恤金的人，必須在領受恤金前已經在新西蘭居住過二十五年；在這二十五年中，必須沒有因任何事故監禁過五年，在最近十二年中也沒有監禁過四個月，同時也沒犯過四次「可以監禁一年的」罪過。他在過去的十二年中，沒有拋棄過他的妻室子女，同時在請求恤金的前一年中生活必須是很正當，行爲必須很謹慎。請求恤金的報名單一律都交與郵局，考試及格以後，政府便給與他一張證書，得了這種證書，他可以享受一年的恤金。證書每年都得更換。

自從第一次的老年恤金法律通過以後，每年的恤金數目曾經增加過幾次。政府發給的恤金總計有了四千五百萬元，有人告訴我：現時受領這種恤金的人約有二萬。質言之，新西蘭每百人中還不至一個恤金的領受者。

如果美國也有這種法律，如果恤金領受者的人數在比例上也與新西蘭的人數相等，那麼，華

盛頓必定有七、〇〇〇，紐約差不多會有九〇、〇〇〇，芝加哥必定有四〇、〇〇〇，菲列得爾菲亞必定有二八、〇〇〇，此外還有其他二十個城市，每個城市也會有一千個恤金領受者，或者還不只此。總計全國領受恤金的人大約會有一百五十萬，如果每人每年發給一百八十元——即新西蘭的平均額——那麼，美國每年發給老年人的恤金總數大約還不只二八八、〇〇〇、〇〇〇元，在事實上，較之美國政府每年發給老年兵士及其家眷的恤金——從歐戰中回來的老軍人還不在內——也只多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美國華盛頓城中的大規模建築之一就是政府人壽保險公司。你們到新西蘭來便可以知道新西蘭的政府對於牠的人民的壽保險事業是怎樣的熱心經營。政府從事人壽保險事業已經有五十年之久，但是牠從來沒有禁止私人設立保險公司，牠只是盡力與後者競爭罷了。在實際上有人說：私人的保險公司近來比較政府保險公司要發達得多，因為牠們比較政府保險公司要努力些。政府保險公司總是請郵政局長充當牠的分店經理人，所以每個十字路口都有牠的支店。牠對於身體的考察與私人的保險公司是同等的嚴厲，不過牠的保險費比私人保險公司的低些，而

且人民對於牠的信仰也很堅固。現時由政府保險的人數已達六萬之多，保險金總計有八千五百萬元。

政府保險公司的經營方法與美國的私人保險公司相同，牠的基礎也是同樣設立於在生死的機會上面的。牠的保險券的售賣是採用償付制度，不過牠同時也有一種儲蓄金的計畫。牠對於一般不飲酒的人，給與一種特別價格的優待，還有一種優待政府人員的保險券，凡是六十歲以上的人員可以領受一種年金。政府同時也發售火險券與意外保險券，目的在與一般商業性質的保險公司競爭。

新西蘭政府從事保險事業的動機，就是因為當時國內一般私人保險公司的保險費太高，與英美的保險費相等，其實英美人的『生命的期望』並沒有新西蘭人的那樣高，新西蘭人的保險費應當低一點。新西蘭人的身體是特別的強健，他們平均比英美人要多活八年。他們的生命很長或者是因為政府經營的各種事業給了他們相當的保護與庇祐。復次，新西蘭的人口並不過多，他們不必與有色勞工或廉價外國勞工競爭，每人都有一種生活工資，土地仍然可以容易租得，全國

的貧民很少，普通的生活程度也很高。二十歲以上的人，差不多平均每人都有四千元以上的財產，雖然新西蘭的大資本家很少，與美國相等的富人也不多，可是全國的人民大致都還豐富。

新西蘭的銀行中的存款——以每頭計算——也在大大的增加，這就足以表明社會中的財產已經在累集之中。西歷一八九〇年時，銀行中的存款，以全國人口計算，每頭還不到一百元；二十年後，這個數目已增至一百二十五元強，最近的調查，已經增至二百元了。現時國內六個大銀行中的財產總計有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餘元，牠們的債務差不多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郵政儲蓄銀行是一種存款的銀行，一切的存款都有 $\frac{3}{4}$ 到 $\frac{4}{4}$ 分的利息。現時裏面的存款將近有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存戶有六八〇、〇〇〇人。質言之，全國每一、八人中就有一個存戶。郵局存款多少不拘，一先令或二角五分也可以存入，但是五元以下，二萬五千元以上沒有利息。二千五百元以下利息是四分，二千五百元以上，利息就只有百分之三又四分之一了。

新西蘭也有建築與貸款協會，不過沒有美國那樣發達。牠的農民也組織了各種的合作社。新



西蘭貸款與貿易公司是一個大規模的商店，牠在國內收買貨物然後將貨物輸往他國，公司中的資本完全是農民的，牠收買的貨物就是從這般農民那裏買來的。我曾經參觀過一個商店，這個商店中的貨物是由一般主顧們管理。牠的資本很足，裏面的經理人對我說：資本的股息是百分之十。這個商店很像美國的百貨商店，各種出售的貨物上都標明了牠的價格。許多凍肉工廠都是由組合公司經理，牧畜牛羊的人對於這種公司都很熱心，這種公司的股息大都很好。

新西蘭有一個國民儲蓄會，十六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的人都可加入，不過他得證明入會以前三年中的收入沒有超過一千五百元。入會時並不須查驗身體。凡是捐款給本會的人在不能工作時本會可以保護他，他的兒女與寡婦——如果他本人死去——會中便給與一種恤金，他到六十歲的時候，會中便給他一種星期恤金，少則二元半，多則十元，數目以他的捐款的多少為標準，這種恤金從六十歲起直到死時纔行停止。已婚婦女如果加入這個會社，每生一個子女，會中便給他三十元的補助金。入會的手續就是在郵局匯款處或該會的支部裏面填寫一個入會書，同時將他第一星期的捐款付與當事人。這個儲金會雖然還只有十年的歷史，可是牠已經有了二萬二千會員。

新西蘭還有一個最可嘉獎的機關，即公共托辣斯 (Public Trust)，這種性質的組織，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公共托辣斯與美國的商業托辣斯公司一樣，不過牠的主辦人是政府不是商人而已。政府為全國的人派一個公共的保管人，他手下還有許多著名的律師。比如某人死時沒有留下遺囑，他的財產便由這個公共托辣斯經理。如果你死時要留遺囑，公共托辣斯就為你辦理，你便可以請牠當你的遺囑執行人。如果你受了他人的委託，替他人保管財產，後來你想辭却這個保管財產的責任的時候，公共托辣斯就可以替你保管。如果一個瘋狂人沒有保證者，不能保管他自己的財產，那麼，公共托辣斯就替他保管他的財產。除非有一定的其他用途，公共托辣斯一切的收入都存入一種公共的基金裏面。這種收入由公共保管人經營，他為維持他所保管的財產的利益起見，對於這種收入的經營，總是盡心盡力的小心看護。

現時這個公共托辣斯所經營的產業與基金總值已達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餘元，同時每年都在增加。牠為人民保管的遺囑已達三萬餘份，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社會對於牠的信仰是何堅固。雖然牠的本意是以低廉的代價，服務社會，目的不在賺錢，雖然牠的保管費從來沒有超出

百分之三，然而因為牠的經營合法，牠的收入不獨能維持自身的存在，並且每年還有五萬多元的贏利。牠本是一個政府機關，不過牠的房屋還是自備，賦稅與郵費也是由自己負擔，好像牠是一個商業機關一樣。牠的雇員是為國家作事，服務期中行為必須正當，否則開除。

新西蘭的郵政局差不多同時都是電報局，電話局，儲蓄銀行，政府人壽保險公司與老年恤金的經理處，與匯款處，由此你們可以知道郵政局中局長與其他辦事人員的工作是很忙碌的。新西蘭的電話與人口比較，在比例上雖然沒美國的那樣多，可是現在差不多各處都有政府經營的電話事業了。在新西蘭的社會中，電話仍然是一種奢侈品。拿旅館做個例證，每個房間有一個電話機，的旅館真不易見，但是每層樓的大廳上都安置了一架電話機。

新西蘭的政府事業還有另一方面是很可注意的。一個人的財產的多少並不能以他的收入為標準，必須以他還債以後的剩餘為標準。個人如此，國家也是一樣，新西蘭政府的公債每年都增加很快，現時公債的總額已經是很大了。十九世紀末葉，牠欠的公債約有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餘元，以人口計算，每人合三百餘元，以每家五口計算，每家合一百五十元之譜。這個公債其後還

是繼續的增加，至歐戰後，遂增加了一倍之多，對於新西蘭這種小國，這真是一種很大的負擔。

假如美國的情形也是如此——美國的人口總計有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那麼，美國現時的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公債必會增至八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換言之，美國的公債差不多會有美國人及其子子孫孫總納的重稅四倍之多。

在他方面，我們必須知道：新西蘭政府的公債差不多有一半是用在鐵路，電話，電報，水電機關，農地，與農民的貸款方面。這種資本每年都有利息，牠們的收入比支出還是多些。

## 第二十九章 新西蘭的勞工階級

我在奧克蘭迷失了。我在城外伊甸山 (Mount Eden) 下的附郭中拜訪過美國領事，回來的時候，在路上遇見一個身體很強健，兩頰帶玫瑰色，目光灼灼的青年，我於是要求他帶我回旅館去。

他說：『我也是往那條路走，如果你願意與我同走，我可以帶你去。』於是我便隨着他走。

我問他：「這裏的狀況是怎樣呢？」

他說：「很好很好。我們工作的地方很多，工資也能維持我們的生活。」

我問：「你作的是那種工作呢？」

他說：「我是一個木匠。我現時的工作便是為政府修築工人的房屋，工資每天是十六先令十辨士（約銀三元七角五分）。」

「你的工作時間有多長呢？」

他笑着答道：「哦！我的工作時間不算很長。我每週只工作四十四小時，並且每星期六下午都不工作。」

「那麼，星期六的工資又是怎樣計算呢？」

「星期六的工資與平常一樣。我最好是說：我的工資是每週一百〇一先令，不必說每日的工資是十五先令十辨士。」

這次譚話大約可以使你們對於新西蘭的工作與工資獲得相當的了解。雖然各種工業中的

工作時間不一定完全相同，可是工人每週大都只作工作四十四小時，並且每人每週都有半日假期。如果工人在一天以內或一星期以內的工作時間超過了這種標準時間，那麼，多作一小時就得給一小時半甚或二小時的工資。

我這個木匠朋友可作新西蘭工人的代表，他是一個工資很高，居宅很好，飲食很講究的工人。我在威靈敦城與奧克蘭城的時候，總覺得這兩個城市都有一種興旺的景象。城中的人很文雅，很和藹，作事不慌不忙。他們都恃他們的城市而驕傲，其實我認為這種驕傲也是不無理由的。

奧克蘭是新西蘭的第一大城，面積約與美國康涅狄格省 (Connecticut) 的新哈文 (New Haven) 城相等。牠有一個最大的內海港，水面平靜，水底很深，港面寬五英里半，雖大海有三十英里。城外有七個碼頭，商業十分繁盛，但是牠們還是不敷用，因為奧克蘭的商業發達很快，而且牠又是南太平洋的一個商業中心。每年出口及入口貨的價值已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餘元，並且每年都增加得很快。

奧克蘭城有一部分是在山上，有一部分是在山下。甚至城中的主要繁華街市，王后街，也不是

完全平坦的。城中所有的電車都從王后街的盡頭出發，不獨城內有電車，同時圍城八英里的地方——即附近鎮市——也有電車交通。一切的電車都是城市的所有物，每條路線都分爲幾站，每站車費二分。新西蘭的汽車很貴，因爲這裏汽油很貴，每伽倫要賣一元上下，完全是由美國運來的。

奧克蘭的工人與新西蘭其他各處的工人一樣，他們是社會的主人翁，有許多法律都是由工會的勢力而形成的。新西蘭著名的勞資調和與裁判條例，不獨承認工人的工會與雇主聯合會，並且還進一步的鼓勵這種組織。這種法律規定：只要有十五個工人便可以組織一個工會，這種組織只要在勞工部註冊一過就可以獲得法律的承認。三個或三個以上的雇主就可以組織一個雇主聯合會，可以到勞工部去註冊。政府的勞資調和與裁判條例的本意就在用和平手段解決雇主與被雇者間一切的爭執。從西歷一八九四年第一個條例通過以後，直到西歷一九〇五年，從來沒有發生過罷工的事情。這種法律在過去的二十年中雖然沒有完全消滅罷工的舉動，但是牠却減少了罷工的次數與危險。

新西蘭全國總共分爲八個區域，每個區域有一個勞資調和公會。如果勞資二者發生了爭執，

無論那一方面都可以到這裏來伸訴。勞資調和公會得了這種報告以後，立刻就將兩方面的當事人與其關係文件拿來審判，審判以後就給他們一種判斷，這種判斷是與一種工業合同一樣的執行。

如果有一方面不滿意這種判斷，他就可以請求勞資調和公會將這筆案件轉到中央政府的勞資裁判法庭中去。勞資裁判法庭中有三個審判官；其中有一個是大理院的審判官，第二個審判官是全國雇主聯合會推舉的，第三個審判官是全國各工會推舉的。這個法庭將這個案件復審一次，最後的判斷處決以後，誰也不能不遵照。牠能規定工資與工作時間，也能征收罰款。牠也許判斷那方面應當賠償他方面所受的損失，判斷以後，牠能够把那方面的一切的財產拿來作賠償費。如果應當賠償責任的工會或工業聯合會沒有財產，那麼，牠們的會員就得負責。

工會並不一定要註冊，同時一個已經註冊的工會也能取消牠的註冊，不過事先要報告勞工纔行，但是已經註冊的工會總得依順勞資裁判法庭的判斷。如果牠不依順法庭的判斷，那麼，後者便可以收回牠的特許證書。工會註冊的利益就是：只有註冊過的工會纔能拘帶一個雇主到勞資



調和公會或勞資裁判法庭中去受審，其他的工會却沒有這種權利。

無論有沒有註冊過，雇主總得到法庭裏來。凡是已經訂立過工業合同的雇主或勞工，在合同未滿期中如果有休業或罷工的舉動，那麼，法庭就有勒令他繳納一種很重的罰款的權利。除非在事先十四天以前預先通知，公共事業中或一種製造生活必需品的工業中的雇主或被雇者決不能有休業或罷工的行為，如果有這種事發生，政府就認為這是一種法律上的罪過，無論他們有沒有合同方面的限制，都得處罰。牛乳業或鐵道，或電車方面的休業或罷工就是一個例證。

我面前有許多關於工業案件方面的正式報告書。這裏有一個案件是由丹泥丁（Dunedin）的勞資調和公會審判的，這個案件的當事人是丹泥丁的漆業工會。勞資調和公會判定：漆工在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應當從早晨八時工作到下午五時，星期六從上午八時到十二時，除星期六以外，每日有一小時是午餐時間。牠同時又判定學徒的數目，規定雇主應當先雇工會會員，不足時纔雇非工會會員。

有一次，克賴斯拆赤的麵包工會與雇主發生了爭執，勞資裁判法庭判斷的結果就是：雇主對

於額外的工作時間必須有一種特別的報酬，額外時間的最初四小時中，每小時應給與一小時又四分之一的工資，此後每小時應當給與一小時半的工資。法律同時又規定：每個學成工匠只能帶領一個學徒，學徒習業期以四年為限，麵包店中不能雇用車夫，麵包店主人可以差遣他的工人出去分送麵包，不過他們的工作時間不得超過規定的時間。

勞資調和公會與勞資裁判法庭的判斷，不獨可以為當時發生爭執的勞資兩方面規定工資，並且可以為本工業的全體規定工資，不過牠規定工資的時候，也得注意各處與各種工業的實際情形。比如牠為某處的訂書工人規定每月應得多少工資，那麼，他處的訂書工人立刻就產生同樣的要求，並且這種要求也很容易獲得雇主的許可。話雖如此，勞資發生爭執的時候，並不是每次的勝利都是歸與工會。勞資裁判法庭規定公平的工資的時候，總是預先將有關係的勞資兩方的狀況研究一過，看看工人至少要多少工資纔能有相當愉快的生活，雇主能出多少工資而同時還能獲得相當的贏利，調查清楚以後纔實行規定工資的多少。判斷的效力可以維持三年，過了三年，兩方面可以請求修改。判斷發生效力三年以後，工會總是隨即跑到法庭裏去要求工資的增加，但

是有許多次數，都被法庭拒絕了。

據美國人的眼光看來，新西蘭在工資，工作時間，以及雇主與工人間的關係方面所定的法律，似乎是有些激烈，但是新西蘭人自己並不覺得他們的勞工法是激烈。他們說：他們這個民族與他們的祖先不列顛人一樣，生來就是守舊的。他們的政府因受環境的勢力的強迫，不能不從事各種事業，國內的一切政治社會改革都是自然而發生的。比如說：農人把他們的出產運到市場去，這本是自然的，應當的事情。因為國內沒有大資本家能够修築鐵道，所以政府就得爲他們預備運輸工具。私人開辦的保險公司的保險費太高，不適合國內的情形，所以政府不得不與牠們競爭。二十多年前，新西蘭的煤礦開採人乘着澳洲輸入的煤額減少的機會，故意的將煤價抬高。政府沒有辦法，只好在西方海岸的公共煤礦中自行開採。政府的採煤事業現時仍然繼續進行，一方面供給國有鐵道的燃料，一方面在市場中與私人採煤者從事競爭。據後者自己說，他們與政府競爭得了勝利，因為政府的開採費比較他們的開採費多些，政府的開採費很大，並不是因為工資上的差異，工資都是由法律規定的，真實的原因却是因為政府的礦工比較懶惰些，出產少些。新西蘭人對於政

府礦工的工作方法有一種特別的形容詞，他們稱這種工作爲「政府的工作法」。

我們可以再把勞資裁判法庭的成立的經過述說一過。牠的歷史是勞工部一個官吏告訴我的。他說：

「新西蘭的工人的勢力是從一次罷工得來的，可是那次罷工却失敗了。在那個時候，工會管理許多的支業，牠們的團結也很堅固。當時有一個資格很老的工會名沿海工會，牠的會員就是碼頭搬貨的運夫，因爲牠的年代很久，所以會中所存的捐款很豐富。當會中的存款一年一年增加的時候，會工們就決定以後入會的新會員於入會時得繳納一種入會金，入會金的多少是以每人可分得的存款爲標準。可是能够繳納這些會金的工人很多，因此新會員的數目也就減少了。雖然工會中的會員能力不足搬運所有的貨物，然而他們決不許非工會會員工作。一般船主們對於這種辦法當然是<sup>不</sup>滿意。他們於是另外招雇了許多工人，與工會挑戰，其結果工會實行罷工，不久新西蘭全國的工會都響應牠，形成一種同盟罷工。他們的要求不大合理，因此一般民衆都反對他們，與非工會會員及船主表示同情。澳洲大陸與他處隨卽有許多人到新西蘭來幫助這般人破壞這

次的罷工。社會中反對這次罷工的人一天一天的增加，甚至商店中店員也要求店主給他假期。穿上外袴到碼頭上去運貨。其結果，一般罷工的工人大大的失敗，並且他們早就知他們要失敗的。」

『罷工失敗以後，工人們就把當時的問題重新研究一過，結果他們認為：他們在未來的成功只有一條出路，那就是：他們得從工人中選些代表去充當國會議員。他們立刻就從事選舉運動，規定一種章程：他們中間的國會議員必須是工人。他們在商店中，街市中各處都遊行演講，擁護他們的權利。不久勞工階級以外的人對於他們這種運動也發生了興趣。輿論界對於勞工階級的態度也隨之而改變了。社會對於這個問題似乎已經分爲兩派，可是國會中不久就有了工人的代表，給勞工階級一種平衡的勢力。雖然新西蘭的工人代表在國會中始終還沒有佔過多數，但是他們對於國家的立法方面有一種強大的勢力。』

自從這次大罷工的風潮解決以後，國會中的重要問題也就很多，其中之一種就是：怎樣防止未來的勞資衝突。勞資衝突中的關係人總共有三方面，雇主，被雇者，與公共社會，國會對於這三方面的利益要怎樣纔能維持呢？國會議員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就是：組織勞資調和公會與勞資裁

判法庭。

新西蘭的工人並沒有反對「公司倉庫」(Company Store) 與「公司房屋」(Company House) 的習慣，因為牠的法律規定：用貨物報酬勞工是不合法的。雇主們發給任何種工資的時候，決不能用他賣與工人的貨物抵作工資，縱使店員們買了這種貨物，雇主們也不能控告他們。工人的報酬必須用錢，如果工人同意，至少要一月發給一次。如果沒有成文的合同，勞力的工人的工資必須一星期發一次，如果沒有這樣將工資發給工人，那麼，工人所欠的債款全由雇主負責償還。工資的數目每星期在十元以下者不能遲發，如果雇主破了產，那麼，凡是後四個月沒有發薪的工人與店員對於雇主的產業有優先的佔領權。

多年以來，政府就在修築工人房屋，修成以後，或是租與工人，或是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賣與工人。歐戰以後，工人的房屋十分缺乏，所以這種建築事業大大的擴充起來。國會已經為雇主與公司預備了五百萬元的貸款，使他們能夠為工人們修築房屋。新西蘭的法律允許從政府借款修築工人房屋，但是這種房屋的修築費不得過三千四百元，借款的利息是百分之五。工人們只要每星期

付一點房價就可以獲得房屋的所有權，他們每星期付的房價只比平常租個同等房屋每星期所付租金稍稍多一點。

新西蘭與澳洲大陸一樣，每星期有一個規定的半日假期，雇主或店主如果到了閉門時間還不閉門，那麼，無論他是否強迫他的工人工作，都得罰款。有一次，福克思敦 (Foxton) 有一個雇主雇了兩個十八歲以下的兒童在星期六下午工作。結果，他被法庭拘去，並且罰了很重的罰款。還有一個人雇用一個車夫在半日假中工作。結果，被法庭罰了五塊錢，並且還花了別種費用。各種店員在半日假中都不得工作，工廠中的工人，在半日假中也不得工作。

半日假的日期並沒有法律規定，牠是由政府在每年的一月規定的。有些鎮市的半日假的日期是星期二，有些是星期三，有些是星期四，許多却在星期六。工廠的半日假大都是星期六，不過鎮市中的其他商店的半日假也許是另外一天。如果半日假規定在星期六，那麼，有幾種商店還是可以另外選擇一天來作半日假的日期，例如糖果店，屠宰店，或市場就是如此。

半日假中，奧克蘭與新西蘭其他鎮市中的街市簡直是冷靜得像星期日一般。旅館大都開着

門，在一般人想像中，都以為這時的飲酒的人必定很多，但是據我的觀察所及，在平日假中飲酒的人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樣多，決沒有蘇格蘭的城市或未禁酒前的美國城市中那種狂飲的狀況。城市中的人，多半是在公園中消遣，或是到鄉間去遊玩。同時有棒球比賽，葛爾夫球遊戲，以及其他各種的戶外運動。

新西蘭人這個民族，真是歡喜運動；足球是他們的冬季國民運動，在足球比賽上，他們曾經獲得世界錦標。全國的人，無論男女，兒童，似乎每人都有一種嗜好的運動。他們常打網球，葛爾夫球，棍球，或作馬上球戲以及一切水中運動。因為新西蘭人在湖中，河中與海邊游泳的最多，每年淹死的人也不少，所以一般人有稱淹死為『新西蘭死症』。

新西蘭人還有一點與澳洲人相同，他們最歡喜以賽馬作賭博。但是新西蘭賽馬賭博是由政府監視，其中少有欺騙的事情。他們賭采時用一種機器，名總計器 (Totalizator)，這種賭采的機器是一個新西蘭人發明的。只有在場的人纔能賭博，場外的人決不許用電報或電話參加這種賭博，同時場內也沒有美國那種時常產生不名譽的事的賭博房。場上的博金只有十分之九是歸與



勝利者。其餘的十分之一却歸了政府與組織賽馬會的俱樂部，俱樂部得四分之三，政府得四分之一。

賽馬以前，每次至少將所有的馬匹放在場中讓觀衆參觀半小時。一個人將馬匹察視一過，決定了他賭采的方法以後，於是跑到那個機器邊去，報告他所要投資的馬匹的號數，然後買他所要買的馬票，票上印着那匹馬的號數。馬券最低的價格是每張二元五角，但是馬票每張要賣二十五元。

那個賭博的總計器是一塊計算牌，牌面有幾個缺口。每個缺口下面標着一匹馬的號數，號數上面，標着博金的數目。另外有一個窗口，上面標明全部博金的數目，牠的左邊又有一塊數目牌，標明勝利的馬匹應分給的股利。這個總計機只發給第一名與第二名的勝利馬的博金。每次賭金的三分之一——減下給與政府與俱樂部的百分之十——是歸與那些第一名勝利的賭博者，其餘的三分之一就歸與第二名中的勝利者。

我們如果在新西蘭的賽馬場，足球場，與海邊遊歷一過，那麼，我們就可以知道：新西蘭的人民

並不是終日工作而不休息的人。

## 第三十章 國有鐵道

你們可以同我從奧克蘭乘火車到洛特魯 (Rotorua) 去玩玩，看新西蘭的野景是怎樣。我們離開城市來到一個豐富的農業區域。農場有一部分是鋪着茂盛的青草，有一部分是犁墾過黑色土壤。奧克蘭附近的農場與農房都是小規模的。這些開墾者的茅房沒有美國新開墾的區域的茅房那樣大。許多地方還缺少木料。普通的農房是一種木房，裏面有四間五間或六間房子，頂上蓋着亞鉛鐵，沒有倉庫，沒有馬房，也沒有外屋。牲畜們終年都住在牧場裏，因為草地終年是青色，冬季的氣候也不十分冷。

我們經過許多平原，地上鋪着一層矮柏樹般的叢草，離了平原，火車便走到威卡托河 (Waikato River) 河岸，這是新西蘭最大的河流。我們隨着又到了一個農業區域。這裏每個農民所有的土地比較從前經過的那個區域中的大些。我們經過一個很大的農場，場中畜着許多牛羊。羊的

食料就是地面的蘿蔔，牠們把蘿蔔從土中挖出來作牠們的食品。我們的火車經過許多很美麗的草場，有些草場很像美國墾塔啓省（Kentucky）的藍色草場，有些又使我回憶到英格蘭的牧場。到處都有一隴一隴的蔬菜樹，樹身很高，樹尖結着一種拂塵般的綠葉。

我們的火車繼續前進，到了一個鳳尾草區域。小山上滿佈鳳尾草，山谷中的鳳尾草已經長成一種傘形的高樹。遍地都是這種植物。鳳尾草樹的樹身有電桿那樣粗，有些有十五英尺高，沒有一個樹枝。

再往南走，我們到了一些的高原。我們經過許多高大的樹林，樹上滿佈籐葛，籐葛上有很密的葉子。樹上有時盤着有花籐葛，這些花成了活樹與死樹的裝飾品，有的圍着樹葉生長，有的生在那些死樹上，使牠們又變成活樹。

我一方面旅行，一方面乘機考察新西蘭的鐵道。這條鐵道與國內其他一切的鐵道一樣，都是政府主辦，鐵道局中的職員算是政府雇員。火車上的管理人，稱為護車人，常常到車廂裏來驗票。這是新西蘭的旅行中照例有的事情。我剛剛把票放在口袋裏去，不料他又跑來問我要票，其結果，旅

行終止時，票上的洞口與剪印簡直不知有多少個。

沿途的小車站同時也是郵政局。車站上貼着一種標號，表明牠是政府辦的儲蓄銀行與人壽保險公司的辦公處。火車開行以前半分鐘就得搖鈴，火車開行後，沿途時常有五分鐘的停留，乘客們可以下車去買一杯茶或一瓶酒吃，因為較大的車站附近大都有賣酒賣茶的酒店。新西蘭的威士忌酒是蘇格蘭產，有一種煙味和炭味。茶資每杯四辨士，人們吃的時候都要加上奶糖；茶味很濃，可是不壞。沿途沒有賣咖啡的地方，因沒有人吃這種東西。新西蘭人最能食肉，最能飲茶。不過他們的身體大都是瘦小，與體育家相似。我相信這是因為他們每人都好戶外運動的結果。

我對於這些政府主辦的鐵道最不滿意的地方就是：車上的火爐裝置得很壞。譬如今天的天氣極冷，每個乘客都得用一個絨毯將腳蓋着。我有一個狐皮毯，同時還加上一個橡皮熱水瓶。我把熱水瓶從皮包裏面拿出來，每次到車站的時候，我就請車站中茶館裏的女子替我灌些熱水。有一次，車站中一個女子見我向她買熱水，她很驚異；她不知道我要熱水作什麼。她對我看了一看，就微笑了。她說：『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的嬰兒要用這一個東西。』我於是給一先令錢，對她說：『不錯，不

錯，但是我就是我的嬰兒。」

我在新西蘭時常聽見英格蘭人的那種土音；『A』音時常與『i』或『y』音是一樣的。我在街市中或公共場所中聽見的話，必須翻譯一過纔能了解其中的意義。在商店買東西便是如此。我在奧克蘭買那個狐皮毯的時候，曾經跑到一個百貨店中賣氈子的地方去問過。裏面那個店員對我說：

『走過那個通廊，再到萊色斯 (Lices) 那裏就有賣的。』

我聽見這句話以後，簡直不知道『萊色斯』是什麼意義，心裏總是幻想賣皮毯的地方，最後我纔看一個賣白花邊的店裏擺着一些絨毯與地毯，因此我纔知道：那個店員所謂『萊色斯』是『雷色斯』 (Laces) —— 卽花邊 —— 因為他讀『A』與讀『i』一樣，所以把音讀錯了。至於說到『H』這個字母，新西蘭人比倫敦人更要讀得壞些；應當讀出音來的時候，他們不讀，不應當讀出音來的時候，他們反要讀出來。

不過上層階級中的新西蘭人還是沒有這種錯誤的發音。他們自高自大，說他們說的是純粹

英語。在英語的應用方面，比澳洲大陸上的人要強得多。近年以來，全國的學校中已經產生一種英語純粹化的運動。

奧克蘭與洛特魯間的鐵軌只有三英尺六英寸寬，南北二島所有的鐵道總計長三千英里，全部的鐵軌都只有這樣寬。西曆一八七〇年，新西蘭政府纔開始修築鐵道，把幾條已經修成的鐵道收爲國有，當時這種事業剛剛開始，所以政府認爲在這種地勢不平而且多山的海島中修造鐵道，應當是盡力的省簡。因此牠就決定修造一種窄狹的軌道。雖然軌道很窄，然而修造費還是很多。政府在鐵道方面的投資現時差不多有了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多，換言之，如果把一切的設備與房屋算在裏面，平均每英里花了六萬元。修造鐵道的時候，途沿有許多特別懸峭的高坡，所以這種地方的修造費就得多花。奧克蘭與威靈敦間有三英里極不平的地方，每十五英尺的距離間，地勢就高一英尺。一般人說：這個地方的鐵道是世界上最高峭的鐵道。這就是在鐵道越過里木特加山（Rimutaka）的地方。上坡的時候，火車得用兩個車頭，下坡的時候，車頭下面得穿幾隻鋼鞋，鋼鞋握住一條中心軌道，當作一種制動機使用。鐵道沿途有些地方還修築了一種防風

塹，因為山上的風太大，這種東西可以保護火車。這條路上的火車曾經兩次被風吹出軌外。

軌道以外的其他修造費就是鐵橋與地道二者。新西蘭的雨水很多，所以有許多大河，因此鐵橋各處都有。南島的西海岸邊，有一個奧替拉山洞（Oira Tunnel），這個山洞計長五英里。山洞中所用的力是電力。這條鐵道的修造，目的就在將西方的煤運到東方的鐵道方面去。

國內最長的鐵道就是威靈敦與奧克蘭間的那條鐵道，這條鐵道計長四百二十六英里。新西蘭全國的鐵道中，只有這條路上備有臥車。新西蘭的臥車只有五十英尺長，決沒有美國的臥車那樣寬暢。臥車上有兩個鋪位的房間，也有四個鋪位的房間，車首到車尾有一個窄狹的走廊。車上的茶房替我整理鋪位的時候，我和同房的三個旅客都得暫時到走廊裏去站一站。

車身雖然很小，沿途的道路雖然很高峭，然而火車並不十分搖動，因為司機人十分謹慎，盡力的使火車平穩的前進，並不像美國的火車在開車和停車時常常把旅客們震動一下。新西蘭的鐵道現時所用的車頭與車廂差不多都是本國自造的，有些是政府鐵道店製造的，有些是私人開辦的鐵道店製造的。

新西蘭政府認爲：鐵道是爲人民開辦的，所以牠管理鐵道的方法完全是以人民的利益與國家的發達爲基礎。政府在鐵道方面並不想獲得多大的贏利，每年只要有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的贏利也就夠了。從前政府對於鐵道方面的贏利，還是將牠歸還一般納稅者，歸還的方法就是減輕乘車費與運貨費，但是歐戰後的損失很大，這幾年來，每年的贏利還不到百分之三。

旅客的乘車費照例是每英里洋二分。二十一歲以下的青年，凡是學習工商業，必須乘火車去上工的，車費又要少些。學生乘車都是一律減價，如果某個區域中沒有學校，區域中的兒童到最近的學校中去讀書時，來往都不取車費；無論他們到公立學校或私立學校都是一樣。政府認爲這種義務不是白盡的，因爲這也是一種普及教育的方法。有時政府還預備一種特別車把學生們送到鄉間野外去作實際地理的研究。這種特別車取費極少，剛足開消自身的費用，每個學校都可以由當事的教員請求政府爲牠預備一種特別車作學生實際考查之用。

我同一個新西蘭人譚過這裏鐵道問題，他對我說：

「我們認爲鐵道是人民的僕役。我們的目的就是用最低廉的運費把每個農夫的出產運到



市場裏去，同時使我們本國的人民在世界市場中能够與其他各國的人民競爭。如果我們國內的鐵道已經修造到一種相當的程度，離海岸一百英里遠的人民把貨物運到海岸邊去所花的運費與離海只有十英里遠的人民運貨到海岸去所花的運費一樣，那麼，前者的土地的價值便會與後者的土地的價值相等，換言之，內地的土地與海岸邊的土地的價值成爲一樣。那時政府便可以增加前者的賦稅，同時他也成了一個更興旺的社會份子了。我們現在修造鐵道，最大的目的就是開闢新地，盡力把牠們擴充到公共土地中去。」

我說：「據我所知道的，你們的鐵道已經雇用了一萬五千多人。鐵道由政府辦理，對於鐵道本身有沒有什麼影響呢？鐵道方面的雇員與工人是不是用選舉方法來擁護一般給他們以最高工資，維持他們的地位的政客們呢？」

他說：「我不相信我們國內的鐵道工人有這一類的行爲，縱然有這種行爲，我也不信他們能够成功。我們的公民服務的規則十分嚴厲，我們也盡力的遵守牠們。政府設立了一種特別機關，鐵道中的雇員如有什麼苦處都可以來伸訴。復次，每次一個新黨得勢的時候，政府的雇員決沒有全

體更換的事情，據我知道的，你們美國政府卻有這種習慣。在這種場合中，僅僅那般由選舉產生的官吏纔行更換。政府雇員的陞進，是以資格為標準，如果有由運動而獲得位置的人，那也就是最少數。

## 第三十一章 新西蘭的黃石公園

特安馬克(Mark Twain)說：匹茲堡(Pittsburgh)的形象是一個『沒有頂蓋的地獄』。我在新西蘭發現一個地方很像『有頂蓋的地獄』，不過牠的頂蓋上有千百個洞孔，發出各種各類的毒氣，臭味，沸泉，與他種黃泉中的表現物。我到了新西蘭的黃石公園(Yellowstone Park)（譯者按：葉羅斯頓公園係美國名勝之一），這個區域裏只是火山，沸泉，地震，沸泥湖，這裏的土地似乎染了一種永久的腹痛症一般，終年有熱漆或滿含明礬質的蒸氣噴湧出來。

這個區域的位置離北島的中心很近，在奧克蘭東南一百七十一英里的地方。面積差不多有二百萬畝，寬約三十英里，長一百英里。地面的蓋土很薄，我們在上面走過時，好像聽見地下有一千

個惡鬼在那兒叫喚似的，好像不久地皮就會爆裂，我們就會打入陰府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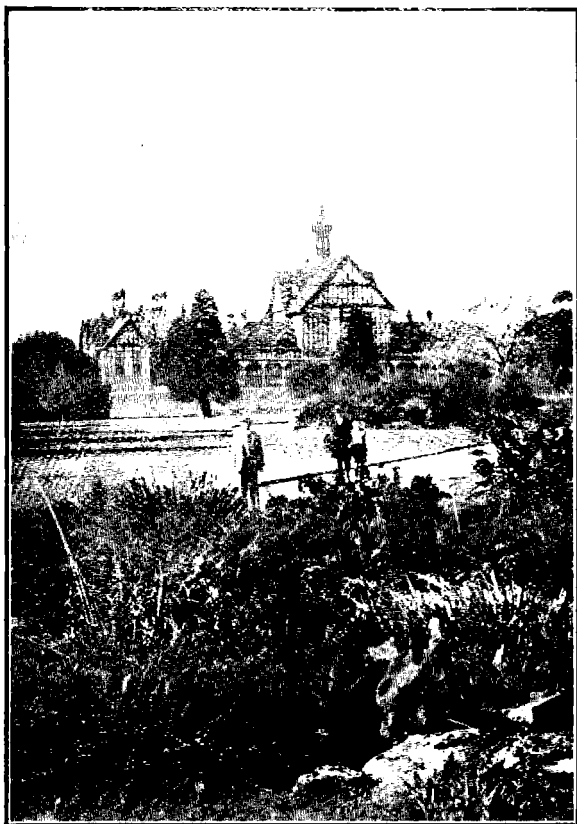
地面的形式每星期要改變一過。有時地面破裂，形成很大的洞孔，有時又發現一些新的沸池，地震也很普通。其中有一個地方叫做地震坪 (Earthquake Flat)，因為這裏每十分鐘要震動一次。沸泉地中有一個高山，山頂有一個大孔，稱爲『新西蘭的太平孔』 (Safety valve of New Zealand)，孔內終年有一股熱汽湧出。這裏的山時常爆發。有些火山仍然是活着的，至於那些死火山，人們也不知道牠們什麼時候又要復活，例如其中的塔刺威刺山於西曆一八八六年忽然復活了。那年的六月十日牠爆發的時候，許多的鄉村上面都蓋着一層六十英尺厚的泥土。房屋毀壞了，居民也燒死了，與從前維蘇威火山 (Vesuvius) 爆裂時的潘沛依 (Pompeii) 及赫鳩婁尼恩 (Herculaneum) 的慘狀一樣。一個大湖的湖底開一個大洞，成了一個火山噴口，口中噴出一股熱汽，差不多有三英里高。火山爆發後，地面出現了幾個大孔。其中有一個地孔，計長九英里。同時還有幾個新的湖澤的出現，空中煙霧把白日變成晚間，這個區域以內，各處都落下很大的雨水，泥沙與石塊。五百英里遠的地方都能聽見火山的爆發聲。這次的火山爆發把新西蘭黃石公園的紅色地

地壇都毀壞了，這些地壇的形式與面盆一樣，牠們是湖面一百英尺高的沸泉中的礦水的渣滓所形成的。地壇中平時是盛着最清亮的沸水，最高的地壇中的水是藍色，地壇愈低，水色就愈淡。地壇的圍牆似乎是珠寶鑲成的一般，有些是紅色，有些是白色。上面流下來的水，形式與小瀑布一樣，日光照耀時，小山坡上好像披着許多鑽石，珍珠，翡翠與寶石的佩帶一般。自這次火山爆發以後，這種地壇再也不出現了，不過有時人們還看見幾個小而不完全的類似物罷了。

我從奧克蘭乘車出發以後，火車經過的最高的地方離海面差不多有一千英尺。火車經過火山區的時候，地下似乎是空的一樣，火車在地面走過，地下隆隆有聲。有時我看見地洞中噴出許多熱汽，我深怕地面破裂，我們就會墮入地下的沸汽體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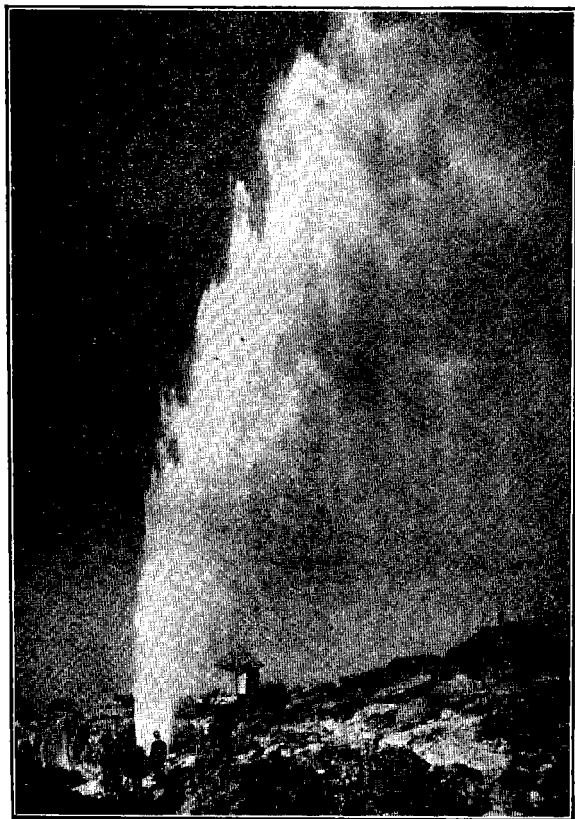
我們經過戈頭 (Kouto) 的鄉村時，牠全部差不多已經被地下噴出的熱汽完全蓋住，火車隨即由洛特魯湖 (Lake Rotorua) 的湖岸走到洛特魯城。洛特魯城是南海中一個著名的養病區域。四圍的鄉村中都充滿了沸水池發出的水汽，每個沸水池中都含有藥質。城中有各種旅館與房屋，凡是歐美的養病區域中所有的東西，這裏都有。這裏的泉水概由政府管理，關於沐浴與其他用

第二十圖  
新西蘭的黃石公園



洛特魯城，是新西蘭的黃石公園，也是新西蘭的最重要的養病地，有熱泉浴池，也有間歇泉。這裏的旅館，甚至療養院都是由政府經理。

第二十一圖  
巖羅亞問歇泉



巖羅亞問歇泉從來不易噴湧，但是如果我們倒一桶肥皂到裏面去，有時就會湧出一股美麗的噴泉。除非有特別的原故，政府是不許人民倒肥皂進去的，因這種東西能夠損害問歇泉的。

品都有一定的定價，使一般到這裏來休養的人不致用錢太多。

洛特魯城中有幾個公共花園，花園裏有大規模的浴室與其他建築物。一般遊歷家與養病的人可以在園中的草場上打網球，或作滾球與槌球種種遊戲。園內還種有美麗的花草。城中的街道都很寬闊，道旁種橡樹，松樹與膠樹，我們在街道中行走時可以看見洛特魯湖中的美景。由此看來，世界各處每年有幾千幾萬的人到這裏來遊歷，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洛特魯的浴池名稱有許多很奇怪的。有一個浴池因為沐浴後可以增加顏色上的美麗，幾年之前就獲得了一個法國女伶的名字，稱之曰累拆爾女士 (Madame Rachel)。有一個叫做牧師浴池 (Priest Bath)，有一個叫做解痛浴池 (Pain Killer Bath)，有一個叫做咖啡鍋 (Coffee Pot)，還有一個叫做藍色浴池 (Blue Bath)。龍蝦浴池的泉水最熱，沐浴後，身體的顏色變成龍蝦的顏色一般。我們乍聽見這種名稱，總覺得牠們是十分奇怪，當朋友們要我到牧師浴池去沐浴的時候，我似乎立刻再聲明我不是天主教徒，而是一個十足的基督教徒——長老會的會友。

這些浴池的名稱不獨很滑稽，並且浴池本身也是很奇怪的東西。累拆爾浴池是一個沸水池，

池水很深，每天流過的水有五萬伽倫。池中的水顯然含有硫化氫，因水的四周都有一種嗅蛋的氣味。到這裏來參觀的人開始總是不大高興，等他跳下水去以後，他纔知到其中的妙處。一到水中，身上的皮膚便光滑得與緞子一般，身體舒服得好像睡在玫瑰花葉所織成的牀上一樣。咖啡鍋浴池中鋪着一層油質軟泥，池水很深，作棕色，含有泥質，但是牠對於一般染有風濕症的人，卻是一個偉大的救星。這裏還有一個噴水浴池，病人沐浴時站在下面一種洞穴中，頂上就有一種溫泉湧下來。這裏有一個沸泉，因為牠的溫度太高，所以人們就使牠與一個冷水湖的湖水混和，減低牠的溫度。還有幾個浴池所含的礦質太多，人們入浴以前必須經醫生考察一過。

我遊歷沸泉的時候，帶着一個毛利人作我的嚮導，沸泉區域中有許多的毛利人。我選了一個英語很好的毛利婦人，請她引我去遊歷這個區域。她帶着我遊歷了許多的沸泉。這裏有一個沸泥池，池泥有時噴入空中。那個白色的大圓水池是一個沸泉噴出的硅土與他種礦質所造成的，這個沸泉叫做腦鍋沸泉(Brain Pot)。那個盛着煮沸的黃色液體的大池是著名的香檳酒池(Champagne Pool)。牠裏面的液體很像香檳酒，裏面的氣體時常使牠噴至六英尺或八英尺高。池壁



的顏色不只一種，有一部是白的，有一部分是醬紅的，還有一部分是硫黃色的。我們參觀過破候塗沸泉 (Pohutu Geyser) 這個沸泉從前每天要噴湧二次，噴得很高，每次少則二十分鐘，多則三小時。但是現在牠已經停止動作了，每天二次的噴湧已經是完全靠不住了，不過人們又發明了一種方法，要牠噴的時候，牠還是可以遵命。如果有幾個特別的遊覽家到這裏來參觀，管理牠的官吏就倒幾桶肥皂下去，那時牠還是可以作一種美麗的噴湧。說到這裏，我就回想到著名的馬泥沸泉 (Pack-Horse Mud Geyser) 這個沸泉本是不活動的，後來有一匹載貨的馬墮入泉中，從此牠就開始活動，因此人們就稱牠爲馬泥沸泉。牠沒有活動以前，只是一個平靜的泥池，裏面含有硫酸質。

這個沸泉區域中有一個最著名的沸泉就是威曼古 (Waimangu)，牠從前在活動期中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奇泉。直到一九〇一年時人們纔發現這個沸泉，在發現後的五年中牠差不多天天都在活動。牠的活動不獨很奇，並且也很凶湧，因爲牠的噴湧中不獨有沸水並且還有黑泥與黑石，有時噴至一千五百英尺高。牠噴湧最凶的時候，不知爲什麼忽然停止，不過有時他又忽然噴出。有一次，兩個女子與她們的引導人都被沸泥淹死了。這個沸泉現時已經成了一個黑水洞，再也不活

動了。

別的我們不必譚，你們現在可以同我到這裏地獄的口邊去看看。這個地方離洛特魯約有二英里。我們坐船渡過洛特魯湖，經過一個火山噴口的遺跡，然後騎馬到替格替爾 (Tikiere)。還沒有走到那個地方我們就看見空中有許多的大股熱汽。我們下了馬，把牠們繫住，手裏拿着手杖，走到這種汽霧中去。我們到了沸泉的中心，四周都是沸泉，牠們中間隔着很薄的牆垣，我們就在這些牆垣上行走，我們下面就是可怕的沸泉。

這裏有一個漩渦，水色黑得與墨水一樣。水的熱度已達沸點，上面蓋着一層濃汽，水面有無數的水泡，泉水不住的上噴。牠的熱度比從前尼布甲尼撒王 (King Nebuchadnezzar) 焚燒杜德刺克 (Shadrach)，米煞 (Meshach)，與亞伯尼哥 (Abednego) 的燒火爐中的熱度還要高些。你們看時總要小心，如果失足滑下去，性命就沒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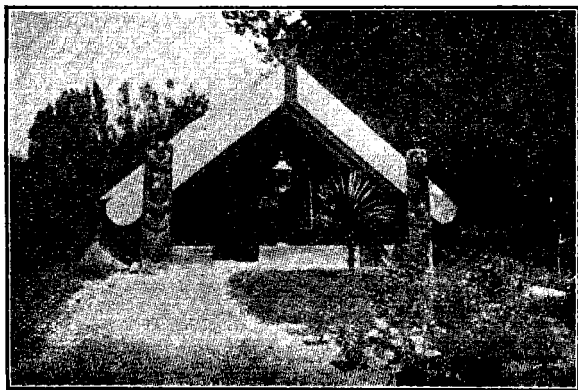
我們現在站在一個黃土坡上參觀下面的硫磺池，我們走過時，硫磺氣差不多要把我們燻死。池中滿盛沸泥。因為水汽很濃，我們看不見前面的東西。你們要站得穩當一些。從前有一個女子失

足墮入池裏，人們將她救上來的時候，她已經煮熟了。

你們看這個洞口呵！看牠裏面的泥土與油汁是如何的混和在一處呵！牠攪和的聲音與機器的動作聲相同，毛利人稱牠爲驢機 (Donkey Engine)。

你們看看你們腳底下的白土。牠的樣子很像食鹽。我們已經離開硫磺地，到了雪山，白雪與附近的污泥比較，相差多遠。你們可以把地面食鹽或白雪拿一點兒嘗嘗。牠是怎樣的刺口呵！你們的唇與舌都起了縐紋，好像吃了一個青柿子一

## 第二十二圖 滔波湖湖上的毛利式房屋



滔波湖 (Lake Taupo) 湖上的政府酒館，是照着毛利人的房屋的款式修造的，牠的雕刻石柱，牆垣與桁椽都很美麗。這種房屋大都有五十英尺長，要費幾年的工夫纔能修造完畢。

般。這種白色物既不是雪，也不是鹽。這只是明礬。這裏的明礬不知有多少，牠裏面還雜着他種礦質，新西蘭有些地方有明礬形成的峭崖，也有充滿明礬的泉水。

我們現在來參觀這個陰府吧！我們從一條小溪上面的一層很薄的硫磺土上走過去，看看下面的一個大池，池深二十英尺，池面很寬，可容一個新西蘭人居住的的房屋。池裏似乎是完全是一種沸漆，牠煮沸時，噴出一股污泥。池中的氣味十分難受，我們隨即要求引導人帶我們到別的地方去。我們經過鬼酒杯 (Devil's

### 第三十圖 波伊舞



波伊舞(Poi Dance)之所以有趣味，大半是因為人們手中拿有紗球，紗球用很短的麻繩繫着，拋動時發出一種閃光。紗球的搖蕩是與舞蹈的婦女的歌聲相按合。

Punch Bowl) 脫離了那裏的樟腦水汽所形成的雲霧，到了清朗的地方，這裏有的只是青山，青天，與良好的土壤。

## 第三十二章 毛利人

今天早晨，我在洛特魯的旅館附近的汽池邊散步，看見池裏有一羣毛利男孩與女孩在一塊兒沐浴。這個水池的面積大約有二十方尺，在池中沐浴的，約有十二個赤身小孩。池面發出一層水汽，早晨的日光正曬着汽霧中的那些棕色身體。他們中間有一個十四歲的女孩。當我將一個價值六辨士的銀幣拋下池中的時候，她正在用一個水桶在那裏沐浴，她看見我拋了一個銀幣到池裏去，於是與其餘的兒童一齊鑽入水底去探尋，最後，這個女孩口裏含着我的銀幣跑出水面來了。隨後我就到其他的水池邊去，又看見池裏有些男女們在一塊兒游泳。他們是毛利人，他們在水中游泳的目的是否爲着取暖或作清晨沐浴，我卻不得而知。

我參觀過許多毛利人的房屋；他們的房屋是印第安人的茅棚與英格蘭農民的小屋的一種

混合體。洛特魯附近的毛利人的房屋，有許多是築在那種發出水汽的土地上，牠們的後面就有溫暖的浴池。新西蘭這一部分的土地，對於毛利人的女兒真是有莫大之恩，牠簡直代替她們擔負烹飪的責任。她們作飯的時候，既不必燒火，也不必把鍋放在火上。每個婦女都有一個蒸汽烹飪器，熱度總是適得其中。這種烹飪器大都是一種老木箱，把箱蓋已經撤下，箱底釘些鐵條，用時把牠放在一個汽洞口上。烹飪時只須把食物放在箱裏，面上蓋上一塊舊氈或舊布，不久裏面的食物便煮熟了。

不獨汽洞可以燒飯，沸池也有同等的用處，把出了皮的番薯放在一個麻織的袋裏，每袋可裝四分之一白克 (Peck) 或半白克。裝好以後，袋上繫着一根繩索，把袋子拋入池裏，繩之另一端繫在岸上一個木樁上。一會兒的工夫，番薯就煮熟，可以吃了。肉類也可以用這種方法烹煮，否則可以把牠放在桶中，用蒸汽蒸熟。洛特魯的毛利人現時也依照英國人的習慣慶祝耶穌聖誕，他們的梅子布丁就是用蒸汽蒸熟的。

有些鄉村中，全體的人都在一個大池裏做飯，有些鄉村的人全體都在一個水池裏洗衣，池水

溫暖洗濯也很容易，華克華勒華（Whakarewarewa）就是一個例證。

我很覺得奇異：爲什麼我們在新西蘭旅行的時候，不常看見毛利人。據最近的統計所得，新西蘭全國所有的毛利人現時已有二萬二千，而且大部分都在北島。毛利人種現在較前已經大大的增加，過去的三十年中他們的人數已增加了一萬。他們大都住在村鄉裏，他們的居地是政府特別爲他們預備的。新西蘭的國會中也有四個毛利人的議員，他們在表面上雖然是受制於新西蘭的法律，然而在實際上他們大都由他們自己的酋長管理。他們中間的上層階級都是穿的歐服，無論男女都喜歡漂亮的顏色。

沒有知道毛利人是從那裏來的，不過現時有幾個科學家深信：他們是從前由檀香山航海到新西蘭來的。同時又有一般人相信：毛利人的發源地是塔希提（Tahiti）或東加羣島。他們的皮膚是淡棕色，面頰很高，他們的鼻很像盎格羅撒克遜種，不大像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種。他們的身體強壯，身體高大，肩部寬闊，頸部厚實，而且手足也很寬大。他們在運動方面很佔優勝，尤其是在足球與他種需用敏捷動作的運動方面。他們差不多全體都能說英語。他們很守秩序，行爲正當，甚至吃醉

酒時，也沒有印第安人那樣粗魯。

我很歡喜毛利種中的婦女。年長的婦女誠然不大美麗，但是她們都很和藹，性情也很安閑。有些年歲較輕的女子真是美麗，許多女子的面色真與玫瑰色一般。她們有豐美的黑髮，濃眉，和美麗的黑眼珠。他們中間有些清潔的女子，但是差不多全體都很聰明。年齡愈大，美就愈減。婦女中之年齡較大者，往往在頰上與唇上刺些花紋，這是他們的舊習。這是妻子做丈夫的奴隸的標記。現時的青年婦女們再也不在她們的美麗的面龐上刺這種不雅觀的花紋了。

從前的毛利人本是刺紋的專家。過去的毛利人不論男女都要刺些花紋，不獨面部如此，身體上也是一樣。每個著名的酋長面上都刺些螺旋紋與他種圖樣，代表戰爭中的勝利；大腿上與手臂上也刺着花紋，從腰部直到膝部，而且有一定的樣式，使他有一雙美麗的腿。

至於婦女們，大半唇與頰上有花紋，此外，每個眼角上還有一種魚式的曲紋。有些婦女的大腿與胸上也有花紋。刺紋的器具是一種很小的骨鋸，刺紋時用一個小木槌把牠錘入肉裏去。刺紋時的痛苦很大，每次只能工作一會兒就得停止，一個人的紋身時常要費幾年的工夫纔能刺完。



當不列顛人第一次到新西蘭來的時候，毛利人中的食人惡習還很普通。各部落間時常有爭鬪，每次戰爭終止以後總得開一次人肉筵席，婦女們不能加入。如果有人說某人的父親已經被人吃了，這就是一種最大的欺凌，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家庭中的羞恥。

我面前有一個報告書，其中的報告就是描寫毛利人肉筵席的進饌的情形。戰爭停止以後，他們就把戰場的死屍收來，拿一個供獻戰爭之神，其餘的都送與戰爭中的勇士。燒烤人肉的鍋爐只是一個地洞，他們把人肉放在洞裏，大約燒烤二十四小時。燒熟以後，開始獻與一般酋長與第一等的人物，其次便是他們的兒子，再次纔輪到全體的軍人。筵席完畢後，隨即舉行唱歌和跳舞，許多人吃得太多，吃後便飽死了。吃剩的人肉都用籃子盛着，分給與鄰近的部落中人。凡是接受這種贈品的部落，便無形的與餽送者成立了一種條約，以後就得幫助他們戰爭。

當時毛利人雖然有吃人肉的習慣，可是他們的文化程度還是比美國的印第安人高些。他們有一種社會組織，每個部落中的人都分爲幾個階級，爲首是傳教師，其次是酋長，再次是中等階級，最後是奴隸階級。他們最喜戰爭，如果當時他們自己沒有內鬪，那麼，不列顛人不能佔領他們的

第 二 十 四 圖  
培 加 舞



毛利人的培加舞 (Baka) 從來是在戰爭以前舉行，目的就是使戰士們跳得興奮以後，好去打仗。現時的培加舞的目的已經改變，專為遊歷家的娛樂而舉行。

島地，還是一個問題。

毛利人的婚姻制度與世界其他各處的未開化民族的婚姻制度大致相同。有時女子被別人劫去，於是男家的朋友與女家的朋友就發生戰爭。多妻與離婚是合法的制度，從前的酋長有時有許多妻子。毛利人的神就是鬼，他們並不崇拜他，敬奉他，且是怕他。

毛利人的男子只負捕魚與戰爭的責任，女人的工作卻很多，煮飯，織籃，採薪，與做衣，都是她們的責任。男子並不是獵人，因為島中沒有大野獸。他們只用羅網捕捉野鴿與他種飛鳥。直到西曆一七六九年庫克（Captain Cook）到新西蘭來的時候，土人纔看見他們從未看見過的豬。

從前他們在部落戰爭期中，他們時常修築一種堡柵來保護自己，這種堡柵他們稱爲「帕」（Pa），現在他們的居留地就採用了這種稱呼。因為他每日都在「帕」裏小心的等候他們的敵人，沒有事作，所以只得雕刻木塊來消磨時日，因此他們成了雕刻專家。現時我們在他們居住的地方還可以看見他們房門上的美麗的雕刻。他們的雕刻並沒有一定的模型，他們的模型全是隨手繪畫的。

他們的婦女從前能用羽毛作成美麗的外衣，將長嘴鳥的軟毛編入麻布裏面。這種羽毛外衣並不只穿一代，母親死後便將牠傳與女兒。現時她們不大製造羽毛外衣，僅僅在舉行波伊舞或其他特別時期穿用。

舉行波伊舞時，女子都穿上長嘴鳥毛外衣，或顏色鮮美的繡花衣服。她們披着曲紋的黑色長髮，只在額上圍着一圈扣針。他們常常赤着足。跳舞時每個女子手裏拿着兩個小麻線球，波伊舞的名稱便發源於這種小球。這兩個小球是用繩索繫着，她們舞時球便隨之轉動，跳舞的樣式不只一種，有游泳式，有蝴蝶舞式，有飛鳥式，或搖船式，她們作什麼動作，波伊球便隨着動作。她們的音樂是一種柔軟的歌聲，毛利人無論是說話或歌唱，聲音都很美麗。

男子的培加舞與波伊舞大不相同。從前的培加舞大都是在戰爭以前舉行，目的是使他們跳得興奮以後，好去打仗。作這種跳舞時，全身的筋肉都得運動。凡是到這裏來遊歷的人要看培加舞，是可能的，不過除非有特別的遊歷——如英國王子——到來，旁人總不能看見真正完美的培加舞。如果有名人要看這種跳舞時，毛利人中的醫生，律師，糖果商人與地主都來跳舞，面上塗些黑漆，

身上穿一條麻布短褲，手中拿一條槍，槍尖札些羽毛。除了腰部到膝部外全是赤身，有時跳躍，有時把舌伸出來，做一種『他們以為可以嚇退敵人的』鬼臉，或怪聲呼叫，捆打他們的膝蓋，依着音樂的拍調，舞動手中的長槍。

初期的毛利人自然是信迷信的，在現時的毛利人中，我們還可以發現他們祖先的迷信的遺跡。打個比喻，洛特魯的毛利人區域附近，一根木竿頂上還放着一個烏箱。這個烏箱是一個神位，如果毛利人中有什麼危險發生，箱中的神便發出一種叫聲，給他們以警告。據現在的老年婦人說：毛利人從前常常放些食物在烏箱裏祭祀裏面的神。

毛利人與南海中其他島民相同，相信禁制 (Tapu)，禁制內的東西是不許動的，禁制內的事情是不許做的。比如酋長，酋長的家庭與財產及所有物都是禁制物；如果酋長自己摸了自己的頭，那麼，他就得把手指放入鼻孔，除盡頭上的神聖的污物，否則他必遭禁制的處罰。人們只須用斧頭把樹砍一下，這棵樹就變成禁物了。有幾種走獸地方，與食物也是禁物；現時有確實的記錄，說是從前有幾個毛利人本來身體是強很健，有一次他們剛剛發現他們吃了某種被禁的食物，忽然就死

去了，並且死時感受很大的痛苦。毛利人身上有時還佩着護符，驅逐惡鬼。最普通的護符是一塊綠石，雕成一種奇異人形，兩眼下垂，舌頭伸出口外。這就是他們所謂梯克（Tiki）或綠符，現時有些婦女們仍然用鍊子穿着，把牠掛在頸上。

第一個在新西蘭的威靈敦區域誕生的白人，現時仍然是活着，我聽得他的故事以後，纔知道毛利人不久以前還是未開化民族，當時歐洲的開關先驅們都很懼怕他們。他記得，他三四歲的時候，有一天晚間，毛利人跑到他的茅屋裏面來了，於是他的父母不得不逃到草叢中去。老年的人必須出去逃命，但是兒童的身體太重，父母不能把他帶着同行，可是他自己又不能逃走。如果他的父母盡力把他帶着走，那麼，他們全體都會被毛利人捉去，殺死。於是他的父母只得把他放在煙囪上，吩咐他無論如何都不要張聲。其結果，他在煙囪上住了半夜，毛利人在房裏搜尋了一番，把他們所好的東西一齊拿走了。第二天早晨，毛利人已去，他的父母把他從煙囪上接下來，那時他已經驚得半死了。

現時的毛利人已經不同了，他們在新西蘭佔了重要的位置，有當國會議員的，也有從事各種

良好職業的。歐戰發生後，毛利人還組織了自己的陸軍與澳大利亞及新西蘭聯合陸軍一同前去助戰，並且在戰爭中獲得了勇敢的美名。他們有許多還和法國的女子結了婚。受過教育的毛利人，各處都可以容納。新西蘭著名的演說家名卡洛爾（Sir James Carroll），他的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就是一個毛利人。卡洛爾在新西蘭政府中掌過國內最高的政權，——任過新西蘭的國務總理。

新西蘭人對於白人與毛利人聯婚雖然不大贊成，可是在事實上也沒有表示反對，並且這種雜種人的數目，現時正在增加。不過人們閑談的時候，有時也談到聯婚問題。有一次，新西蘭一個女子聲明她決志要嫁一個毛利人。她的母親反對她與毛利人結婚，於是帶着她出去環遊世界。但是她回新西蘭後，還是嫁了那個毛利人。她的子女的顏色誠然是黑色，但是無論什麼社會他們都可以加入。我還聽說一個故事：一個上等家庭的英國人和一個毛利女子結了婚，並且把她帶回英國去了。他們的子女都在歐洲讀書，從來都不知道他們的母親是毛利人，直等父親死了，母親把他們帶回新西蘭去的時候，他們纔知道。到了新西蘭後，他們的母親就去投奔她的毛利族中的親戚去

了。她的長女與不列顛軍隊中一個軍官定了婚，後來她發現自己的母親是毛利人，於是與她的未婚夫解除婚約。

毛利人在新西蘭所佔領的土地現時約有五百萬英畝，其中大部分都在北島。他們雖然有點懶惰，可是他們還是良好的農民。有時一個毛利人把他的土地賣與別人，用他所得地價過一種奢華的生活，過一天算一天。一般比較沒大受過教育的毛利人，如果有錢，總是盡力揮霍，有時自己買一輛馬力很大的汽車，一套華麗的衣服；同時還得替他的妻子買一件貴重的皮衣，盡力的表示他是有產者。政府爲他們的土地，專設了一個土地局，擔負保護的責任，毛利人想將他所有的土地完全賣去，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 第二十三章 新西蘭輸與英國的羊肉與牛油

新西蘭是世界著名產羊區域之一，克賴斯拆赤便是牠的羊肉貿易的中心點。克賴斯拆赤是南島中一個城市，城中有七萬多居民，位置在坎特布里平原（Canterbury Plains），離海很近，坎



特布里平原是一個很好的牧羊場，新西蘭的羊肉之所以著名，便是因爲有這個良好的牧羊區域。新西蘭的面積雖然很小，可是在羊的出產額方面，牠在世界上還只居第六位。牠每年出產的凍羊總有幾千隻，終年都有輪船將凍羊與燻羊運往英國。從新西蘭到倫敦，由巴拿馬運河走，有一萬一千多英里。如果從好望角或蘇彝士運河走，那就還要遠些，可是新西蘭的牧羊費與轉運費二者都很便宜，牠的羊肉在倫敦的售價還是比英國自己出產的羊的售價低廉些。

我可以與你們談談新西蘭的牧羊業的狀況。牧羊業是新西蘭一個最大的財源，不過牛乳業現時已經差不多趕上牠了。現時全國的羊大約有二千二百萬隻，換言之，新西蘭每個男子，婦人，和兒童平均有十八隻羊。雖然新西蘭的面積只有美國三十分之一大，可是牠的羊差不多有美國的羊二分之一多，牠每年出產的羊毛，在比例上，卻比美國出產的要多得多。總計牠每年輸出的凍羊肉價值有五千五百萬元，輸出的羊油有五百萬元，輸出的羊毛也有五千五百萬元。

新西蘭境內各處都有牧羊的農場。我親自遊歷過多處，我認爲新西蘭人看護牧場的方法比美國人要高明些。牠們是分爲許多的大規模草場，四周圍有籬網。新西蘭主要的實業便是牧畜，牠

的未來的發達，似乎專賴牧羊與牛乳業二種。新西蘭人從事牧畜，並不須爲牲畜修造房屋。這裏的土地很肥美，雨水又多，牧畜費所以比較低廉，較之一種乾燥，無草，冬季又很冷的地方要便宜多了。國內已經播草種的地方有一千六百萬畝，每年收穫的草料多半是用在牛羊的牧畜方面。

澳洲人牧羊的唯一目的便是爲着羊毛。新西蘭人不獨爲羊毛而牧畜，同時也是爲羊肉而牧畜。他們從前並未有發現坎特布里的羊肉的價值，後來纔知道牠的肉味甘美，可以賣得高價，凍好可以運到英國去發賣，自從他們發現這一點以後，新西蘭就產生一種農業的革命。先是新西蘭的羊羣以野草爲生，人們牧羊的目的也只在羊與羊油二者。自從他們發現國內的羊肉在外國暢銷以後，於是一般人開始對於上等羊肉的出產作一種特別的研究，同時在牧場內加種草種。至於新西蘭的羊肉味美的原因，有人相信是因爲國內沒有酸澤水草，而且牧場裏也沒有雜草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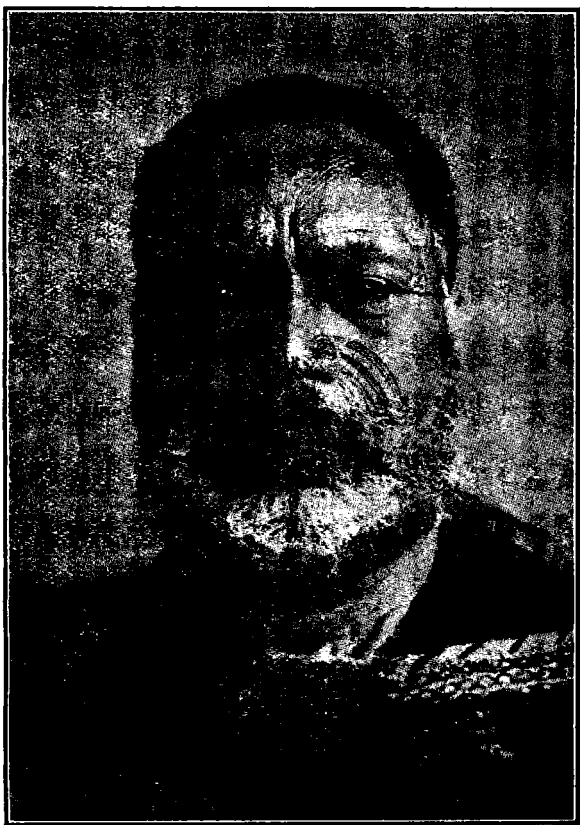
新西蘭的羊肉現時已經享有一種盛名，一般人總稱牠爲坎特布里羊肉，不過新西蘭的羊肉並不完全是坎特布里出產的。不錯，南島誠然是牧羊業的發源地，牧業本從此發源，現時已擴充到全國，但是據一般人所說，世界上最好的牧羊區域卻是北島上的霍克灣（Hawke's Bay）的石灰

石地。這裏的牧場有許多是很寬大的，因為牧人從經驗方面已經知道：每畝地最好只畜二三隻羊，有些牧場主人有五千隻，或一萬隻，甚或二萬隻。每年每個牧場平均約有一千隻。

新西蘭的主要羊種是林肯種 (Lincoln)，勒司特種 (Leicester)，加利德爾種 (Carriedale)，少斯當種 (Southdown)，與洛謨尼種 (Romney)。林肯種在北島的小山與野地中蕃殖最好，洛謨尼種宜在潤溼的土地上牧畜，西班牙種宜在乾燥的土地牧畜。雜種羊的羊肉是最上等的羊肉，這種羊有一種特別名稱，人們稱牠們為凍羊。

我們平常有一句成語蘿蔔裏找不出血來，但是新西蘭人居然在蘿蔔裏找出血來，因為他們把牠當作羊的食料。在事實上，我在新西蘭吃的最好的羊肉都是吃蘿蔔長大的羊肉，這裏的人對我說：吃蘿蔔長大的羊，牠的肉是最上等的羊肉。他們買牧場的時候，開始就得問一問：這塊地能不能種蘿蔔，如果能種蘿蔔，牠的售價必定高得多。我們在各處都可以看見蘿蔔地，蘿蔔地簡直是新西蘭的風景中的一種特徵。這種東西生長得十分茂盛，牠們在地面形成一種美麗的綠色地毯。等牠們長大，羊把牠們吃過一次以後，地面的綠毯隨即消滅，地面成了一片黑土，面上鋪着一行一行

第二十五圖  
刺紋的藝術



紋身的酋長現時差不多完全消滅了，但是在過去時間，毛利人大都喜在面上與身上刺些花紋。婦女們的刺紋只限於唇頰二部。

白球。那時的土地似乎是耕種過，面上栽着檯球一般。我親眼看見過牧場中的羊嚼食這些檯球。牠們把蘿蔔從土裏挖出來，一直把根都吃完方纔罷休。有時牧人替牠們把蘿蔔挖出來餵給牠們吃。除了蘿蔔以外，還有兩種餵羊的草料，一種是香草，一種是甜菜，甜菜是一種粗糙的蘿蔔菜，這兩種植物也是肥羊的草料。

凡是享有較大的產業的人，他們的牧場都是很大的，幾千隻羊只要幾個牧人就可以照顧得到。新西蘭的牧人與其他工人一樣，也有工會，他們的工資與工作時間全國都是一樣的。有時除了正式的工資以外，雇主還在年終給他們一種額外償金。有一個雇主對我說：當牧場中的最困苦的工作完畢以後，他曾經給每個牧人以五十元的額外償金。

剪割羊毛的工作，大都是從九月起到一月止，這種工作是用機器做的。一般剪割羊毛的工人，隨身帶着他們的剪割機，從這個牧場割到那個牧場，與美國的割麥工人一樣。有些牧場有獨立的割房，不過普通的牧場大都是彼此聯合開辦一個公共的割房，一到剪割羊毛的時候，他們便把羊趕到割房裏去。剪割羊毛工人有時是從澳洲來的，因為澳洲的剪割期比較早一點，但是新西蘭人

還是居其大半，他們平時或是務農或是從事他種職業。他們自然也有他們的工會，並且同時是一種專制魔王，羊毛業中的主人的生死權都操在他們手裏。如果牧人候至季夏纔開始剪割羊毛，那麼，羊毛裏面就會沾着許多的草種，草種是羊吃草時沾上身的，這種沾有草種的羊毛便不能賣得高價。草種到一月便成熟了，所以在這個月中牧人決不能與剪割工人發生衝突。

羊毛的多少依羊種的分別而為高下。西班牙種的綿羊每隻可割四磅至七磅，勒司特種，每隻平均可割十磅，林肯種，每隻可割十一磅之多。有些羊一次可割得二十磅到三十磅羊毛，不過這種羊很少。

新西蘭的兔也是牧羊場中的害蟲之一種，不過沒有澳洲的那樣多罷了。人們最初把兔種輸入國內的原因，完全是把牠當作一種娛樂品，不獨如此，他們還認為這種東西也可以供給人類的肉食。但是牠們到新西蘭來以後，蕃殖十分迅速，不久散佈全國，差不多要把各處的草料一齊吃盡。人民為剷除這種害蟲，所費的錢已達數百萬之多，或是想方法殺害牠們，或是築籬圍預防牠們，新西蘭的政府，還從各處的國有農場中搜集了大宗的毒性雀麥，幫助農民來剷除兔種。獵取兔皮，現

時已成一種重要的工業，從事這種工業的人並且不少，因此國內的兔害，現時已有減少的趨勢。每年出口的兔皮，約有二百萬元到三百萬元之譜。兔皮的銷路以英美二國為最好，因為英美人喜用兔皮製造氈帽。一頂男子的皮帽要用六張兔皮。除了兔皮以外，每年也有大宗凍兔由丹泥丁運往世界各大市場。

我們現在可以參觀新西蘭的冰凍工廠，看看倫敦居民晚餐時所用的凍羊肉是怎樣製造的。新西蘭有五十個凍肉廠，其中規模最大，資格最老的，便是克賴斯拆赤的那一個。牠的名稱是伯爾發斯特凍肉廠，性質是一種合作社，社中的重要股東都是牧羊場主人。

我們可以坐汽車到那裏去，牠離克賴斯拆赤只有幾英里遠。該廠的建築只是許多寬大的茅棚，周圍都是牧場，場中的羊都是預備宰殺的。牧場的附近有幾個晒肉場，乍看時，場中似乎鋪着一層白雪，仔細一看，我們纔知道所謂白雪並不是雪，只是一堆一堆的剛剛洗過的羊毛。廠中的執事人開始帶領我們參觀牧場，那時場中的牧人正在驅趕羊羣，把牠們趕到二層樓上的宰殺場去。廠中養着幾隻老羊，一到宰殺的時候，這些老羊就帶領羣羊到宰殺場去；老羊在前面走，後面幾

千隻羊都跟着牠們走，從這條路上走過的羊有時每天有一萬隻。

宰羊的速度是每分鐘十隻，只有七分鐘的工夫，人們便把要殺的羊捆好，殺死。他們將所有的羊殺死以後，便將羊屍一齊送到冷室，由冷室隨後又送到冰凍室，冰凍室溫度在零度以上八度。

羊屍在冰凍室存放三日，牠們便堅硬得與石頭一般。我在冰凍室中把一個羊屍輕輕的搞擊一下。牠的回音與鼓相同。我把牠從屍堆上拿下來放在地板上，我發現牠的身體已經是十分的堅硬，可以獨立的站住。我在那裏作記錄的時候，手指似乎在霜雪中凍着一般，我出室門的時候，心裏十分歡喜。

我在冰凍室中曾經參觀過冰凍機器，據廠中經理說，這個機器是從美國買來的，我把冰凍機路略的看過以後，就到廠中其他部分去參觀，看看他們對於凍羊的副產物是怎樣的處置。有一個地方是製造羊舌罐頭的部分，製好以後，運往世界各處。煮羊舌的東西是一種大槽，槽的周圍安有汽管，槽中的水已達沸度。白色的羊舌在水中一上一下的滾動，槽旁的廚役赤着兩膀，等槽內的羊舌煮熟以後，就用鐵叉把牠們叉出來，再把生羊舌放進去。



我又到另外一個地方，看見裏面的人正在煮油；又有一個地方，人們正在收拾羊頭，隨後我又到一間房間，看見人們在那裏剪取羊皮上的羊毛，把牠鋪着曬乾。我還看見一個奇異的地方，人們用羊血與羊骨製成肥料。他們用一個幾百英尺長的大圓筒，烘烤乾血。我在那裏看見地板上有一堆羊血，這堆羊血簡直有一個草堆大。牠的氣味與阿摩尼亞相同，我一面看，一面流淚。

羊血是一種很有價值的肥料。從前新西蘭宰羊場與冰凍廠不知糟塌過多少羊血。後來有幾個美國人到新西蘭來收買這件東西，並且訂立了一個合同。不久，新西蘭人就發現外國人在羊血方面發了大財，他們得了一種結論：此後決不再讓這種利權外溢。後來美國人要求續訂合同時候，他們便拒絕了這種要求，現在他們在羊血方面已經獲得很大的贏利，克賴斯拆赤的冰凍廠，每年在羊血及其他副產物方面獲得的贏利，足夠開支廠中一切費用。

我一方面在冰凍廠中參觀，一方面打聽廠中的工人與工資情形。經理人對我說：廠中的工作時間是每星期四十四小時，工人每星期平均可得二十五元工資。除了星期六以外，每晨八時就得上工，下午五時纔行停止，其中有一小時是午飯時間。除了一小時的午飯時間外，他們還有所謂

「吸煙時間」。吸煙時間每日有二次，每次有十分鐘之久。這種時間是由工頭規定，第一次約在午前十時，第二次在午後三時。新西蘭的一切工廠中都有吸煙時間的規定。有些工廠雇用了許多女工，女工們每日下午也有所謂「午茶時間」。

據我的觀察，廠中的工人對於他們的位置是滿意的。許多工人在工廠附近爲自己購置了小規模的居宅，一棟普通工人的居宅的建築費大約需二千五百元。廠中的經理告訴我：如果一個工人能够相當的省儉，那麼，這筆房價五年便可償清，並且廠中的工人大半是有積蓄的。他說：本廠對於工人設立了一個人壽保險機關，如果工人在工作時死了，廠主就給他的子女一種保險費，保險費的數目不等，依他所買的保險券的價值而決定，多則二千五百元，少則一千五百元。

新西蘭的羊毛事業也是一種大規模的貿易。因爲直到現時，國內各工廠所需用的羊毛還只有一小部分。新西蘭每年出產的羊毛總計差不多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全國各工廠只能銷受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新西蘭的人民自己說：他們並不希望在羊毛工廠方面與英格蘭競爭。他們聲明：他們甘願爲工人維持現時很高的生活程度，不願招集外國的賤價勞力，擴充國內的工

廠，減低工人的生活程度。現時新西蘭全國只有十二個羊毛工廠，其中規模較大的只有柏敦（Pōtone），開亞波伊（Kaipoi）與丹尼丁三處。開亞波伊的羊毛工廠與克賴斯拆亦相距很近，以製造最美麗的旅行毛毯著名。

開亞波伊的羊毛工廠雇用了許多女工。她們都是身體強健，顏色美麗，衣服整齊的女子，每日上工下工都坐自行車。她們每日工作九小時，工資大約是每週十一元。

除了牧羊業以外，牛乳業就得算是新西蘭的大規模農業了。南北二島中的生產牛乳的母牛與小公牛，總計有一百萬餘頭，政府現時正在用各種方法幫助農民使他們蕃殖良好的牛種，出產良好的牛乳，牛油與乳酪。牠又貸款與牛乳公司，幫助牠們購置機器，土地，修築房屋。政府的貸款必須於十五年以內償付，利息五分。

新西蘭有許多牛乳與牛酪的合作工廠，農民的牛乳由這種工廠銷受。牛乳一到合作工廠，便受一種查驗，測驗牠是不是清潔，嘗嘗牠的油味是否正當。牛乳的代價是以牠裏面包含的牛油質的多少為標準，不清潔的牛油，工廠中決不接受。有幾個工廠每年停工三個月，不過最好的牛乳區

域中的工廠終年都在工作，或是製造牛油，或是製造乳酪，時季與市場需要什麼，牠們就製造什麼。新西蘭每年輸出的牛油，差不多有二萬五千噸，輸出的乳酪差不多有六萬噸，兩項的總值約有六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牠的牛油與乳酪，大部分是輸與不列顛，但是輸入加拿大的牛乳與乳酪也在一年一年的增加，並且雖然美國的關稅很高，這兩種貨物也有一部分輸入美國。

新西蘭輸出的肉食與牛乳方面的貨物，在出口前，都得由政府查驗，由政府分別等級。政府訂立的標準很高，檢查官的查驗也很精密，因此政府所貼的印花在世界各市場中的信用很大，人們都將牠當作質與量兩方面的保證。在事實上，新西蘭的牛油與乳酪現在正與著名的西班牙的合作社的出產抗衡。國內輸出的肉食，完全由一個政府的機關管理，這個機關裏面有生產者的代表，如果沒有獲得他的許可，貨物決不能輸往外國。牠在倫敦設立了一個永久的經理處，因為新西蘭的羊肉的銷路以倫敦為最大。

## 第二十四章 自然界的特徵

天方夜譚中的養鳥專家與航海家辛德巴德(Sindbad)應當到過新西蘭。如果他到過新西蘭，他必會發現一種巨鳥，與長頸鹿一般高大，牠生下的鳥卵，體積與南瓜相等。他曾經說到一種大鵬鳥，但是他始終不能證實大鵬鳥的存在，可是如果你們能到新西蘭來遊歷一次，你們還可以看到大鵬鳥的遺跡，即摩亞鳥(Moa)。克賴斯拆亦有一個藥水製煉過的摩亞鳥，除了這個完全的標本以外，還有十二個摩亞鳥的骨架。新西蘭在一百年前，還有這種巨鳥的存在，我對於他所生的鳥卵還作過一度的研究。

一般人相信：這種摩亞鳥是有史以來的最大的飛鳥。我在克賴斯拆亦的動物園中遊歷的時候，坐在這個巨大的標本前面，作了下面這一段記錄：『如果我站在牠下面，牠的尾可以觸着我的頭。牠的膝部與我的大腿一般大，牠的灰色的身體與一個小的草堆是一般大的體積。牠的長而細的頸伸出很高，如果要把牠運到別處去，上貨車的時候真有點困難。牠的兩腿與駱駝的腿是一般強壯，牠的身體，據我看來，與一個最大的駱駝也不相上下。牠的足掌也十分寬大，足爪與火雞的相同，不過每個足爪都有一英尺來長。我相信牠一下就可以踢死一個人。』有一個摩亞鳥的骨架旁

第二十六圖  
托塔那樹

澳洲新西蘭南洋諸島遊記



新西蘭的價值最高的木料是高利松樹(Kauri Pine),其次就得推托塔那樹(Totara)了。托塔那樹已經砍伐過許多,因此政府對於這種森林不能不實行保留政策。

三百十六

邊，放着一個常人的骨架。牠的頭骨至少高出人骨八英尺。

摩亞鳥的枯骨第一次發現，約在八十年前，隨後人們又發生了許多。新西蘭的摩亞鳥的絕跡，並沒有多久，現在有些毛利人說他們的祖先知道這種東西。大約毛利人還沒有到新西蘭來以前，摩亞鳥早就到了這裏；無疑的，從前的人必定吃過許多摩亞鳥。新西蘭人發現過古舊的爐灶，裏面裝着煮熟過的摩亞鳥的枯骨。至於烹食牠們的人是什麼人，他們是什麼時代的人，那就沒有人知道。

摩亞鳥卵每個有一英尺長。幾年以前，有一個工人掘地基的時候，曾經發現過這種東西。他掘到許多英尺深的地方，忽然發現一副坐着的人骨。這個人的手裏拿着一個摩亞鳥卵，好像正要拿到口裏去吃似的，因此有人相信，這個人死後，他的家人恐怕他在黃泉中沒有東西吃，所以就給他一個鳥卵拿在手裏。他旁邊還擺着一枝石槍，一個石斧，這大約是表明他是一個兵士，把他的骨架研究一過，知道他生前曾經受過幾次傷，或者是在戰場中打傷的。手中的摩亞鳥卵有十英寸長，直徑有七英寸，牠的殼約有二角五分一個的銀幣那樣厚。蛋殼中完全是空的，這是不是那個人把蛋

質吃了，或是因爲時間太長牠的原質自然消滅了，這件事卻無從考察。

摩亞鳥雖然是一個鳥，可是牠沒有翅。新西蘭現時還有幾種怪鳥，摩亞鳥似乎是其中之一種的最大者；因爲新西蘭現時的無翅鳥中最大的也不過普通的大鷄那樣大。我把牠當作現在的長嘴鳥，我在克賴斯拆亦看見過這種東西。我親手拿過許多長嘴鳥，把牠們仔細的探摩以後，我發現牠的兩旁都有一個肉瘤，這種肉瘤正在生翅的地方。有人說：長嘴鳥沒有生翅是因爲新西蘭的野草太深，草深牠們便不飛動，牠們既不飛動，兩翅當然是沒有用處，所以慢慢就淘汰了。牠雖然不能飛，但是有一種補救的方法，因爲牠走得很快。牠偏着身體，伸着長頸，飛也似乎跑去。牠身上有一種頭髮式的羽毛，顏色與鵝鶉相彷彿，嘴長而尖，可以啄食土中的小蟲。牠的兩腿與摩亞鳥相同。

長嘴鳥是一種夜鳥。我在坎特布里專門學校看見過一些長嘴鳥，牠們是與關鷄一般的關在鳥籠裏面，我要求學校當局把牠們放出來，把牠們仔細的考察一次。牠們在白日裏似乎是瞎了一樣，有時跑到這裏，有時跑到那裏，跑時有一種很大的恐怖。新西蘭的長嘴鳥現在已經減少了，因毛利人最喜吃這種鳥肉，而且牠的羽毛也是很有價值的，可以製造大衣。我們必須到很深密的鳳尾



草中纔能找到牠們的踪跡。縱然找着牠們，也不容易捉着牠們，因牠們的外表很像已死的鳳尾草葉，並且多半藏在牠們自己掘成的土洞或石洞裏面。獵人捕捉牠們的時候，常常帶着獵狗以資援助。

長嘴鳥有許多特點，牠的鳥卵之大，有如牠的身體一般。卵的顏色雪白，光滑又與象牙相似。

新西蘭還有一種怪鳥，即以殺羊著名的奇亞鸚鵡。牠們每年要殺死幾千隻羊，因為這方面的損失太大，新西蘭政府用一種重賞鼓勵人民剷除這種東西，每隻賞洋一元。自從賞格懸出以後，一年中曾經捕殺過一萬五千隻奇亞鸚鵡，所以現時的數目已經減少許多了。牠們的口味最特別；吃羊的時候，除了羊腎及附帶的羊油以外決不吃別的東西。牠已經成了一種剖解專家，資格與外科醫生相等，牠吃羊的時候，知道羊腎在什麼地方。有人告訴我，牠吃羊的功夫，百發百中，要吃羊腎，就得羊腎。牠開始就用足爪爬開羊背上的羊毛，用嘴對着羊腎刺入肉裏，鑽成一個圓洞，圓得好像用刀子割成的一般。牠隨即把羊腎和羊油扯出來，羊就痛苦的死去。

對於這種奇異的嗜好的養成，人們有各種不同的學說。在羊種沒有輸入新西蘭以前，奇亞鸚

鵝專以喙食漿果與小蟲爲生。自從新西蘭有了羊以後，牠們便乘着牧人晒羊皮的時候喙食皮上的羊肉。隨後牠們便開始攻擊活羊，不久牠們便發現了羊腎，嘗過這種異味，其他部分的羊肉便一概抹煞了。牠們彼此間是不是有一種會話，我並不知道，但是牠們彼此遞送羊肉的功夫，實在是可佩服的，好像牠們有一種屠羊的語言似的。

奇亞鸚鵡在新西蘭只有一個安全的地方；這就是庫克山山坡上，政府爲牠們修造的一個避亂所，政府恐怕這種東西要完全絕跡，所以纔想出這種方法來保護牠們。一般測量庫克山——即新西蘭最高的山——的人，都把這個避亂所當作他們的出發點，有些在那裏停留過的人，時常帶回一些關於這種鸚鵡的行爲的故事。據他們說，奇亞鸚鵡是一種大盜，有一個婦女對我說過：她放在房中窗臺上的鞭皮鞋都被牠們偷去了。同時還有其他的人訴苦，因爲牠們通夜在旅館的房頂上爬們以上爬下，鬧得他們通夜都不能睡覺。如果牠們找着一個枕頭，就得把牠撕成碎片，因爲牠們以爲枕頭的鞭質中或者包含着有牠們最愛吃的羊腎在裏面。

長嘴鳥與奇亞鸚鵡只是新西蘭的怪物之一部分。此外還有許多奇奇怪怪的東西，我不願在

這裏介紹新西蘭沒有康格盧，但是有他種袋鼠，我在坎特布里專門學校看見一個老鼠，牠比普通的蟋蟀大不得多少，可是牠身上有一個撫育嬰兒的皮袋。這種袋鼠是世界上最小的袋獸之一種，不過現時已經很少了。這是學校博物院的生物標本之一部分，我在裏面參觀的時候，是由學校中的主要生物學家指示的。他同時指示我參觀一個活的蜥蜴，圖得那蜥蜴（Tuatera）即三眼蜥蜴的後裔。牠的第三隻眼的位置在頭部的中心，幼時從皮膚中可以看見，但是長大以後，就被皮膚遮住了。據科學家說，這隻眼從前是有用的。我看見的那隻蜥蜴有一英尺長，身體的直徑約有二英寸。我不喜歡這種袋鼠，也不喜歡這種三眼蜥蜴，比較上說，我還是喜歡新西蘭的黑色天鵝。島中各處都可以看見這種東西，在湖邊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鎗射一個。牠們比較白色天鵝還要美麗些，牠們在水中游泳的時候，身上的毛羽光滑得與黑色絲絨一般。此外還有一種池鷄，牠們的身體是藍色，腿是紅色，前天有一個到過美國的新西蘭婦人對我說：「牠看來很像美國賽會中的神壇一樣。」

我現在必須告訴你們一種最奇異的玩物。這個最奇異的玩物就是海豚，這種受國家法律保

護的鯨魚，我真是第一次聽見。人們從北島的威靈敦到南島的納爾孫（Nelson），在路上經過伯羅拉斯海灣（Pelorus Sound）的時候，總訴說『伯羅拉斯捷克』（Pelorus Jack）的故事。牠是一個巨大的銀灰色鯨魚，與這裏的其他一切鯨魚都不相同，牠有一種習慣，最喜歡與入口海船相會。牠遇見入口海船，便隨着後面護送一程，直送到幾英里以外然後回來。牠護送海船的時候，常常與牠開玩笑，甚至在船的兩邊磨擦，關於這一點，有一種學說的解釋就是：牠之所以要到船邊來，目的就在用牠的背部與船骨相磨擦，磨擦的目的又在剷除牠身上的寄生蟲。另外又有一種學說：牠與船身磨擦的原因，就是因為牠喜歡和海船形成的波浪玩耍。

伯羅拉斯捷克的名聲一天一天的傳播，不久有一般遊歷家特意到伯羅拉斯海灣去拜訪牠，同時政府也通過一個條例來保護牠，因為政府恐怕海灣中的鯨魚或者有殺害牠的一天。從前有一隻海船觸傷了牠，後來牠再也不歡迎這隻海船了，這是一件事實，人們都知道這件事情。但是最後牠忽然不見了。有人說：牠被一羣捕鯨魚的挪威人害死的，有人說：牠被歐洲中一個德國人所安置的水雷殺死的。據一般人的意見，牠或是自動死去的，因為據毛利人說，牠的年齡有二百七十五

歲了。有人說：牠從前本有一個妻子，如果這是真的，那麼，牠就從來沒有帶着她出來歡迎過來往的船隻。

新西蘭不獨有奇異的動物，同時也有幾種奇異的植物。最奇異的植物之一種便是著名的菜毛蟲。這種菜毛蟲形式與真正的毛蟲一樣，長二英寸，頭上有一根嫩芽，與牛角相似。菜毛蟲發育完全以後，這根嫩芽就生了根，從頭內伸長出來，變成一種長約八英寸的植物，菜枝只有一根，沒有菜葉。我只見過一根菜毛蟲，而且還是從土中掘出來已經枯乾了的。

我也可以和你們說說新西蘭的麻，我在島中各處都看見過這種植物。新西蘭的麻是生長在曠野與卑溼的地方，麻葉很厚，寬約二英寸，長五六英尺。一球的麻葉中央，長着一根高而直的麻梗，梗尖長着幾個種莢。新西蘭的爽直人都稱為麻梗。麻葉三年收穫一次，收穫以後，把葉面的青皮剝去，留下裏面的麻絲；麻絲洗過，便晒在海邊，晒乾以後，製成麻屑與麻繩。牠在世界市場中的地位與馬尼刺（Manila）的苧麻相等，每年的輸出額總有幾千噸。近年以來，新西蘭的麻業受了一種損失，因為麻地中出了一種小蠅，牠們在麻葉上鑽了一些小孔，減少了好麻的產額。自從人們發現

放乾過的溼田最適於牛乳業以後，這種土地用途已經成了問題，人們不知道把牠種麻好，或是牧牛好。

新西蘭還有一種價值與麻差不多相等的出口貨，即高利膠。這種膠質是一種固體化的松脂，或化石的樹油，大塊大塊的藏在北島的土中。有些有胡桃大，有些有人頭大，有些碎塊每塊重一百磅。這種松脂有的透明得與琥珀一樣，但是顏色各有不同。有些是深黃色，有些是棕色，有些的顏色與香檳酒一般。最等的高利膠，有些是賣與油漆與油團製造廠，銷路最大的要算美國。高利膠並不是一種賤價的貨物，每噸可賣四百五十餘元，新西蘭每年的出口貨的總值差不多有二百萬元之多。

每年有幾百個人拿着槍叉到高利樹林中去採取這種膠質。他們把槍刺入土中，如果刺得一塊膠質，就把牠掘出土外來。高利膠的產地，只有一個地方，這個產區有兩部分，一部分在奧克蘭以北，面積約有七十萬畝，一部分在奧克蘭的東南，面積約有七萬畝。產區中有一部分是國有土地，這塊土地的開採權由政府賣給人民，每年租金多少由政府決定。

採掘高利膠的人大半是澳洲人，還有些是毛利人，更有些是住在新西蘭的英屬澳洲農人。澳洲人把開掘高利膠當作一種有定的職業，三十人或三十多人一羣一羣的開掘。新西蘭的農人不務農的時候，就做這種工作，毛利人缺少食物的時候纔採用這種救濟的方法。許多開掘高利膠的澳洲人，每星期可獲得二十五元的酬資。

高利松樹上也有這種松脂，高利松樹有些高一百五十英尺，直徑有十二英尺。牠大約可以說是新西蘭的最上等木料，人們大都把牠用作房屋與器具的材料。高利膠大半來自從前的巨大森林，森林已經朽壞，剩下這種松脂。人們有時將那些活着的高利樹用刀刺破，採取牠的松脂，像美國南部諸省的人割取松林中的樹油一樣，不過這種方法是違法的，所以現時的高利膠大部分還是從土中開掘出來的。

油漆與油團製造廠之所以採用高利膠，這就是因為牠吸油的力量最大，需用的熱度又最低。新西蘭的高利膠，一年一年的開採，價值也一年一年的增高，一般人恐怕將來有採盡之一日，現時正在研究這個問題，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牠。中國有一種樹油是從乾果中製煉出來的，

第二十七圖  
高利膠的礦地

澳洲新西蘭南洋諸島遊記



高利膠是從前的高利森林的化石樹膠。牠的來源大半在上中，銷路以美國爲最廣，用途以油漆與油圖的製造爲最大。



第二十八圖  
新西蘭的苧麻



美國人稱體高而直立的人爲『豆桿』，新西蘭人稱這種人爲『麻梗』，『麻梗』這個名稱是從麻葉中央的麻梗借來的。

每年從漢口輸出的很多，牠的銷路與用途也很廣，已經成了高利膠的一種勁敵。

## 第三十五章 新西蘭輸入的美國貨物

我在前幾章中，曾經說到兩種事實，這兩種事實對於美國的經理出口貨的人有重大的關係。第一件事實：新西蘭是一個農業國，每年把原料輸往他國，從外國採回製成貨物；第二件事實：新西蘭是一個豐富的國家，二十歲以上的人，平均每人有四千元的資產。換言之，新西蘭的農業出產專賴外國市場銷受，同時牠又依賴外國的工廠供給牠需用的製成貨物，並且牠的資產很豐，要什麼便買什麼。每年的出口貨與入口貨二者的總值，以人口計算，平均每人要合四百餘元。在這一點上，新西蘭認為這是世界上——以人口計算——最大的國外貿易。有幾年中，這個數目中有一半是用在舶來品方面。

我在新西蘭旅行，在各處都發現一種興旺與高等生活程度的證據。人民的衣服很整齊，住的房屋也是新式的，建築完善的房屋。新西蘭與澳洲有一個不同的地方，牠有一個巨大的鄉村人口，

全國的居民中有二分之一是農民或鄉村居民。牠國內只有四個城市，但是鎮市很多，一二千人口的鎮市有一百個，二千到一萬居民的鎮市大約有一打。牠們的設備都是最新式的。

新西蘭的城市中有戲院，圖書館，商店，銀行，與工廠。每個機關都有棒球團，與遊戲場，人民對於娛樂與運動劃出了一大部分時間。因為工作時間很短，所以工人的休息時間很多。他們下工以後，換了衣服，把家庭中的人領到電影院去看電影，並且時常有美國影片看。每星期的半日假中，他們總要花費很多的錢，如果沒有半日假，他們所花費的錢必定沒有這些。

在人口的比例上，奧克蘭城中的富人比較任何其他城市都要多些，因為牠是新西蘭的商業中心，雖然威靈敦城是國內發達最快的城市，牠城中的富人——在人口比例上——也沒有那樣多。南島上最大的城市便是克賴斯拆赤；牠的位置是在著名坎特布里平原，即『新西蘭的花園』。克賴斯拆赤以南，有丹尼丁城，城中有六萬人口。克賴斯拆赤與丹尼丁是兩個競爭的城市，兩城中的人民的競爭心與美國的明尼亞波利斯 (Minneapolis) 與聖保羅 (St. Paul) 兩城差不多。克賴斯拆赤是一般英格蘭教會的教徒創立的，牠這個宗教的名稱也是他們給與的。丹尼丁的創立

者是蘇格蘭的長老會的教徒，創立的時間也相差不遠，在牠的幼年時代中，牠的區域以內的人對於選舉，審判，教會的命令與嬰兒的定罪等事決不能過問，否則會發生危險。蘇格蘭的殖民本想將蘇格蘭的都城的名稱當作這個殖民地的名稱。但是因為愛丁堡這個名稱太多，他們還是願意將牠保留，另外取一個新的名稱，叫做丹尼丁。

現時丹尼丁的居民中，十分之九都是蘇格蘭人的後裔，蘇格蘭遷來的移民大都喜住在這裏。城中有蘇格蘭名稱的商店，蘇格蘭名稱的街市，城北有一條小河名利斯河（Water of Leith）。有一次我遇見一個玫瑰面龐的小孩，我問他一個教會的名稱，他用一種很重的土音答道：

『先生，那是菲爾斯特克（Fierst Kirk）』

丹尼丁的居民說：他們的教會比克賴斯拆赤的教會要好得多。他們全體都沒有負債，每人都

有銀行存款。這個城市剛剛成立的時候，城中十分之一的土地是劃分與教會的。這一部分土地現在已經租與人民，每次以二十一年為限，期滿以後，土地上一切的改良，完全屬於教會。

丹尼丁是物產豐富的奧塔哥省（Otago Province）的一部分，奧塔哥省因為灌溉得宜，已經

成了一個巨大的水果產區。葡萄，桃，梨，油桃以及他種水果都很豐富。從前有一個時期，因為雀鳥太多，水果方面所受損失不少，後來人們從德國輸入一種貓頭鷹，纔解決了這個問題。奧塔哥省不獨水果業很發達，同時牠的牛乳業與牧羊業的規模，也與坎特布里平原的差不多相等，農人種植的香草每年也可以收穫四次。

丹尼丁附近有四個羊毛工廠，並且還有國有路道局開辦的一個車廂製造店。本城還有一種工業，便是凍兔業，每年輸出的凍兔總有幾千隻。

美國與新西蘭間的貿易現在大大的增加。美國每年輸與新西蘭的貨物差不多有四千萬元，換言之，新西蘭的入口貨中有百分之十八強是美國貨物。新西蘭的入口貨以英國貨為最多，美國貨次之，澳洲貨又次之。如果美國的商人能夠努力，那麼，牠每年輸與新西蘭的貨物可以增加一倍，這是不成問題的。我在這裏遇見過許多美國商人，他們都說他們的貿易狀況很好。美國對新西蘭的貿易不能十分發達，這中間有一種很大的原因，美國的遊行商人平常過於誇耀美國與美國貨物，因此他國人對於美國貨物已經有了一種不好的印像。在新西蘭人方面，這種印像的影響尤其

厲害，特別是在商人方面，不過在大體上說來，新西蘭的人民還是歡迎美國貨，他們對於美國人也  
很友愛。

我前晚在丹尼丁的大旅館中遇見一個商人。他在新西蘭與海洋洲其他地方做過五年的買賣。他說：

「美國貨在這裏的銷路真是一日千里。我在這裏經理幾個大公司的貨物，狀況也很好。我們發售紙章，以噸計算。現時新西蘭的人對於美國的農業機器有一種很大的需要，同時有千萬畝地的牧場的圍籬都是用的美國鐵絲。在各種汽車之中，美國汽車最受此地人士的歡迎，美國汽車已經給與新西蘭一種「生氣」。一年中新西蘭人所買的美國汽車，價值已達一千萬元，此外還有四百萬元的輪箍。除了汽車車身與輪箍以外，每年輸入的汽油與煤油也是不少。美國自行車各處都有，美國的木工器具的價格雖然很高，人們還是甘願採用牠們，不願意採用歐洲的木工器具。不久以前，我又從美國訂購了大宗鋼軌。美國的電氣材料也有很好的銷路。」

新西蘭的政府現時正在努力於水力的發展。牠指定的水電廠已經有七十二處，並且有些已

在建築中。哥爾利治湖 (Lake Coleridge) 的水電廠，離克賴斯拆亦有七十英里，能供給十萬人口的電力，同時使克賴斯拆亦開辦一種廉價的市有電車，每人每次只收銀二分。北島中的巖卡托水電廠 (Waikato)，離岡布里治鎮 (Cambridge) 只有十七英里，能供給八千四百匹馬力的水電；同時巖波利瀑布 (Waipori Falls) 的水電廠可以供給丹尼丁的居民與工廠以八萬匹馬力的水電。政府正在擴充這三個水電廠的範圍，並且還有他種新的計畫，成功以後，大約可以供給北島中各城各鄉所需的電力。這種工程自然又要需用大宗的美國電料。

新西蘭輸入的美國貨中，有康涅狄格省 (Connecticut) 的鐘，伊里諾斯省 (Illinois) 的農器，馬薩諸塞省 (Massachusetts) 的錶。我在威靈敦看見過美國的打字機。各種美國玩具的銷路都很好。有一次，我在火車上遇見一個新西蘭的商人，我問他對於美國貨的觀念是怎樣。他把他的右腳從旅行絨毯底下伸出來，隨即又放在我的坐位旁邊。

他說：『你看見我的皮鞋麼？牠是美國貨呢。我從來沒有穿過這樣容易穿着的鞋。自從買來以後，牠沒有麻煩我一天。』

新西蘭的政府也是美國貨的重要顧主之一。牠自己辦有鐵道，修築了橋樑，開採煤礦，因此牠買的美國貨是很多的。牠購買各種鋼鐵建築材料，鐵器，亞鉛鐵板，升降機，灌溉水管，與各種機器以及工程儀器。

美國領事的服務比較任何其他商業國家的都要好些，新西蘭這個地方是領事最好活動的地方。自從前次那個青年人被派為麥爾本的美國領事以後，新西蘭與澳洲大陸的情形都發生改變了。他的唯一的商業經驗只是郵政方面小小的經驗，因為他在美國的威斯康星省 (Wisconsin) 的故鄉中當過一任郵政局長。有一個美國人問他為什麼不將美國的貿易狀況以及美國貿易在各處的發達情形報告政府。他說：政府直接問他的問題，他已經完全答覆，但是他不敢將美國的貿易機會宣布出來，因為這樣一來，恐怕惹起其他各國的注意。

新西蘭的商人總是盡力的購買英國貨，只要自身沒有什麼大的犧牲，他們總是願意用英國貨的。歐戰終止後，新西蘭的商人尤其是盡力的承銷英國貨，因為他們的目的在盡力的提倡英國貿易，幫助他們的祖國償付國債，恢復原有的經濟狀況。我在這裏發現：新西蘭的人民很愛他們的



祖國。許多的人——甚至在新西蘭生長的人——把遊歷英國當做回家一樣看待，他們把英國貨當他們的國貨。人民對於英國的統治權似乎是完全滿意，這是一種自然的結果，因為英國政府對於新西蘭並沒有採用嚴密的壓迫政策。打個比喻：歐戰發生後，法國就在阿爾及利亞（Algeria）實行徵兵政策，英國對於新西蘭並不是如此辦理。新西蘭的徵兵制度，是新西蘭的人民自己決定的，不過直等幾千個青年人已經自動的到歐洲去加入戰爭以後，牠的徵兵制度纔見諸實行。澳洲政府也有徵兵制度的提議，可是被民衆否決了。

我最近遊歷過英佛加基爾（Invercargill），即東半球最南的鎮市。牠是太平洋的『底城』，牠的位置比非洲南極的好望角城（Cape Town）的緯度還要低些，差不多與南美洲南極的奔德亞利拿（Punta Arenas）的位置一樣。牠是新西蘭的極南城市，城中雖然只有一萬五千居民，但是牠是一個小規模的美麗城市。牠的建築可與美國任何面積相等的城市抗衡。城中有自來水廠，良好的學校，一個公共圖書館，與一個美麗的公園，公園的水池裏有六個黑色天鵝。

我在街市中遊玩的時候，看見一個農器店，店內擺滿了農業機器，據我的觀察，其中有一半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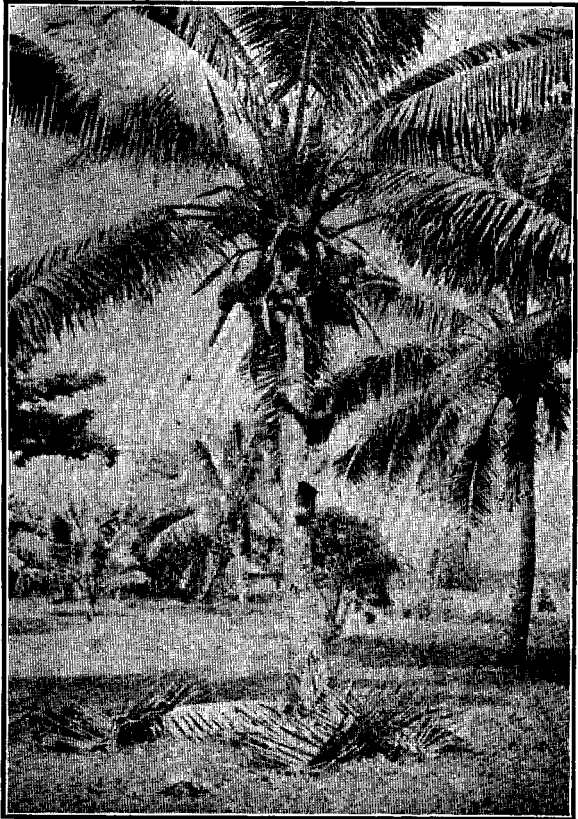
是美國貨。這些美國農器中，有幾個芝加哥的鑽孔器，兩個俄亥俄的割禾器，與幾個伊利諾斯的犁鋤。我與店中的經理人譚過一次話。他說：美國的割禾器以及各種農器的銷路都很好，但是英國貨與加拿大貨正在與美國貨競爭，想把後者排擠到市場以外去。他對我說：

『你們美國貨的勁敵是加拿大。加拿大的工廠可以長久記賬，因此牠們的貨物的價格比美國貨可以賣得高一點。我們如果用現錢交易，貨價上就得有折扣，並且現錢交易是很難的。』

我在那條街上，看見商店中擺着美國自行車，同時也看見許多美國的手鋸。新西蘭現時所用的棉花大半是從英國買來的，但是人們已經開始採用美國的紙料了。我在威靈敦一個乾貨店中看見過美國紙料，我問店主這種紙料是從那裏買來的。他說：他和一個美國的工廠已經訂立一個長期合同，這種貨物的銷路也還不壞。他所謂長期合同，只是八千元的交易。這種交易，在大多數的美國工廠中，本可以算爲一宗很好的買賣。但是新西蘭離美國太遠，商人採辦外國貨，一次就得將一季的貨買妥。否則再買就來不及了。

第二十九圖  
椰子的收穫

第三十五章 新西蘭輸入的美國貨物



椰子在南海各島中都很普通，這是牠們的重要收入。尼亞佛島 (Niuafoou) 是東加羣島中之一島，是世界上椰子最豐富的產區。

### 第三十圖 橡樹園

澳洲新西蘭南洋諸島遊記



非支島(Fijis)的橡皮業一天一天的發達,人們已經建立了一種橡樹園,種植小橡樹。因為非支島人生來就很懶惰,所以不能不招募外國工人替他們工作。

三百三十八

## 第三十六章 非支羣島與東加羣島

澳洲與新西蘭各口岸中有許多海船的船主，商人，與其他各種的人，這種人對於南海的情形是十分熟悉的。加拿大的太平洋商船每次由凡庫非開往悉德尼的時候，沿途總得在非支羣島停泊，至於東加羣島，我們從新西蘭的奧克蘭動身也可以容易的達到。我在澳洲這方面遊歷的時候，曾經探聽得許多關於非支羣島與東加羣島的新聞。

我在上面說過：從新西蘭到東加羣島是很容易的事情。你們必會認為這是一種奇異的論調，因為東加羣島與奧克蘭間的距離大約有紐約到古巴島那樣遠。可是「距離」這個東西，在南海中並不是成什麼問題。非支羣島離奧克蘭有一千一百英里，東加羣島也只近得幾百英里，可是新西蘭從前還要將牠們的政權拿來，由新西蘭政府統治。牠的意見是想在這裏建設一個不列顛島，這個島國應當長二千英里，換言之，比加拿大到墨西哥海灣的距離還要長些。這種計畫終於失敗了，這兩個羣島現在仍然是不列顛帝國直接統治的殖民地，東加羣島由不列顛的西太平洋總

督治理，非支羣島也是一樣。

現在還有幾個活着的人時常說到從前的非支人的野蠻風俗，據說：他們從前是最殘忍的食人族。他們把人殺死，供祭鬼神，丈夫死後，人們就把他們的妻子一同火葬。酋長修造房屋的時候，每根柱子下面要埋一個活人，他的木船入水的時候，他就拿些活人鋪在地上，把船由他們身上推下水去。他死後，他的妻子都要在他的墳墓邊一齊吊死；至於殺嬰孩的事情，那真是太多，沒有注意的必要。

非支人的最後一個國王名沙哥波 (Thakombau)，他的父親名唐羅亞 (Tanoa)，是一個著名的食人者。沙哥波自己也有食人的習慣，但是他的父親喜歡食人，如同集會中的婦女喜歡吃糖果一般。他時常把他的戰船派到南海各島去搜集人肉，戰船回來的時候，運回幾船死屍，男女，嬰兒都有；於是大家舉行一種人肉宴。

我們現時在島中還可以看見燒烤人肉的爐灶。爐灶中擺滿了燒紅的石塊，據這裏的傳教師說：他們吃的人肉是活活的燒死的。有一次，他們燒死五十個人，又有一次，吊死八十個婦人，都是一

次吃盡的。如果敵人的牲畜缺少，國王就派些人出去在水邊埋伏着，如果有婦女出來沐浴，他們就把她捉回。

沙哥波第一次吃人肉的時候，還只有六歲，直到他被傳教師感化以後，他纔不吃人肉。他受了宗教的感化以後，隨即與英國訂立一種條約，將政權付與英國政府。他和英政府訂約的經過是很有趣味的。先是，島中有一個美國商人名威廉斯(Williams)在非支島充當美國領事，他的房屋不幸被火燒了，正被火燒的時候，有幾個島人跑去偷了幾件器具和貨物。事後，威廉斯要求非支國王給他三千元的賠償費。非支國王不允。於是威廉斯獲得美國政府的後援，把三千元的要求增至四萬五千元。非支國王與他的民衆當然不能籌劃這樣多的錢，這是不成問題的，不料當時有幾個澳洲的放債人甘願擔任這件賠償，但是要求國王給他二百畝最上等的土地，國王沒有別的辦法，只好答應了這個條件。但是不列顛政府決不能允許這件交易。因此非支國王允將非支島讓與不列顛帝國，使後者替他償付這筆賠款。不列顛政府隨即派了一個委員會來調查非支島，不料委員會對於非支島很不滿意，因此這個條約沒有成功，直到西歷一八七四年，不列顛政府認爲非支島有

由文明人統治之必要，於是與沙哥波訂立了一個條約，將非支島吞併了。隨後美國便發生了內戰，把牠的要求也暫時取消，可是直到現時仍然沒有復活。

自從非支島被不列顛吞併以後，沙哥波雖然失了他的政權，可是仍舊過一種國王生活。他死後，讓位與他的兒子，即勒列迪哥酋長 (High Chief Ratu Epele Nalaitikan)，勒列迪哥還是繼續他父親的國王生活。他手中沒有實在的政權，但是他能使土人極端的尊敬他。他的住宅在博城 (Mbau)，除了最高酋長以外，其餘的人不得到他家裏去，最高酋長進去的時候，也得肅靜的跪在牆邊，靜候他的命令。他吸雪茄煙的時候，如果把頭點一下，那就是表示他不吸了，最高的酋長就有吸剩下的煙頭的權利。他每次吃飯，總得換用一塊新桌布，進菜的人都靜悄悄的在地下匍匐着。普通的人絕對不能在他面前就食。

博城的碼頭邊，時常有船隻運來大宗的芋薯、椰子、甲魚，以及烹調加發酒 (Kava) 用的亞科拉 (Yagona) 樹根。土人把這些貢品恭敬抬到勒列迪哥的門前，隨即跪在門外，輕輕的拍着手掌，直等勒列迪哥領受了他們的貢品，纔起身回去。他的祖父唐羅亞在位的時候，如果任何屬島



沒有進貢，必受一種可怕的處罰。有一次，馬利基島 (Maliki) 應當進貢甲魚，可是土人將這件事忘卻，把他們捕得的甲魚吃了幾個，結果，唐羅亞派了一個戰船隊去處罰他們。戰船一到馬利基島把島中的成年男女一齊殺死，將島中的兒童完全拿回非支島，使非支島的兒童將他們用木棒打死，獲得殺人者的美名。

現在的非支島人成了南海島中最開化的民族。他們全體成了基督教徒，並且還有他們自己的傳教師。島中總計有六個不同的教會派別，其中算美以美會的教徒為最多。美以美會是島中最老的教會，成立於西歷一八二五年。

非支羣島的學校最初是教會創辦的，幾年以前，島中的教育完全是由美以美會與天主教堂二者包辦。政府現在已經在蘇瓦城 (Suva) 附近開辦了一個高級小學，造就一般會長們的子弟，同時政府對於一般辦法與政府的章程適合的學校也給以相當的援助。蘇瓦城附近還有一個工業學校，裏面有造船科，鐵工科，與其他工科。學生入校五年，纔能畢業。駐島的歐洲兒童都由政府資助在島中各校求學。

非支羣島發現於西歷一八四三年，牠的發現者是葡萄牙的航海家達斯曼 (Tasman)，即塔斯馬尼亞與新西蘭的發現者。牠們的面積比美國的新澤稷省 (New Jersey) 還小，人口比美國俄亥俄省的戴通城 (Dayton) 差不了多少。人口中只有一半是非支土人。從前有幾年，牠們的人口大大的減少了，不過這種趨勢現時似乎已經遏止了。他們最容易得傳染病。西歷一八七五年，一個英國海船中的水手帶來一種麻疹病。麻疹一到島中，傳染得十分厲害，沒有好久的工夫，島中死了四萬土人。西歷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一八年間，時疫流行全世界的時候，非支島人也死了許多。

非支島人的身體堅固而且強壯，在外表上，比美國的印第安人要漂亮得多。他們有古銅色的皮膚，與捲髮，一把一把的豎在頭上，把他們形成很高的人。他們特意將溼石灰塗在頭髮裏面，使牠們豎立起來，頭髮受了石灰的染化，變成醬色，因此他們的形容是很古怪的。年輕的婦女倒還漂亮，服珠美麗，面部端正。在外國人居住的地方，她們穿着一種棉布長袍，但是內地的婦女只在腰部圍上一點兒草，頸上掛着一條珠子，手中拿着一把扇子。男子的衣服也差不多。

我們在島中時常看見土人的頭髮中插着一根長針。長針的用處只是刺殺頭上的蚤蟲，差不

多每個土人頭上都有這種東西。有時蚤蟲過於猖獗，長針不能制服，他們用香蕉葉燒着一堆火，身體躺在地上，將頭部傍着火煙，使之驅逐這種不速之客。

非支島人的秉性很好。他們很清潔，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水中游泳。每次沐浴以後，他們都用椰子油摩擦身體，這種腥氣，很遠都可以嗅得。

雖然他們全體差不多都是基督教徒，然而有許多土人仍然保持着他們舊有的習慣。舊有習慣中有一種是『火上行走』(Fire Walkers)。柏庫島(Begu)中有一個圓坑，圓坑的直徑約有二十英尺，坑底有一行行的火山石，舉行『火上行走』的時候，坑裏滿堆乾柴，把牠們燃燒，使火山石燒紅。火山石燒紅以後，把上面的燃柴掃在兩旁，隨即有一隊青年人從樹林中走出，身上塗着椰子油，繫着許多鮮花。他們慢慢的在坑內的紅石上走過，一面走，一面唱歌。從坑內又走回樹林，身體並不受任何損傷。他們走過以後，人們就將許多整隻的豬與蔬菜拋在紅石上面，然後蓋着一些樹葉與泥土。不一刻，火上行走者與觀衆就舉行一種宴會，把坑內燒好的肉菜取出來。據科學家說：他們用的這種火山石是下等的傳熱器，散熱散得很快。散熱很快，上層失熱也很快，所以人們能在

上面行走，可是牠們裏面所剩的熱力還是足以燒熟他們的食物。無論如何，他們總不敢在燒熱的石灰石上行走，因為石灰石傳熱很快，散熱很慢。土人的足掌皮最厚，大半是這樣鍊成的。

非支羣島的主要城市有二：一名蘇瓦，一名勒佛加（Levuka），有許多土人都住在這兩個城市裏面及其附近的地方，但是大多數的土人還是散佈在各島的鄉村中。非支羣島的鄉村中的建築，差不多完全是茅屋，四圍築以竹籬，不用一個鐵釘。屋頂很厚實，鋪草的手段也很高明，好像編織的一般。有些茅屋是圓錐形，有些是長方形，又有些是蛋圓形。普通的茅屋只有一個房間，下雨時，全家的人日間都住在裏面，夜間全體都睡在這裏。他們的牀鋪只是一張草蓆，把草蓆鋪在地上，用一根竹筒當作枕頭，枕頭並不是枕在頭下，卻是枕在頸下，使頭上的首飾不致與土接觸。他們烹飪的時候很少，因為他們大都採食新鮮水果。

非支羣島的主要口岸邊——蘇瓦與勒佛加——時常有汽船開往悉尼、奧克蘭、東加羣島

與薩摩亞羣島（Samoa Islands）。蘇瓦是非支羣島的都城，新西蘭人最喜歡到這裏來作冬季旅行。除了土人以外城中還有一千個歐洲人，他們大都是住的完全的新式房屋。城中有一條主要街

道，名維多利亞街，這條街上，一面是種的遮陰的樹木，一面是旅館與商店。英國總督就住在蘇瓦城。他的生活好像是一個小小的國王，他的居宅是一棟價值十萬元的小宮殿。

非支羣島的總督是由英國國王派來的，他的薪俸每年有一萬五千元，因為他是西太平洋的總督，所以另外又有五千元的一年俸。他下面有一種內閣式的組織，即行政部。島中的立法機關是一個立法部，駐島的總督就是立法部的部長。各地有各地的會長，各縣有各縣的縣長，在島中各省中，有九省有襄助會長的監視官。在普通的事項方面，人們還是盡力的尊重本地的法律與習慣的制裁。島中的警察有一部分是非支島人，有一部分是東印度羣島人，此外還有一種國防軍，裏面有土人，也有雜種白人。

非支羣島的大部分的收入是來自糖與椰子二者。人們現時又在島中地勢較高的地方種植咖啡，每畝地的收穫大約有五百磅。他們同時又開闢了一些種茶園，還有一部分人從事橡皮貿易。每根椰子樹平均每年可收穫一百個椰子，每百個椰子可售銀一元。以這種價格計算，一萬根椰子樹的園地每年收入一萬元，因為椰子樹種得緊密，所以一萬根椰子樹也佔不了多大的地方。

把樹種好以後，就沒有什麼事做了，一直要等五七年後牠們開始結果時纔有事做。人們將收穫的椰子打破，把裏面的肉研碎，曬乾，運往外國，把牠製造肥皂，生髮油或『椰子』牛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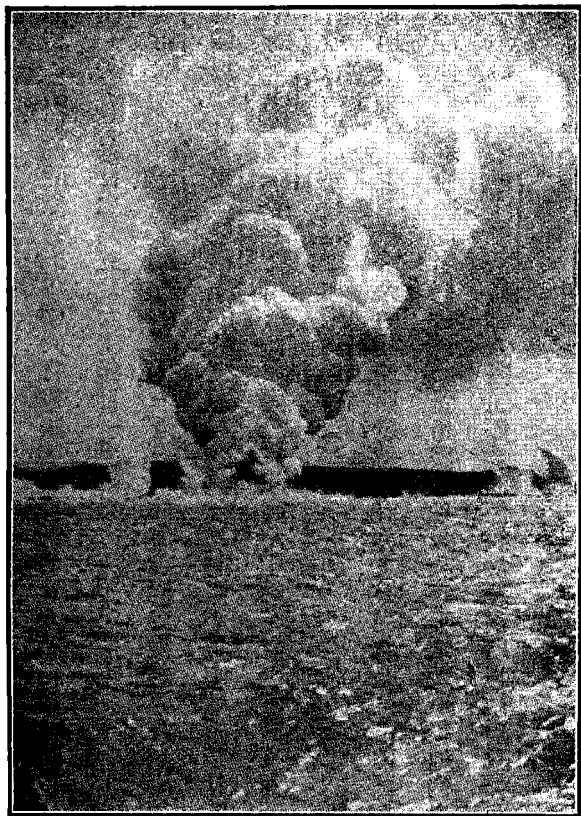
非支羣島的一切有利的商業，差不多完全是英國人辦理，或受英國人的資助。他們的最大的困難便是勞工問題。非支島人因為需要很少，自然界的賞賜又很豐富，生活十分容易，所以他們沒有工作的必要。堅志耐勞，是他們最不喜歡的一件事，不過在他們自己，還是可以算得勤苦了，在海中，他們是最好的木工與造船工人。

不列顛剛剛佔領非支羣島一年，島中就產生一種流行的麻疹病，平時他們本不愛工作，那時這種不愛工作的人都大大的減少了，所以地主們不能不輸入外國勞工。輸入的勞工中，有從印度來的，有從所羅門羣島 (Solomon Islands) 來的，有從吉爾伯特羣島 (Gilberts)，有從新赫布里底羣島 (New Hebrides) 來的。

政府對於國外勞工有管理的權利。從新赫布里底羣島招請一個勞工，要費七十五元，從吉爾伯特羣島招請一個勞工，要費四十元，工作完畢以後，雇主還得預備旅費送他們回去。招請東印度

第三十一圖  
火山爆發中的沙菲島

第三十六章 非支羣島與東加羣島



沙菲島 (Savii) 雖然是薩摩亞羣島中最大的島，可是島中的居民很少。沙菲島是火山性質，島中有些部分時常有雲霧遮着，這種雲霧是墮入海中的火山鎔石產生的。

三百四十九

羣島人旅費花得更多，但是他們不來則已，一來就得工作五年纔回去，並且初到非支羣島的六個月中，雇主還得供給他們的飲食，五年中的寄宿與醫藥二種費用也是由雇主擔負。他們的工資是每星期分發一次，男工每日二角五分，女工每日一角八分。

非支羣島輸入的印度勞工現時已經是一天一天的增加，同時從其他各島輸入的勞工卻減少了。合同期滿以後，許多東印度羣島的勞工，就在非支羣島購置小塊土地，種稻，甘蔗，椰子與香蕉。非支羣島中的東印度羣島勞工現在已有六萬之多，同時島中的非支勞工只有九千，歐洲勞工只有五千，此外還有一小部分的雜種，坡里內西亞 (Polynesians) 與中國勞工。東印度羣島人在不列顛的殖民地中總是產生一種重大的種族問題，他們在非支羣島也是如此，因此非支羣島已經決定再也不准他們入境。他們說他們自己的資格與白種人相等，要求政府給他們以同等待遇與同等權利。幾年前，有一半東印度羣島工人罷工，因為他們過於暴動，所以政府只得用武力來解決他們。

非支羣島的貿易，澳洲與新西蘭佔去了百分之八十，每年的交易約計二千二百萬元之譜。有



一部分的貨物是從美國輸入的。美國供給他們以木材，煤油，鐵器，與價廉的鐘錶。非支島人除了美國小斧以外，決不用他國的斧頭，因為牠們又輕便，又鋒利，而且易於使用。他們同時也歡迎美國製造的小刀或刈草的大刀，刀片長十五英寸，他們刈草與收穫香蕉與椰子時，都用這種東西。島中每年輸入的棉花約值一百五十萬元，他們現時還需要罐頭肉食與麵粉。

非支羣島的總督同時也是西太平洋的總督，所以東加羣島也在他統治之下。牠的位置在非支羣島的東南，雖非支羣島中最近的島只有二百英里。東加羣島雖然是在不列顛統治之下，可是牠們自己還是有一個統治者，沙羅特 (Salote)，即東加羣島女王，她用幾個高級酋長治理本島的事情。在事實上，這種政府是一種世襲君主政府，不過國王受制於英國國王罷了。

東加羣島的面積只有英國的康涅狄格省十分之一大。其中最大的島只有二十英里長，此外，有許多只有珊瑚島與珊瑚石那樣大。有幾個是火山島，但是島中的土地很宜於種植椰子與甘蔗。全島的人口不到二萬五千，島中只有一個鎮市，洛穀洛法 (Nukualofa)，即東加羣島的都城。城中有一個跑馬場，幾條馬路，據島人說：這是赤道以南最好的汽車道。

## 第二十七章 薩摩亞羣島

我從非支羣島到西薩摩亞 (Western Samoa) 的都城亞比亞時，海船經過變更線 (Date Line)，當海船走過東經子午線一百八十度時，日期便往後倒退一日。我從澳洲出發，東渡太平洋，在路上走了許多日子，這次我將失去的光陰收回了二十四小時，我也覺得相當的滿意。

海船沿着赤道東進，生活倒很愉快。沿途除了日光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可是這種日光真是偉大。海船走近沙菲島時——沙菲島是薩摩亞羣島中最大的島——空氣很新鮮，海風很大，身體又冷又舒暢。海水像鋼鐵一般的藍色，海岸邊白浪滔天，天空中充滿了白色的煙雲。

沙菲島是一個火山島，可是島上有深密的樹木，一到這裏便使我回想到檀香山羣島。我們經過牠的海岸時，牠的形式好像一個馬蹄般的小山，蹄尖插在海裏。

海船繼續的前進，到了烏卜盧 (Upolu)，烏卜盧的北面就是西比亞城。烏卜盧與沙菲島二者，現時都在西薩摩亞領土 (Territory of Western Samoa) 統治之下，所謂西薩摩亞領土，就是

從前的德屬薩摩亞 (German Samoa) 組織而成，在國際聯盟的指令之下，由新西蘭政府治理。其中的土土伊拉島 (Tutuila)，曼紐亞島 (Manua) 以及其他幾個小島卻屬美國。西歷一八九九年，德美兩國訂立瓜分薩摩亞羣島的時候，德國很滿意，因為牠分得了羣島中兩個最大的島；但是這裏的人都認為美國佔了便宜。沙菲島與烏卜盧島二者的面積還沒有美國的羅得愛蘭省 (Rhode Island) 那樣大，並且沙菲島的大部分都發生了火山爆裂，不能開闢。沙菲島長四十八英里，寬二十五英里，烏卜盧島比牠小得多。兩島的山都很多，灌溉也好。牠們與土土伊拉島相同，都是火山形成的，四圍有許多珊瑚島。

我們的海船駛進亞比亞的海港的時候，海潮很低，水面上現出一個珊瑚園。海岸上種着許多椰子樹，遠處的高山上，種着許多朱古律樹。小山上的綠林中有一片片的朱古律的棕色土地，這是人們開闢出來種植朱古律的曠地。亞比亞的後面有一個白色的別墅，即從前斯蒂芬孫 (Robert Louis Stevenson) 居住的地方，別墅後面有許多高山，有些是綠色，有些是藍色，山上種有草蔬，山頂浮着羊毛般的白雲。高山的影子使海水變成綠色或藍色，同時牠們又在陸地上的綠色禾田與

深密的樹林中形成一塊一塊的光亮和黑影。我們在船上遠望，海岸邊似乎有一些廣大的禾田。據船主說：這並不是禾田，只是椰子樹園，園中有千百棵樹，結的椰子總以百萬計。

我一到亞比亞，我就失望。我從前以為牠是一個很大的城市，因為斯蒂芬孫的信中把牠描寫得很好，而且從前牠在國際上還有過相當的地位。不料事實竟大謬不然，牠只是一個小小的鎮市，裏面只有五千個外國人，其中有英國人，德國人，新西蘭人，瑞典人，與少數幾個美國人和法國人。鎮市中的房屋都很矮小，屋頂蓋以亞鉛鐵，圍着海港修造的。

我們的海船到岸的時候，城中全體的外國人與許多薩摩亞人都在岸上歡迎我們，因為他們的介紹，我上岸後，就住在迪佛立旅館。沒有好久的工夫，我就將亞比亞遊歷了一週。鎮市中有六個商店，其中有的是專辦朱古律與椰子粉的出口貿易的，有的是售賣各種美麗的雜貨，棉花，與罐頭物品的。此外還有兩個照相館，幾個領事館，與十一二個政府官員。

引導我遊歷烏卜盧島的，是一個薩摩亞人的會長。他的家離亞比亞不遠，是一棟小小的茅屋，我到他家裏去的時候，他的身體有一半是赤裸裸的，但是他隨即穿了衣服陪我出去。他的英語說

第三十二圖  
薩摩亞的美人

第三十七章 薩摩亞羣島



三百五十五

薩摩亞羣島的女子幼年很美麗，年齡越大，美麗便越減，但是她們的柔和的性情還是始終一致，對於裝飾的嗜愛還是一樣。十幾歲的女子就得結婚，家庭的組織照例是大規模的。

得很好，對於各島的情形也很熟悉，我遇見的薩摩亞人都很聰明，這個會長也還不錯。

他帶着我參看了許多土人住的房屋。因為氣候炎熱，他們的房屋都很簡單，在地上豎立幾根細小的柱子，頂上蓋着一種樹枝編成的屋頂，空氣絕佳。四圍的牆壁是編的一種草蓆，平時可以收上去，風雨時便把牠放下來。修造這種房屋，不用鐵釘，只用一種椰子樹皮編成的草繩，將各部分扎緊，就算完事。土人在閑暇時間就編製這種繩索。

普通的茅屋的地板大都是圓形，離地有二英尺高，四周圍着一條淺溝。地板上鋪着石塊，石塊上鋪着一層珊瑚石，這是人們從海邊搜來當作地毯用的。這種珊瑚石既可以當作地板用，又可以當作臥褥用，人們有時稱牠們爲『薩摩亞人的羽毛』(Samoan Feathers)。土人睡覺時，只在石塊上鋪一個草蓆，用一個圓木當作枕頭，掛上蚊帳，就呼呼的睡着了。他們的木枕是一塊小小的圓木，下面有四個木脚，使頭部不致與地板接觸。

薩摩亞人以『好客』著名，對於外人招待十分週到。如果有外人到土人家裏去，他們總是熱烈的歡迎，衣食居三者都由他們供給，決不要任何酬報。可是白種人離開土人的家的時候，他總是

送給土人一些禮物，禮物的價值與他們所花的招待費相等。土人與土人中間就沒有這種辦法，是因為白種人在過去的時間對待他們十分慷慨，所以白種人到他們家裏去時，他們便存一種希望心。土人雖然接受禮物，但是他們的人格很高，絕對不收金錢。凡是有白人居住的地方，鄉村中的土人總要選舉一個『達波』(Taupo)或『村中女主人』(Maid of the village)，達波的職務就是招待賓客，充當一切社交會與宴會中的領袖。她離家外出的時候，總有一羣老年婦人跟着她，當她的看守人。達波的任期只有幾年，或是至結婚時為止。

薩摩亞人最愛清潔。我在各處都看見他們沐浴。他們男男女女都在一處游泳，活潑得與兒童一般。

薩摩亞的青年婦女的容貌都還美麗。她們的身體直得與羅馬的卡匹托林博物館女神一樣，肥胖得像麥第奇女神一樣。她們的皮膚是栗子般的棕色，兩目如秋水一般，不幸她們時常用石灰把她們的頭髮染成紅色。無論男女，賦性都很好，並且和藹斯文，尤易受人管束。

我在薩摩亞羣島負了一種使命，政府要我考察這裏的情形，看看美國人能不能在這裏作經

濟上的發展。斯蒂芬孫在著作方面獲得了二萬元的收入，但是據我的調查，他在這裏種植朱古律樹，雖然十分辛苦，可是沒有獲一分錢的報酬。薩摩亞羣島的氣候最好。這種氣候最好調養肺病，只要病人不是文學家或新聞記者，總可以在椰子與朱古律的種植上謀利。烏卜盧島有些種植朱古律的人獲利不少。

朱古律樹的種子可以製造朱古律糖。牠們是一行一行的種植，中間有十四英尺的距離，種後四年纔能產生種子。此後只要培養得法，贏利總是靠得住的。有一個土人種了六十畝地的朱古律樹，最近有一年，他獲得了一千二百餘元的淨利，還有其他的人，也有同等的收入。

有一個人在巴哥巴哥 (Pago Pago) 種了三千棵朱古律樹，他還想再種一些。我聽說還有一個人在美屬薩摩亞 (American Samoa) 只種得八畝地的朱古律樹，可是一年中獲得了九百元贏利。有人計算過：薩摩亞羣島中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可以種植朱古律。至於椰子的種植，太平洋各島中都有利可圖。

我在亞比亞的時候，打聽得許多關於美屬薩摩亞的事情。土土伊拉島人現在認為他們自己



是美國的公民，每年六月四日他們也對着美國國旗行禮。政府已經維持了島中的和平與治安，從前那種部落戰爭已經停止。他們放下了殺人的鋼刀，拿上了種樹的刈刀。

美國人治理薩摩亞是用的荷蘭人的方法，將政權交與他們的會長，使他們自治。每個鄉村是一個小共和國，牠的會長大都是一種世襲的治理人。島中的會長由美國的海軍官吏統治，諸事由後者指揮，可是薩摩亞人以爲他們是自治的人民；除了一般不合美國法律的習慣外，美國政府不輕易更改他們的習慣，縱使更改，也須徵求人民的同意。政府對於教會工作卻是盡力提倡。

曼紐亞島的面積約有二十方里。島中的山很多，島的四周都有珊瑚島。島中的山大約只有半英里高，地勢還算平坦，全島都可以耕種。

曼紐亞羣島人與土土伊拉島人大致相同，不過海船的航路不經過這裏，所以他們沒有土土伊拉島人那樣進步。在最近的百年中，島上有了教會，基督教會。島中有教會與學校，人民在國王的統治下生活也很安全，本島出產的食物也能敷用，每年輸出的椰子粉很多，所得的收入足以購買其他需用品。羣島中各處都種有朱古律與香蕉。我和美國的海軍官吏譚過這裏的情形，他們對於

島人表示滿意。

當美國政府最初取得曼紐亞羣島時，曼紐亞國王開了一個會歡迎美國的官吏，他還沒有與他們譚議政事，便請他們食加法酒。他說話時，王后坐在他的旁邊，島中的會長也坐在那裏。一個島中的美女手中托着一杯加法酒，酒杯繫在一個椰子樹枝上面。她開始將酒獻與國王，國王把酒喝完，又將酒杯發還她，於是她又倒一杯獻與國王。國王吃完後，她將酒壺裏面的酒倒了一點在地上，然後自己也吃了一杯。其後她便依次將酒獻與美國各官吏，他們決不能不接受這杯酒，雖然他們知道這種酒的作法不合衛生，也無可如何。

加法這種東西是太平洋海島中一種樹根，加法酒的製造方法，略如下述。先把加法洗一洗，洗後將牠砌成小小的立方塊。然後用一個美麗的少女，將兩手與口都洗乾淨，開始煮調。她開始拿一棵加法放在口裏，盡力的把牠嚼碎，嚼碎以後，又加一棵進去，一棵一棵的加入口中，最後她口裏的加法都嚼成細末，團結成了一種鷄蛋形。她把這個加法蛋拿出來放在一個寬大的碗裏，然後又製造一個加法蛋。最後她將所有的加法都製成蛋了，隨即將所有的加法蛋一齊放在碗裏，把水滲進

去，慢慢攪動水中的細末。攪好後，碗內的水就變成一種牛乳般的液體，牠的滋味真是不敢嘗，好像肥皂水與苦酒的混合體一樣。加法酒並不醉人，不過吃得太多時，牠就流到膝骨裏面去，那時人就不能把腿伸直行走，必須等牠的性質消滅以後，纔能恢復自由。

太平洋中各島的居民都用這種飲料。薩摩亞羣島的人如果要作加法酒，他可以將過路的女子，隨便請一個進來，替他製造加法蛋，無論她是什麼女子都得進來。羣島中有些地方的人，已經不用口嚼加法了，他們要吃這種飲料時，只用石頭將加法根搗碎。在較遠的各地方，這種口嚼的方法仍然存在。

倫敦教會現時在薩摩亞羣島各部，都有良好的成績。牠在這裏已經有百年的歷史，感化了幾千個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也有一小部分人在這裏傳教。薩摩亞人生來就信宗教，他們的道德很高，比較那般將威士忌酒與西洋文化中的罪惡輸入南海來的外國人，真是高尚得多。不錯，羣島中有些地方也有一部分高等的外國商人，但是一般普通的外國商人，對於南海各島的社會不獨無功，而且有罪。

一般上等社會的外國人到這裏來，大都是因為斯蒂芬孫老年是在亞比亞附近居住，而且他的良好的著作中有一大部分是在這裏成就的原故。我在亞比亞時，到過他的高大而浪漫的住宅，威尼馬 (Valima) 他死後不久，這塊地基就被一個德國種植家買得，他買得這塊地基以後，便盡力的剷除斯蒂芬孫的空氣，將大部分的遺跡都毀滅了。他又在大門上貼着一個啓事，說外人不得入內。斯蒂芬孫的墳墓上長滿了野草，他也不派人去掃除，因此到這裏來遊歷的人，一年一年的減少。

威尼馬現時已經成了西薩摩亞總督的住宅，斯蒂芬孫的墳墓的景緻，比德國人管理時要好多了。一般遊歷家又常到非亞山 (Vaea) 峯去遊歷他的墳墓，這個墓地是他自己指定的。你們知道：薩摩亞人最敬愛斯蒂芬孫，稱他爲『突斯塔拉』 (Tusitala) 或『說故事的人』 (Teller of Tales)。亞比亞到威尼馬的大路，有一部分是薩摩亞人修築的，他們又將這條路取名爲『慈懷路』 (The Road of Loving Heart)。他生前與土人一塊兒作工，死後這般土人就將他的屍首抬去葬在山頂。他的墓碑上刻着一首『鎮魂歌』這是他自己作成的碑文：

在廣大無邊，星光燦爛的天空下。

我安臥在墳墓裏。

我快樂而生，快樂而死，

死時留下我的遺囑。

.....

這是我的碑文：

『他願葬在這裏，

舟子自海外歸，

獵人自深山回。』

